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若利題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全套共五十冊）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二二,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二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尙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真實之價值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尙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冊；每冊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
上海中醫學院

〔清〕

尤在涇

註

傷寒貫珠集

中國醫學大成

傷寒質珠集提要

清、尤在涇撰。嘉慶時人。其首篇言寒之淺者。僅傷於衛。風之甚者。并及於營。衛之實者。風亦難洩。衛之虛者。寒亦不固。但當分病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辨。不必執營衛之孰虛孰實。以證傷寒中風之殊。如卷一卷二太陽證。分正治法、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卷三卷四陽明證。分正治法、明辨法、雜治法。卷五少陽證。分正治法、權變法、刺法。卷六太陰諸法。臟病脈證、經病證、經病俱病證、病愈期。卷七少陰諸法。脈證、清法、下法、溫法、生死法、病禁。卷八厥陰病脈證。厥逆進退之機、生死微甚之辨、清法、溫法、病禁、簡誤、瘥後諸病等法。假如太陽之經。其原出之病。與正治之法。不過二十餘條而已。其他則皆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也。假使治傷寒者。審其脈之或緩或急。辨其證之有汗無汗。而從而汗之解之。如桂枝麻黃等法。則邪却而病解矣。其或合陽明。或合少陽。或兼三陽者。則從而解之。清之。如葛根、黃芩、白虎等法。亦邪分而病解矣。此爲正治之法。顧人氣體有虛實之殊。藏府有陰陽之異。或素有痰飲痞氣。以及咽燥淋瀝汗咽之疾。或適當房

室金刃產後亡血之餘。是雖同爲傷寒之候。不得竟從麻桂之法矣。於是乎有小建中、炙甘草、大小青龍、及桂枝二麻黃一等湯也。是爲權變之法。而用桂枝麻黃等法。又不能必其無過與不及之弊。或汗出不徹。而邪不外散。則有傳變他經。及發黃蓄血之病。或汗出過多。而并傷陽氣。則有振振擗地。肉瞤筋惕等證。於是乎有可更發汗、更藥發汗、及真武四逆等法也。是爲幹旋之法。且也醫學久蕪。方法罕熟。或當汗而反下。或旣下而復汗。以及溫鍼艾灼水瀝種種混施。以致結胸痞滿。挾熱下利。或煩躁不得眠。或內煩飢不欲食。或驚狂不安。或肉上粟起。於是乎有大小陷胸、諸瀉心湯、文蛤散等方也。此爲救逆之法。至於天之邪氣。共有六淫。太陽受邪。亦非一種。是以傷寒之外。又有風溫、溫病、風濕、濕溫、中暍、霍亂等證。其形與傷寒相似。其治與傷寒不同。於是乎有桂附、朮附、麻黃、白朮、瓜蒂、人參、白虎等方。此爲傷寒類病法也。六經倣此。詳見各經首篇。夫振裘者。必挈其領。整綱者。必提其綱。不知出此。而徒事區別。縱極清楚。亦何能適用。涇獨能分析詳明。發古聖未詳之秘。涇真奇人哉。竊謂方法雖備。而運用尤在乎人。苟非平日從事精研。臨症虛心明辨。則閉門造車。仍懼未能合轍。敢告同志。宜細玩是書也可。

傷寒貫珠集序

嘗讀仲景先師傷寒論序曰。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秉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安能探其理致哉。醫學之難。有自來矣。其曰勤求古訓。博採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爲傷寒雜病論一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疾。庶可以見病知原。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觀此則知其探索鈎提。實究天人合一之理。是以立法制方。神妙不測。持脈辨證。不可思議。故後世尊之爲醫聖。自晉王叔和分爲二書。割裂顛倒。冠以序例。後賢有窺其謬妄者。削例辨駁。率意改編。各成一家言。雖亦有裨後學。要不能無買櫝還珠之弊。況乎立言愈多。其理愈晦。致學者益增歧路之悲。遂不免追憾於叔和矣。歛鶴山人尤在涇先生。所註傷寒貫珠集八卷。匯諸家之學。悟仲景之意。遂能提其綱。絜其領。不愧輪珠在手。惜乎其書尙未鏤板。世之傳寫者。不無亥豕之誤。茲細加校核。用活字版印成。以公同好云。

嘉慶庚午暢月二然朱陶性識

傷寒貫珠集序

傷寒貫珠集目錄

卷一 太陽篇上

| | |
|---------------------|---|
| 辨列太陽條例大意 | 一 |
| 太陽正治法第一 | 二 |
| <small>計三十條</small> | |
| 太陽病脈證三條 | 三 |
| 桂枝湯脈證七條 | 五 |
| 桂枝湯方 | 六 |
| 桂枝湯禁三條 | 〇 |
| 麻黃湯脈證七條 | 一 |
| 麻黃湯方 | 一 |
| 合病證治六條 | 四 |
| 葛根湯方 | 五 |

| | |
|---------------------|----|
| 葛根加半夏湯方 | 一五 |
| 黃芩湯方 | 一六 |
|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 一六 |
| 白虎湯方 | 一七 |
| 辨傷寒受病陰陽不同一條 | 一七 |
| 太陽病愈時日及欲解之候與傳經之證六條 | 一八 |
| 太陽權變法第二 | 二〇 |
| <small>計二十條</small> | |
| 不可發汗例十條 | 二〇 |
| 桂枝二越婢一湯脈證 | |

| | |
|---------------|----|
| 一條····· | 二四 |
|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 二四 |
| 桂枝麻黃各半湯脈證 | |
| 一條····· | 二四 |
|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 二五 |
| 大青龍湯脈證二條····· | 二七 |
| 大青龍湯方····· | 二七 |
| 小青龍湯脈證二條····· | 二九 |
| 小青龍湯方····· | 二九 |
| 十棗湯證治一條····· | 三二 |
| 十棗湯方····· | 三二 |
| 五苓散證治一條····· | 三三 |
| 五苓散方····· | 三三 |
| 表實裏虛四逆湯先救 | |

| | |
|-----------------------------------|----|
| 裏一條····· | 三四 |
| 四逆湯方····· | 三四 |
| 陽微先汗陰微先下隨 | |
| 脈施治一條····· | 三四 |
| 調胃承氣湯方····· | 三五 |
| 傷寒裏虛法先補裏二 | |
| 條····· | 三五 |
| 小建中湯方····· | 三六 |
| 炙甘草湯方····· | 三七 |
| 結陰代陰脈法一條····· | 三七 |
| 太陽斡旋法第三 <small>計三十</small> 條····· | 三八 |
| 服桂枝湯後證治六條····· | 三八 |
|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 三九 |
| 白虎加人參湯方····· | 四〇 |

桂枝湯去桂加茯苓

白朮湯方……………四〇

甘草乾薑湯方……………四二

芍藥甘草湯方……………四二

發汗後脈證治法十五

條……………四三

桂枝加附子湯方……………四三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

參新加湯方……………四三

桂枝甘草湯方……………四四

真武湯方……………四六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

湯方……………四六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

人參湯方……………四七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四八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

湯方……………四九

發汗吐下解後病脈證

治三條……………五一

旋覆代赭石湯方……………五一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

湯方……………五二

太陽傳本證治七條……………五二

茯苓甘草湯方……………五四

桃核承氣湯方……………五五

抵當湯方……………五六

抵當丸方……………五七

卷二 太陽篇下

| | | |
|----------|------|----|
| 太陽救逆法第四 | 計六十條 | 一 |
| 論結胸臟結之異 | 三條 | 一 |
| 論結胸及痞之源 | 一條 | 二 |
| 論結胸證治 | 十條 | 三 |
| 大陷胸湯方 | | 四 |
| 大陷胸丸方 | | 七 |
| 小陷胸湯方 | | 八 |
| 文蛤散方 | | 九 |
| 三物白散方 | | 九 |
| 痞證七條 | | 一一 |
|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 | 一二 |
| 附子瀉心湯方 | | 一二 |

四

| | |
|---------------|----|
| 半夏瀉心湯方····· | 一三 |
| 生薑瀉心湯方····· | 一四 |
| 甘草瀉心湯方····· | 一五 |
| 懊憹煩滿證治六條····· | 一六 |
| 梔子豉湯方····· | 一七 |
| 梔子甘草豉湯方····· | 一七 |
| 梔子生薑豉湯方····· | 一七 |
| 梔子厚朴湯方····· | 一八 |
| 梔子乾薑湯方····· | 一九 |
| 下利脈證五條····· | 一九 |
| 葛根黃連黃芩湯方····· | 二〇 |
| 桂枝人參湯方····· | 二一 |
|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 二三 |
| 下後諸變證治八條····· | 二三 |

| | |
|---------------|----|
| 桂枝去芍藥湯方 | 二五 |
|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 二五 |
|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方 | 二五 |
|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 二六 |
| 誤汗下及吐後諸變脈證十三條 | 二八 |
| 乾薑附子湯方 | 三一 |
| 茯苓四逆湯方 | 三一 |
| 黃連湯方 | 三三 |
| 火逆十條 | 三五 |
|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 | |

| | |
|------------------|----|
| 湯方 | 三八 |
|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方 | 三九 |
| 桂枝加桂湯方 | 四〇 |
| 太陽類病法第五計三十條 | 四〇 |
| 溫病一條 | 四〇 |
| 風溫一條 | 四一 |
| 瘧病七條 | 四三 |
| 桂枝加葛根湯方 | 四五 |
| 濕病五條 | 四五 |
| 風濕四條 | 四八 |
| 桂枝附子湯方 | 四九 |
| 甘草附子湯方 | 五〇 |
| 暍病三條 | 五〇 |

| | |
|----------|----|
| 霍亂十一條 | 五二 |
| 四逆加人參湯方 | 五四 |
| 理中丸方 | 五五 |
| 四逆加豬膽汁湯方 | 五七 |
| 飲證一條 | 五八 |
| 瓜蒂散方 | 五八 |

卷二 陽明篇上

| | |
|-----------------------------|---|
| 辨列陽明條例大意 | 一 |
| 陽明正治法第一 <small>計四十條</small> | 二 |
| 陽明府病證十二條 | 二 |
| 調胃承氣湯證四條 | 六 |
| 小承氣湯證二條 | 八 |
| 小承氣湯方 | 八 |

卷四 陽明篇下

| | |
|-----------------------------|----|
| 大承氣湯證九條 | 九 |
| 大承氣湯方 | 九 |
| 白虎加人參湯證三條 | 一四 |
| 陽明經病脈因證治十條 | 一五 |
| 陽明病風寒不同證治八條 | 二〇 |
| 吳茱萸湯方 | 二一 |
| 陽明明辨法第二 <small>計二十條</small> | 一 |
| 表裏虛實生死之辨九條 | 一 |
| 猪苓湯方 | 三 |

陽明可下不可下之辨

十五條……………五

蜜煎導方……………二

猪膽汁方……………二

麻仁丸方……………三

陽明雜治法第三條計九……………三

發黃證治七條……………三

茵陳蒿湯方……………四

梔子檨皮湯方……………五

麻黃連軹赤小豆湯

方……………六

蓄血證治二條……………六

卷五 少陽篇

辨列少陽條例大意……………一

少陽正治法第一計十六條……………一

少陽證一條……………二

小柴胡湯證九條……………二

小柴胡湯方……………三

少陽汗吐下之禁二條……………八

辨少陽邪氣進退之機

四條……………九

少陽權變法第二計四條……………一〇

柴胡桂枝湯證一條……………一〇

柴胡桂枝湯方……………一一

柴胡桂枝乾薑湯證一

條……………一一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一二

卷六 太陰篇

| | |
|----------------------------|----|
| 柴胡加芒硝湯證一條 | 一二 |
| 柴胡加芒硝湯方 | 一三 |
| 大柴胡湯證一條 | 一三 |
| 大柴胡湯方 | 一四 |
| 少陽刺法第三條 <small>計四條</small> | 一四 |
| 刺法四條 | 一五 |
| 辨列太陰條例大意 | 一 |
| 太陰諸法 <small>計十條</small> | 二 |
| 太陰藏病脈證治六條 | 二 |
| 桂枝加芍藥湯方 | 三 |
| 桂枝加大黃湯方 | 三 |
| 太陰經病證治二條 | 五 |

卷七 少陰篇

| | |
|--------------------------|---|
| 太陰經藏俱病一條 | 六 |
| 太陰病愈期一條 | 六 |
| 論列少陰條例大意 | 一 |
| 少陰諸法 <small>計四十條</small> | 一 |
| 少陰脈證四條 | 二 |
| 少陰清法七條 | 三 |
| 黃連阿膠湯方 | 四 |
| 四逆散方 | 五 |
| 猪膚湯方 | 七 |
| 苦酒湯方 | 八 |
| 甘草湯方 | 八 |
| 桔梗湯方 | 八 |

卷八 厥陰篇

傷寒貫珠集 目錄

| | |
|----------|----|
| 半夏散及湯方 | 九 |
| 少陰下法三條 | 九 |
| 少陰溫法十五條 | 一〇 |
| 麻黃附子細辛湯方 | 一一 |
|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 一二 |
| 附子湯方 | 一二 |
| 通脈四逆湯方 | 一五 |
| 白通湯方 | 一八 |
| 白通加豬膽汁湯方 | 一九 |
| 桃花湯方 | 一九 |
| 少陰生死法十二條 | 二〇 |
| 少陰病禁四條 | 二三 |

| | |
|--------------------------|----|
| 辨列厥陰條例大意 | 一 |
| 厥陰諸法 <small>計六十條</small> | 二 |
| 厥陰病脈證五條 | 二 |
| 厥陰進退之機九條 | 四 |
| 厥陰生死微甚之辨十五條 | 九 |
| 厥陰清法五條 | 一三 |
| 白頭翁湯方 | 一四 |
| 麻黃升麻湯方 | 一五 |
| 厥陰溫法十條 | 一六 |
| 烏梅丸方 | 一七 |
| 當歸四逆湯方 | 一八 |
|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方 | 一八 |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

湯方……………二二

厥陰病禁二條……………二一

簡誤九條……………二二

差後諸病七條……………二五

燒裨散方……………二六

枳實梔子豉湯方……………二七

牡蠣澤瀉散方……………二八

竹葉石膏湯方……………二九

傷寒貫珠集

清 臥鶴山人尤怡在涇註

鄞縣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一 太陽篇上

辨列太陽條例大意

傷寒一證。古稱大病。而太陽一經。其頭緒之繁多。方法之龐雜。又甚于他經。是以辨之非易。然非不可辨也。蓋太陽之經。其原出之病。與正治之法。不過二十餘條而已。其他則皆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也。假使治傷寒者。審其脈之或緩或急。辨其證之有汗無汗。而從而汗之解之。如桂枝、麻黃等法。則邪却而病解矣。其或合陽明。或合少陽。或兼三陽者。則從而解之清之。如葛根、黃芩、白虎等法。亦邪分而病解矣。此爲正治之法。顧人氣體有虛實之殊。藏府有陰陽之異。或素有痰飲痞氣。以及咽燥淋瘡汗衄之疾。或適當房室金刃產後亡血之餘。是雖同爲

傷寒之候。不得竟從麻桂之法矣。于是乎有小建中、炙甘草、大小青龍及桂枝二、麻黃一等湯也。是爲權變之法。而用桂枝、麻黃等法。又不能必其無過與不及之弊。或汗出不徹。而邪不外散。則有傳變他經。及發黃蓄血之病。或汗出過多。而并傷陽氣。則有振振擗地。肉瞤筋惕等證。于是乎有可更發汗。更藥發汗。及真武、四逆等法也。是爲幹旋之法。且也醫學久蕪。方法罕熟。或當汗而反下。或既下而復汗。以及溫鍼、艾灼、水瀝、種種混施。以致結胸痞滿。挾熱下利。或煩燥不得眠。或內煩飢不欲食。或驚狂不安。或肉上粟起。於是乎有大小陷胸、諸瀉心湯、文蛤散等方也。此爲救逆之法。至於天之邪氣。共有六淫。太陽受邪。亦非一種。是以傷寒之外。又有風溫、溫病、風濕、中濕、濕溫、中暍、霍亂等證。其形與傷寒相似。其治與傷寒不同。于是乎有桂附、朮附、麻黃、白朮、瓜蒂、人參、白虎等方。此爲傷寒類病法也。夫振裘者必挈其領。整綱者必提其綱。不知出此而徒事區別。縱極清楚。亦何適于用哉。茲略引大端于前。分列綱目于後。而仲景之方與法。罔不備舉。然後太陽一經千頭萬緒。總歸一貫。比于百八輪珠。箇箇在手矣。六經倣此。詳見各篇。

太陽正治法第一

太陽病脈證二條

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人身十二經絡。本相聯貫。而各有畔界。是以邪氣之中。必各有所見之證。與可據之脈。仲景首定太陽脈證曰。脈浮。頭項強痛惡寒。蓋太陽居三陽之表。而其脈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故其初病。無論中風傷寒。其脈證皆如是也。後陽明篇云。陽明之爲病。胃家實也。少陽篇云。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三陰篇云。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即吐。虵蠱。本文共六條。遞舉六經受病之脈證。故柯氏目爲六經之綱領。而此則爲太陽之綱領也。然陽明條下無口乾惡熱之文。少陽證中無往來寒熱之目。少陰欲寐。僅舉一端。太陰厥陰。多言藏病。學者當參合他條。毋徒執一可也。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此太陽中風之的脈的證也。太陽篇中原有傷寒、中風、風溫、溫病、中濕、風濕、濕

溫、瘧、渴等證。仲景蓋以諸病皆有發熱。皆能傳變。與傷寒同。其實所受之邪則不同。故特列而辨之。所以清傷寒之源也。王叔和氏分出瘧、濕、渴三種。以爲與傷寒相似。宜應別論。其中風、風溫等病。仍彙太陽篇中。要之中風、風溫、溫病。雖並得稱傷寒。而其病發之狀。與治之之法。實與傷寒不同。叔和彙列于此者。又以正中風、風溫、溫病之始也。然詳仲景篇中。每多風寒互舉之處。似有不容分別而出之者。豈非以風寒之氣恆相兼。與陰陽之致可互參耶。余故以中風、傷寒。並列于此。而風溫、溫病。則隸于類病法下。遵先聖之旨也。至于汗出脈緩之理。成氏暨諸賢所謂風性解緩。而衛不外固者。是矣。茲不復贅。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此太陽傷寒之的脈的證也。與前中風條參之自別。蓋風爲陽邪。寒爲陰邪。陽氣疾。陰氣徐。故中風身熱。而傷寒不即熱也。風性解緩。寒性勁切。故中風汗出脈緩。而傷寒無汗脈緊也。惡寒者。傷於寒則惡寒。猶傷于風則惡風。傷於食則惡食也。體痛嘔逆者。寒傷于形則痛。胃氣得寒則逆也。然竊嘗考諸條。中濕、風濕。並兼體痛。中風、中渴。俱有惡寒。風邪上壅。多作乾嘔。濕家下早。亦成噦逆。故

論太陽傷寒者。當以脈緊無汗。身不即熱爲主。猶中風以脈緩多汗。身熱爲主也。其惡寒。體痛。嘔逆。則以之合證焉可耳。不言無汗者。以脈緊該之也。此二條乃太陽病之條目也。

桂枝湯脈證七條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太陽中風者。陽受風氣而未及乎陰也。故其脈陽浮而陰弱。陽浮者。不待閉鬱而熱自發。陰弱者。不必攻發而汗自出。所以然者。風爲陽邪而上行。衛爲陽氣而主外。以陽從陽。其氣必浮。故熱自發。陽得風而自強。陰無邪而反弱。以弱從強。其氣必餒。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者。肌腠疎緩。衛氣不諧。雖無寒而若不能禦。雖無風而常覺洒淅也。翕越也。動也。盛也。言其熱時動而盛。不似傷寒之一熱至極也。鼻鳴乾嘔。不特風氣上壅。亦邪氣暴加。裏氣上爭之象。是宜桂枝湯助正以逐邪。抑攘外以安內也。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

芍藥三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熱熱。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重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按風之爲氣。能動陽氣而泄津液。所以發熱。汗自出。與傷寒之發熱無汗不同。此方用桂枝發散邪氣。卽以芍藥攝養津氣。炙甘草合桂枝之辛。足以攘外。合芍藥之酸。足以安內。生薑大棗甘辛相合。補益營衛。亦助正氣。去邪氣之用也。蓋以其汗出而邪不出。故不用麻黃之發表。而以桂枝助陽以爲表。以其表病而裏無熱。故不用石膏之清裏。而用芍藥斂陰以爲裏。此桂枝湯之所以異於

麻黃大青龍也。服已須臾。啜稀粥一升餘。所以助胃氣。卽所以助藥力。蓋藥力必藉胃氣以行也。溫覆令微汗。不使流漓如水者。所謂汗出少者爲自和。汗出多者爲太過也。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者。中病卽止。不使過之以傷其正也。若不汗後服小促。及服至二三劑者。期在必克。以汗出爲和而止也。仲景示人以法中之法如此。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太陽受邪。無論中風傷寒。俱有頭痛。俱有發熱。但傷於寒。則表實無汗。傷於風。則表疎自汗。是頭痛發熱者。傷寒所同。而汗出惡風者。中風所獨也。中風必以風劑治之。云桂枝湯主之者。見非他藥所得而更者耳。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太陽外證。卽頭痛發熱惡風寒之屬。外證未解。宜從汗解。然必審其脈之強弱而施治。若脈浮弱。則是中風陽浮陰弱之候。治宜桂枝湯。助正以逐邪。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傷寒在表者宜汗。在裏者宜下。此大法也。是以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下之是病

在表而攻其裏也。故曰逆。本論云。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此之謂也。而欲解外。則桂枝成法。不可易矣。仲景于當汗之證。隨示不可下之戒如此。

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耳。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此卽前條陰弱者。汗自出之意而發明之。謂營未病而和。則汗液自通。衛中風而不諧。則陰氣失護。宜其汗常自出也。夫營與衛常相和諧者也。營行脈中。爲衛之守。衛行脈外。爲營之護。何有發熱惡寒之證哉。惟衛得風而自強。營無邪而反弱。邪正不同。強弱異等。雖欲和諧。不可得矣。故曰營氣和者。外不諧。不諧則豈特衛病而已哉。故欲營之安。必和其衛。欲衛之和。必逐其風。是宜桂枝湯助陽取汗。汗出則邪去而衛和。衛和則營不受擾而愈。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人之一身。經絡網維於外。藏府傳化于中。而其爲病。從外之內者有之。從內之

外者有之。藏無他病。裏無病也。時發熱自汗。則有時不發熱無汗可知。而不愈者。是其病不在裏而在表。不在營而在衛矣。先其時發汗則愈者。於不熱無汗之時。而先用藥取汗。則邪去衛和而愈。不然。汗液方泄而復發之。寧無如水淋漓之患耶。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

此卽前條衛不諧營自和之意。而申其說。救邪風者。救衛氣之爲風邪所擾也。然仲景營弱衛強之說。不過發明所以發熱汗出之故。後人不察。遂有風并於衛。衛實而營虛。寒中於營。營實而衛虛之說。不知邪氣之來自皮毛而入肌肉。無論中風傷寒。未有不及於衛者。其甚者。乃并傷于營耳。郭白雲所謂涉衛中營者是也。是以寒之淺者。僅傷于衛。風而甚者。并及于營。衛之實者。風亦難泄。衛而虛者。寒猶不固。無汗必發其汗。麻黃湯所以去表實而發邪氣。有汗不可更發汗。桂枝湯所以助表氣而逐邪氣。學者但當分病證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辨。不必執營衛之孰虛孰實。以證傷寒中風之殊。且無汗爲表實。何云衛虛。麻黃之去實。寧獨遺衛。能不膠于俗說者。斯爲豪傑之士。

桂枝湯禁二二條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仲景既詳桂枝之用。後申桂枝之禁。曰桂枝本爲解肌。而不可用以發汗。解肌者。解散肌表之邪。與麻黃之發汗不同。故惟中風發熱。脈浮緩。自汗出者。爲宜。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則是太陽麻黃湯證。設誤與桂枝。必致汗不出而煩燥。甚則斑黃狂亂。無所不至矣。此桂枝湯之大禁也。故曰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仲景叮嚀之意至矣。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本草云。酒性熱而善上。又忌諸甜物。飲酒之人。甘味積中而熱氣時上。故雖有桂枝證。不得服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而桂枝湯味甘。能增滿而致嘔。亦一大禁也。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凡服桂枝湯吐者。不必盡是酒客。此其脾胃素有溫熱蘊蓄。可知桂枝湯。其甘

足以釀濕。其溫足以助熱。設誤服之而致吐。其濕熱之積。上攻肺中。與表之邪風相得。蒸鬱不解。發爲肺癰。咳吐膿血。勢有必至者矣。仲景因酒客復申其說如此。

麻黃湯脈證七條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足之太陽。其脈上際顛頂而下連腰足。而寒之爲氣。足以外閉衛陽。而內鬱營血。故其爲病。有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之證。然惟骨痛脈緊無汗。爲麻黃湯的證。其餘則太陽中風亦得有之。學者若不以骨痛脈緊無汗爲主。而但拘頭痛發熱等證。必致發非所當發矣。雖本文不言脈緊。然可從無汗而推。猶太陽傷寒條不言無汗。而以脈緊該之也。

麻黃湯方

麻黃_{三兩} 桂枝_{三兩} 甘草_{一兩} 杏仁_{七十箇}
黃_{去節} 枝_{去皮} 杏 仁_{去皮尖}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

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人之傷于寒也。陽氣鬱而成熱。皮膚閉而成實。麻黃輕以去實。辛以散寒。溫以行陽。杏仁佐麻黃達肺氣。泄皮毛止喘急。王好古謂其治衛實之藥是也。然泄而不收。升而不降。桂枝甘草雖曰佐之。實以監之耳。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

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二條憑脈以言治。而不及證。且但舉浮與數。而不言緊。而云可與麻黃湯發汗。殊爲未備。然仲景自有太陽傷寒條。與麻黃湯證。在學者當會通全書而求之。不可拘於一文一字間也。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太陽麻黃湯證也。至八九日之久而不解。表證仍在者。仍宜以麻黃湯發之。所謂治傷寒。不可拘于日數。但見表證脈浮者。雖數日。猶宜汗之是也。乃服藥已。病雖微除。而其人發煩目瞑者。衛中之邪得解。而營

中之熱未除也。劇者血爲熱搏。勢必成衄。衄則營中之熱亦除。而病乃解。所以然者。陽氣太重。營衛俱實。故須汗血並出。而後邪氣乃解耳。陽氣、陽中之邪氣也。郭白雲云。麻黃湯主之五字。當在此。當發其汗下是。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傷寒脈浮緊者。邪氣在表。法當汗解。而不發汗。則邪無從達。泄。內搏于血。必致衄也。衄則其邪當去。而猶以麻黃湯主之者。此亦營衛並實。如上條所云。陽氣重之證。上條衛已解。而營未和。故雖已發汗。猶須得衄而解。此條營雖通。而衛尙塞。故既已自衄。而仍與麻黃湯發汗而愈。然必欲衄而血不流。雖衄而熱不解者。乃爲合法。不然。靡有不竭其陰者。于是仲景復著奪血無汗之例曰。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謂陽氣重者。須汗血並出。以泄其邪。其稍輕者。設得衄血。邪必自解。身雖無汗。固不必更以麻黃湯發之也。

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

太陽病。至十餘日之久。脈浮不緊而細。人不躁煩而嗜臥。所謂緊去人安。其病爲已解也。下二段。是就未解時說。謂脈浮細。不嗜臥而胸滿脇痛者。邪已入少陽。爲未解也。則當與小柴胡湯。若脈但浮而不細。不嗜臥者。邪猶在太陽而未解也。仍當與麻黃湯。非外已解而猶和之發之之謂也。

合病證治六條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

胸中爲陽之位。喘而胸滿者。病發於陽而盛於陽也。邪在陽則可汗。在陰則可下。此以陽邪盛於陽位。故不可下之以虛其裏。裏虛則邪且陷矣。而宜麻黃湯汗之以疎其表。表疎則邪自解矣。合病者。兩經同病。邪氣盛者。其傷必多。甚則遍及三陽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傷寒之邪。在上則爲喘滿。入裏則爲下利。兩陽合病。邪氣盛大。不特充斥于上。

抑且浸淫于裏。故曰必自下利。其不下利者。則必上逆而嘔。晰而言之。合病下利者。裏氣得熱而下行也。不下利但嘔者。裏氣得熱而上行也。夫邪盛于外而之內者。仍當先治其邪。葛根湯合用桂枝麻黃而加葛根。所以解經中兩陽相合之邪。其不下利而但嘔者。則加半夏以下逆氣。而葛根解外。法所不易矣。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生薑

三兩

甘草二兩

芍藥

二兩

桂枝二兩

麻黃

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葛根加半夏湯方

於葛根湯內加半夏半升。洗。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少陽居表裏之間。視陽明為較深。其熱氣尤易內侵。是以太陽與少陽合病。亦自下利。而治法則不同矣。太陽陽明合病者。其邪近外。驅之使從外出為易。太陽少陽合病者。其邪近裏。治之使從裏和為易。故彼用葛根。而此與黃芩也。夫

熱氣內淫。黃芩之苦。可以清之。腸胃得熱而不固。芍藥之酸。甘草之甘。可以固之。若嘔者。熱上逆也。故加半夏。生薑。以散逆氣。而黃芩之清裏。亦法所不易矣。

黃芩湯方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

芍藥二兩

大枣十二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於黃芩湯內。加半夏半升。生薑三兩。餘依前法。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此條叔和隸陽明篇中）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此條隸少陽篇中）

三陽合病。視諸合病。邪氣為較大矣。而太陽之府膀胱。陽明之府胃。少陽之府膽。熱邪盛滿。自經入府。故腹滿身重。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皆為裏為熱之徵也。夫裏而不表。故不可汗。汗之則津亡。胃燥而譫語。熱而不實。復不可下。下之則中傷氣竭。而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句項

腹滿身重四句來。謂有腹滿身重等證而自汗出者。則雖三陽合病。而邪聚于陽明者較太陽爲多。故宜白虎湯清而解之。若不自汗出者。則太陽爲多。白虎不可與矣。脈浮大上關上者。病盛於陽經。故脈亦盛于陽位也。但欲眠睡者。熱勝而神昏也。目合則汗者。膽熱則液泄也。此條蓋補上條之所未備。而熱之聚於少陽者。視太陽陽明較多矣。設求治法。豈白虎湯所能盡哉。

白虎湯方

石膏一觔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右先煮石膏數十沸。再投藥米。米熟湯成。溫服。

辨傷寒受病陰陽不同一條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于陽也。無熱惡寒者。發于陰也。發于陽者。七日愈。發于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此條特舉陽經陰經受邪之異。而辨其病狀。及其愈期。發于陽者。病在陽之經也。以寒加陽。陽氣被鬱。故發熱而惡寒。發於陰者。病在陰之經也。以陰加陰。無

陽可鬱。故無熱而但惡寒耳。夫陽受邪者。必陽氣充而邪乃解。陰受病者。必陰氣盛而病始退。七日爲陽氣來復之日。六日爲陰氣盛滿之候。故其病當愈耳。然六日七日。亦是概言陰陽病愈之法。大都如此。學者勿泥可也。

太陽病愈時日及欲解之候與傳經之證六條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太陽病頭痛。所謂病發於陽也。法當七日愈。云以上者。該常與變而言之也。行其經盡者。邪行諸經。盡而當解也。設不解。則將從太陽而復入陽明。所謂作再經也。故鍼足陽明。以引邪外出。邪出則經不傳而愈矣。蓋傷寒之邪。有在經在腑在臟之異。行其經盡者。邪行諸經而未入臟腑之謂。而經脈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是以行陰極而復行陽者有之。若入厥陰之臟。則病深熱極而死耳。其或幸而不死者。則從臟出腑而愈。未聞有作經再傳者也。此條諸註釋俱誤。蓋於經腑臟未審耳。

再按內經云。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云云。又云。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云云。蓋傷寒之邪。有離太陽而入陽明者。有遍傳諸經而猶未離太陽者。此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正與內經之旨相合。蓋六日邪徧六經。至七日而太陽先受者。當先解耳。則是所謂行其經盡者。不但未入腑臟。亦并未離太陽。所以當有頭痛。所謂作再經者。七日不愈。而欲至十四日也。鍼足陽明者。以其經多氣多血。可以任受鍼石。且離太陽未遠。尤易逐邪外出耳。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止。

太陽經爲諸陽之長。巳午未時爲陽中之陽。太陽病解。必從巳至未。所謂陽受病者。必陽氣充而邪乃解也。與發于陽者。七日愈同意。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風家表解。邪退而正安矣。而猶不能霍然無患者。邪去未盡故也。十二日。經氣已周。餘邪畢達。故必自愈。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

邪氣欲解之候。必先見之于證與脈。若其人自煩而脈浮者。知其邪必將從汗

而解。蓋自煩爲邪正相爭之候。而脈浮爲邪氣外達之徵也。設脈不浮而沉。則雖煩。豈能作汗。卽汗亦豈得解哉。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煩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

寒氣外入。先中皮膚。太陽之經。居三陽之表。故受邪爲最先。而邪有微甚。證有緩急。體有強弱。病有傳與不傳之異。邪微者。不能撓乎正。其脈多靜。邪甚者。得與正相爭。其脈則數急。其人則躁煩而煩欲吐。蓋寒邪稍深。卽變而成熱。胃氣惡邪。則逆而欲吐也。然邪旣傳經。則必遞見他經之證。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受病之時。而不見有身熱、惡熱、口苦、咽乾、目眩等證。則邪氣止在太陽。而不更傳陽明。少陽可知。仲景示人以推測病情之法如此。

太陽權變法第二

不可發汗例十條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病寒之人。非汗不解。而亦有不可發汗者。不可不審。咽喉者。諸陰之所集。而乾燥則陰不足矣。汗者出於陽而生於陰也。故咽喉乾燥者。雖有邪氣。不可以溫藥發汗。若強發之。乾燥益甚。爲咳。爲咽痛。爲吐膿血。無所不至矣。云不可發汗者。謂本當汗而不可發之。非本不當汗之證也。此所謂之變也。下文倣此。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巢氏云。淋者腎虛而膀胱熱也。更發其汗。損傷臟陰。增益腑熱。則必便血。如強發少陰汗而動其血之例也。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瘥。

身疼痛。表有邪也。瘡家膿血流溢。損傷陰氣。雖有表邪。不可發汗。汗之血虛。生風。必發瘥也。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額上陷。脈緊急者。額上兩旁之動脈陷伏不起。或緊急不柔也。靈樞云。兩跗之上。脈陷豎者。足陽明陷。謂陷伏。豎即緊急。與此正相發明。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皆亡陰之證也。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陰亡者。陽不守。亡血復汗。寒慄而振者。陰氣先虛。而陽氣後竭也。按瘡家、衄家。並屬亡血。而此條復出亡血家者。該吐下、跌仆、金刃、產後等證爲言也。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

五液在心爲汗。心液亡者。心陽無附。則恍惚心亂。心虛生熱。下流所合。則小便已。陰疼。禹餘糧丸方缺。常器之云。只禹餘糧一味。火煨服亦可。按禹餘糧。體重可以去怯。甘寒可以除熱。又性瀋。主下焦前後諸病也。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衄。

有寒裏有寒也。裏有寒者。雖有表邪。必先溫裏而後攻表。如後四逆湯之法。乃不與溫裏而反發汗。損傷陽氣。胃中虛冷。必吐衄也。

形作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脈浮。解之當汗出愈。

形作傷寒。其脈當弦緊而反弱。爲病實而正虛也。脈弱爲陰不足。而邪氣乘之。生熱損陰。則必發渴。乃更以火劫汗。兩熱相合。胃中燥煩。汗必不出。而譫語立

至矣。若發熱脈浮。則邪欲出表。陰氣雖虛。可解之。使從汗而愈。如下條桂枝二越婢一等法。若脈不浮。則邪熱內擾。將救陰之不暇。而可更取其汗耶。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脈浮數者。其病在表。法當汗出而愈。所謂脈浮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是也。若下之。邪入裏而身重。氣內虛而心悸者。表雖不解。不可以藥發汗。當俟其汗自出而邪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爲裏虛不足。若更發汗。則并虛其表。裏無護衛而散亡隨之矣。故必候其表裏氣復。津液通和。而後汗出而愈。豈可以藥強迫之哉。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脈浮緊者。寒邪在表。于法當身疼痛。而其治宜發汗。假令尺中脈遲。知其營虛而血不足。則雖身疼痛。而不可發汗。所以然者。汗出于陽而生于陰。營血不足而強發之。汗必不出。汗即出而筋惕肉瞤。散亡隨之矣。可不慎哉。

桂枝一二越婢一湯脈證一條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無陽與亡陽不同。亡陽者。陽外亡而不守也。其根在腎。無陽者。陽內竭而不用也。其源在胃。發熱惡寒。熱多寒少。病須得汗而解。而脈微弱。則陽無氣矣。陽者。津液之根。猶水之氣也。無氣則水不至。無陽則津不化。而汗之源絕矣。雖發之。其可得乎。故用桂枝二分。生化陰陽。越婢一分。發散邪氣。設得小汗。其邪必解。乃傷寒發汗之變法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論見後。

桂枝去皮

芍藥

甘草炙

麻黃去節各十銖

生薑錢一兩三切

大枣擘四枚

石膏碎綿裹二十四銖

右七味。㕮咀。以水五升。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桂枝麻黃各半湯脈證一條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病在太陽。至八九日之久。而不傳他經。其表邪本微可知。不嘔。清便欲自可。則裏未受邪可知。病如瘧狀。非真是瘧。亦非傳少陽也。乃正氣內勝。數與邪爭。故也。至熱多寒少。一日二三度發。則邪氣不勝。而將退舍矣。更審其脈。而參驗之。若得微緩。則欲愈之象也。若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當與溫養。如新加湯之例。而發汗吐下。均在所禁矣。若面色反有熱色者。邪氣欲從表出。而不得小汗。則邪無從出。如面色緣緣正赤。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之類也。身癢者。邪盛而攻走經筋。則痛。邪微而遊行皮膚。則癢也。夫既不得汗出。則非桂枝所能解。而邪氣又微。亦非麻黃所可發。故合兩方爲一方。變大制爲小制。桂枝所以爲汗液之地。麻黃所以爲發散之用。且不使藥過病。以傷其正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桂枝去皮

麻黃去節

甘草炙

芍藥

生

薑兩各一

大

棗四枚

杏

仁二十四箇
湯浸去皮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溫服六合。

合論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三方

按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三方並兩方合用。乃古之所謂複方也。細審其制。桂枝麻黃各半湯。助正之力。侔于散邪。桂枝二麻黃一湯。則助正之力多。而散邪之力少。于法爲較和矣。其桂枝二越婢一湯。本無熱證。而加石膏者。以其人無陽。津液不足。不勝桂枝之任。故加甘寒于內。少變辛溫之性。且滋津液之用。而其方制之小。示微發于不發之中。則三方如一方也。故桂枝湯不特發散邪氣。亦能補助正氣。以其方甘酸辛合用。具生陽化陰之妙。與麻黃合劑。則能盡麻黃之力。而并去其悍。與石膏同用。則能資石膏之益。而不撓乎權。是雖麻石並行。而實以桂枝爲主。蓋非滋養營衛。則無以爲發汗散邪之地耳。凡正氣不足。邪氣亦微。而仍須得汗而解者。宜於此三方取則焉。後人不能盡桂枝之用。而求之人參、歸、地之屬。立意則同。而用藥懸殊矣。

大青龍湯脈證一二條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

此治中風而表實者之法。表實之人。不易得邪。設得之。則不能泄衛氣。而反以實陽氣。陽氣既實。表不得通。閉熱於經。則脈緊身痛。不汗出而煩躁也。是當以麻黃桂薑之屬。以發汗而泄表實。加石膏以除裏熱而止煩躁。非桂枝湯所得而治者矣。蓋其病已非中風之常病。則其法亦不得守桂枝之常法。仲景特舉此者。欲人知常知變。不使拘中風之名。而拘解肌之法也。若脈微弱。汗出惡風。則表虛不實。設與大青龍湯。發越陽氣。必致厥逆筋惕肉瞤。甚則汗多而陽亡矣。故曰。此爲逆。逆者虛以實治。於理不順。所以謂之逆也。

大青龍湯方

| | | | | | | | | | | | |
|---|----|-----|---|----|----|---|-----|----|---|---|----|
| 麻 | 黃 | 六兩 | 桂 | 枝 | 二兩 | 甘 | 草 | 二兩 | 大 | 棗 | 十二 |
| | 去節 | | | 去皮 | | | 炙 | | | 枚 | 擘 |
| 石 | 膏 | 如雞子 | 生 | 薑 | 三兩 | 杏 | 仁 | 四兩 | | | |
| | 大碎 | | | 切 | | | 去皮尖 | | | | |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按傷寒分立三綱。桂枝主風傷衛。麻黃主寒傷營。大青龍主風寒兩傷營衛。其說始于成氏許氏。而成于方氏喻氏。以愚觀之。桂枝主風傷衛。則是麻黃主寒傷營。則非。蓋有衛病而營不病者矣。未有營病而衛不病者也。至於大青龍證。其辨不在營衛兩病。而在煩躁一證。其立方之旨。亦不在並用麻桂。而在獨加石膏。王文祿謂風寒並重。閉熱于經。故加石膏于發散藥中是也。若不過風寒並發。則麻黃桂枝已足勝其任矣。何必更須石膏哉。須知中風而或表實。亦用麻黃。傷寒而或表虛。亦用桂枝。其表不得泄。而閉熱於中者。則用石膏。其無熱者。但用麻桂。此仲景心法也。炫新說而變舊章。其於斯道。不愈趨而愈遠哉。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

傷寒脈浮緩者。脈緊去而成緩。爲寒欲變熱之證。經曰。脈緩者。多熱是也。傷寒邪在表。則身疼。邪入裏。則身重。寒已變熱。而脈緩。經脈不爲拘急。故身不疼而

但重。而其脈猶浮。則邪氣在。或進或退之時。故身體有乍重乍輕之候也。是以欲發其表。則經已有熱。欲清其熱。則表猶不解。而大青龍湯兼擅發表解熱之長。苟無少陰汗出厥逆等證者。則必以此法爲良矣。不云主之而云發之者。謂邪欲入裏。而以藥發之。使從表出也。舊註謂傷寒見風。故並用麻黃者。非。

小青龍湯脈證一一條

傷寒表不解。心下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表寒不解。而心下水飲。飲寒相搏。逆於肺胃之間。爲乾嘔發熱而欬。乃傷寒之兼證也。夫飲之爲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到。或壅于上。或積于中。或滯于下。各隨其所之而爲病。而其治法。雖各有加減。薑不出小青龍之一法。麻黃桂枝散外入之寒邪。半夏細辛乾薑消內積之寒飲。芍藥五味監麻桂之性。且使表裏之藥相就而不相格耳。

小青龍湯方

麻黃

桂枝

芍藥

細辛

乾薑

炙甘草各三兩

五味

半夏各半升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按說文云。龍之爲靈。能幽能明。能大能小。或登于天。或入于川。布雨之師。亦行水之神也。大青龍合麻桂而加石膏。能發邪氣。除煩躁。小青龍無石膏。有半夏。乾薑芍藥細辛五味。能散寒邪。行水飲。而通謂之青龍者。以其有發汗蠲飲之功。如龍之布雨而行水也。夫熱閉於經。而不用石膏。汗爲熱隔。寧有能發之者乎。飲伏於內。而不用薑夏。寒與飲搏。寧有能散之者乎。其芍藥五味。不特收逆氣而安肺氣。抑以制麻桂薑辛之勢。使不相驚而相就。以成內外協濟之功耳。

加減法

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芫花如雞子大。熬令赤色。

微利者。水瀆入胃也。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故去麻黃之發表。而加芫花之行水。若渴者。去半夏加括蕒根三兩。

渴者。津液不足。故去半夏之辛燥。而加括蕒之苦潤。若飲結不布而渴者。似宜仍以半夏流濕而潤燥也。

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

噎者。寒飲積中也。附子溫能散寒。辛能破飲。故加之。麻黃發陽氣。增胃冷。故去之。

若小便不利。小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

小便不利。小腹滿。水蓄于下也。故加茯苓以泄蓄水。不用麻黃。恐其引氣上行。致水不下也。

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喘者。水氣在肺。故加杏仁。下氣泄肺。麻黃亦能治喘而不用者。惡其發氣也。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內飲外寒。相得不解。氣凌於肺。爲欬而微喘。發熱不渴。如上條之證也。是必以小青龍外解寒邪。內消水飲爲主矣。若服湯已。渴者。是寒外解而飲內行也。故

爲欲解。小青龍湯主之六字。當在發熱不渴下。或問水飲之證。或渴或不渴云何。曰。水積于中。故不渴也。其渴者。水積一處。而不得四布也。然而不渴者。常也。其渴者。變也。服小青龍湯已而渴者。乃寒去飲消之常道也。

十棗湯證治一條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此外中風寒。內有懸飲之證。下利嘔逆。飲之上攻而復下注也。然必風邪已解。而後可攻其飲。若其人漐漐汗出。而不惡寒。爲表已解。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爲裏未和。雖頭痛而發作有時。知非風邪在經。而是飲氣上攻也。故宜十棗湯。下氣逐飲。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大棗十枚

右三味等分。各別搗爲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諸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按金匱云。飲後水流在脇下。欬吐引痛。謂之懸飲。又云。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此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所以知其爲懸飲也。懸飲非攻不去。芫花、甘遂、大戟。並逐飲之峻藥。而欲攻其飲。必顧其正。大棗甘溫以益中氣。使不受藥毒也。

五苓散證治一條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太陽風邪。至六七日之久而不解。則風變熱而傳裏。故煩而渴。有表裏證。卽身熱煩渴之謂。渴欲飲水。水氣不行。而反上逆則吐。名水逆者。言因水氣而逆。非火逆氣逆之謂。故當以五苓散。辛甘淡藥。導水而泄熱也。

五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

朮各十
八銖

桂枝半兩

澤瀉一兩
六銖

右五味爲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

表實裏虛四逆湯先救裏一條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
發熱身疼痛。邪在表也。而脈反沉。則脈與病左矣。不差者。謂以汗藥發之而不
差也。以其裏氣虛寒。無以爲發汗散邪之地。故與四逆湯。舍其表而救其裏。如
下利身疼痛之例也。

四逆湯方

生附子一枚

乾薑半兩

炙甘草二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
乾薑三兩。

陽微先汗陰微先下隨脈施治一條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

脈陰陽俱停者。陰陽諸脈兩相停勻。而無偏勝也。既無偏勝。則必有相持不下之勢。故必至於戰而汗出。而後邪氣乃解。振慄者。陰陽相爭之候也。但陽脈微者。陽邪先衰。故當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陰邪先衰。故可下之而解。所謂攻其堅而不入者。攻其瑕而立破也。然本論云。尺中脈微者。不可下。此又云。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蓋彼爲正虛而微。此爲邪退而微也。脈微則同。而辨之於邪與正之間。亦未易言之矣。調胃承氣。乃下藥之最輕者。以因勢利導。故不取大下而取緩行耳。夫傷寒先汗後下者。法之常也。或先汗或先下。隨脈轉移者。法之變也。設不知此而汗下妄施。寧不爲逆耶。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剉四兩

炙甘草二兩

芒硝半觔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溫服之。

傷寒裏虛法先補裏一條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傷寒裏虛則悸。邪擾則煩。二三日悸而煩者。正虛不足。而邪欲入內也。是不可攻其邪。但與小建中湯。溫養中氣。中氣立則邪自解。即不解而攻取之法。亦可因而施矣。仲景禦變之法如此。誰謂傷寒非全書哉。

小建中湯方

桂枝去皮

炙甘草

生薑各三兩

芍藥六兩

膠飴一升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

脈結代者。邪氣阻滯。而營衛澁少也。心動悸者。神氣不振。而都城震驚也。是雖有邪氣。而攻取之法。無所施矣。故宜人參、薑、桂。以益衛氣。膠、麥、麻、地、甘、棗。以益營氣。營衛既充。脈復神完。而後從而取之。則無有不服者矣。此又擴建中之制。為陰陽並調之法如此。今人治病。不問虛實。概與攻發。豈知真氣不立。病雖去。亦必不生。況病未必去耶。

炙甘草湯方 一名複脈湯

甘草炙四兩

生薑三兩

桂枝三兩 去皮

人參二兩

阿膠二兩

麥冬半升 去心

生地一兩

麻仁半升

大棗三十枚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烱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結陰代陰脈法一條

脈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

脈來數。時一止復來者。名曰促。脈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結者。邪氣結滯。而脈之行不利也。又結與代。相似而實不同。結脈止而即還。不失至數。但少差遲耳。代脈止而不還。斷已復動。有此絕而彼來代之意。故名曰代。而俱謂之陰。

者。結代脈皆爲陰。故謂之結陰代陰也。凡病得此脈者。攻之則邪未必去而正轉傷。補之則正未得益而邪反滯。故曰難治。仲景因上條脈結代而詳言其狀如此。已上並太陽權變之法。權變者。謂有汗證而不得逕用汗藥也。而其間或取小汗。或待其自解。或兼清熱。或兼消飲。或先救裏。或建中氣。或養營衛。種種不同。世道日降。人心不古。凡所患病。類多兼證。學者於此等變法。尤當着意。故特類列於此。凡二十三條。

太陽幹旋法第三

服桂枝湯後證治六條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

太陽病與桂枝湯。于法爲當矣。乃初服之。反加煩熱而不解者。陽邪痺於陽而不去也。風池、風府。陽維之會。陽維者。諸陽之所維。刺之所以通陽痺。痺通。然後與桂枝。取汗則愈。此仲景法中之法也。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

桂枝二麻黃一湯。

服桂枝湯。汗雖大出而邪不去。所謂如水淋漓。病必不除也。若脈洪大。則邪猶甚。故宜更與桂枝。取汗如前法者。如啜熱稀粥。溫覆取汗之法也。若其人病形如瘧。而一日再發。則正氣內勝。邪氣欲退之徵。設得汗出。其邪必從表解。然非重劑所可發者。桂枝二麻黃一湯。以助正而兼散邪。而又約小其制。乃太陽發汗之輕劑也。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論見前。

桂枝去皮一兩

大棗擘五枚

炙甘草

芍藥

生薑各一兩

麻黃去節十六銖

杏仁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服桂枝湯後。大汗出。脈洪大。與上條同。而大煩渴不解。則其邪去表而之裏。不在太陽之經。而入陽明之府矣。陽明者。兩陽之交。而津液之府也。邪氣入之。足

以增熱氣而耗津液。是以大煩渴不解。方用石膏。辛甘大寒。直清胃熱爲君。而
以知母之鹹寒佐之。人參甘草粳米之甘。則以之救津液之虛。抑以制石膏之
悍也。曰白虎者。蓋取金氣微熱之義云耳。

白虎加人參湯方

人參三兩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石膏碎一觔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
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邪在表也。心下滿微痛。飲在裏也。此表間之邪。與心
下之飲。相得不解。是以發之而不從表出。奪之而不從下出也。夫表邪挾飲者。
不可攻表。必治其飲而後表可解。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則不欲散邪于表。
而但逐飲于裏。飲去則不特滿痛除。而表邪無附。亦自解矣。

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於桂枝湯內去桂枝。加茯苓、白朮各三兩。餘依前法煮服。小便利即愈。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

脈浮。自汗出。微惡寒者。雖傷於寒而表不實。乃桂枝湯證也。然小便數。心煩。脚攣急。則陰虛而裏熱矣。是當以甘辛攻表。而以甘寒顧裏。乃反與桂枝湯。治表而遺裏。宜其得之而便厥也。咽中乾。煩躁吐逆。皆陰虛陽逆之象。設非以溫藥徒攻其表。何至此哉。夫既陰虛于下。而又陽逆於上。則必先復陽氣而後復陰氣。故作甘草乾薑湯。甘辛復陽之劑。陽復則厥愈而足溫矣。更作芍藥甘草湯。甘酸復陰之劑。陰生則兩脚自伸矣。陰陽既復。而或胃氣有未和。因而譫語者。則少與調胃承氣湯。以和其胃。胃和則譫語止矣。蓋甘草乾薑固足以救虛陽之逆。而亦能傷胃氣之和。此鹹寒調胃之法。不得不斡旋于陰陽既復之後也。若重發汗。復加燒鍼。是逆而再逆。其厥逆之象。必有加于前。而補救之法。必非

甘草、乾薑所能勝任者矣。四逆湯、甘辛大熱，乃克復陽氣之大藥也。此條前後用藥，溫涼補瀉，絕不相謀，而適以相濟，非深造自得，卓有成見者，烏能及此。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炙四兩

乾薑二兩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芍藥甘草湯方

芍藥四兩

甘草炙四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讖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之？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爲風，大則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讖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讖語，故知病可愈。

此卽前條之意。而設爲問答。以明所以增劇及所以病愈之故。然中間語意殊無倫次。此豈後人之文耶。昔人讀考工記。謂不類於周官。余於此條亦云。成氏云。陽旦桂枝湯別名。

發汗後脈證治法十五條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發汗傷陽。外風復襲。汗遂不止。活人所謂漏風是也。夫陽者。所以實腠理。行津液。運肢體者也。今陽已虛。不能護其外。復不能行於裏。則汗出。小便難。而邪風之氣。方外淫而旁溢。則惡風。四肢微急。難以屈伸。是宜桂枝湯解散風邪。兼和營衛。加附子補助陽氣。并御虛風也。

桂枝加附子湯方

于桂枝湯內加附子一枚。破八片。炮去皮。餘依前法。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

發汗後邪痺于外而營虛于內故身痛不除而脈轉沉遲。經曰其脈沉者營氣微也。又曰遲者營氣不足血少故也。故以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以益不足之血而散未盡之邪。東垣云仲景於病人汗後身熱亡血脈沉遲者下利身涼脈微血虛者並加入參。古人血脫者必益氣也。然人參味甘氣溫溫固養氣甘亦實能生血汗下之後血氣虛衰者非此不為功矣。

發汗過多其人又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心為陽藏而汗為心之液發汗過多心陽則傷其人又手自冒心者裏虛欲為外護也。悸心動也欲得按者心中築築不寧欲得按而止之也是宜補助心陽為主。桂枝甘草辛甘相合乃生陽化氣之良劑也。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
去皮

甘草二兩
炙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按發汗過多有動腎中之陽者以陽為汗之根而腎為陽之宅枝傷者其本必戕也有動心中之陽者以汗為心之液而心為陽之藏液亡者氣必從之也救

腎陽者。必以鹹溫。救心陽者。必以甘辛。鹹性善下。而溫能返陽。故四逆爲救腎之劑。甘辛相合。而陽氣乃生。故桂甘爲益心之法也。

未持脈時。病人又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效。而不效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病人又手自冒心者。心陽內虛。欲得外護。如上條所云也。耳聾者。陽氣上虛。陰反得而實之也。師因又手冒心。而更試耳之聰否。以求陽之虛實。若耳聾無聞。其爲過汗致虛。當與溫養無疑。臨病之工。宜如是詳審耳。許叔微曰。傷寒耳聾。發汗過多者。正氣虛也。邪不出者。邪氣閉也。虛之與閉。治法懸殊。學者更宜詳審。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發汗過多。不能解太陽之邪。而反動少陰之氣。於是身仍發熱。而悸眩瞤動等證作矣。少陰之氣。水氣也。心屬火。而水乘之。故悸。頭爲陽。而陰加之。故眩。經脈網維一身。以行血氣。故水入之。則振振瞤動也。擗猶據也。眩動之極。心體不安。

思欲據地以自固也。此與陽虛外亡有別。陽虛者。但須四逆以復陽。此兼水飲。故必真武以鎮水。方用白朮。茯苓之甘淡。以培土而行水。附子。生薑之辛。以復陽而散邪。芍藥之酸。則入陰歛液。使汎濫之水。盡歸大壑而已耳。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

芍藥三兩

白朮二兩

生薑三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發汗後。臍下悸者。心氣不足而腎氣乘之也。奔豚腎之積。發則從少腹上冲心胸。如豕之突。故名奔豚。又腎為水藏。豚為水蓄。腎氣上冲。故名奔豚。茯苓能泄水氣。故以為君。桂枝能伐腎邪。故以為臣。然欲治其水。必防其土。故取甘草大棗補益土氣為使。甘瀾水者。揚之令輕。使水氣去不益腎邪也。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觔

桂枝四兩

甘草三兩

大棗十五枚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作甘瀾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脈數爲熱。乃不能消穀而反吐者。浮熱在上。而虛冷在下也。浮熱不能消穀。爲虛冷之氣。逼而上浮。如客之寄。不久即散。故曰客熱。是雖脈數如熱。而實爲胃中虛冷。不可更以寒藥益其疾也。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

發汗後。表邪雖解而腹脹滿者。汗多傷陽。氣窒不行也。是不可以徒補。補之則氣愈窒。亦不可以徑攻。攻之則陽益傷。故以人參、甘草、生薑助陽氣。厚朴、半夏行滯氣。乃補泄兼行之法也。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方

生薑半觔

半夏半升

甘草二兩

人參一兩

厚朴半觔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主之。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者。非舊邪去而新邪復乘也。餘邪未盡。復集為病。如餘寇未盡。復合為亂耳。脈浮數者。邪氣在表之徵。故可更發其汗。以盡其邪。但以已汗復汗。故不宜麻黃之峻劑。而宜桂枝之緩法。此仲景隨時變易之妙也。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附子甘草湯主之。

發汗不解。反加惡寒者。邪氣不從汗而出。正氣反因汗而虛也。是不可更逐邪氣。當先復其正氣。是方芍藥之酸。可以益血。附子之辛。可以復氣。甘草甘平。不特安中補虛。且與酸合而化陰。與辛合而生陽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三兩

甘草三兩

附子一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汗出而惡寒者。陽不足而爲虛也。芍藥甘草附子湯治之是已。汗出而不惡寒但熱者。邪入裏而成實也。然不可以峻攻。但與調胃承氣湯和其胃氣而已。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發汗後。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其邪不在肌腠而入肺中。緣邪氣外閉之時。肺中已自蘊熱。發汗之後。其邪不從汗而出之表者。必從內而併於肺耳。故以麻黃杏仁之辛而入肺者。利肺氣。散邪氣。甘草之甘平。石膏之甘辛而寒者。益肺氣。除熱氣。而桂枝不可更行矣。蓋肺中之邪。非麻黃杏仁不能發。而寒鬱之熱。非石膏不能除。甘草不特救肺氣之困。抑以緩石膏之悍也。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麻黃四兩去節

杏仁五十枚去皮尖

炙甘草二兩

石膏半斤勑碎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發汗之後。肺氣必虛。設飲水過多。水氣從胃。上射肺中。必喘。或以水灌洗致汗。水寒之氣。從皮毛而內侵其所合。亦喘。成氏謂喘爲肺疾是也。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發汗後吐逆。至水藥不得入口者。必其人素有積飲。乘汗藥升浮之性而上行也。是當消飲下氣。雖有表邪。不可更發其汗。設更發之。重傷陽氣。其飲之在中者。不特上逆而仍吐嘔。亦且下注而成泄利矣。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病在太陽之時。裏熱未甚。水液尙通。其外雖病。而其內猶晏如也。故不可多飲水。設飲水多。必停於心下爲悸。所以然者。裏無熱。不能消水。心屬火而畏水。水多凌心。故惕惕然跳動不寧也。然使小便自利。則停水自行。雖悸猶當自愈。若小便不利而少。則水不下行。積于膀胱。必若裏急。裏急者。小便欲行而不能。則小腹奔迫急痛也。此以飲水所致。比於汗下之過。而非太陽本病。故附於幹旋法下。以上十五條。並發汗後證。而或傷衛陽。或損營血。或亡心陽。或動腎水。或傷胃陽。及傷脾氣。或邪仍不解。或解而轉屬陽明。及傳膀胱。或動飲氣。或傷肺。

氣。或入肺中。其變種種不同。其治因之各異。學者諳練在心。亦可以應變無窮矣。

發汗吐下解後病脈證治二條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

傷寒發汗。或吐或下。邪氣則解。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胃氣弱而未和。痰氣動而上逆也。旋覆花鹹溫。行水下氣。代赭石味苦質重。能墜痰降氣。半夏生薑辛溫。人參大棗甘草甘溫。合而用之。所以和胃氣而止虛逆也。

旋覆代赭石湯方

旋覆花三兩

人參二兩

炙甘草三兩

生薑五兩

半夏半升

代赭石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此傷寒邪解而飲發之證。飲停於中則滿。逆於上則氣冲而頭眩。入於經則身振振而動搖。金匱云。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其脈沉緊。又云。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又云。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是也。發汗則動經者。無邪可發。而反動其經氣。故與茯苓、白朮、桂枝、甘草以生陽氣。所謂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也。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 苓四兩

桂枝 三兩

白朮

炙甘草 各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陰陽自和者。不偏於陰。不偏於陽。汗液自出。便溺自調之謂。汗吐下亡津液後。邪氣既微。正氣得守。故必自愈。

太陽傳本證治七條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

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

傷寒之邪。有離太陽之經而入陽明之府者。有離太陽之標而入太陽之本者。發汗後。汗出胃乾。煩躁飲水者。病去表而之裏。爲陽明府熱證也。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病去標而之本。爲膀胱府熱證也。在陽明者。熱能消水。與水卽所以和胃。在膀胱者。水與熱結。利水卽所以去熱。多服煖水汗出者。以其脈浮而身有微熱。故以此兼徹其表。昔人謂五苓散爲表裏兩解之劑。非以此耶。

五苓散方 見權變法

按古法從經府言。則太陽爲經而膀胱爲府。從標本言。則太陽爲標。膀胱爲本。病去太陽而之膀胱。所以謂之太陽傳本也。然膀胱本病。有水結。血結之不同。水結宜五苓散。導水泄熱。血結宜桃核承氣及抵當湯丸。導血除熱。具如下文。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太陽經病傳府。寒邪變熱之候。故與五苓散。導水泄熱。王宇泰云。太陽經也。膀胱府也。膀胱者。溺之室也。故東垣以渴爲膀胱經本病。

然則治渴者。當瀉膀胱之熱。瀉膀胱之熱者。利小便而已矣。然府病又有渴與不渴之異。由府陽有盛與不足之故也。渴者。熱盛思水。水與熱結。故宜五苓散。導水泄熱。不渴者。熱雖入裏。不與水結。則與茯苓甘草湯行陽化氣。此膀胱熱盛熱微之辨也。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 二兩

桂枝 二兩

生薑 二兩

甘草 一兩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尙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太陽之邪。不從表出。而內傳於府。與血相搏。名曰蓄血。其人當如狂。所謂蓄血在下。其人如狂是也。其證當下血。血下。則熱隨血出而愈。所謂血病見血自愈也。如其不愈。而少腹急結者。必以法攻而去之。然其外證不解者。則尙未可攻。攻之恐血去而邪復入裏也。是必先解其外之邪。而後攻其裏之血。所謂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也。以下三條。並太陽傳本。熱邪入血。

血蓄下焦之證。與太陽傳本。熱與水結。煩渴小便不利之證。正相對照。所謂熱邪傳本者。有水結。血結之不同也。

桃核承氣湯方

桃核五十枚 桂枝二兩 芒硝二兩 甘草二兩

大黃四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五合。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愚按。此即調胃承氣湯加桃仁、桂枝。為破瘀逐血之劑。緣此證熱與血結。故以大黃之苦寒。蕩實除熱為君。芒硝之鹹寒。入血更堅為臣。桂枝之辛溫。桃仁之辛潤。擅逐血散邪之長。為使。甘草之甘。緩諸藥之勢。俾去邪而不傷正。為佐也。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此亦太陽熱結膀胱之證。六七日。表證仍在。而脈微沉者。病未離太陽之經。而已入太陽之府也。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熱不在上而在下也。少腹鞭滿。小便

自利者。不結於氣而結於血也。下血則熱隨血去。故愈。所以然者。太陽經也。膀胱府也。太陽之邪。隨經入裏。與血俱結於膀胱。所謂經邪入府。亦謂之傳本是也。抵當湯中。水蛭蠭蟲。食血去瘀之力。倍於芒硝。而又無桂枝之甘辛。甘草之甘緩。視桃仁承氣湯。為較峻矣。蓋血自下者。其血易動。故宜緩劑。以去未盡之邪。瘀熱在裏者。其血難動。故須峻藥。以破固結之勢也。

抵當湯方

水蛭三十箇熬

蠭三十箇熬去翅

大黃四兩浸

桃仁三十箇去皮尖

右四味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身黃。脈沉結。少腹鞭。水病。血病。皆得有之。但審其小便不利者。知水與熱蓄。為無血而有水。五苓散證也。若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乃熱與血結。為無水而有血。抵當湯證也。設更與行水。則非其治矣。仲景以太陽熱入膀胱。有水結。血結之分。故反覆明辨如此。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有熱。身有熱也。身有熱而少腹滿。亦太陽熱邪傳本之證。膀胱者。水溺所由出。其變爲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乃血瘀而非水結。如上條抵當湯下之之例也。云不可餘藥者。謂非抵當丸。不能以治之耳。

抵當丸方

水蛭二十箇

蟪二十箇

大黃三兩

桃仁二十箇
去皮尖

右四味。杵分爲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愚按此條證治。與前條大同。而變湯爲丸。未詳何謂。嘗考其制。抵當丸中水蛭。蟪蟲。減湯方三分之一。而所服之數。又居湯方十分之六。是緩急之分。不特在湯丸之故矣。此其人必有不可不攻。而又有不可峻攻之勢。如身不發黃。或脈不沉結之類。仲景特未明言耳。有志之士。當不徒求之語言文字中也。

傷寒貫珠集 卷一 太陽幹旋法第三

傷寒貫珠集

清 欽鶴山人尤怡在涇註

鄧縣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二 太陽篇下

太陽救逆法第四

論胸結臍結之異三條

問曰。病有結胸。有臍結。其狀如何。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臍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臍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此設爲問答。以辨結胸、臍結之異。結胸者。邪結胸中。按之則痛。臍結者。邪結腸間。按之亦痛。如結胸者。謂如結胸之按而痛也。然胸高而臍下。胸陽而臍陰。病

狀雖同。而所處之位則不同。是以結胸不能食。臟結則飲食如故。結胸不必下利。臟結則時時下利。結胸關脈沉。臟結則更小細緊。而其病之從表入裏。與表猶未盡之故。則又無不同。故結胸。臟結。其寸脈俱浮也。舌上白胎滑者。在裏之陽不振。入結之邪已深。結邪非攻不去。而臟虛又不可攻。故曰難治。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邪結在臟。必陽氣內動。或邪氣外達。而後可施攻取之法。若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則內動外達之機俱泯。是以其人反靜。其舌胎反滑。邪氣伏而不發。正氣弱而不振。雖欲攻之。無可攻已。蓋卽上文難治之端。而引其說如此。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臟結死。

臟結之證。不特傷寒。卽雜病亦有之。曰脇下素有痞。則其病久而非暴矣。曰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則其邪深而非淺矣。既深且久。攻之不去。補之無益。雖不卒死。亦無愈期矣。故曰死。

論結胸及痞之源一條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此原所以結胸與痞之故。病發於陽者。邪在陽之經。病發於陰者。邪在陰之經也。陽經受邪。鬱即成熱。其氣內陷。則爲結胸。陰經受邪。未即成熱。其氣內陷。則作痞。所以然者。病邪在經。本當發散而反下之。裏氣則虛。邪氣因入。與飲相搏而爲病也。要之陽經受邪。原有可下之例。特以裏未成實。而早行下法。故有結胸之變證。審其當下而後下之。何至是哉。仲景復申明所以成結胸之故。而不及痞。豈非以陰經受邪。則無論遲早。俱未可言下耶。

論結胸證治十條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鞭。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脈浮動數。皆陽也。故爲風爲熱爲痛而數。則有正爲邪迫。失其常度之象。故亦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復惡寒。爲邪氣在表。法當發散而反下之。正氣則虛。邪氣乃陷。動數變遲者。邪自表而入裏。則脈亦去陽而之陰也。膈內拒痛者。邪欲入而正拒之。正邪相擊則爲痛也。胃中空虛。客氣動膈者。胃氣因下而裏虛。客氣乘虛而動膈也。短氣躁煩。心中懊憹者。膈中之飲。爲邪所動。氣乃不舒。而神明不寧也。由是陽邪內陷。與飲相結。痞鞭不消。而結胸之病成矣。大陷胸湯。則正治陽邪內結胸中之藥也。若其不結胸者。熱氣散漫。既不能從汗而外泄。亦不得從溺而下出。蒸鬱不解。浸淫肌體。勢必發黃也。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

芒硝一升

甘遂一錢

右三味。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煮一二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按大陷胸與大承氣。其用有心下與胃中之分。以愚觀之。仲景所云心下者。正胃之謂。所云胃中者。正大小腸之謂也。胃爲都會。水穀並居。清濁未分。邪氣入

之。夾痰雜食。相結不解。則成結胸。大小腸者。精華已去。糟粕獨居。邪氣入之。但與穢物結成燥糞而已。大承氣專主腸中燥糞。大陷胸并主心下水食。燥糞在腸。必藉推逐之力。故須枳朴。水食在胃。必兼破飲之長。故用甘遂。且大承氣先煮枳朴。而後內大黃。大陷胸先煮大黃。而後內諸藥。夫治上者制宜緩。治下者制宜急。而大黃生則行速。熟則行遲。蓋卽一物。而其用又有不同如此。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大陷胸湯主之。

邪氣內結。既熱且實。脈復沉緊。有似大承氣證。然結在心下。而不在腹中。雖按之石鞕而痛。亦是水食互結。與陽明之燥糞不同。故宜甘遂之破飲。而不宜枳朴之散氣。如上條之說也。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熱結在裏。而復往來寒熱。是謂表裏俱實。不得以十餘日之久。而獨治其裏也。故宜大柴胡表裏兩解之法。若但結胸而無大熱。如口燥渴。心煩等證者。此爲水飲結在胸脇之間。所謂水結胸者是也。蓋邪氣入裏。必挾身中所有。以爲依

附之地。是以在腸胃則結於糟粕。在胸膈則結於水飲。各隨其所有而爲病耳。水結在胸。而但頭汗出者。邪隔於上而氣不下通也。故與大陷胸湯以破飲而散結。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汗下之後。津液重傷。邪氣內結。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皆陽明胃熱之徵也。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則不特徵諸兆。抑且顯諸形矣。乃不用大承氣而用大陷胸者。亦以水食互結。且雖至少腹。而未離心下故也。不然。下證悉具。下藥已行。何以不臣枳。朴而臣甘遂哉。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瘕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瘕病之狀。頸項強直。結胸之甚者。熱與飲結。胸膈緊貫。上連於項。但能仰而不能俯。亦如瘕病之狀也。曰柔而不曰剛者。以陽氣內陷者。必不能外閉。而汗常自出耳。是宜下其胸中結聚之實。則強者得和而愈。然胸中盛滿之邪。固非小陷胸所能去。而水熱互結之實。亦非承氣湯所可治。故與葶藶之苦。甘遂之辛。

以破結飲而泄氣閉。杏仁之辛。白蜜之甘。以緩下趨之勢。而去上膈之邪。其芒硝大黃則資其軟堅蕩實之能。

大陷胸丸方

大黃半觔

葶

蘆半觔

芒

硝半觔

杏

仁半升去
皮尖熬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加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七。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效。禁如藥法。

按湯者。盪也。盪滌邪穢。欲使其淨盡也。丸者。緩也。和理藏府。不欲其速下也。大陷胸丸。以盪滌之體。爲和緩之用。蓋以其邪結在胸。而至如柔痙狀。則非峻藥不能逐之。而又不可以急劑一下而盡。故變湯爲丸。煮而并渣服之。及峻藥緩用之法。峻則能勝破堅蕩實之任。緩則能盡際上迄下之邪也。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胸中結邪。視結胸較輕者。爲小結胸。其證正在心下。按之則痛。不似結胸之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也。其脈浮滑。不似結胸之脈沉而緊也。是以黃連

之下熱。輕于大黃。半夏之破飲。緩於甘遂。括蕒之潤利。和於芒硝。而其獨除胸中結邪之意。則又無不同也。故曰小陷胸湯。

小陷胸湯方

黃連一兩

半

夏半升

括蕒實大者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括蕒實。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澀之。若灌之。其熱被劫。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病在陽者。邪在表也。當以藥取汗。而反以冷水澀之。或灌濯之。其熱得寒。被劫而又不得竟去。於是熱伏水內。而彌更益煩。水居熱外。而肉上粟起。而其所以為熱。亦非甚深而極盛也。故意欲飲水。而口反不渴。文蛤鹹寒。而性燥。能去表間水熱。互結之氣。若服之而不差者。其熱漸深。而內傳入本也。五苓散辛散而淡滲。能去膀胱與水相得之熱。若其外不鬱於皮膚。內不傳於膀胱。則水寒之

氣必結於胸中。而成寒實結胸。寒實者。寒邪成實。與結胸熱實者不同。審無口燥渴煩等證見者。當與三物白散溫下之劑。以散寒而除實也。本文小陷胸湯及亦可服七字。疑衍。蓋未有寒熱而仍用黃連括蕒者。或久而變熱者。則亦可與服之耳。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爲散。以沸湯和一錢七服。湯用五合。

三物白散方

桔梗三分

貝母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

右三味爲末。內巴豆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七。羸者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若以水漬之洗之。益令熱劫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如上法。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鞭。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太陽病未罷。而併於少陽。法當和散。如柴胡加桂枝之例。而反下之。陽邪內陷。

則成結胸。亦如太陽及少陽誤下之例也。但邪既上結。則當不復下注。乃結胸心下鞭。而又下利不止者。邪氣甚盛。而淫溢上下也。於是胃氣失其和。而水漿不下。邪氣亂其心。而煩擾不寧。所以然者。太少二陽之熱。併而入裏。充斥三焦心胃之間。故其爲病。較諸結胸有獨甚焉。仲景不出治法者。非以其盛而不可制耶。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結胸證。原有可下之例。如大陷胸湯及丸。諸法是也。若其脈浮大者。心下雖結。而表邪猶盛。則不可逕與下法。下之則臟氣重傷。邪氣復入。既不能受。又不可制。則難爲生矣。故曰下之則死。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死。下利者亦死。

傷寒邪欲入而煩躁者。正氣與邪爭也。邪既結而煩躁者。正氣不勝。而將欲散亂也。結胸證悉具。謂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石鞭。及不大便。舌上燥而渴。日晡所潮熱。如上文所云是也。而又煩躁不寧。則邪結甚深。而正虛欲散。或下利者。是邪氣淫溢。際上極下。所謂病勝臟者也。雖欲不死。其可得乎。

痞證七條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

此申言所以成痞之故。浮而緊者。傷寒之脈。所謂病發於陰也。緊反入裏者。寒邪因下而內陷。與熱入因作結胸同意。但結胸心下鞭滿而痛。痞則按之濡而不鞭且痛。所以然者。陽邪內陷。止於胃中。與水穀相結。則成結胸。陰邪內陷。止于胃外。與氣液相結。則爲痞。是以結胸爲實。而按之鞭痛。痞病爲虛。而按之自濡耳。

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

按成氏云。心下鞭。按之痛。關脈沉者。實熱也。心下痞。按之濡。關上浮者。虛熱也。與大黃黃連以導其虛熱。成氏所謂虛熱者。對燥屎而言也。非陰虛陽虛之謂。蓋熱邪入裏。與糟粕相結。則爲實熱。不與糟粕相結。卽爲虛熱。本方以大黃黃連爲劑。而不用枳朴芒硝者。蓋以泄熱。非以蕩實也。麻沸湯者。煮水小沸如麻子。卽以煮藥。不使盡藥力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此卽上條而引其說。謂心下痞。按之濡。關脈浮者。當與大黃黃連瀉心湯。瀉心下之。虛熱。若其人復惡寒而汗出。證兼陽虛不足者。又須加附子以復表陽之氣。乃寒熱並用。邪正兼治之法也。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黃芩一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別煮取汁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三服。按此證。邪熱有餘而正陽不足。設治邪而遺正。則惡寒益甚。或補陽而遺熱。則痞滿愈增。此方寒熱補瀉。並投互治。誠不得已之苦心。然使無法以制之。鮮不混而無功矣。方以麻沸湯漬寒藥。別煮附子取汁。合和與服。則寒熱異其氣。生熟異其性。藥雖同行。而功則各奏。乃先聖之妙用也。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結胸及痞。不特太陽誤下有之。卽少陽誤下亦有之。柴胡湯證具者。少陽嘔而發熱。及脈弦口苦等證具在也。是宜和解而反下之。於法爲逆。若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和之卽愈。此雖已下之。不爲逆也。蒸蒸而振者。氣內作而與邪爭勝。則發熱汗出而邪解也。若無柴胡證。而心下滿而鞭痛者。則爲結胸。其滿而不痛者。則爲痞。均非柴胡所得而治之者矣。結胸宜大陷胸湯。痞宜半夏瀉心湯。各因其證而施治也。

半夏瀉心湯方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甘草三兩

黃連一兩

半夏半升

乾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按痞者。滿而不實之謂。夫客邪內陷。卽不可從汗泄。而滿而不實。又不可從下

奪。故惟半夏、乾薑之辛，能散其結。黃連、黃芩之苦，能泄其滿。而其所以泄與散者，雖藥之能，而實胃氣之使也。用參、草、棗者，以下後中虛，故以之益氣而助其藥之能也。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噦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汗解之後，胃中不和，既不能運行真氣，井不能消化飲食，於是心中痞鞭，乾噦食臭。金匱所謂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令人噦是也。噦，噉食氣也。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土德不及而水邪為殃也。故以瀉心消痞，加生薑以和胃。按上條本少陽病，不宜入太陽篇中，此條汗解後，病亦不得謂之逆，而俱列於此者，所以備諸瀉心之用也。

生薑瀉心湯方

| | | | | | | | |
|----|----|----|-----|----|----|----|----|
| 生薑 | 四兩 | 人參 | 三兩 | 半夏 | 半升 | 甘草 | 三兩 |
| 黃芩 | 三兩 | 大棗 | 十二枚 | 黃連 | 一兩 | 乾薑 | 一兩 |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傷寒中風者。成氏所謂傷寒或中風者是也。邪盛于表而反下之。爲下利。穀不化。腹中雷鳴。爲心下痞鞭而滿。爲乾嘔。心煩不得安。是表邪內陷心間。而復上攻下注。非中氣空虛。何致邪氣淫溢至此哉。醫以爲結熱未去。而復下之。是已虛而益虛也。虛則氣不得化。邪愈上逆。而痞鞭有加矣。故與瀉心消痞。加甘草以益中氣。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

黃芩三兩

乾薑三兩

黃連一兩

半夏半升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二方。雖同爲治痞之劑。而生薑瀉心。意在胃中不和。故主生薑以和胃。甘草瀉心。意在下利不止。與客氣上逆。故不用人參之增。

氣而須甘草之安中也。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大下復汗正虛邪入心下則痞當與瀉心湯如上法矣。若其人惡寒者邪雖入裏而表猶未罷則不可逕攻其痞當先以桂枝湯解其表而後以大黃黃連瀉心湯攻其痞不然恐痞雖解而表邪復入裏爲患也。況痞亦未必能解耶。按傷寒下後結胸痞滿之外又有懊憹煩滿下利等證蓋邪入裏而未集而其位又高則爲懊憹其已集而稍下者則爲結胸及痞其最下而亦未結者則爲下利結胸痞滿具如上文凡十六條以下凡十一條則備舉懊憹下利諸證也。

懊憹煩滿證治六條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

發汗吐下後正氣既虛邪氣亦衰乃虛煩不得眠甚則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者。

未盡之邪。方入裏而未集。已虛之氣。欲勝邪而不能。則煩亂不寧。甚則心中懊
懣。鬱悶而不能自己也。梔子體輕。味苦微寒。豉經蒸罾。可升可降。二味相合。能
徹散胸中邪氣。為除煩止躁之良劑。少氣者。呼吸少氣。不足以息也。甘草之甘。
可以益氣。嘔者。氣逆而不降也。生薑之辛。可以散逆。得吐則邪氣散而當愈。不
可更吐。以傷其氣。故止後服。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枚

香

豉四合
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
一服。得吐止後服。

梔子甘草豉湯方

於梔子豉湯內。加入甘草二兩。餘依前法。

梔子生薑豉湯方

於梔子豉湯內。加入生薑五兩。餘依前法。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煩熱者。心煩而身熱也。胸中窒者。邪入胸間而氣窒不行也。蓋亦汗下後。正虛邪入。而猶未集之證。故亦宜梔子豉湯散邪徹熱為主也。心中結痛者。邪結心間而爲痛也。然雖結痛而身熱不去。則其邪亦未盡入。與結胸之心下痛而身不熱者不同。此梔子豉湯之散邪徹熱。所以輕於小陷胸之蕩實除熱也。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下後心煩。證與上同。而加腹滿。則邪入較深矣。成氏所謂邪氣壅于心腹之間者。是也。故去香豉之升散。而加枳朴之降泄。若但滿而不煩。則邪入更深。又當去梔子之輕清。而加大黃之沉下矣。此梔子厚朴湯所以重于梔豉而輕于承氣也。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十枚

厚朴四兩

枳實四枚

右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

大下後。身熱不去。證與前同。乃中無結痛。而煩又微而不甚。知正氣虛。不能與邪爭。雖爭而亦不能勝之也。故以梔子徹胸中陷入之邪。乾薑復下藥損傷之氣。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枚

乾薑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瀉者。不可與服之。

病人舊微瀉者。未病之先。大便本自微瀉。爲裏虛而寒在下也。梔子湯。本湧泄胸中客熱之劑。舊微瀉者。中氣不固。與之。恐藥氣乘虛下泄。而不能上達。則隔熱反因之而深入也。故曰不可與服之。

下利脈證五條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太陽中風發熱。本當桂枝解表。而反下之。裏虛邪入。利遂不止。其脈則促。其證則喘而汗出。夫促爲陽盛。脈促者。知表未解也。無汗而喘。爲寒在表。喘而汗出。爲熱在裏也。是其邪陷於裏者十之七。而留於表者十之三。其病爲表裏並受之病。故其法亦宜表裏兩解之法。葛根黃連黃芩湯。葛根解肌于表。芩連清熱於裏。甘草則合表裏而並和之耳。蓋風邪初中。病爲在表。一入於裏。則變爲熱矣。故治表者。必以葛根之辛涼。治裏者。必以芩連之苦寒也。而古法汗者。不以偶。下者。不以奇。故葛根之表。則數多而獨行。芩連之裏。則數少而並須。仲景矩矱。秩然不紊如此。

葛根黃連黃芩湯方

葛根半觔

甘草二兩

黃芩二兩

黃連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太陽誤下自利。而又表裏不解。與上條同。然曰數下。則氣屢傷矣。曰利下不止。

則虛復甚矣。雖心下痞鞭。亦是正虛失運之故。是宜桂枝之辛。以解其表。參、朮、薑、草之甘溫。以安其裏。而不可以葛根攻表。亦不得以芩、連清裏。治如上條之例矣。

桂枝人參湯方

桂枝四兩

乾薑三兩

白朮三兩

人參三兩

炙甘草四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內桂。更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傷寒下後。邪氣變熱。乘虛入裏者。則為挾熱下利。其邪未入裏而藏虛生寒者。則為下利清穀。各因其人邪氣之寒熱。與藏氣之陰陽而為病也。身疼痛者。邪在表也。然藏氣不充。則無以為發汗散邪之地。故必以溫藥。舍其表而救其裏。服後清便自調。裏氣已固。而身痛不除。則又以甘辛發散為急。不然。表之邪又

將入裏而增患矣。而救裏用四逆。救表用桂枝。與厥陰篇下利、腹脹滿、身疼痛、條略同。彼爲寒邪中陰。此爲寒藥傷裏。而其溫中散邪、先表後裏之法則一也。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太陽病二三日爲病未久也。不能臥但欲起者。心下結滿。臥則氣愈壅而不安也。脈微弱。陽氣衰少也。夫二三日爲病未久。則寒未變熱。而脈又微弱。知其結於心下者。爲寒分而非熱分矣。寒分者。病屬于寒。故謂寒分。猶金匱所謂血分、氣分、水分也。寒則不可下。而醫反下之。裏虛寒入。必爲下利不止。若利止。必作結胸者。寒邪從陽之化。而上結於陽位也。若未止。四日復下之者。寒已變熱。轉爲協熱下利。故須復下。以盡其邪。所謂在下者。引而竭之也。總之。寒邪中人。久必變熱。而邪不上結。勢必下注。仲景反覆詳論。所以詔示後人者深矣。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湯藥亦下藥也。下後下利痞鞭。瀉心湯是已。而復以他藥下之。以虛益虛。邪氣雖去。下焦不約。利無止期。故不宜參朮薑草之安中。而宜赤脂禹糧之固下也。乃服之而利猶不止。則是下焦分注之所。清濁不別故也。故當利其小便。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碎一觔

禹餘糧碎一觔

右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下後諸變證治八條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此因結胸而并詳太陽誤下諸變。謂脈促爲陽盛而不結于胸。則必無下利痞滿之變。其邪將從外解。若脈浮者。下後邪已入裏。而猶在陽分。則必作結胸矣。脈緊者。太陽之邪。傳入少陰之絡。故必咽痛。所謂脈緊者。屬少陰。又邪客於足

少陰之絡。令人咽痛。不可內食是也。脈弦者。太陽之邪。傳入少陽之經。故必兩脇拘急。所爲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其脈循脇絡於耳故也。脈細爲氣少。數爲陽脈。氣不足而陽有餘。乃邪盛於上也。故頭痛未止。脈沉爲在裏。緊爲寒脈。邪入裏而正不容。則內爲格拒。故必欲嘔。脈沉滑者。熱勝而在下也。故協熱利。脈浮滑者。陽勝而陰傷也。故必下血。經曰。不宜下而更攻之。諸變不可勝數。此之謂也。已下並太陽下後之證。而或胸滿。或喘。或煩驚譫語。或脇痛發黃。是結胸痞滿。煩躁。下利外。尙有種種諸變如此。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陽邪被抑。不復浮盛于表。亦未結聚於裏。故其胸滿。其脈促。促者。數而時一止也。夫促爲陽脈。胸中爲陽之府。脈促胸滿。則雖誤下。而邪氣仍在陽分。故以桂、甘、薑、棗、甘、辛溫藥。從陽引而去之。去芍藥者。恐酸寒氣味。足以留胸中之邪。且奪桂枝之性也。若微惡寒者。其人陽不足。必加附子。以助陽氣而逐陽邪。設徒與前法。則藥不及病。雖病不增劇。亦必無濟矣。

桂枝去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內去芍藥。餘依前法。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方 于桂枝湯方內去芍藥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餘依前法。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佳。

太陽誤下無結胸下利諸變。而但微喘。知其裏未受病。而其表猶未解。胸中之氣爲之不利也。故與桂枝湯解表散邪。加厚朴杏仁下氣定喘。然喘之爲病。所關非細。而誤下之後。其變實多。仲景此條。蓋可以互證。而難以獨引。亦如太陽病脈浮者可發汗。宜麻黃湯之文也。學者辨諸。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病在太陽而反下之。正氣遂虛。邪氣則陷。乃其氣反上冲者。陽邪被抑而復揚。仍欲出而之表也。故可與桂枝湯從陽引而去之。因其輕而揚之之意也。用前法者。卽啜熱稀粥。以助藥力之法。蓋欲以救被傷之氣。而引欲出之邪耳。若不上冲者。邪已內陷。不復外攻。當隨脈證而調其內。不可更以桂枝攻其表也。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傷寒下後。其邪有併歸一處者。如結胸下利諸候是也。有散漫一身者。如此條所云諸證是也。胸滿者。邪痺於上。小便不利者。邪痺於下。煩驚者。邪動於心。譫語者。邪結於胃。此病之在裏者也。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筋脈骨肉並受其邪。此病之在表者也。夫合表裏上下而為病者。必兼陰陽合散以為治。方用柴胡桂枝以解其外而除身重。龍、牡、鉛丹以鎮其內而止煩驚。大黃以和胃氣。止譫語。茯苓以泄膀胱。利小便。人參、薑、棗益氣養營衛。以為驅除邪氣之本也。如是表裏虛實。泛應曲當。而錯雜之邪。庶幾盡解耳。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半 夏_{二合洗}

柴 胡_{四兩}

人 參

龍 骨

鉛 丹

牡 蠣_熬

茯 苓

桂 枝

生 薑_{各半兩}

大 棗_{六枚}

大 黃_{二兩}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內大黃。切如碁子。更煮一二沸。去滓。溫服一

升。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本渴而飲水嘔者。柴胡湯不中與也。食穀者噦。

病六七日。脈浮不去。惡風寒不除。其邪猶在表也。醫反二三下之。胃氣重傷。邪氣入裏。則不能食而脇下滿痛。且面目及身黃。頸項強。小便難。所以然者。其人脈遲弱而不數。手足溫而不熱。爲太陰本自有濕。而熱又入之。相得不解。交蒸互鬱。而面目身體悉黃矣。頸項強者。濕痺于上也。脇下滿痛者。濕聚于中也。小便難者。濕不下走也。皆與熱相得之故也。醫以其脇下滿痛。與柴胡湯以解其邪。後必下重者。邪外解而濕下行。將欲作利也。設熱濕並除。則汗液俱通而愈矣。何至下重哉。本渴而飲水嘔者。金匱所謂先渴却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也。飲在心下。則食穀必噦。所謂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是也。豈小柴胡所能治哉。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

之。

下後成痞。與瀉心湯。於法爲當矣。乃痞不解。而其人口燥煩渴。小便不利者。此非痞也。乃熱邪與水蓄而不行也。水蓄不行。則土失其潤。而口燥煩渴。下迷其道。而小便不利。瀉心湯不中與矣。五苓散。散水泄熱。使小便利。則痞與煩渴俱止耳。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

此與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條大同。雖汗下不同。其爲邪入肺中則一。故其治亦同。

誤汗下及吐後諸變脈證十三條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爲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爲逆。

此泛言汗下之法。各有所宜。當隨病而施治。不可或失其度也。如頭痛發熱惡寒者。本當發汗而反下之。是病在表而治其裏也。故曰逆。腹滿便閉惡熱者。本

當下之而反汗之。是病在裏而治其表也。故亦爲逆。若審其當汗而汗之。或當下而下之。則亦何逆之有。外臺云。表病裏和。汗之則愈。下之則死。裏病表和。下之則愈。汗之則死。不可不慎也。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既汗復下。邪氣不從表散。而又不從裏出者。以其脈浮而邪在外。故雖復下之。而病不愈也。夫病在外者。仍須從外引而去之。今雖已汗下。而其脈仍浮。知其邪猶在外。故須桂枝湯解散外邪則愈。少陽篇云。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與此同意。所當互參。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復下之。

下之則傷其裏。汗之則傷其表。既下復汗。表裏俱虛。而邪仍不解。其人則因而爲冒。冒。昏冒也。以邪氣蔽其外。陽氣被鬱。欲出不能。則時自昏冒。如有物蒙蔽。

之也。若得汗出。則邪散陽出。而冒自愈。金匱云。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也。然亦正氣得復。而後汗自出耳。豈可以藥強發之哉。若汗出冒解。而裏未和者。然後復下之。以和其裏。所謂裏病表和。下之而愈是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既下復汗。重亡津液。大邪雖解。而小便不利。是未可以藥利之。俟津液漸回。則小便自行而愈。若強利之。是重竭其陰也。況未必即利耶。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振寒振栗而寒也。脈微爲陽氣虛。細爲陰氣少。既下復汗。身振寒而脈微細者。陰陽並傷。而內外俱虛也。是必以甘溫之劑。和之養之爲當矣。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不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大法晝靜夜劇。病在腎陰。夜靜晝劇。病在胃陽。汗下之後。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者。邪未盡而陽已虛。晝日陽虛欲復。而與邪爭。則煩躁不得眠。夜而陰旺陽虛。不能與邪爭。則反安靜也。不嘔不渴。裏無熱也。身無大熱。表無熱也。而

又無頭痛惡寒之表證。其脈又不浮而沉。不洪而微。其爲陽氣衰少無疑。故當與乾薑附子。以助陽虛而逐殘陰也。以上三條。並是汗下後。小便不利者。傷其陰也。振寒脈微細者。陰陽並傷也。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者。傷陽而不及陰也。於此見病變之不同。

乾薑附子湯方

乾 薑一兩

附

子一枚生用去皮切八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發汗若下。不能盡其邪。而反傷其正。於是正氣欲復而不得復。邪氣雖微而不即去。正邪交爭。乃生煩躁。是不可更以麻桂之屬逐其邪。及以梔豉之類止其煩矣。是方乾薑生附之辛。所以散邪。茯苓人參甘草之甘。所以養正。乃強主弱客之法也。

茯苓四逆湯方

茯 苓六兩

人

參一兩

乾

薑半兩

甘

草炙二兩

附 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按汗下後煩躁一證。悉是正虛邪擾之故。而有邪多虛少。或虛多邪少之分。邪多者。宜逐邪以安正。虛多者。宜助正以逐邪。仲景既著梔豉湯之例。復列茯苓四逆之法。其於汗下後煩躁一證。虛實互舉。補瀉不遺。如此。學者所當究心也。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此上中下三焦俱病。而其端實在胃中。邪氣即寒淫之氣。胃中者。沖氣所居。以爲上下升降之用者也。胃受邪而失其和。則升降之機息。而上下之道塞矣。成氏所謂陰不得升而獨治其下。爲下寒。腹中痛。陽不得降而獨治於上。爲胸中熱。欲嘔吐者是也。故以黃連之苦寒。以治上熱。桂枝之甘溫。以去下寒。上下既平。升降乃復。然而中焦不治。則有升之而不得升。降之而不得降者矣。故必以人參、半夏、乾薑、甘草、大棗。以助胃氣而除邪氣也。此蓋痞證之屬。多從寒藥傷中後得之。本文雖不言及。而其爲誤治後證可知。故其藥亦與瀉心相似。而多桂枝耳。

黃連湯方

黃連

桂枝去皮

乾薑

甘草炙各

人參二兩

半夏洗半升

大棗枚十二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故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為小逆。

病在表而醫吐之。邪氣雖去。胃氣則傷。故自汗出。無寒熱。而脈細數也。一二日。胃氣本和。吐之則胃空思食。故腹中飢。而胃氣因吐而上逆。則又口不能食也。三四日。胃氣生熱。吐之則其熱上動。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而胃氣自虛。不能消穀。則又朝食而暮吐也。此非病邪應爾。以醫吐之所致。曰小逆者。謂邪已去。而胃未和。但和其胃。則病必自愈。傷寒吐下後。復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

吐下復汗。津液澹傷。邪氣陷入。則爲虛煩。虛煩者。正不足而邪擾之爲煩。心不寧也。至八九日。正氣復。邪氣退。則愈。乃反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冲咽喉。眩冒者。邪氣搏飲。內聚而上逆也。內聚者。不能四布。上逆者。無以逮下。夫經脈者。資血液以爲用者也。汗吐下後。血液之所存幾何。而復搏結爲飲。不能布散諸經。譬如魚之失水。能不爲之時時動惕耶。且經脈者。所以綱維一身者也。今旣失浸潤於前。又不能長養于後。必將筋膜乾急而攣。或樞折脛縱而不任地。如內經所云。脈痿筋痿之證也。故曰久而成痿。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爲吐之內煩也。

病在表而吐之。邪氣雖去。胃氣生熱。則爲內煩。內煩者。熱從內動而生煩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澹者。此非柴胡證。以嘔知極吐下也。

過經者。病過一經。不復在太陽矣。詳見陽明篇中。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者。上氣因吐而逆。不得下降也。與病人欲吐者不同。大便澹而不實者。下氣因下

而注。不得上行也。與大便本自溏者不同。設見腹滿。鬱鬱微煩。知其熱積在中者。猶甚。則必以調胃承氣。以盡其邪矣。邪盡則不特腹中之煩滿釋。即胸中之嘔痛亦除矣。此因勢利導之法也。若不因吐下而致者。則病人欲吐者。與大便自溏者。均有不可下之戒。豈可漫與調胃承氣湯哉。但欲嘔。腹下痛。有似柴胡證。而係在極吐下後。則病在中氣。非柴胡所得而治者矣。所以知其為極吐大下者。以大便溏而仍復嘔也。不然。病既在下。豈得復行於上哉。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若與或同。言或汗。或吐。或下。或溫鍼。而病仍不解。即為壞病。不必諸法雜投也。壞病者。言為醫藥所壞。其病形脈證不復如初。不可以原法治也。故曰桂枝不中與也。須審其脈證。知犯何逆。而後隨證依法治之。

火逆十條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

脈浮者。病在表。不以汗解。而以火攻。肌腠未開。則邪無從出。反因火氣而熱。乃盛也。夫陽邪被迫。而不去者。則必入而之陰。痛從腰以下。重而痺者。邪因火迫。而在陰也。故曰火逆。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脈微數者。虛而有熱。是不可以火攻。而反灸之。熱得火氣。相合爲邪。則爲煩逆。煩逆者。內煩而火逆也。血被火迫。謂之追虛。熱因火動。謂之逐實。由是血脈散亂。而難復。筋骨焦枯。而不澤。火之爲害。何如耶。

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唾血。

此火邪迫血。而血上行者也。脈浮熱甚。此爲表實。古法瀉多用鍼。補多用灸。醫不知而反灸之。是實以虛治也。兩實相合。迫血妄行。必咽燥而唾血。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圜血。名爲火邪。

此火邪迫血。而血下行者也。太陽表病。用火熏之。而不得汗。則邪無從出。熱氣內攻。必發躁也。六日傳經盡。至七日則病當解。若不解。火邪迫血。下走腸間。則

必圍血。圍血。便血也。

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

寒邪在表。不以汗解。而以溫鍼。心虛熱入。必作驚也。成氏曰。溫鍼損營血而動心氣。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微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牀。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風爲陽邪。火爲陽氣。風火交煽。是爲兩陽。陽盛而熱勝爲發黃。陽盛則血亡而陰竭。爲欲衄。爲小便難也。陰陽俱虛竭。非陽旣盛而復虛也。盛者。陽邪自盛。虛者。陽氣自虛也。身體枯燥以下。並陰陽虛竭。火氣熏灼之徵。於法不治。乃小便本難而反利。知其陰氣未絕。猶可調之使復也。故曰其人可治。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熱入胃。胃中水竭。躁煩。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爲欲解也。故其汗從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

溲。足下惡風。大便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反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太陽病二日。不應發躁而反躁者。熱氣行於裏也。是不可以火攻之。而反熨其背。汗出熱入。胃乾水竭。爲躁煩。爲譫語。勢有所必至者。至十餘日。火氣漸衰。陰氣復生。忽振慄。自下利者。陽得陰而和也。故曰欲解。因原其未得利時。其人從腰以下無汗。欲小便不得者。陽不下通于陰也。反嘔者。陽邪上逆也。欲失溲。足下惡風者。陽上逆。足下無氣也。大便鞭。津液不下行也。諸皆陽氣上盛。升而不降之故。及乎津液入胃。大便得行。於是陽氣暴降。而頭反痛。穀氣得下。而足心熱。則其腰下有汗。小便得行。可知其不嘔不失溲。又可知矣。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火逆復下。已誤復誤。又加燒鍼。火氣內迫。心陽內傷。則生煩躁。桂枝、甘草。以復心陽之氣。牡蠣、龍骨。以安煩亂之神。此與下條參看更明。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

炙甘草 各一兩

牡蠣

龍骨 各二兩

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日三服。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陽者。心之陽。卽神明也。亡陽者。火氣通於心。神被火迫而不守。此與發汗亡陽者不同。發汗者。搖其精。則厥逆筋惕肉瞤。故當用四逆。被火者。動其神。則驚狂起臥不安。故當用龍蠣。其去芍藥者。蓋欲以甘草急復心陽。而不須酸味。更益營氣也。與發汗後。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湯同意。蜀漆。卽常山苗。味辛。能去胸中邪結氣。此證火氣內迫心胞。故須之以逐邪而安正耳。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方

桂枝三兩

生薑三兩

蜀漆三兩洗

甘草二兩

牡蠣五兩

龍骨四兩

大棗十二枚擘

右爲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

一壯。與桂枝加桂湯。

燒鍼發其汗。鍼處被寒者。故寒雖從汗而出。新寒復從鍼孔而入也。核起而赤者。鍼處紅腫如核。寒氣所鬱也。於是心氣因汗而內虛。腎氣乘寒而上逆。則發為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也。灸其核上。以杜再入之邪。與桂枝加桂。以泄上逆之氣。

桂枝加桂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更加桂三兩。共五兩。餘依前法。

太陽類病法第五

溫病一條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此溫病之的證也。溫病者。冬春之月。溫暖太甚。所謂非節之暖。人感之而即病者也。此正是傷寒對照處。傷寒變乃成熱。故必傳經而後渴。溫邪不待傳變。故在太陽而即渴也。傷寒。陽為寒鬱。故身發熱而惡寒。溫病。陽為邪引。故發熱而

不惡寒也。然其脈浮。身熱頭痛。則與傷寒相似。所以謂之傷寒類病云。

風溫一條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

此風溫之的脈的證也。亦是傷寒反照處。傷寒寒邪傷在表。汗之則邪去而熱已。風溫溫與風得。汗之則風去而溫勝。故身灼熱也。且夫風溫之病。風傷陽氣。而溫損陰氣。故脈陰陽俱浮。不似傷寒之陰陽俱緊也。風泄津液。而溫傷肺氣。故自汗出身重。不同傷寒之無汗而體痛也。多眠睡者。熱勝而神昏也。鼻息鼾。語言難出者。風溫上壅。湊於肺也。是當以辛散風而涼勝溫。乃不知而遽下之。則適以傷藏陰而陷邪氣。藏陰陽。則小便難。目直視。邪氣陷。則時復失溲也。被火如溫鍼灼艾之屬。風溫爲陽邪。火爲陽氣。以陽遇陽。所謂兩陽相熏灼。其身必發黃也。然火微則熏於皮膚。而身發黃色。火劇則逼入心藏。而如發驚癇。且

風從火出。而時時瘳瘳。乃所以爲逆也。若已被火而復以火熏之。是謂逆而再逆。一逆尙延時日。再逆則促命期。此醫家之大罪也。仲景示人風溫溫病之大戒如此。

按傷寒序例云。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卽病者。謂之傷寒。至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爲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外。冬時伏寒變爲溫病。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也。又曰。若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當依壞證病而治之。若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爲溫瘧。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爲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爲溫毒。溫毒爲病最重也。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爲溫疫。夫所謂冬溫寒疫者。皆非其時而有其氣。卽所謂天行時氣也。所謂變爲溫病者。乃是冬時伏寒發於春時。陽氣卽春溫也。所謂變爲溫瘧者。本是溫熱之病。重感新寒。熱爲寒鬱。故爲瘧也。所謂變爲風溫者。前風未絕。而後風繼之。以陽遇陽。相得益熾也。所謂變爲溫毒者。前熱未已。而又感溫熱。表裏皆熱。蘊隆爲患。故謂

毒也。所謂變爲溫疫者。本有溫病。而又感厲氣。故爲溫疫也。夫治病者。必先識病。欲識病者。必先正名。名正而後證可辨。法可施矣。惜乎方法並未專詳。然以意求之。無不可得。在人之力何如耳。

瘧病七條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瘧。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曰柔瘧。

此分瘧病剛柔之異。以無汗惡寒者。爲陰爲剛。有汗不惡寒者。爲陽爲柔。陰性勁切。而陽性舒散也。然必兼有頭動面赤。口噤。背反張。頸項強等證。仲景不言者。以瘧字該之也。不然。何異太陽中風傷寒證。而謂之瘧證耶。活人亦云。瘧證發熱惡寒。與傷寒相似。但其脈沉遲弦細。而項背反張爲異耳。

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瘧。爲難治。

太陽脈本浮。今反沉者。風得濕而伏也。瘧脈本緊弦。今反細者。真氣適不足也。攻則正不能任。補則邪不得去。此瘧病之難治者也。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

痙病有太陽風寒不解。重感寒濕而成者。亦有亡血竭氣。損傷陰陽。筋脈不榮而變成痙者。病在太陽發汗太多。因致成痙。知其爲液脫筋急之痙。而非風淫濕鬱之痙矣。經云。氣主煦之。血主濡之。又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陰陽既衰。筋脈失其濡養。而強直不柔也。此痙病標本虛實之辨也。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痙病也。

痙病不離乎表。故身熱惡寒。痙爲風強病。而筋脈受之。故口噤。頭項強。背反張。脈強直。經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也。頭熱足寒。面目赤。頭動搖者。風爲陽邪。其氣上行而又主動也。

按以上五條。王叔和本編入痙濕喝篇中。在三百九十七法之外。茲特錄之。所以廣類病之法也。以下二條。係太陽原文。而實爲痙病。故移置此篇。以資辨證。非好爲變亂前文也。學者辨諸。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二條本是瘧證。而有表虛表實之分。表實者無汗。表虛者汗反自出。即所謂剛瘧柔瘧也。然瘧筋病也。亦風病也。故雖有剛柔之異。而其項背強几几惡風。則一也。几几項強連背不能展顧之貌。桂枝加葛根湯。如太陽桂枝湯例。葛根湯。如太陽麻黃湯例。而並加葛根者。以項背几几筋骨肌肉並痺而不用。故加葛根以疏肌肉之邪。且並須桂芍薑棗。以通營衛之氣。

桂枝加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桂枝二兩去皮

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湯法。原方有麻黃三兩。成氏云。麻黃主表實。後葛根湯證云。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藥性正與此方同。其無汗者。當用麻黃。今自汗出。恐不加麻黃。但加葛根也。葛根湯方見正治法下。

濕病五條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痺。其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濕爲六淫之一。故其感人。亦如風寒之先在太陽。但風寒傷於肌腠。而濕則流入關節。風脈浮。寒脈緊。而濕脈則沉而細。濕性濡滯而氣重着。故名濕痺。痺者。閉也。然中風者。必先有內風。而後召外風。中濕者。亦必先有內濕。而後感外濕。由其人平日土德不及。而濕動於中。由是氣化不速。而濕侵於外。外內合邪。爲關節疼痛。爲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治之者。必先逐內濕。而後可以除外濕。故當利其小便。東垣亦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濕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

濕外盛者。其陽必內鬱。濕外盛爲身疼。陽內鬱則發熱。熱與濕合。交蒸互鬱。則身色如熏黃。熏黃者。如烟之熏。色黃而晦。濕氣沉滯故也。若熱黃則黃而明。所謂身黃如橘子色也。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或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寒濕居表。陽氣不得外通。而但上越。爲頭汗出。爲背強。欲得被覆向火。是宜用溫藥以通陽。不可與攻法以逐濕。乃反下之。則陽更被抑而噦乃作矣。或上焦之陽不布。而胸中滿。或下焦之陽不化。而小便不利。隨其所傷之處而爲病也。舌上如胎者。本非胃熱。而舌上津液燥聚如胎之狀。實非胎也。蓋下後陽氣反陷於下。而寒濕仍聚於上。於是丹田有熱。而渴欲得水。胸上有寒。而復不能飲。則口舌燥煩。而津液乃聚耳。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濕病在表者。宜汗。在裏者。宜利小便。苟非濕熱蘊積成實。未可遽用下法。額汗出。微喘。陽已離而上行。小便利。下利不止。陰復決而下走。陰陽離決。故死。一作小便不利者。死。謂陽上浮而陰不下濟也。亦通。

濕家病。身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寒濕在上。則清陽不布。身疼頭痛鼻塞者。濕上盛也。發熱面黃煩喘者。陽被鬱也。而脈大。則非沉細之比。腹和無病。則非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之比。是其病不

在腹中而在頭。療之者。宜但治其頭而無犯其腹。內藥鼻中。如瓜蒂散之屬。使黃水出。則寒濕去而愈。不必服藥。以傷其中也。

風濕四條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

一身盡疼。發熱者。濕也。日晡所劇者。風也。蓋濕無來去。而風有休作。故疼痛發熱。每至日晡則劇也。成氏曰。若汗出當風而得之者。則先客濕而後感風。若久傷取冷所致者。則先感風而後客濕。風與濕合。故曰此名風濕。

問曰。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風濕雖並為六淫之一。然風無形而濕有形。風氣迅而濕氣滯。值此雨淫濕勝之時。自有風易却而濕難驅之勢。而又發之速而驅之過。宜其風去而濕不與。

俱去也。故欲濕之去者。但使陽氣內蒸而不驟泄。肌肉關節之間。充滿流行。而濕邪自無地可容矣。此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之旨歟。以上七條。亦從王叔和痙濕篇中錄出。非太陽原文也。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鞭。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

傷寒至八九日之久。而身痛不除。至不能轉側。知不獨寒淫爲患。乃風與濕相合而成疾也。不嘔不渴。裏無熱也。脈浮虛而濇。風濕外持。而衛陽不振也。故於桂枝湯去芍藥之酸寒。加附子之辛溫。以振陽氣而敵陰邪。若大便堅。小便自利。知其人在表之陽雖弱。而在裏之氣自治。則皮中之濕。所當驅之於裏。使從水道而出。不必更出之表。以危久弱之陽矣。故於前方。去桂枝之辛散。加白朮之苦燥。合附子之大力健行者。於以並走皮中。而逐水氣。此避虛就實之法也。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
去皮

生薑二兩
切

大棗十二
枚擘

甘草二兩
炙

附子三枚
炮去
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此亦濕勝陽微之證。其治亦不出助陽驅濕。如上條之法也。蓋風濕在表。本當從汗而解。而汗出表虛者。不宜重發其汗。惡風不欲去衣。衛虛陽弱之徵。故以桂枝、附子助陽氣。白朮、甘草崇土氣。云得微汗則解者。非正發汗也。陽勝而陰自解耳。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二兩

附子二枚炮

白朮二兩

桂枝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而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喝病二條

太陽中喝者。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而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

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其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中暍。即中暑。暑亦六淫。太陽受之。則爲寒熱也。然暑。陽邪也。乃其證反身重疼。痛。脈反弦細而遲者。雖名中暍。而實兼濕邪也。小便已。洒洒毛聳者。太陽主表。內合膀胱。便已而氣餒也。手足逆冷者。陽內聚而不外達。故小有勞。即氣出而身熱也。口開前板齒燥者。熱盛於內。而氣淫於外也。蓋暑雖陽邪。而氣恆與濕相合。陽求陰之義也。暑因濕入。而暑反居濕之中。陰包陽之象也。治之者。一如分解風濕之法。辛以散濕。寒以清暑可矣。若發汗則徒傷其表。溫鍼則更益其熱。下之則熱且內陷。變證隨出。皆非正治暑濕之法也。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

中熱。亦即中暑。暍。即暑之氣也。惡寒者。熱氣入則皮膚緩。腠理開。開則洒洒然寒。與傷寒惡寒者不同。汗出發熱而渴。知其表裏熱熾。胃陰待涸。求救於水。乃中暑而無濕者之證也。

太陽中暍。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暑之中人也。陰虛而多火者。暑卽寓於火之中。爲汗出而煩渴。陽虛而多濕者。暑卽伏於濕之內。爲身熱而疼重。故暑病恆以濕爲病。而治濕卽所以治暑。故金匱以一物瓜蒂去身面四肢之水。水去而暑無所依。將不治而自解。此中暑兼濕之證也。

霍亂十一條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此設爲問答。以明霍亂之病。謂邪在上者多吐。邪在下者多利。邪在中焦。上逆爲嘔吐。復下注而利者。則爲霍亂。霍亂揮霍撩亂。成於頃刻。變動不安。而其發熱惡寒。亦與陽明相類也。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此卽上條之意而詳言之。蓋霍亂之病。本自外來。以其中氣不足。邪得乘虛入裏。傷於脾胃而作吐利。所以有發熱頭痛。身疼惡寒之證。或邪氣直侵脾胃。

先自吐下。迨利止裏和。則邪氣復還之表。而爲發熱。今人吐利之後。往往發熱煩渴者是也。

傷寒脈微而濇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却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矢氣仍不利者。屬陽明也。便必鞭。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

脈微爲少氣。濇爲無血。傷寒脈不應微濇。而反微濇者。以其爲霍亂吐下之後也。本是霍亂。今是傷寒者。吐不止而復更發熱。如上條所云也。熱則邪還於表。常從陽而解矣。乃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者。邪氣不從陽而解。而復入陰爲利也。夫霍亂之時。旣嘔且利。裏氣已傷。今邪轉入裏而復作利。則裏氣再傷。故不可治。若欲大便而反矢氣仍不利者。胃氣復而成實。邪氣衰而欲退也。故可期之十三日愈。所以然者。十二日經氣再週。大邪自解。更過一日。病必愈耳。

下利後。當便鞭。鞭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

下利後便鞭者。病從太陰而轉屬陽明也。陽明病。能食者爲胃和。不能食者爲胃未和。是以下利後便鞭而能食者愈。或始先不能食。繼復轉而能食者。過於前一日亦愈。其不愈者。則病不屬陽明。雖能食。不得爲胃和。故病不愈也。霍亂脈微而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惡寒脈緊者。寒邪在外也。惡寒脈微者。陽虛而陰勝也。則其利爲陰寒而非陽熱。其止亦非邪盡而爲亡血矣。故當與四逆以溫裏。加人參以補虛益血也。按此條本非霍亂證。仲景以爲霍亂之後。多有裏虛不足而當溫養者。故特隸於此歟。

四逆加人參湯方

於四逆湯方內。加人參一兩。餘依四逆湯法服。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霍亂該吐下而言。頭痛發熱。身疼痛。則霍亂之表證也。而有熱多寒多之分。以中焦爲陰陽之交。故或從陽而多熱。或從陰而多寒也。熱多則渴欲飲水。故與五苓散。去水而泄熱。寒多則不能勝水而不欲飲。故與理中丸。煖土以勝水。

理中丸方

人參三兩

甘草三兩

白朮三兩

乾薑三兩

右四味。搗篩爲末。蜜和丸。如雞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碎研。溫服之。日三。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加減法

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

臍上築者。臍上築。築然跳動。腎氣上而之脾也。脾方受氣。朮之甘能壅脾氣。故去之。桂之辛能下腎氣。故加之。

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

吐多者。氣方上壅。甘能壅氣。故去朮。辛能散氣。故加生薑。

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兩。

下多者。脾氣不守。故須朮以固之。悸者。腎水上逆。故加茯苓以導之。渴欲得水者。加朮。足前成四兩半。

渴欲得水者。津液不足。白朮之甘。足以生之。

腹中痛者。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

腹中痛者。裏虛不足。人參之甘。足以補之。

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

寒者。腹中氣寒也。乾薑之辛。足以溫之。

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溫。勿發揭衣被。

腹滿者。氣滯不行也。氣得甘則壅。得辛則行。故去朮加附子。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吐利止。裏已和也。身痛不休者。表未解也。故須桂枝和解其外。所謂表病裏和。

汗之則愈也。曰消息。曰小和之者。以吐利之餘。裏氣已傷。故必消息其可汗而

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可小和之也。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四逆湯主之。

此陽虛霍亂之候。發熱惡寒者。身雖熱而惡寒。身熱爲陽格之假象。惡寒爲虛冷之真諦也。四肢拘急。手足厥逆者。陽氣衰少。不柔於筋。不溫於四末也。故宜

四逆湯。助陽氣而驅陰氣。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此亦虛冷霍亂之候。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虛冷之著於外者也。下利清穀。脈微欲絕。虛冷之著於裏者也。而其爲霍亂則一。故吐利汗出。內寒外熱。與上條同。而其用四逆驅內勝之陰。復外散之陽。亦無不同也。

吐下已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主之。

吐下已止。陽氣當復。陰邪當解。乃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而又脈微欲絕。則陰無退散之期。陽有散亡之象。於法爲較危矣。故於四逆加乾薑一倍。以救欲絕之陽。而又慮溫熱之過。反爲陰氣所拒而不入。故加豬膽汁之苦寒。以爲向導之用。內經盛者從之之意也。

四逆加豬膽汁湯方。於四逆湯方內。加入豬膽汁半合。餘依前法服。如無豬膽。以羊膽代之。

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吐利之後。發汗已而脈平者。爲邪已解也。邪解則不當煩而小煩者。此非邪氣

所致。以吐下後。胃氣新虛。不能消穀。穀盛氣衰。故合小煩。是當和養胃氣。而不可更攻邪氣者也。

飲證一條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此痰飲類傷寒證。寒爲寒飲。非寒邪也。活人云。痰飲之爲病。能令人憎寒發熱。狀類傷寒。但頭不痛。項不強爲異。正此之謂。脈浮者。病在膈間。而非客邪。故不盛而微也。胸有寒飲。足以阻清陽而礙肺氣。故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也。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千金云。氣浮上部。頓塞心胸。胸中滿者。吐之則愈。瓜蒂散能吐胸中與邪相結之飲也。

瓜蒂散方

瓜蒂熬黃 赤小豆各一分。卽糧食中蟹眼緊細之赤豆是也。

右二味。各別搗篩爲散。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

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之。

傷寒貫珠集 卷二 太陽類病法第五

傷寒貫珠集

清 欽鶴山人尤怡在涇註

鄞縣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二 陽明篇上

辨列陽明條例大意

太陽病從外入。是以經病多於府病。若陽明則府病多於經病。以經邪不能久留。而府邪常聚而不行也。故仲師以胃家實爲陽明正病。本篇先列府病於前。次列經病於後。遵先聖之法也。而經病有傳經自受之不同。府病有宜下宜清宜溫之各異。詳見各條。要皆不出爲正治之法也。此爲上篇。凡五十條。其次則爲明辨法。蓋陽明以胃實爲病之正。以攻下爲法之的。而其間有經府相連。虛實交錯。或可下。或不可下。或可下而尙未可下。及不可大下之時。故有脈實。潮熱。轉失氣。小便少等辨。及外導潤下等法。又其次爲雜治法。謂病變發黃。蓄血諸候。非復陽明胃

實。及經邪留滯之時。所可比例。或散或下。所當各隨其證。而異其治者也。此爲下篇凡三十三條。

陽明正治法第一

陽明府病證十一條

陽明之爲病。胃家實也。

胃者。彙也。水穀之海。爲陽明之府也。胃家實者。邪熱入胃。與糟粕相結而成實。非胃氣自盛也。凡傷寒腹滿便閉。潮熱。轉失氣。手足濇濇。汗出等證。皆是陽明胃實之證也。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太陽陽明者。病在太陽。而兼陽明內實。以其人胃陽素盛。脾陰不布。尿小而鞭。病成脾約。於是太陽方受邪氣。而陽明已成內實也。正陽陽明者。邪熱入胃。糟

粕內結。爲陽明自病。活人所謂病人本穀盛。氣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病從少陽而轉屬陽明得之。發汗利小便。津液去。而胃燥實。如本論所謂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是也。此因陽明之病。有是三者之異。故設爲問答以明之。而其爲胃家實則一也。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爲陽明病也。

經邪未變。故惡寒。入府則變熱而不寒。經邪不能聚。故傳入府。則聚而不傳。曰萬物所歸者。謂邪氣離經入府。聚而不行。如萬物之歸於土也。是以惡寒爲傷寒在表之的證。惡熱爲陽明入府之的證。始雖惡寒。不久即止。豈若太陽始終有寒者哉。此三條。並論陽明受病之證也。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

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胃者。津液之府也。汗下利小便。津液外亡。胃中乾燥。此時寒邪已變為熱。熱猶火也。火必就燥。所以邪氣轉屬陽明也。而太陽轉屬陽明。其端有二。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者。為邪氣未盡。而傳其病在經。此太陽病。若汗若下。若利小便。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者。為邪氣變熱。而傳其病在府也。此陽明受病之因也。

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為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為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

脈沉。病在裏也。喘滿。因滿而為喘。病之實也。傷寒四五日。病在裏而成實。法當攻裏而反發其汗。津液外亡。腸胃內燥。大便為難。所必然矣。表虛裏實。亦即表和裏病之意。久則譫語者。熱氣乘虛。必歸陽明而成胃實也。

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也。

脈陽微者。諸陽脈微。即正之虛也。故汗出少者。邪適去而正不傷。為自和。汗出

多者。邪雖却而正亦衰。爲太過也。陽脈實者。邪之實也。然發其汗出多者。亦爲太過。爲其津亡於外。而陽絕於裏也。夫陽爲津液之源。津液爲陽之根。汗出過多。津液竭矣。陽氣雖存。根本則離。故曰陽絕。陽絕津亡。大便焉得不鞭耶。

脈浮而芤。浮爲陽。芤爲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脈浮爲盛於外。脈芤爲歉於內。浮爲陽。謂陽獨盛也。芤爲陰。謂陰不足也。浮芤相搏。陽有餘而陰不足也。胃液枯竭。內虛生熱。雖有陽氣。無與爲偶。亦如上條之意也。故曰其陽則絕。以上三條。乃因陽明受病之因而申言之。其下三條。則申言陽明受病之證也。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濇濇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濇濇然微汗出也。

發熱無汗。爲太陽病在表。嘔不能食者。邪欲入裏而正氣拒之也。至汗出濇濇。則太陽之邪。陽明已受之矣。故曰轉繫陽明。太陽寒在皮毛。腠理閉塞。故無汗。陽明熱在肌肉。腠理開液泄。故濇濇然汗自出也。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熱結陽明。爲不大便五六日。爲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皆燥屎在胃之徵。有時。謂陽明王時。爲日晡也。陽明燥結。不得大便。意非大承氣不爲功矣。

調胃承氣湯證四條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發汗不解。邪不外散。而欲內傳。爲太陽而之陽明之候也。蒸蒸發熱者。熱聚於內。而氣蒸於外。與太陽邪鬱於外。而熱盛於表者。不同。故彼宜外解。此宜清裏也。然無燥實等證。則所以治之者。宜緩而不宜急矣。調胃者。調其胃氣。返於中和。不使熱盛氣實。而劫奪津氣也。

調胃承氣湯方見太陽權變法。

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此亦邪氣去太陽而之陽明之證。過經者。邪氣去此而之彼之謂。非必十三日

不解。而後謂之過經也。觀少陽篇第二十條云。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又本篇第六十一條云。此爲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則是太陽病罷而入陽明。或傳少陽者。卽謂之過經。其未罷者。卽謂之併病耳。譫語。胃有熱也。則熱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津液偏滲。其大便必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醫知宜下。而不達宜湯之旨。故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脈微厥。脈乍不至也。言自下利者。裏氣不守。脈當微厥。今反和者。以其內實。雖下利而胃有燥屎。本屬可下之候也。故當以調胃承氣湯下其內熱。此條太陽篇移入。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病在陽明。既不上湧。又不下泄。而心煩者。邪氣在中土。鬱而成熱也。經曰。上鬱則奪之。調胃承氣。蓋以通土氣。非以下燥屎也。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吐後腹脹滿者。邪氣不從吐而外散。反因吐而內陷也。然脹形已具。自必攻之。使去。而吐後氣傷。又不可以大下。故亦宜大黃甘草芒硝調之。俾反於利而已。設遇庸工。見其脹滿。必以枳朴爲急矣。

小承氣湯證一二條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鞭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若與或同。病在太陽。或吐或下或汗。邪仍不解而兼微煩。邪氣不之表而之裏也。小便數。大便因鞭者。熱氣不之太陽之本而之陽明之府。可與小承氣和胃除熱為主。不取大下者。以津液先亡。不欲更傷其陰耳。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

厚

朴二兩去炙

枳

實三枚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鞭。鞭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譫語止。更莫復服。

汗生於津液。津液資於穀氣。故陽明多汗。則津液外出也。津液出於陽明。而陽明亦藉養於津液。故陽明多汗。則胃中無液而燥也。胃燥則大便鞭。大便鞭則

譫語。是宜小承氣湯。以和胃而去實。若一服譫語止。更莫復服者。以津液先亡。不欲多下。以竭其陰。亦如上條之意也。

大承氣湯證九條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鞭耳。宜大承氣湯下之。

傷寒胃熱而虛者。能食。胃寒而實者。則不能食。而陽明病有燥屎者。可攻。無燥屎者。則不可攻。譫語潮熱。胃之熱也。是當能食。而反不能食者。中有燥屎。氣窒而不行。法當大承氣下之者也。若能食者。屎未成。躁而但鞭耳。設欲攻之。則必以小承氣和之。如上二條所云而已。本文宜大承氣湯下之七字。當在胃中有燥屎句下。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

厚

朴半斤去皮炙

枳

實五枚炙

芒

硝二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

上微火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小便不利者。其大便必澹。而有燥屎者。水液雖還入胃。猶不足以潤之。故大便乍有難時。而亦乍有易時也。若時有微熱。喘冒不得臥。則熱氣外攻內擾。而復上逆。知其聚於中者。盛也。故曰有燥屎也。大便雖有易時。亦必以大承氣為主矣。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大下之後。胃氣復實。煩滿復增者。以其人本有宿食未去。邪氣復得而據之也。不然。下後胃虛。豈得更與大下哉。蓋陽明病。實則邪易聚而不傳。虛則邪不得聚而傳。是以雖發潮熱而大便澹者。邪氣轉屬少陽。爲胸脇滿不去。雖經大下而有宿食者。邪氣復集胃中。爲不大便。煩滿。腹痛。有燥屎。而彼與小柴胡。此宜大承氣。一和一下。天然不易之法也。小柴胡證見本篇四十一條。宜互參。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

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瀋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

吐下之後。邪氣不從外解而仍內結。熱入胃府。聚而成實。致不大便五六日。或十餘日也。陽明內實。則日晡所發潮熱。蓋申酉為陽明王時。而日晡為申酉時也。表和裏病。則不惡寒。傷寒以惡熱為裏。而惡寒為表也。熱氣熏心。則獨語如見鬼狀。蓋腎藏於心。而陽明之絡通於心也。若熱甚而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是不特邪盛而正亦衰矣。若脈弦。則陰未絕而猶可治。脈瀋。則陰已絕而不可治。所謂傷寒陽勝而陰絕者。死也。其熱微而未至於劇者。則但發熱譫語不大便而已。是可以大承氣下之而愈也。一服利止後服者。以熱未至劇。故不可過下。以傷其正耳。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漿漿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此太陽併於陽明之證。然併病有併而未罷之證。雖入陽明。未離太陽。則可汗而不可下。如本篇第三十九條之證是也。此條為併而已罷之證。雖曰併病。實

爲陽明。故可下而不可汗。潮熱。手足漿漿汗出。大便難。譫語。皆胃實之徵。故曰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爲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陽明少陽合病。視太陽陽明合病爲尤深矣。故必下利。而陽明土。少陽木。於法又有互相尅賊之機。故須審其脈不負者。爲順。其有負者。爲失也。負者。少陽王而陽明衰。謂木勝乘土也。若脈滑而數。則陽明王而少陽負。以有宿食在胃。故邪氣得歸陽明。而成可下之證。不然。胃虛風動。其下利寧有止期耶。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爲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目中不了了者。目光不精而視物不明也。睛不和者。目直視而不圓轉也。六七日熱盛而陰傷。故其證如此。無表裏證。無頭痛惡寒。而又無腹滿譫語等證也。然而大便難。身微熱。則實證已具。合之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其爲熱極陰傷無疑。故雖無大滿大實。亦必以大承氣湯急下。見稍遲。則陰竭不復而死耳。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熱汗多者。熱盛於內。而津迫於外也。不下則熱不除。不除則汗不止。而陰乃亡矣。故宜急下。然必有實滿之證。而後可下。不然。則是陽明白虎湯證。宜清而

不宜下矣。學者辨諸。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病去表之裏而盛於裏矣。夫正氣與邪氣相擊則痛。治之者如救鬪然。遲則正被傷矣。故亦宜急下。

以上下法共十五條。然其間或曰和。或曰下。或曰急下。或一服利。止後服。各隨病之大小緩急而異其治。學者所當明辨也。

合論三承氣湯方

承者順也。順而承者。地之道也。故天居地上。而常卑而下行。地處天下。而常順承乎天。人之脾胃。猶地之上也。乃邪熱入之。與糟粕結。於是燥而不潤。剛而不柔。滯而不行。而失其地之道矣。豈復能承天之氣哉。大黃、芒硝、枳、朴之屬。滌蕩脾胃。使糟粕一行。則熱邪畢出。地道既平。天氣乃降。清寧復舊矣。曰大曰小曰

調胃。則各因其制而異其名耳。蓋以硝黃之潤下。而益以枳朴之推逐。則其力頗猛。故曰大。其無芒硝。而但有枳朴者。則下趨之勢緩。故曰小。其去枳朴之苦辛。而加甘草之甘緩。則其力尤緩。但取和調胃氣。使歸於平而已。故曰調胃。

白虎加人參湯證二條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六七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以下三條。王叔和本在太陽篇中。今移置此。

傷寒若下。若吐後。至七八日不解。而燥渴轉增者。邪氣去太陽之經。而入陽明之府也。陽明經爲表。而府爲裏。故曰熱結在裏。府中之熱。自內際外。爲表裏俱熱。熱盛於內。陰反外居。爲時時惡風。而胃者。津液之原也。熱盛而涸。則舌上乾燥。故旣以白虎除熱。必加人參以生津。尙從善所謂邪熱結而爲實者。則無大渴。邪氣散漫。熏蒸焦膈。故舌上乾燥而煩。大渴欲飲水數升是也。是以白虎承氣。並爲陽明府病之方。而承氣苦寒。逐熱蕩實。爲熱而且實者設。白虎甘寒。逐

熱生津。爲熱而不實者設。乃陽明邪熱入府之兩大法門也。故從太陽分出三條。並列於此云。

白虎加人參湯。方見太陽幹旋法。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無大熱。表無大熱也。口燥渴。心煩。裏熱極盛也。背微惡寒。與時時惡風同意。蓋亦太陽經邪。傳入陽明胃府。熏蒸焦膈之證。故宜白虎加人參。以徹熱而生津也。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前二條。既著白虎之用。此條復示白虎之戒。謂邪氣雖入陽明之府。而脈證猶帶太陽之經者。則不可便與白虎湯。與之則適以留表邪。而傷胃氣也。而又申之曰。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其丁寧反覆之意。可謂至矣。

陽明經病脈因證治十一條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邪氣併於太陽則浮。併於陽明則大。云三日者。舉傳經次第之大凡也。又陽明之脈。人迎趺陽皆是。傷寒三日。邪入陽明。則是二脈當大。不得獨診於右手之附上也。

本太陽病。初得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徹。達也。汗雖欲出。而不達於皮膚。則邪不外出而反內入。此太陽之邪。傳陽明之經。與汗下後入府者。不同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太陽脈緊。為寒在表。陽明脈緊。為實在裏。裏實則潮熱。發作有時也。若脈但浮而不緊者。為裏未實。而經有熱。經熱則盜汗出。蓋雜病盜汗。為熱在臟。外感盜汗。為邪在經。易簡方用防風治盜汗不止。此之謂也。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無汗而小便利。邪不外散。而氣但下趨也。二三日。嘔而欬者。邪復從上行也。手

足厥者。氣仍不外達也。故必苦頭痛。所以然者。下趨而極。勢必上行。外達無由。上攻必猛也。若不欬不嘔。則氣且下行。手足不厥。則氣得四達。何至上逆而頭痛哉。讀此。可以知陽明邪氣上下進退之機。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

陽明口燥。欲飲水者。熱在氣而屬府。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熱在血而屬經。經中熱甚。血被熱迫。必妄行爲衄也。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亦熱邪壅盛於經之證。能食者。風多熱迫。安得不勝。陰血被衄耶。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此二條乃風寒初中陽明之證。其見證與太陽中風傷寒相類。而陽明比太陽稍深。故中風之脈。不浮而遲。傷寒之脈。不緊而浮。以風寒之氣入肌肉之分。則閉固之力少。而壅遏之力多也。而其治法。則必與太陽少異。見有汗而惡寒者。

必桂枝可解。無汗而喘者。非麻黃不發矣。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此篇從太陽篇移入。

二陽併病者。太陽病未罷。而併於陽明也。太陽得病時。發汗不徹。則邪氣不得外出。而反內走陽明。此併之由也。續自微汗出。不惡寒。此陽明證續見。乃併之證也。若太陽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逆。所謂本當發汗而反下之。此爲逆是也。如是者。可小發汗。以病兼陽明。故不可大汗而可小發。此併病之治也。若發其小汗已。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而不得越散。當解之熏之。以助其散。又併病之治也。發汗不徹下。凝脫一徹字。謂發汗不徹。雖徹而不足云徹。猶腹滿不減。減不足言之文。汗出不徹。則陽氣怫鬱不得越。陽不得越。則當汗而不得汗。於是邪無從出。攻走無常。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

之而不可得也。短氣者。表不得泄。肺氣不宣也。坐。猶緣也。言躁煩短氣等證。但緣汗出不徹所致。故當更發其汗。則邪氣外達而愈。非特熏解所能已其疾矣。以面色緣緣正赤者。邪氣怫鬱軀殼之表。躁煩短氣者。邪氣怫鬱軀殼之裏也。按內經云。脈滑者多汗。又曰。脈濇者。陰氣少。陽氣多也。夫汗出於陽而生於陰。因診其脈濇。而知其汗出不徹也。此又併病之治也。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濇。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

潮熱者。胃實也。胃實則大便鞭。乃大便濇。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知其邪不在於陽明之府。而入於少陽之經。由胃實而腸虛。是以邪不得聚而復傳也。是宜小柴胡以解少陽邪氣。

陽明病。脇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濇然而汗出解也。

此亦陽明傳入少陽之證。脇下鞭滿而嘔。舌上胎白。皆少陽經病見證。雖不大便。不可攻之。亦宜小柴胡。和解少陽邪氣而已。夫脇下滿痛而嘔。則邪方上壅。而津液不得下行。與小柴胡和散其邪。則上焦得通。而脇不滿鞭矣。津液得下。

而嘔不作矣。氣通津下。胃氣因和。便從裏出。汗從表出。而邪自渙然冰釋矣。是以胃中鞭滿。不大便。而無少陽證者可攻。其有少陽證者。雖不大便。亦不可攻。而可和也。

陽明病風寒不同證治八條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

陽明府病。有傳經自受之異。傳經者。風寒已變。其病多熱。自受者。風寒初入。其病多冷。而風之與寒。則又有辨。此條蓋陽明胃府。自中風寒之辨也。太陽主肌表。故有有汗無汗之分。陽明爲胃府。故有能食不能食之辨。風爲陽而寒爲陰。陽能消穀而陰不能消穀之意也。夫風寒中人。無有常經。是以傷寒不必定自太陽。中寒不必定自三陰。論中凡言陽明中風。陽明病。若中寒。及少陽中風。太陽少陰厥陰中風等語。皆是本經自受風寒之證。非從太陽傳來者也。學者辨諸。

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漐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鞭後溏。

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手足澌然汗出。於法爲胃家實。而寒邪適中。小便復不利。則是胃有堅積。而水寒勝之。所以知其欲作固瘕。固瘕者。胃寒成聚。久泄不已也。以下四條。並陽明胃府自中寒邪之證。

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與水則噦。脈遲爲寒。而病係陽明。則脈不沉而浮也。寒中於裏。故下利清穀。而陽爲陰迫。則其表反熱也。四逆湯爲復陽散寒之劑。故得主之。而陽明土也。土惡水而喜溫。若胃虛且冷。不能納穀者。土氣無權。必不能勝水而禁冷。設與之水。水與寒搏。必發爲噦。噦。呃逆也。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食穀欲嘔。有中焦與上焦之別。蓋中焦多虛寒。而上焦多火逆也。陽明中虛。客寒乘之。食穀則嘔。故宜吳茱萸湯。以益虛而溫胃。若得湯反劇。則仍是上焦火逆之病。宜清降而不宜溫養者矣。仲景於疑似之間。細心推測如此。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洗一觔

人

參三兩

生

薑六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口苦咽乾。陽邪內侵也。腹滿微喘。裏氣不行也。發熱惡寒。表邪方盛也。夫邪在裏者已實。而在表者猶盛。於法則不可下。下之則邪氣盡陷。脾乃不化。腹加滿而小便難矣。此陽明自中風邪。而表裏俱受之證。是以脈浮而緊。蓋太陽脈緊。為表有寒。陽明脈緊。為裏有實。前第三十條云。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意可參考。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此條雖係陽明。而已兼少陽。雖名中風。而實為表實。乃陽明少陽邪氣閉鬱於經之證也。陽明閉鬱。故短氣腹滿。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少陽閉鬱。故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

外不解者。脈證少平。而大邪不去也。病過十日。而脈續浮。知其邪猶在經。故與小柴胡和解邪氣。若脈但浮而無少陽證兼見者。則但與麻黃湯發散邪氣而已。蓋以其病兼少陽。故不與葛根而與柴胡。以其氣實無汗。故雖中風而亦用麻黃。若不得尿。故腹加滿。噦加甚者。正氣不化。而邪氣獨盛。雖欲攻之。神不爲使。亦無益矣。故曰不治。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必咽痛。若不欬者。咽不痛。

但頭眩不惡寒。能食而欬者。陽明風邪變熱。聚于胃而逆于肺也。咽居肺上。故必咽痛。若不欬者。肺不受熱。則咽必不痛。不惡寒而頭眩者。氣方外淫而不內熾。亦何至能食而欬哉。

陽明病。能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然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漑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併。脈緊則愈。

此陽明風濕爲痺之證。金匱云。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又濕病關節疼痛而煩者也。奄然發狂者。胃中陽勝。所謂怒狂生于陽也。漑然汗出者。穀氣內盛。所爲汗出於穀也。穀氣盛而水濕不能勝之。則隨汗外出。故曰與汗共併。汗

出邪解。脈氣自和。故曰脈緊則愈。前第四十三條。中寒不能食。所以雖有堅屎。而病成固瘕。此條胃強欲食。所以雖有水濕而忽從汗散。合而觀之。可以知陰陽進退之機。

傷寒貫珠集

清 欽鶴山人尤怡在涇註

鄞縣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四 陽明篇下

陽明明辨法第二

表裏虛實生死之辨九條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煩熱。熱而煩也。是爲在裏。裏則雖汗出不當解。而反解者。知表猶有邪也。如瘧者。寒熱往來。如瘧之狀。是爲在表。表則日晡所不當發熱。而反發熱者。知裏亦成實也。是爲表裏錯雜之候。故必審其脈之浮沉。定其邪之所在。而後從而治。

之。若脈實者。知氣居于裏。故可下之。使從裏出。脈浮而虛者。知氣居於表。故可汗之。使從表出。而下藥宜大承氣湯。汗藥宜桂枝湯。則天然不易之法矣。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下懊懣。舌上胎白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浮而緊。陽明表裏之脈然也。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陽明入裏之證然也。是爲邪已入裏。而氣連於表。內外牽制。汗下俱礙。是以汗之而邪不能出於表。則躁。心憤憤然。昏亂而譫語。火之而熱且擾於中。則怵惕煩躁不得眠。下之而邪不盡於裏。則胃氣徒虛。客氣內動。心中懊懣。若舌上胎白者。邪氣盛於上焦。故與梔子豉湯。以越胸中之邪。所謂病在胸中。當須吐之是也。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則邪氣不在上而在中。故以白虎加人參。以清胃熱。益胃液。所謂熱淫于內。治以甘寒也。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邪熱不在上中。而獨在下。故與猪苓湯。以利水泄熱。兼滋陰氣。所謂在下者。

引而竭之也。

猪苓湯方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膠

滑石碎

澤瀉

右五味各一兩。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小便故也。上條於脈浮發熱。渴而小便不利之證。既著猪苓湯之用矣。此條復示猪苓湯之戒。謂雖渴欲飲水。而汗出多者。則不可以猪苓利其小便。所以然者。汗之與溺同出而異歸者也。靈樞云。水穀入於口。輸于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與氣。天暑衣厚。則爲汗。故雖清濁不同。其爲府中之液則一也。汗出既多。胃液已耗。而復以猪苓利之。是已燥而益燥也。故曰不可與猪苓湯。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懣。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陽明下後。其邪既不從裏而出。又不因下而結。其外有熱。手足溫者。邪雖陷而未深也。心中懊憹。飢不能食者。熱客胸中。而胃虛不能納穀也。但頭汗出者。胸中之熱熏蒸於上。而陽受邪氣。復不能降而下行也。是爲邪氣入裏而未成聚之證。故宜梔子豉湯。以徹胸中之邪。亦高者因而越之之意也。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陽明者。津液之府也。熱氣入之。津爲熱迫。故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氣內蒸而津不從之也。非陽明久虛之故。何致是哉。

夫實則譫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實者。邪氣盛也。虛者。精氣奪也。邪盛則狂妄多言。變亂不測。正奪者。語不能多。惟平時心事。言訖復言而已。故曰重語。重猶疊也。

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直視譫語。爲陰竭熱盛之候。此爲邪氣日損。或陰氣得守。猶或可治。若喘滿。則邪內盛。或下利。則陰內泄。皆死證也。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汗多復汗。陽氣重傷。而邪復不解。爲譫語而脈短。譫語爲邪之盛。脈短爲氣之少。病盛勝臟。故死。脈自和者。邪氣雖盛。而正氣猶足相持。故得不死。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申酉戌時。日晡時也。陽明潮熱。發于日晡。陽明病解。亦于日晡。則申酉戌爲陽明之時。其病者。邪氣於是發。其解者。正氣於是復也。

陽明可下不可下之辨十五條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傷寒以身熱惡寒爲在表。身熱不惡寒爲在裏。而陽明病無表證者。可下。有表證者。則不可下。此汗出不惡寒。身重短氣。腹滿而喘。潮熱。皆裏證也。脈雖遲。猶可攻之。以腹滿便閉。裏氣不行。故脈爲之濡滯不利。非可比于遲則爲寒之例。

也。若手足濇然汗出者。陽明熱甚。大便已鞭。欲攻其病。非大承氣不爲功矣。若汗多微發熱。惡寒。則表猶未解。其熱不潮。則裏亦未實。豈可漫與大承氣。遺其表而攻其裏哉。卽腹大滿不通。而急欲攻之者。亦宜與小承氣微和胃氣。而不可以大承氣大泄大下。恐裏虛邪陷。變證百出。則難挽救矣。以下七條。於可攻證。而復審其小便之多少。大便之溇鞭。脈之實與不實。經之過與不過。熱之潮與不潮。而後從而治之。故知下法不可不慎也。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鞭。後必溇。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鞭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陽明病有潮熱者。爲胃實。熱不潮者。爲胃未實。而大承氣湯。有燥屎者。可與。初鞭後溇者。則不可與。故欲與大承氣。必先與小承氣。恐胃無燥屎。邪氣未聚。攻之則病未必去。而正已大傷也。服湯後。轉失氣者。便堅藥緩。屎未能出。而氣先下趨也。故可更以大承氣攻之。不轉失氣者。胃未及實。但初頭鞭。後必溇。雖小

承氣已過其病。況可以大承氣攻之哉。胃虛無氣。脹滿不食。所必至矣。又陽明病。能飲水者爲實。不能飲水者爲虛。如雖欲飲。而與水則噦。所謂胃中虛冷。欲飲水者。與水則噦也。其後却發熱者。知熱氣還入於胃。則大便鞭而病從虛冷所變。故雖鞭而仍少也。亦不可與大承氣湯。但與小承氣。微和胃氣而已。蓋大承氣爲下藥之峻劑。仲景恐人不當下而誤下。或雖當下而過下。故反覆辨論如此。而又申之曰。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嗚呼。仁人之心。可謂至矣。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懣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鞭。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陽明下後。心中懊懣而煩。胃中有燥屎者。與陽明下後。心中懊懣。飢不能食者。有別矣。彼爲邪擾於上。此爲熱實于中也。熱實則可攻。故宜大承氣。若腹微滿。初頭鞭。後必溏者。熱而不實。邪未及結。則不可攻。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濇者。裏虛也。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譫語發潮熱。胃實之徵也。脈滑而疾。則與滑而實者差異矣。故不與大承氣。而與小承氣也。若服一升而轉失氣者。知有燥屎在胃中。可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者。此必初鞭後溏。不可更與服之。一如前二條之意也。乃明日不大便。而脈反微瀯。則邪氣未去。而正氣先衰。補則礙邪。攻則傷正。故曰難治。便雖未通。豈可更以承氣攻之哉。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鞭。後必溏。未定成鞭。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傷寒能食者。爲胃熱而不實。不能食者。爲胃熱而實。而胃實之證。小便數者。可攻。小便少者。則不可攻。得病二三日。脈不浮而弱。而又無太陽柴胡之證。知其病獨在陽明之表也。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不解。則裏證復具。故雖能食。亦必以小承氣微和胃氣。至六日。熱漸成實。當更與大承氣一升。以盡其病也。若不大便六七日。于法當下。而小便少者。則水穀不分。知其初鞭後溏。然雖不能食。

亦不可便與攻法。須俟其小便利。屎鞭。然後以大承氣與之。夫不大便而津液竭者。不可下。須俟其津液還入胃中。而大便自行。不大便而小便少者。亦不可下。必俟其津液徧滲水道。而後可與下法。蓋津液已竭而強攻之。則正虛不復。大便未鞭而輒攻之。則邪去不盡。學者不可不審。而輕用下藥也。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

太陽風寒外束。令人頭痛。陽明熱氣上衝。亦令人頭痛。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證者。知其熱盛於裏。而氣蒸於上。非風寒在表之謂矣。故可與承氣湯下之。然熱盛於裏者。其小便必短赤。若小便清者。知其熱不在於裏。而仍在於表。當以桂枝湯發其汗。而不可以承氣湯攻其裏也。若頭痛不除者。熱留於經。必發鼻衄。宜桂枝湯四字。疑在當須發汗句下。此條從太陽篇中移入。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汗出譫語。謂風未去表。而胃已成實也。故曰有燥屎在胃中。又曰。此爲風也。須

下之。過經乃可下之。見胃實須下。而風未去表。則必過經而後可下。不然。表間邪氣。又將入裏。胃益增熱。而語言錯亂矣。表虛裏實。即表和裏病之意。言邪氣入而併於裏也。外臺云。裏病表和。下之則愈。汗之則死。故宜大承氣以下裏實。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

天之邪氣。中人則同。而人之藏氣。虛實則不同。此下三條。乃爲陽明病之中虛不足者設也。陽明病。當攻其熱。而胃中虛冷不能食者。則不可攻其熱。攻之則中寒益甚。而氣乃上逆。故必作噦。噦。呃逆也。以下不可攻之證。凡七條。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夫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

陽明雖有可下之例。然必表證全無。而熱結在腸中者。方可攻之。若嘔多者。邪在膈也。心下鞭滿者。邪未下於胃也。面合赤色者。邪氣怫鬱在表也。故皆不可攻之。攻之則裏虛而熱入。其淫溢於下者。則下利不止。其蓄聚於中者。則發熱。

色黃。小便不利。其或幸而不死者。邪氣竟從下奪而愈耳。然亦難矣。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脈遲者。氣弱而行不利也。氣弱不行。則穀化不速。穀化不速。則穀氣鬱而生熱。其熱上衝。則作頭眩。氣上衝者。不下走。則小便難。而熱之鬱於中者。不得下行。濁道。必將蒸積爲黃。故曰欲作穀疸。然以穀氣鬱而成熱。而非胃有實熱。故雖下之。而腹滿不去。不得與脈數胃實者同論也。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尙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鞭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鞭。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爲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陽明病。不大便。有熱結與津竭兩端。熱結者。可以寒下。可以鹹軟。津竭者。必津回燥釋。而後便可行也。茲已汗復汗。重亡津液。胃燥便鞭。是當求之津液。而不可復行攻逐矣。小便本多。而今數少。則肺中所有之水精。不直輸於膀胱。而還入於胃府。於是燥者得潤。鞭者得軟。結者得通。故曰不久必大便出。而不可攻。

之意。隱然言外矣。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雖鞭。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膽汁。皆可爲導。

前條汗多復汗。亡津液。大便鞭者。已示不可攻之意。謂須其津液還入胃中。而大便自行。此條復申不可攻之戒。而出蜜煎等潤導之法。何慮之周。而法之備也。總之津液內竭之人。其不欲大便者。靜以需之。其自欲大便者。則因而導之。仲景成法。後人可以守之。而無變也。

蜜煎導方

蜜七合。一味。內銅器中。微火煎之。稍疑似錫狀。攪之。勿令焦著。欲可丸。併手捻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硬。以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猪膽汁方

大猪膽一枚。瀉汁和醋少許。以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跌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艱。其脾爲約。麻仁丸

主之。

浮者。陽氣多。濇者。陰氣少。而跌陽見之。是爲胃強而脾弱。約。約束也。猶弱者受強之約束。而氣餒不用也。脾不用而胃獨行。則水液併趨一處。而大便失其潤矣。大黃、枳實、厚朴。所以瀉令胃弱。麻仁、杏仁、芍藥。所以滋令脾厚。用蜜丸者。恐速下而傷其脾也。蓋卽取前條潤導之意。而少加之力。亦傷寒下藥之變法也。

麻仁丸方

麻仁二升

芍

藥半升

枳實半升

大黃一觔

杏仁一升

厚

朴一尺炙去皮

右六味。爲末。煉蜜爲丸。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以知爲度。

陽明雜治法第三

發黃證治七條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懣者。身必發黃。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邪入陽明。寒已變熱。若更被火。則邪不得去。而熱反內增矣。且無汗。則熱不外越。小便不利。則熱不下泄。蘊蓄不解。集於心下。而聚於脾間。必惡熱。爲懊憹不安。脾以濕應。與熱相合。勢必蒸鬱爲黃矣。額上雖微汗。被火氣劫。從炎上之化也。豈能解其火邪哉。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爲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漉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熱越。熱隨汗而外越也。熱越則邪不蓄而散。安能發黃哉。若但頭汗出。而身無汗。漉頸而還。則熱不得外達。小便不利。則熱不得下泄。而又渴飲水漿。則其熱之蓄於內者。方熾。而濕之引於外者。無已。濕與熱得。瘀鬱不解。則必蒸發爲黃矣。茵陳蒿湯。苦寒通泄。使病從小便出也。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煎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

傷寒發汗已。熱與汗越。不能發黃。而反身目爲黃者。以寒濕深入在裏。汗雖出。而寒濕不與俱出也。寒濕在裏。必傷於脾。脾傷而色外見。則身目爲黃。是不可比於瘀熱在裏之例。而輒用下法也。云於寒濕中求之者。意非溫脾燥濕不可耳。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此則熱結在裏之證也。身黃如橘子色者。色黃而明。爲熱黃也。若濕黃則色黃而晦。所謂身黃如熏黃也。熱結在裏。爲小便不利。腹微滿。故宜茵陳蒿湯。下熱通瘀爲主也。

傷寒身黃。熱者。梔子檨皮湯主之。

此熱瘀而未實之證。熱瘀故身黃。熱未實。故發熱而腹不滿。梔子徹熱於上。檨皮清熱於下。而中未及實。故須甘草以和之耳。

梔子檨皮湯方

梔子十五枚

甘草炙一兩

梔皮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主之。

此亦熱瘀而未實之證。瘀熱在裏者。汗不得出而熱瘀於裏也。故與麻黃、杏仁、生薑之辛溫。以發越其表。赤小豆、連軹、梓白皮之苦寒甘。以清熱于裏。大棗、甘草甘溫悅脾。以爲散濕驅邪之用。用潦水者。取其味薄。不助水氣也。合而言之。茵陳蒿湯是下熱之劑。梔子梔皮湯是清熱之劑。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是散熱之劑也。

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方

麻黃二兩

生薑切二兩

生梓白皮

連軹二兩

甘草炙二兩

大棗十二枚

赤小豆一升

杏仁四十粒 去皮尖

右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服盡。

蓄血證治一二條

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喜忘。卽善忘。蓄血者。熱與血蓄於血室也。以衝任之脈。並陽明之經。而其人又本有瘀血。久留不去。適與邪得。卽蓄積而不解也。蓄血之證。其大便必鞭。然雖鞭。而其出反易者。熱結在血。而不在糞也。其色必黑者。血瘀久而色變黑也。是宜入血破結之劑。下其瘀血。血去則熱亦不留矣。

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當湯。若脈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無表裏證。與前第二十二條同。發熱七八日。而無太陽表證。知其熱盛於內。而氣蒸於外也。脈雖浮數。亦可下之。以除其熱。令身熱去。脈數解則愈。假令已下。脈浮去而數不解。知其熱不在氣而在血也。熱在血。則必病於血。而其變亦有二合。猶併也。言熱氣併於胃。爲消穀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其血必蓄於中。若不併於胃。而下利不止者。其血必走於下。蓄於中者。爲有瘀血。宜抵當湯。結

者散之。亦留者攻之也。走於下者。爲協熱而便膿血。則但宜入血清熱而已。

傷寒貫珠集

清 飮鶴山人尤怡在涇註

鄞縣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五 少陽篇

辨列少陽條例大意

少陽居表裏之間。當盲膜之處。外不及於皮膚。內不及於藏府。汗之而不從表出。下之而不從裏出。故有汗吐下之戒。而惟小柴胡一方。和解表裏。爲少陽正治之法。凡十六條。其次則有和解而兼汗下之法。謂證兼太陽之表。則宜兼汗。或證兼陽明之裏。則宜兼下。如柴胡加桂枝湯。柴胡加芒硝湯。大柴胡湯。柴胡桂枝湯等。方是也。夫有汗下之禁。而或汗之。或下之。此亦少陽權變法也。凡四條。又其次爲刺法。如縱橫脇滿。合併之病。當刺期門大椎肺俞肝俞諸穴是也。凡四條。

少陽正治法第一

少陽證一條

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足少陽膽也。膽盛精汁三合。而其味苦。膽受邪而熱。其氣上溢。故口苦。咽門者。肝膽之候。目銳眦者。膽脈之所起。故咽乾目眩也。

小柴胡湯證九條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傷寒五六日。中風者。言或傷寒五六日。傳至少陽。或少陽本經。自中風邪。非既傷寒五六日。而又中于風也。往來寒熱者。少陽居表裏之間。進而就陰則寒。退而從陽則熱也。胸脇苦滿者。少陽之脈。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故也。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者。木火相通。而膽喜犯胃也。或者未定之辭。以少陽

爲半表半裏。其氣有乍進乍退之機。故其病有或然或不然之異。而少陽之病。但見有往來寒熱。胸脇苦滿之證。便當以小柴胡。和解表裏爲主。所謂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是也。此條自太陽篇移入。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觔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甘草三兩

生薑三兩

半夏半升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加減法

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括蕒實一枚。

胸中煩而不嘔者。邪聚於膈而不上逆也。熱聚則不得以甘補。不逆則不必

以辛散。故去人參。半夏。而加括蕒實之寒。以除熱而蕩實也。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括蕒根四兩。

渴者。木火內煩。而津虛氣燥也。故去半夏之溫燥。而加人參之甘潤。括蕒根

之涼苦。以徹熱而生津也。

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

腹中痛者。木邪傷土也。黃芩苦寒。不利脾陽。芍藥酸寒。能於土中瀉木。去邪氣。止腹痛也。

若脇下痞鞭。去大棗。加牡蠣四兩。

脇下痞鞭者。邪聚少陽之募。大棗甘能增滿。牡蠣鹹能軟堅。好古云。牡蠣以柴胡引之。能去脇下痞也。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四兩。

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水飲蓄而不行也。水飲得冷則停。得淡則利。故去黃芩。加茯苓。

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三兩。溫覆取微汗愈。

不渴。外有微熱者。裏和而表未解也。故不取人參之補裏。而用桂枝之解外也。

若欬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半升。乾薑二兩。

欬者。肺寒而氣逆也。經曰。肺苦氣上逆。急食酸以收之。又曰。形寒飲冷則傷

肺。故加五味之酸。以收逆氣。乾薑之溫。以却肺寒。參、棗、甘草。不利於逆。生薑之辛。亦惡其散耳。

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血弱氣盡。腠理開。謂亡血新產勞力之人。氣血不足。腠理疎豁。而邪氣乘之也。邪入必與正相搏。而結于脇下。脇下者。少陰之募。而少陰者。陰陽之交也。邪氣居之。陰出而與邪爭則寒。陽入而與邪爭則熱。陰陽出入。各有其時。故寒熱往來。休作有時也。默默不欲飲食。義如上條。藏府相連四句。是原所以邪氣入結之故。謂膽寄於肝。地逼氣通。是以其邪必從府而入藏。所謂其痛必下也。邪高。謂病所來處。痛下。謂病所結處。邪欲入而正拒之。則必上逆而嘔也。至其治法。亦不出小柴胡和解表裏之法。服後邪解氣和。口必不渴。若渴者。是少陽邪氣復還陽明也。以法治之者。謂當從陽明之法。而不可復從少陽之法矣。此亦從太陽篇移入。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條類似太陽。與少陽併病。以太陽不得有脇下滿。少陽不得有頸項強。且手足溫而渴。知其邪不獨在表。而亦在裏也。欲合表裏而並解。則非小柴胡不可耳。亦太陽篇移入。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柴胡證。如前條所謂往來寒熱。胸脇苦滿等證。是也。傷寒中風者。謂無論傷寒中風。有柴胡證者。但見一證。便當以小柴胡和解之。不可謂其不具。而以他藥發之也。前條云。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者。與小柴胡不與桂枝。卽此意。亦太陽篇移入。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柴胡證不應下而反下之。於法爲逆。若柴胡證不罷者。仍宜柴胡湯和解。所謂此雖已下。不爲逆也。蒸蒸而振者。氣從內達。邪從外出。有戰勝之義焉。是以發熱汗出而解也。亦太陽篇移入。

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陽脈濇。陽氣少也。陰脈弦。陰有邪也。陽不足而陰乘之。法當腹中急痛。故以小建中湯。溫裏益虛散陰氣。若不差。知非虛寒在裏。而是風邪內干也。故當以小柴胡湯。散邪氣止腹痛。亦太陽篇移入。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爲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頭汗出。微惡寒。爲表證。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爲裏證。陽微結者。陽邪微結。未純在裏。亦不純在表。故曰必有表。復有裏也。傷寒陰邪中於陰者。脈沉。陽邪結於裏者。脈亦沉。合之于證。無外證者。爲純在裏。有外證者。爲半在表也。無陽證者。沉爲在陰。有陽證者。沉爲在裏也。夫頭爲陽之會。而陰不得有汗。今脈沉緊而頭汗出。知其病不在少陰。亦併不純在表。故可與小柴胡湯。合外內而并治之耳。設不了了者。必表解而裏未和也。故曰得屎而解。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鞭痛。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尙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譫語。柴胡湯證罷。此爲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本太陽脈浮。頭痛惡寒之證。而轉爲脇下鞭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者。太陽不解。而傳入少陽也。尙未吐下。不經藥壞者。脈雖沉緊。可與小柴胡以和之。以證見少陽。舍脈而從證也。或云脈沉緊。連上未吐下看。言尙未經吐下。與脈未至沉緊者。知其邪猶在經。可與小柴胡以和之。或云沉當作浮。前陽明篇第四十八條云。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是也。並通。若已吐下。發汗。溫鍼。疊傷津液。胃燥。譫語。而脇下鞭滿。乾嘔等證。反罷者。此衆法盡投。正已大傷。而邪猶不解。謂之壞病。非小柴胡所得而治者。須審其因犯何逆。隨證以法治之。

少陽汗吐下之禁二條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

經曰。少陽之至。其脈弦。故頭痛發熱者。三陽表證所同。而脈弦細。則少陽所獨也。少陽經兼半裏。熱氣已動。是以不可發汗。發汗則津液外亡。胃中乾燥。必發譫語。云此屬胃者。謂少陽邪氣併于陽明胃府也。若邪去而胃和則愈。設不和。則木中之火。又將併入心藏。而爲煩爲悸矣。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此少陽自中風邪之證。不從太陽傳來者也。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其支從耳後入耳中。以下胸中。少陽受邪。壅熱於經。故耳聾目赤。胸中滿而煩也。是不在表。故不可吐。復不在裏。故不可下。吐則傷陽。陽虛而氣弱則悸。下則傷陰。陰虛而火動則驚。

辨少陽邪氣進退之機四條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

邪氣在表則發熱。入裏則躁煩。傷寒六七日。外無大熱。而其人躁煩者。邪氣去陽而之陰也。去又訓作往。言陽邪往入陰中也。

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謂三陰不受邪也。

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當傳太陰。內經傷寒傳變之常法然也。陽邪傳陰。則當嘔而不能食。若其人反能食不嘔。則邪氣不傳於陰。將從陽而解也。

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

傷寒三日。少陽受邪。而其脈反小者。邪氣已衰。其病欲解而愈。經云。大則病進。小則病退。此之謂也。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少陽膽木也。從寅至辰。爲木旺之時。故其病欲解。必於是三時。亦猶太陽之解於巳午未。陽明之解於申酉戌也。

少陽權變法第一 計四條

柴胡桂枝湯證一條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

之。

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邪在肌表。所謂外證未去也。傷寒邪欲入裏。而正不容則嘔。微嘔者。邪入未多也。支結者。偏結一處。不正中也。與心下鞭滿不同。此雖表解。猶不可攻。況外證未去者耶。故以柴胡、桂枝合劑。外解表邪。內除支結。乃七表三裏之法也。

柴胡桂枝湯方

柴胡半兩

桂枝半兩

甘草炙一兩

黃芩半兩

人參半兩

半夏二合

白芍半兩

生薑半兩

大棗六枚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柴胡桂枝乾薑湯證一條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王叔和本在太陽篇中。今移置此。

汗下之後。胸脇滿微結者。邪聚於上也。小便不利。渴而不嘔者。熱勝於內也。傷寒汗出。周身絜絜。人靜不煩者。爲已解。但頭汗出而身無汗。往來寒熱。心煩者。爲未欲解。夫邪聚於上。熱勝於內。而表復不解。是必合表裏以爲治。柴胡、桂枝以解在外之邪。乾薑、牡蠣以散胸中之結。括蕒根、黃芩除心煩而解熱渴。炙甘草佐柴胡、桂枝以發散。合芩、括蕒、薑、蠣以和裏。爲三表七裏之法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半觔

桂枝三兩

乾薑二兩

黃芩三兩

括蕒根四兩

牡蠣三兩

甘草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二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愈。

柴胡加芒硝湯證一條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

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湯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以治其裏也。

此少陽經邪兼陽明內實之證。少陽病在經。故胸脇滿而嘔。所謂柴胡證也。下之而三字疑衍。凡柴胡證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丸藥下之。爲醫之誤。非病之情也。潮熱者。陽明之實也。實則可下。而證兼少陽。則不可下。故先宜小柴胡以解其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以治其裏。亦如下條之先與小柴胡。後與大柴胡之例也。亦太陽篇移入。

尙從善云。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仲景謂此本柴胡證。醫設以大柴胡湯下之。則表裏俱解。何至有下利之證云。

柴胡加芒硝湯方 於小柴胡湯內加芒硝六兩。餘依前法服。不解更服。

大柴胡湯證一條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而有柴胡證。乃邪氣去太陽之陽明。而復之少陽也。少陽不可下。而反二三下之。於法爲逆。若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所謂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是也。若服湯已。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邪氣鬱滯於裏。欲出不出。欲結不結。爲未解也。與大柴胡以下裏熱則愈。亦先表後裏之意也。此條自太陽篇移入。

大柴胡湯方

柴胡八兩

半夏八兩

黃芩三兩

生薑五兩

枳實四枚

芍藥三兩

大棗十二枚

大黃二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大柴胡。有柴胡、生薑、半夏之辛而走表。黃芩、芍藥、枳實、大黃之苦而入裏。乃表裏並治之劑。而此云大柴胡下之者。謂病兼表裏。故先與小柴胡解之。而後以大柴胡下之耳。蓋分言之。則大小柴胡各有表裏。合言之。則小柴胡主表。而大柴胡主裏。古人之言。當以意逆。往往如此。

少陽刺法第二

刺法四條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傷寒發熱。晝晝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

腹滿譫語。裏之實也。其脈當沉實。而反浮緊。則非裏實。乃肝邪乘脾。氣窒而熱也。縱直也。以肝木制脾土。於理爲直。故曰縱。發熱惡寒。表有邪也。其病不當有渴。而反大渴。則非內熱。乃肝邪乘肺。氣鬱而燥也。以裏無熱。不能消水。故腹滿而汗出。小便利。則肺氣以行。故愈。橫不直也。以木畏金而反乘金。於理爲曲。故曰橫。二者俱瀉。肝邪則愈。故刺期門。期門。肝之募也。設不知而攻其實熱。則誤矣。此病機之變。不可不審也。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者。當刺大椎第一節。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鞭。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太陽之脈。其直者。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少陽之脈。起目銳眥。上抵頭角。其內行者。由缺盆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故頭項強痛者。太陽之邪未罷。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者。少陽之邪方盛也。大椎在脊骨第一節上。刺之所以瀉太陽邪氣。而除頸項之強痛。肺俞在脊骨第三節下兩旁。肝俞在第九節下兩旁。刺之所以瀉少陽邪氣。而除眩冒。時如結胸。及心下之痞鞭。慎不可發汗。以亡胃液。液亡胃燥。必發譫語。且恐少陽之邪得乘虛而干胃也。若脈弦至五六日。譫語不止。是少陽勝而陽明負。亦如陽明與少陽合病之爲失也。故當刺期門。以瀉少陽之邪。亦慎勿下之。以虛其胃。胃虛邪陷。必作結胸。如本論云。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也。

傷寒貫珠集

清 臥鶴山人尤怡在涇註

鄞縣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六 太陰篇

辨列太陰條例大意

太陰者。土也。在臟爲脾。在氣爲濕。傷寒傳經之熱。入而與之相搏。則爲腹滿吐利等證。直中之寒。入而與濕相搏。亦爲腹滿吐利等證。但有肢冷肢溫。脈遲脈數。口渴不渴之異耳。又三陰爲三陽之裏。而三陰亦自有表裏。是以風寒所中。不必盡入於臟。而亦留連於經。故有太陰中風之條。與桂枝發汗之法。又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此爲經臟俱病之證。故與先裏先表之法。乃今之論三陰者。但云直中傳經而已。是知有三陰之裏。不知有三陰之表也。茲篇先列臟病。次列經病。又次爲經臟俱病。凡十條爲一卷。

太陰諸法

太陰藏病脈證治六條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鞭。

此足太陰病之的證也。太陰之脈入腹屬脾絡胃。上膈俠咽。故其病有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腹痛等證。然太陰爲病。不特傳經如是。即直中亦如是。且不特傷寒如是。即雜病亦如是。但有屬陰屬陽。爲盛爲虛之分耳。而太陰者。藏也。滿而不實。法不可下。若下之。則胸下結鞭。中氣傷者。邪氣必結也。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

病在太陽。不與解表而反攻裏。因而邪氣乘虛。陷入太陰之位。爲腹滿而時痛。陶氏所謂誤下傳者是也。夫病因邪陷而來者。必得邪解而後愈。而藏陰爲藥所傷者。亦必以藥和之而後安。故須桂枝加芍藥湯主之。桂枝所以越外入之邪。芍藥所以安傷下之陰。山按金匱云。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此亦邪陷陰中之故。而桂枝加芍藥亦小建

中之意。不用膠飴者。以其腹滿。不欲更以甘味增滿耳。

桂枝加芍藥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更加芍藥三兩。

隨前共六兩。餘依桂枝湯法。

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此承上條而言。腹滿而未實。痛而不甚者。可以桂枝加芍藥。和而解之。若大實大痛者。邪氣成聚。必以桂枝加大黃。越陷邪而去實滯也。夫太陰脾藏也。藏何以能實而可下。陽明者太陰之表。以膜相連。藏受邪而府不行。則實。故脾非自實也。因胃實而實也。大黃所以下胃。豈以下脾哉。少陰厥陰。亦有用承氣法。詳見各篇。所當互考。

桂枝加大黃湯方

桂枝三兩

甘草三兩

大黃一兩

生薑三兩

芍藥六兩

芍藥六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陰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

也。

此亦承上條而言大黃。芍藥之得以用者。爲其胃實而便堅也。若其人脈弱。續自便利。則雖有大實痛證。此法不可用矣。卽欲用之。亦宜量減而與之。所以然者。胃氣弱而不振。邪氣不聚而易動。故可以緩圖而難以峻攻也。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穢腐當去故也。

傷寒脈浮而緩者。脈緊去而成緩。爲寒欲變熱之證。如太陽第四十七條之例也。手足自溫。非太陰定證。見太陰有寒。手足必寒。有熱。手足乃自溫耳。又陽明受熱。則一身及手足熱。太陰則身不熱。而手足溫。茲寒已變熱。而手足自溫。則傷寒之邪。不之陽明而之太陰。而其脈仍浮。則其邪亦未盡入。故曰繫在太陰。謂以太陽而內連太陰也。於法太陰受熱而汗不出者。熱與濕搏。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其熱得通。不能蒸鬱爲黃矣。至七八日。暴煩下利者。正氣內作。邪氣欲去也。雖日十餘行。繼必自止。所以然者。脾家本有穢腐當去。故爲自利。穢腐盡。則利亦必自止矣。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四逆輩。
自利不渴者。太陰本自有寒。而陰邪又中之也。曰屬太陰。其藏有寒。明非陽經下利。及傳經熱病之比。法當溫藏祛寒。如四逆湯之類。不可更以苦寒堅之。清之。如黃芩湯之例也。

太陰經病證治一一條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濇而長者。爲欲愈。

此太陰自中風邪之證。不從陽經來也。夫太陰脾也。風陽邪也。脾主行氣于四肢。而風淫爲末疾。故太陰中風。四肢煩熱而疼痛也。脈陽微陰濇而長者。陽無病而陰受邪。而濇又爲邪氣之將衰。長爲正氣之方盛。正盛邪衰。故爲欲愈。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太陰脈浮有二義。或風邪中于太陰之經。其脈則浮。或從陽經傳入太陰。旋復反而之陽者。其脈亦浮。浮者。病在經也。凡陰病在藏者宜溫。在經者則宜汗。如少陰之麻黃附子細辛。厥陰之麻黃升麻皆是也。桂枝湯甘辛入陰。故亦能發

散太陰之邪。

太陰經藏俱病一條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此條叔和本列厥陰篇中。今移置此。

此太陰經藏並受寒邪之證。叔和編入厥陰經中者。誤也。下利腹脹滿。裏有寒也。身體疼痛。表有寒也。然必先溫其裏。而後攻其表。所以然者。藏氣不充。則外攻無力。陽氣外泄。則裏寒轉增。自然之勢也。而四逆用生附。則寓發散于溫補之中。桂枝有甘芍。則兼固裏于散邪之內。用法之精如此。

太陰病愈期一條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六經邪解之時。必于其經王之時。太陰者。土也。土王於辰戌丑未。而獨于亥子丑時解者。脾爲陰土。應王于陰。故其病欲解。必從亥至丑上也。

傷寒貫珠集

清 臥鶴山人尤怡在涇註

鄞縣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七 少陰篇

論列少陰條例大意

少陰爲太陽之裏。居厥太二陰之間。故有邪在太陽而已內及少陰者。有寒中少陰而仍外連太陽者。有邪在少陰而或兼厥陰。或兼太陰者。大抵連太陰者多發熱。連厥陰者多厥利也。是傳經直中之外。又有不同如此。且也直中之寒久亦化熱。傳經之熱極必生陰。茲篇先列脈證于前。次清法。次溫法。又次爲生死法。欲學者明辨宜清宜溫之實。不必但泥傳經直中之名也。又其次爲少陰病禁以少陰爲汗下之例。亦不得不著汗下之禁云。凡四十五條。爲一卷。

少陰諸法

少陰脈證四條

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經脈陽淺而陰深。陽大而陰小。邪傳少陰。則脈之浮者轉爲微。大者轉爲細也。又多陽者多寤。多陰者多寐。邪傳少陰。則目不瞑者轉而爲但欲寐也。夫少陰者。三陰之樞也。陽於是乎入。而陰於是乎出。故雖太陰厥陰。同爲陰藏。而其爲病。實惟少陰爲然。而少陰之爲病。亦非獨脈微細。但欲寐二端。仲景特舉此者。以爲從陽入陰之際。其脈證變見有如此。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此少陰自受寒邪之證。不從陽經來也。寒初到經。欲受不可。欲却不能。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而實不能寐也。至五六日。自利而渴。則其邪已入少陰之藏矣。然少陰陰藏也。寒陰邪也。以陰受陰。法當不渴。而渴者。此非有熱。以藏虛故引水自救耳。更審其小便。若色白者。則少陰寒病。全體大露無疑。何以言之。熱

傳少陰。自利而渴者。邪熱足以消水。其小便色必赤。寒中少陰。自利而渴者。雖能飲而不能制。其小便色必白也。仲景辨證之精如此。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

陰陽俱緊。太陽傷寒之脈也。法當無汗而反汗出者。表虛亡陽。其病不屬太陽而屬少陰矣。少陰之脈。上膈循喉嚨。少陰之藏。爲胃之關。爲二陰之司。寒邪直入。經藏俱受。故當咽痛而復吐利也。此爲寒傷太陽。陽虛不任。因遂轉入少陰之證。蓋太陽者。少陰之表。猶唇齒也。唇亡則齒寒。陽亡則陰及。故曰少陰之邪。從太陽飛渡者多也。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此熱傳少陰。而復還入膀胱之證。膀胱者。太陽也。太陽爲三陽之表。而多血少氣。熱在膀胱。則一身手足盡熱。而熱氣有餘。血爲熱迫。散而下行。則必便血也。

少陰清法七條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少陰之熱。有從陽經傳入者。亦有自受寒邪。久而變熱者。曰二三日以上。謂自二三日。至五六日。或八九日。寒極而變熱也。至心中煩不得臥。則熱氣內動。盡入血中。而諸陰蒙其害矣。蓋陽經之寒變。則熱歸於氣。或入於血。陰經之寒變。則熱入於血。而不歸於氣。此余歷試之驗也。故用黃連、黃芩之苦。合阿膠、芍藥、雞子黃之甘。併入血中。以生陰氣。而除邪熱。成氏所謂陽有餘。以苦除之。陰不足。以甘補之。是也。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 四兩

黃芩 一兩

芍藥 二兩

阿膠 三兩

雞子黃 二枚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阿膠。烱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四逆。四肢逆冷也。此非熱厥。亦太陽初受寒邪。未鬱為熱。而便入少陰之證。少陰為三陰之樞。猶少陽為三陽之樞也。其進而入則在陰。退而出則就陽。邪氣

居之。有可進可退。時上時下之勢。故其爲病。有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之證。夫邪在外者。可引而散之。在內者。可下而去之。其在外內之間者。則和解而分消之。分消者。半從外半從內之謂也。故用柴胡之辛。揚之使從外出。枳實之苦。抑之使其內消。而其所以能內能外者。則樞機之用爲多。故必以芍藥之酸。益其陰。甘草之甘。養其陽。曰四逆者。因其所治之病而命之名耳。而其制方大意。亦與小柴胡相似。四逆之柴胡。枳實。猶小柴胡之柴胡。黃芩也。四逆之芍藥。甘草。猶小柴胡之人參。甘草也。且枳實兼擅滌飲之長。甘芍亦備營衛兩和之任。特以爲病有陰陽之異。故用藥亦分氣血之殊。而其輔正逐邪。和解表裏。則兩方如一方也。舊謂此爲治熱深發厥之藥。非是。夫果熱深發厥。則屬厥應下之之例矣。豈此藥所能治哉。

四逆散方

柴胡

枳

實破水漬炙乾

芍藥

甘草炙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并主下利。

成氏曰。肺寒氣逆則欬。五味子之酸收逆氣。乾薑之辛散肺寒。并主下利者。肺與大腸爲表裏。上欬下利。治則頗同。

悸者。加桂枝五分。

悸者。寒多。心脈不通。則心下鼓也。桂枝辛溫。入心通陽氣。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小便不利。水聚於下也。茯苓甘淡。利竅滲水。

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拆。

腹中痛。寒勝於裏也。附子辛溫。散寒止痛。

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七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泄利下重。寒滯於下也。薤白辛溫。散寒通陽氣。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少陰中寒。下利至六七日。寒變。而氣復上行。爲欬。爲嘔。爲渴。爲心煩不得眠。所謂下行極而上也。夫邪氣自下而上者。仍須從下引而出之。猪苓。茯苓。澤

瀉、滑石。並甘淡下行之藥。足勝導水泄熱之用。然以陰病而屬邪熱。設非得阿膠之鹹寒入陰。何以馭諸陽藥而泄陰中之熱。導浮上之氣哉。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

少陰之脈。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陽邪傳入少陰。下爲泄利。上爲咽痛。胸滿心煩。熱氣充斥脈中。不特泄傷本藏之氣。亦且消燦心肺之陰矣。猪水畜而膚甘寒。其氣味先入少陰。益陰除客熱。止咽痛。故以爲君。加白蜜之甘以緩急。潤以除燥而煩滿愈。白粉之甘能補中。溫能養藏而泄利止矣。

猪膚湯方

猪膚一觔。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溫分六服。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少陰熱氣。隨經上冲。咽傷生瘡。不能語言。音聲不出。東垣所謂少陰邪入於裏。上接於心。與火俱化而尅金也。故與半夏之辛以散結熱。止咽痛。雞子白甘寒。

入肺。清熱氣。通聲音。苦酒苦酸。消瘡腫散邪毒也。

苦酒湯方

半夏十四枚。洗破。如棗核大。雞子一枚。去黃。內上苦酒。著雞子殼中。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環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瘥更作三劑服之。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此亦熱傳少陰。而上爲咽痛之法。甘草湯。甘以緩急。寒以除熱也。其甚而不瘥者。則必以辛發之。而以甘緩之。甘草。桔梗。甘辛合用。而甘勝於辛。治陰虛客熱。其法輕重。當如是耳。

甘草湯方

甘草二兩。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桔梗湯方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少陰咽痛。甘不能緩者。必以辛散之。寒不能除者。必以溫發之。蓋少陰客邪。鬱聚咽嗌之間。既不得出。復不得入。設以寒治。則聚益甚。投以辛溫。則鬱反通。內經微者逆之。甚者從之之意也。半夏散及湯。甘辛合用。而辛勝於甘。其氣又溫。不特能解客寒之氣。亦能劫散咽喉佛鬱之熱也。

半夏散及湯方

半夏洗

桂枝去皮

甘草炙各

以上三味。各別搗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兩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

少陰下法二條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少陰熱併陽明之證。二三日。為病未久而便口燥咽乾。熱氣盛而陰氣少矣。蓋陽明土。少陰水。熱併陽明。則土實而水虛。不特熱氣傷陰。即土氣亦傷水也。

故宜急下。以瀉土而全水。不然。熱盛傷陰。土實亦傷陰。其乾槁可立而待。然非心下痛。腹脹不大便。如下二條所云。亦未可以大承氣輕試也。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亦少陰熱併陽明。而氣復下注之證。然雖下注而邪實不去。但水液從旁下轉。爲自利清水而已。故心下痛而口乾燥也。色純青者。土受水邪。玄黃合色。而色轉純青也。以大承氣急下。則胃實去而腎病亦已矣。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腹脹不大便。土實之徵也。土實則水乾。故非急下不可。夫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故無論三陽三陰。其邪皆得還入于胃。而成可下之證。然太陰傳陽明。臟邪還府。爲欲愈也。厥陰傳陽明者。木邪歸土。不能復木也。惟少陰則腎邪入胃。而胃實復將消腎。故雖並用下法。而少陰之法。視太陰厥陰爲加峻矣。

少陰溫法十五條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此寒中少陰之經。而復外連太陽之證。以少陰與太陽為表裏。其氣相通故也。少陰始得本無熱。而外連太陽則反發熱。陽病脈當浮而仍繫。少陰則脈不浮而沉。故與附子細辛。帶溫少陰之經。麻黃兼發太陽之表。乃少陰經溫經散寒。表裏兼治之法也。

麻黃附子細辛湯方

麻黃去節

附子一枚炮去細辛二兩

右二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陽證有在經不在府者。陰病亦有在經不在藏者。太陽篇云。脈浮者。桂枝湯。少陰篇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及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厥陰篇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此皆陰病之在經而未入於藏者。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少陰中寒二三日。為脈沉惡寒無熱之時。故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以取微汗而散寒邪。無裏證者。無吐利心煩不得臥等證也。以二三日病未入藏而寒亦

未變熱。故得用溫經散邪之法。如麻黃、附子、細辛之例。然去細辛之辛。而加甘草之甘。于法為較和矣。所以然者。寒邪不可不發。而陰病又不可過發耳。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麻黃二兩 附子一枚炮 甘草二兩炙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口中和者。不燥不渴。為裏無熱也。背惡寒者。背為陽。而陰乘之。不能通于外也。陽不通。故當灸之以通陽。痺陽不足。故主附子湯以補陽虛。非如麻黃、附子、細辛之屬。徒以溫散為事矣。此陽虛受寒。而虛甚於寒者之治法也。

按元和紀用經云。少陰中寒而背惡寒者。口中則和。陽明受熱而背惡寒者。則口燥而心煩。一為陰寒下乘。陽氣受傷。一為陽熱入裏。津液不足。是以背惡寒雖同。而口中和與燥則異。此辨證之要也。

附子湯方

附子二枚炮去茯苓

芍藥各三兩

人參二兩

白朮四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氣虛者。補之必以甘。氣寒者。溫之必以辛。甘辛合用。足以助正氣而散陰邪。人參、白朮、茯苓、附子是也。而病屬陰經。故又須芍藥以和陰氣。且引附子入陰散寒。所謂鄉導之兵也。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身體痛。骨節痛。寒在陰也。手足寒。脈沉。病屬陰也。若脈浮而手足熱。則為太陽傷寒。可與汗解者矣。此為少陰血氣不足。而寒邪侵之之證。故亦宜附子湯。復陽散陰。益精氣也。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

少陰中寒。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邪氣遞深而藏受其病矣。藏寒故腹痛。寒勝而陽不行。故小便不利。于是水寒相搏。浸淫內外。為四肢沉重疼痛。為自下利。

皆水氣乘寒氣而動之故也。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水寒之氣。或聚或散。或止三服。

後加減法。

若欬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

欬者。水寒射肺。氣逆而不下也。成氏曰。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氣。細辛、乾薑之辛。以散水寒。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小便利者。水已下趨。不必更利其水。故去茯苓。

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

下利者。寒盛於內也。故去芍藥。加乾薑。避寒而就溫也。

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成半觔。

嘔者。氣逆于上也。故去附子。加生薑二物。辛熱則同。而生薑善降逆。附子能行而不能下。則不同也。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

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此寒中少陰。陰盛格陽之證。下利清穀。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者。陰盛於內也。身熱不惡寒。面赤色。格陽於外也。為真陽之氣。被陰寒所迫。不安其處。而遊散於外。故顯諸熱象。而實非熱也。通脈四逆。即四逆加乾薑一倍。為陰內陽外。脈絕不通。故增辛熱以逐寒邪。寒去則陽復反。而脈復出耳。故曰其脈即出者愈。

通脈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

附子

大者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乾

薑三兩強人可四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即出者愈。

面色赤者。加蔥九莖。

面色赤。陽格於上也。蔥中空。味辛。能通陽氣。

腹中痛者。去蔥。加芍藥二兩。

腹中痛。陰滯於裏也。芍藥味酸。能利陰氣。止腹痛。故加之。蔥通陽而不利陰。故

去之。

嘔者。加生薑二兩。

嘔者。陰氣上逆也。生薑之辛。可散陰而降逆。

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

咽痛者。陽氣上結也。桔梗之辛。可開陽結。去芍藥者。惡其收也。

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利止脈不出。亡血也。故不利。桔梗之散。而利人參之甘。而能補也。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

腎者。胃之關也。關門受邪。上逆於胃。則飲食入口即吐。或心中溫溫欲吐。而復不能吐也。夫下氣上逆而為吐者。原有可下之例。如本論之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者而利之。金匱之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是也。若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胸中邪實而陽氣不布也。則其病不在下而在上。其治法不可下而可吐。所謂因其高者而越之也。若膈上有寒飲而致乾嘔者。則復不可吐而可溫。所謂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也。故實可下。而胸中實則不可下。飲可吐。而寒飲則不可吐。仲景立法。明辨詳審如此。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此不詳何證。而但憑脈以論治。曰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然苟無厥逆惡寒下利不渴等證。未可急與溫法。愚謂學者。當從全書會通。不可拘于一文一字之間者。此又其一也。

少陰病。下利。脈微瀋。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少陰病。下利。脈微瀋。陰傷於下也。嘔而汗出。陽虛於上也。陰陽並傷。法必上下並溫矣。若更衣雖數。而所下無多。尤爲陰亡之驗。是但當溫其上。而不可溫其下。卽溫上之法。亦不可以藥傷其陰。而但宜灸以引其陽也。灸法未詳。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此寒中少陰。而復上攻陽明之證。吐利厥冷。煩躁欲死者。陰邪盛極。而陽氣不勝也。故以吳茱萸溫裏散寒爲主。而旣吐且利。中氣必傷。故以人參大棗益虛安中爲輔也。然後條云。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此復以吳茱萸湯主之者。彼爲陰極。而陽欲絕。此爲陰盛。而陽來爭也。病證則同。而辨之於爭與絕之間。蓋亦微矣。或云先厥冷而後煩躁者。陽欲復而來爭也。先煩躁而四逆者。陽不

勝而欲絕也。亦通。郭白雲云。四逆而煩躁者。不問其餘證。先宜服吳茱萸湯。四逆而不煩躁者。先宜服四逆湯。四逆下利。脈不出者。先宜服通脈四逆湯。此三者。治少陰之大法也。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寒邪直中。陽氣暴虛。既不能固其內。復不能通於脈。故宜薑附之辛而溫者。破陰固裏。葱白之辛而通者。入脈引陽也。若服湯已。下利不止。而反厥逆無脈。乾嘔煩者。非藥之不中病也。陰寒太甚。上爲格拒。王太僕所謂甚大寒熱。必能與違性者爭雄。異氣者相格也。故卽於白通湯中。加人尿之鹹寒。豬膽汁之苦寒。反其佐。以同其氣。使不相格而適相成。內經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是也。脈暴出者。無根之陽。發露不遺。故死。脈微續者。被抑之陽。來復有漸。故生。

白通湯方

葱 白四莖

乾 薑一兩

生附子一枚去破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白通加猪膽汁湯方

葱 白 四莖

乾 薑 一兩

猪膽汁 一合

人 尿 五合

附 子 破八片一枚去皮

以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人尿猪膽汁。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亦可用。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

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藏病在陰。而寒復傷血也。血傷故腹痛。陰病故小便不利。與陽經挾熱下利不同。故以赤石脂理血固脫。乾薑溫裏散寒。粳米安中益氣。用刺法者。以邪陷血中。刺之以行血散邪耳。刺法未詳。

桃花湯方

赤石脂用一觔一半全

乾 薑 一兩

粳 米 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煎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

一服愈。餘勿服。

少陰生死法十一條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少陰中風者。少陰之經。自中風邪。不從陽經傳入者也。脈陽微者。邪氣微。陰浮者。邪氣淺。而裏氣和。故爲欲愈。亦陰病得陽脈則生也。

少陰病。欲解。從子至寅上。

少陰。水藏也。少陰之病。陰邪也。水王于子。而陽長于寅。少陰病欲解。從子至寅上者。陰氣待子則王。而陰邪得陽則解也。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爲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止。

寒傷少陰之經。手足厥冷而脈緊。至七八日。邪氣自經入藏。自下利而脈微。其病爲較深矣。乃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陽氣內充。而陰邪不能自容也。故爲欲解。雖煩下利。必自止者。邪氣轉從下出。與太陰之穢腐當去而下利者同意。設

邪氣盡。則煩與利。亦必自止耳。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踰臥。手足溫者。可治。少陰病。惡寒而踰。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寒中少陰。或下利。或惡寒而踰臥。或吐利交作。而脈不至。陰邪盛而陽氣衰之候也。若利自止。手足溫。或自煩欲去衣被。或反發熱。則陽氣已復。而陰邪將退。故皆得不死而可治。脈不至者。吐利交作。元氣暴虛。脈乍不至也。灸少陰以引陽氣。脈必自至。總之傳經之病。以陰氣之存亡爲生死。直中之病。以陽氣之消長爲生死也。

少陰病。惡寒身踰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踰。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惡寒身踰而利。手足逆冷。陰氣太盛。陽氣不振。與前利止手足溫等證正相反。蓋手足溫時。自煩發熱者。陽道長。陰道消也。手足逆冷。不煩而躁者。陰氣長。陽氣消也。且四逆而脈不至。與手足溫而脈不至者不同。彼則陽氣乍厥。引之即

出。此則陽氣已絕。招之不返也。而煩與躁又不同。煩者。熱而煩也。躁者。亂而不必熱也。煩而躁者。陽怒而與陰爭。期在必勝。則生。不煩而躁者。陽不能戰。復不能安而欲散去。則死也。

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

寒中少陰。吐利交作。陰邪已太盛矣。然或自煩發熱。或手足不逆冷。則陽氣猶在。陰邪雖盛。猶或可治。所謂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也。若更煩躁四逆。則陽氣有散亡之象。陰邪無退舍之期。雖欲不死。烏可得耶。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下利止。非利自愈也。藏陰盡也。眩。目黑而轉也。冒。昏冒也。陰氣既盡。孤陽無附。而浮亂於上。故頭眩。時時自冒也。而陰氣難以卒復。孤陽且易上散。雖有良藥。亦無及矣。是以少陰病。陽復利止則生。陰盡利止則死也。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息高。氣高而喘也。少陰爲真氣之源。呼吸之根。六七日病不愈而息高者。邪氣不去。體而真氣已離根也。故死。

死。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脈微細沉。但欲臥。邪傳少陰之本證。如本篇第一條所云也。汗出不煩者。氣外泄而邪不與俱泄也。自欲吐。繼後自利者。邪上下行。而氣不能驅而出之也。至煩躁不得臥寐。則陰陽盡虛。邪氣獨盛。正不勝邪。躁擾不寧。頃之離散而死矣。所謂病勝藏者死是也。

少陰病禁四條

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

少陰與太陽爲表裏。而少陰亦自有表裏。經病爲在表。藏病爲在裏也。浮沉而身發熱。爲病在表。脈細沉數。身不發熱。爲病在裏。病在表者可發汗。如麻黃附子細辛湯之例是也。病在裏而汗之。是竭其陰而動其血也。故曰不可發汗。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濇者。復不可下之。少陰雖爲陰藏。而元陽寓焉。故其病有亡陽亡陰之異。脈微者爲亡陽。脈弱濇

者爲亡陰。發汗則傷陽。故脈微者不可發汗。下則傷陰。故陽已虛而尺脈弱濇者。非特不可發汗。亦復不可下之也。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名下厥上竭。爲難治。

少陰中寒。但厥無汗。邪方內淫而氣不外達。非可得汗愈者而強發之。則汗必不出。而血反自動。或口鼻。或目。隨其所攻之道而外出也。蓋發汗之藥。其氣上行。而性多慄悍。不得於氣。則去而之血。必盡其性而後止耳。然既藏虛邪入。以致下厥而復迫血妄動。以致上竭。上下交征。而血氣之存者。無幾矣。尙何以禦邪而却疾耶。故曰難治。

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

少陰之邪。上逆而欬。下注而利矣。而又復譫語。此非少陰本病。乃被火氣劫奪津液所致。火劫卽溫鍼灼艾之屬。少陰不當發汗。而強以火劫之。不特竭其腎陰。亦併耗其胃液。胃乾則譫語。腎燥則小便難也。

傷寒貫珠集

清 臥鶴山人尤怡在涇註

鄞縣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八 厥陰篇

辨列厥陰條例大意

厥陰爲陰之盡。爲藏之極。陰極而盡。則必復反而之陽。故厥陰之生死。在厥熱之進退也。本篇於厥陰脈證之下。先辨厥熱進退。所以明生死之機。次論生死微甚。所以明陰陽之故也。而厥陰有熱。慮其傷陰。必以法清之。厥陰有寒。慮其傷陽。必以法溫之。一如少陰之例也。蓋厥陰少陰同爲陰藏。而俱屬陽火。故於二者羣分類聚。欲學者明辨而深思之耳。其次爲厥陰汗下諸禁。蓋欲蒙其利。不可不知其害也。其次爲厥陰簡誤。以厥陰篇中。雜入太陰少陰太陽之文。傳誤已久。習焉不察。特檢出之。其次爲差後勞復等法。則去疾者。莫若盡之意也。凡六十二條。爲一

卷。

厥陰諸法

厥陰病脈證五條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

傷寒之病。邪愈深者。其熱愈甚。厥陰爲陰之盡。而風木之氣。又足以生陽火。而鑠陰津。津虛火實。藏燥無液。求救於水。則爲消渴。消渴者。水入不足以制熱。而反爲熱所消也。氣上衝心。心中疼熱者。火生於木。肝氣通心也。飢而不欲食者。木喜攻土。胃虛求食。而邪熱復不能消穀也。食入即吐衄者。衄無食而動。聞食臭而出也。下之利不止者。胃家重傷。而邪熱下注也。此厥陰在藏之的證。病從陽經傳入者也。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傷寒四五日。正邪氣傳裏之時。若腹中痛而滿者。熱聚而實。將成可下之證。茲腹中痛而不滿。但時時轉氣下趨少腹者。熱不得聚而從下注。將成下利之候。

也。而下利有陰陽之分。先發熱而後下利者。傳經之熱邪內陷。此爲熱利。必有內煩脈數等證。不發熱而下利者。直中之陰邪下注。此爲寒利。必有厥冷脈微等證。要在審問明白也。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圜膿血。

此陽邪入裏而作下利之證。寸浮數者。陽邪強也。尺中濇者。陰氣弱也。以強陽而加弱陰。必圜膿血。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下利清穀。脈沉而遲。陰在裏在下也。面少赤。身有微熱。陽在上在外也。夫陰內陽外而爲病者。必得陽入陰出而後解。而面雖赤而未甚。身雖熱而亦微。則其陽之發露者。僅十之三。而潛藏者。尙十之七也。藏而能動。必當與陰相爭。爭而未勝。則鬱冒。爭而既勝。則汗出。汗出而內伏之陰從外出。外出之陽從內入。而病乃解矣。然此證下虛無氣。中上不守。惟藉君主之靈。以收散亡之氣。而驅沉伏之陰。鬱冒汗出。則心君震怒之候也。譬之澶淵之役。苟非真宗銳意親征。則

契丹大舉之寇。必不能却。然而安危反掌。中外震驚。病人所以必微厥也。設非下虛之故。何至危殆若是。然或真陽畢露。則必不能與邪爭。不爭亦必無幸矣。病者手足厥冷。不結胸。少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手足厥冷。原有陰陽虛實之別。若其人結胸。則邪結于上而陽不得通。如後所云。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邪結在胸中。當須吐之。以通其陽者也。若不結胸。但少腹滿。按之痛者。則是陰冷內結。元陽不振。病在膀胱關元之間。必以甘辛溫藥。如四逆白通之屬。以救陽氣而驅陰邪也。

厥陰進退之機七條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正陰陽邪正交爭互勝之時。或陰受病而厥者。勢必轉而爲熱。陰勝而陽爭之也。或陽受病而熱者。甚則亦變而爲厥。陽勝而陰被格也。夫陽勝而陰格者。其厥非真寒也。陽陷於中。而陰見於外也。是以熱深者厥

亦深。熱微者厥亦微。隨熱之淺深。而爲厥之微甚也。夫病在陽者宜汗。病在裏者宜下。厥者熱深在裏。法當下之。而反發汗。則必口傷爛赤。蓋以蘊隆之熱。而被升浮之氣。不從下出。而從上逆故耳。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傷寒厥五日。熱亦五日者。陰勝而陽復之也。至六日。陰當復勝。而厥。設不厥。則陰退而邪解矣。故自愈。夫厥與熱。陰陽消長之兆也。茲初病至終。其厥不過五日。而厥已而熱。亦得五日。是其復之之數。當其勝之之數。所謂有陽則復。無太過亦無不及。故知其病自愈也。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其後必便膿血。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厥復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

熱已而厥者。邪氣自表而之裏也。乃厥未已。而熱之日。又多於厥之日。則邪復轉而之表矣。故病當愈。其熱則除。乃四日至七日而不除者。其熱必侵及營中。

而便膿血。所謂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厥已而熱者。陽氣復而陰邪退也。乃熱未已而復厥。而厥又多於熱之日。則其病爲進。所以然者。寒多熱少。陽氣不振。則陰邪復勝也。要之熱已而厥者。傳經之證。慮其陽邪遞深也。厥已而熱者。直中之證。慮其陽氣不振也。故傳經之厥熱。以邪氣之出入言。直中之厥熱。以陰陽之勝復言。病證則同。而其故有不同。如此。學者能辨乎此。則庶幾矣。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傷寒先厥者。陰先受邪也。後熱者。邪從陰而出陽也。陰受邪而利。及邪出而之陽。故利必自止。設復厥。則邪還入而之陰。故必復利。蓋邪氣在陽則生熱。在陰則爲厥。與利。自然之道也。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尙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至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至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又下利者。邪氣從陽之陰。而盛於陰也。陰盛則當不能食。而反能食者。恐爲除中。中者。胃中之陽氣也。除去而盡之也。言胃氣爲邪氣所迫。盡情發露。不留餘蘊也。不發熱。不字當作若。謂試以索餅食之。若果胃氣無餘。必不能蒸鬱成熱。今反熱者。知胃氣尙在。非除中之謂矣。而又恐暴熱暫來而復去。仍是胃陽發露之凶徵也。後三日脈之。而其熱仍在。則其能食者。乃爲胃陽復振無疑。故期至旦日夜半。其病當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熱少厥多。其病當進。茲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適與厥日相應。故知其旦日夜半。其病當愈。旦日猶明日也。然厥與熱者。陰陽勝負之機。不可偏也。偏於厥則陰勝而礙陽矣。偏於熱則陽勝而礙陰矣。後三日脈之。而脈反加數。熱復不止。則陽氣偏勝。必致傷及營血。而發爲癰膿也。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爲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傷寒之邪見於陽者。不必見於陰。見於下者。不必見於上。厥已而熱。下利自止者。陰邪轉而之陽也。設得汗出。其邪必解。而咽中痛者。未盡之熱。厥而上行也。

故其喉爲痺。發熱無汗者。邪氣鬱而在陽也。雖下利。法當自止。而反不止者。以無汗出。熱仍從裏行也。故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邪在下者。則不復在上也。

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

熱少厥微。指頭寒。邪氣自微也。默默不欲食。煩躁。邪欲傳裏也。裏受邪而熱。則其小便必不利。雖利其色必不白。至數日。小便利色白。知其熱已除也。本默默不欲食。忽欲得食。知其胃已和也。熱除胃和。其病則愈。而厥陰之脈。挾胃上膈。布脇肋。若其邪不解。淫溢厥陰之位。則爲厥而嘔。爲胸脇煩滿也。凡病上行極者。必下行主血。而病爲熱。血爲熱迫。注泄於下。則其後必便血也。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按經脈。足之三陰三陽。相接於足十指。手之三陰三陽。相接於手十指。故陰之與陽。常相順接者也。若陽邪內入。陰不能與之相接。而反出於外。則厥。陰邪外盛。陽不能與之相接。而反伏於中。亦厥。是二者。雖有陰陽之分。其爲手足逆冷。

一也。

厥陰生死微甚之辨十五條

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

此厥陰經自受風邪之證。脈浮爲邪氣少。浮爲病在經。經病而邪少。故爲欲愈。或始先脈不微浮。繼乃轉而爲浮者。爲自陰之陽之候。亦爲欲愈。所謂陰病得陽脈者。生是也。然必兼有發熱微汗等候。仲景不言者。以脈該證也。若不浮則邪著陰中。漫無出路。其愈正未可期。故曰不浮爲未愈。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傷寒下利。至日十餘行。邪既未盡。而正已大憊矣。其脈當微或弱而反實者。是邪氣有餘。所謂病勝藏也。故死。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沉爲裏。爲下。弦爲陰。下利。脈沉弦者。陰邪在裏而盛於下。故下重也。脈大者。邪氣盛。經曰。大則病進。故爲未止。脈微弱。爲邪氣微。數爲陽氣復。陰寒下利。陽復

而邪微。則爲欲愈之候。雖復發熱。亦是陽氣內充所致。不得比於下利發熱者。死之例也。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下利脈數。有微寒。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爲未解。

此二條。亦爲陰邪下注者設。微熱而渴。與脈數有微熱汗出。並陽氣內充之象。而脈弱。又陰氣衰退之徵。故令自愈。夫脈弱者。脈緊去而轉弱也。設復緊。則陰邪仍盛。其病豈能遽已耶。

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圉膿血。以有熱故也。

此亦陰邪下利。而陽氣已復之證。脈數而渴。與下利有微熱而渴同意。然脈不弱而數。則陽之復者已過。陰寒雖解。熱氣旋增。將更傷陰而圉膿血也。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爲難治。

發熱而厥者。身發熱而手足厥。病屬陽而裏適虛也。至七日。正漸復而邪欲退。則當厥先已而熱後除。乃厥熱如故。而反加下利。是正不復而裏益虛矣。夫病非陰寒。則不可以辛甘溫其裏。而內虛不足。復不可以苦寒堅其下。此其所以

爲難治也。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者。邪氣從外之內。而盛於內也。至躁不得臥。則陽氣有立亡之象。故死。此傳經之邪。陰氣先竭。而陽氣後絕者也。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發熱甚下利厥逆。證與上同。而下利至甚。則陰欲亡。厥逆不止。則陽亦傷。雖不躁猶死也。此亦傳經之邪。陰先竭而陽後絕者也。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寒傷於陰。至六七日發熱者。陽復而陰解。雖下利猶當自止。所謂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也。乃傷寒六七日。本不下利。而忽熱與利俱見。此非陽復而熱也。陰內盛而陽外亡也。若其人汗出不止。則不特不能內守。亦并無爲外護矣。是謂有陰無陽。其死必矣。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

陰寒下利而至厥冷無脈。陽氣將竭而死矣。灸之所以通既絕之陽。乃厥不同。

脈不還而反微喘。殘陽上奔。大氣下脫。故死。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晬時。週時也。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者。陰先竭而陽後絕也。是當俟其晬時。經氣一週。其脈當還。其手足當溫。若脈不還。其手足亦必不溫而死矣。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脈不還者死。

傷寒六七日。陽氣當復。陰邪當解之時。乃脈不浮而微。手足不煩而厥冷。是陰氣反進。而陽氣反退也。煩躁者。陽與陰爭。而陽不能勝之也。灸厥陰。所以散陰邪而復陽氣。陽復則脈自還。設不還。則陽有絕而死耳。是故傳經之邪至厥陰者。陰氣不絕。則不死。直中之邪入厥陰者。陽氣不復。則不生也。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為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脈數為熱。脈遲為寒。診家之大要也。熱者清之。寒者溫之。醫家之大法也。乃傷寒脈遲。至六七日而不變。其為寒無疑矣。而反與黃芩湯。復除其熱。是以寒益寒也。於是陽氣消亡。陰寒獨勝。法當腹中冷而不能食。今反能食者。非胃氣盛

也。胃中之陽。發露無餘。譬之貧兒誇富。整諸所有而暴之於外。雖銜耀目前。然其盡可立而待也。故直斷之曰。此名除中必死。

厥陰病。欲解時。從寅至卯上。

厥陰屬風木之藏。寅卯爲木王之時。藏氣勝而邪氣解。亦如三陽及太少二陰之例也。

厥陰清法五條

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

厥陰之病。本自消渴。雖得水未必卽愈。此云渴欲飲水。少少與之愈者。必厥陰熱邪還返陰明之候也。熱還陽明。津液暴竭。求救於水。少少與之。胃氣則和。其病乃愈。若係厥陰。則熱足以消水。而水豈能消其熱哉。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傷寒自汗不渴者。爲藏有寒。大陰自受寒邪也。下利欲飲水者。以裏有熱。傳經之邪。厥陰受之也。白頭翁湯除熱堅下。中有秦皮。色青味苦。氣涼性瀉。能入厥

陰。清熱去濕而止利也。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二兩

黃連

黃柏

秦皮各三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傷寒熱邪入裏。因而作利者。謂熱利下重。即後重。熱邪下注。雖利而不得出也。

白頭翁。苦辛。除邪氣。黃連。黃柏。秦皮。苦以堅之。寒以清之。瀋以收之也。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下利後更煩者。熱邪不從下減而復上動也。按之心下濡。則中無阻滯可知。故

曰虛煩。香豉。梔子。能徹熱而除煩。得吐則熱從上出而愈。因其高而越之之意

也。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吐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

傷寒六七日。寒已變熱而未實也。乃大下之。陰氣遂虛。陽氣乃陷。陽氣陷。故寸

脈沉而遲。陰氣虛。故下部脈不至。陰陽並傷。不相順接。則手足厥逆。而陽邪之內入者。方上淫而下溢。為咽喉不利。為吐膿血。為泄利不止。是陰陽上下並受其病。而虛實冷熱。亦復混淆不清矣。是以欲治其陰。必傷其陽。欲補其虛。必礙其實。故曰此為難治。麻黃升麻湯。合補瀉寒熱為劑。使相助而不相悖。庶幾各行其事。而並呈其效。方用麻黃升麻。所以引湯氣發陽邪也。而得當歸知母。萎蕤天冬之潤。則肺氣已滋。而不蒙其發越之害矣。桂枝乾薑。所以通脈止厥也。而得黃芩石膏之寒。則中氣已和。而不被其燥熱之烈矣。其芍藥甘草茯苓白朮。則不特止其泄利。抑以安中益氣。以為通上下和陰陽之用耳。

麻黃升麻湯方

麻黃二兩半
去節

當歸

升麻各一分

知母

黃芩

萎蕤各十
八銖

石膏綿裹

白朮

乾薑

白芍

天冬去心

桂枝

茯苓

甘草炙各
六銖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

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飯頃。令盡汗出愈。

厥陰溫法九條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非虵厥也。虵厥者。其人當吐虵。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藏寒。虵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虵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虵。虵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痢。

傷寒脈微而厥。寒邪中於陰也。至七八日。身不熱而膚冷。則其寒邪未變可知。乃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藏厥發躁。陽氣欲絕。非爲虵厥也。虵厥者。虵動而厥。其人亦躁。但虵靜則躁亦自止。虵動則時復自煩。非若藏寒之躁無有暫安時也。然虵之所以時動而時靜者。何也。虵性喜溫。藏寒則虵不安而上膈。虵喜得食。藏虛則虵復上而求食。甚則嘔吐涎液從口中出。按古云。虵得甘則動。得苦則安。又曰。虵聞酸則靜。得辛熱則止。故以烏梅之酸。連柏之苦。薑辛。歸附。椒。桂之辛。以安虵溫藏而止其厥逆。加人參者。以虵動中虛。故以之安中而止吐。且以御冷熱諸藥之悍耳。

烏梅丸方

烏梅三百

黃連一觔

乾薑十兩

細辛

附子炮

桂枝

人參

黃柏各六兩

當歸

蜀椒各四兩

右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丸如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九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九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

乾嘔吐涎沫者。厥陰寒邪上攻陽明也。頭痛者。厥陰之脈上出額。與督脈會於顛。寒氣隨經上入於頭。故痛也。然頭者諸陽之會。以陰邪而得干之。其陽不振甚矣。故以吳茱萸辛熱入厥陰散寒邪為君。生薑辛溫。和胃止嘔吐為臣。人參大棗甘溫。助正氣養陽氣為佐也。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

手足厥寒。脈微欲絕者。陽之虛也。宜四逆輩。脈細欲絕者。血虛不能溫於四末。井不能榮於脈中也。夫脈爲血之府。而陽爲陰之先。故欲續其脈。必益其血。欲益其血。必溫其經。方用當歸、芍藥之潤以滋之。甘草、大棗之甘以養之。桂枝、細辛之溫以行之。而尤藉通草之入經通脈。以續其絕而止其厥。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必加吳茱萸、生薑之辛以散之。而尤藉清酒之濡經浹脈。以散其久伏之寒也。

當歸四逆湯方

當歸 三兩

桂枝 三兩

芍藥 三兩

細辛 二兩

通草 二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二十枚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方

當歸 二兩

桂枝 三兩

白芍 三兩

細辛 三兩

甘草 二兩

通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吳茱萸 二升

生薑 半斤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溫分五服。一方水酒各四升。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

此過汗傷陽。病本熱而變爲寒之證。大汗出。熱不去者。邪氣不從汗解。而陽氣反從汗亡也。陽氣外亡。則寒冷內生。內冷則脈拘急而不舒也。四肢者。諸陽之本。陽虛不足。不能實氣於四肢。則爲之疼痛也。甚至下利。厥逆而惡寒。則不特無與內守。亦并不爲外護矣。故必以四逆湯救陽驅陰爲主。余謂傳經之熱。久亦成陰者。此類是也。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逆者。四逆湯主之。

此亦陽病誤治而變陰寒之證。成氏所謂大汗若大下利。表裏雖殊。其亡津液損陽氣一也。陽虛陰勝。則生厥逆。雖無裏急下利等證。亦必以救陽驅陰爲急。易曰。履霜。堅冰至。陰盛之戒。不可不凜也。

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脈陽盛則促。陰盛則結。手足厥逆而脈促者。非陽之虛。乃陽之鬱而不通也。灸之所以引陽外出。若厥而脈微者。則必更以四逆湯溫之。豈特灸之哉。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脈弱便利而厥。爲內虛且寒之候。則嘔非火邪。乃是陰氣之上逆。熱非寒邪。乃是陽氣之外越矣。故以四逆湯救陽驅陰爲主。然陰方上冲而陽且外越。其離決之勢。有未可卽爲順接者。故曰難治。或曰嘔與身熱爲邪實。厥利脈弱爲正虛。虛實互見。故曰難治。四逆湯舍其標而治其本也。亦通。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挾熱下利者。傷在太陰之陰。中寒清穀者。傷在少陰之陽。裏寒外熱。汗出而厥。爲陰內盛而陽外越之象。故於四逆加乾薑一倍。以溫裏而勝寒邪。曰通脈者。蓋欲使陽氣內行。而厥與利俱止耳。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

傷寒寒勝則厥。心下水則悸。厥而心下悸者。寒中於陰而水聚於心下也。是宜以茯苓甘草湯先治其水。水去然後治厥。如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先服建中湯之意也。建中者。建立中氣。恐其中虛而邪易入。邪入則煩不止矣。茯苓

苓甘草湯。甘淡利水益中氣。恐其水漬入胃而作利。利作則厥不同矣。仲景治病。每以正氣爲慮如此。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

傷寒本自寒下。蓋即太陰腹滿自利之證。醫不知而復吐下之。裏氣遂虛。陰寒益甚。胃中之陽被格而上逆。脾中之陰被仰而下注。得不倍增吐下乎。至食入口即吐。則逆之甚矣。若以寒治逆。則寒下轉增。或僅投溫劑。則必格拒而不入。故以連、芩之苦。以通寒格。參、薑之溫。以復正氣。而逐陰邪也。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方

| | | | | | | | |
|------------------------|-----|---|-----|---|-----|---|-----|
| 乾 | 薑三兩 | 黃 | 連三兩 | 黃 | 芩三兩 | 人 | 參三兩 |
|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 | | | | | | |

厥陰病禁一一條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爲亡血。下之死。

傷寒五六日。邪氣傳裏。在上則爲結胸。在下則爲腹滿而實。若不結胸。腹濡而脈復虛。則表裏上下。都無結聚。其邪爲已解矣。解則其人不當復厥。而反厥者。非陽熱深入也。乃血不足而不榮於四末也。是宜補而不可下。下之是虛其虛也。玉函云。虛者重瀉。其氣乃絕。故死。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按成氏曰。四逆。四肢不溫也。厥者。手足冷也。然本篇云。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又云。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其他凡言厥逆之處不一。則四逆與厥。本無分別。特其病有陰陽之異耳。此條蓋言陰寒厥逆。法當溫散溫養之。故云不可下之。前條云。厥應下之者。則言邪熱內陷之厥逆也。學者辨之。虛家。體虛不足之人也。雖非四逆與厥。亦不可下之。經云。毋實實。毋虛虛。而遺人夭殃。此之謂也。

簡誤九條

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癰膿者。傷寒熱聚於胃口而不行。則生腫癰。而膿從嘔出。癰不已則嘔不止。是因癰膿而嘔。故不可概以止嘔之藥治之。膿盡癰已。則嘔自止。此胃癰雜病。當隸陽明。不當入厥陰也。以下九條。均非厥陰本病。叔和不察。誤編厥陰篇中。茲特檢出。另列簡誤。其他厥陰進退及下利嘔逆等證。亦有不必定屬厥陰者。叔和以爲不便清晰。故總隸厥陰。而實爲三陰並有之證。茲仍其舊。學者當以意會之。

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以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嘔。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傷寒大吐大下之。既損其上。復傷其下。爲極虛矣。縱有外氣怫鬱不解。亦必先固其裏。而後疎其表。乃復飲水以發其汗。遂極汗出。胃氣重虛。水冷復加。冷虛相搏。則必作嘔。嘔逆也。此陽病誤治而變爲寒冷者。非厥陰本病也。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吐之。宜瓜蒂散。

脈緊爲實。乍緊者。胸中之邪。能結而不能實也。夫胸中陽也。陽實氣於四肢。邪

結胸中。其陽不布。則手足無氣而厥冷也。而胃居心下。心處胸間。爲煩滿。爲飢而不能食。皆邪結胸中。逼處不安之故。經云。其高者。引而越之。胸邪最高。故當吐之。瓜蒂苦而上湧。能吐胸中結伏之邪也。此證不必定屬陰經。卽陽病亦有之也。

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愈。

噦而腹滿者。病在下而氣溢於上也。與病人欲吐不可下之者不同。彼爲上行極而欲下。此爲下行極而復上也。經曰。在下者。引而竭之。故當視其前後二陰。知何部不利而利之。則病從下出而氣不上逆。腹滿與噦俱去矣。此熱入太陰而上攻陽明之證。與厥陰無涉也。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邪在少陽之經。非厥陰本病也。故以小柴胡湯和解少陽之邪。邪解則嘔與熱俱止。或厥陰病而外連少陽者。亦有之。然亦必以小柴胡先解少陽爲急。所謂病自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解其外而後治其內也。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譚語者。胃實之徵。下利得此。爲有燥屎。所謂利者不利是也。與小承氣湯。下其燥屎。屎去藏通。下利自止。經云。通因通用。此之謂也。金匱治下利。按之心下堅者。與大承氣湯。與此同意。所當互考。此太陰轉入陽明之證。與厥陰無涉也。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清與圉同。卽完穀也。乃陽不運而穀不腐也。是當溫養中土。不可攻表出汗。汗出則陽益虛。陽虛則氣不化。故必脹滿。此寒中太陰之證。非厥陰病也。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

少陰。腎脈也。趺陽。胃脈也。下利爲上負水勝之病。少陰負趺陽者。水負而土勝也。故曰順。此條當爲太陰下利而設。亦與厥陰無涉也。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傷寒脈微而厥者。陰邪所中。寒在裏也。脈滑而厥者。陽邪所傷。熱在裏也。陽熱在裏。陰氣被格。陽反在內。陰反在外。設身熱不除。則其厥不已。故主白虎湯。以清裏而除熱也。此陽明熱極發厥之證。誤編入厥陰者也。

差後諸病七條

傷寒陰陽易之爲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冲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裊散主之。

陰陽易者。男子大病新差。尙有餘熱。婦人與之交而得病。名曰陽易。或婦人大病新差。餘熱未盡。男子與之交而得病者。名曰陰易。以陰陽相感。精氣交通。熱氣從之而傳易也。其人身體重。少氣者。勞傷真氣。而熱勝之也。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及膝脛拘急者。精虛熱入。而脈道不通也。熱上冲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則熱氣重蒸。而且上淆清陽矣。裊襠得陰濁最多。以類相入。導其熱氣。俾從陰而入者。仍從陰而出也。

燒裊散方

右取婦人中裊近隱處。剪燒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卽利。陰頭微腫則愈。婦人病。取男子裊襠燒灰服。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大病新差。血氣未復。餘熱未盡。而強力作勞。因復發熱者。名曰勞復。爲其餘熱之氣。因勞而外浮也。枳實梔子。所以下熱。豆豉所以散熱。蓋亦表裏之劑。而氣

味輕薄。適宜於病後復發之體耳。若有宿食者。名曰食復。內經所謂食肉則復。多食則遺也。故於枳實梔子豉湯中。少加大黃。以逐其宿食。

枳實梔子豉湯方

枳實炙三枚

梔子十枚

香豉一升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溫分再服。覆令微似汗。

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不因作勞。亦未過食。而未盡之熱。自從內而達於外也。故與小柴胡湯。因其勢而解之。且人參、甘棗。可以益病後之虛。黃芩、半夏。可以和中未平之裏也。脈浮者。邪氣連表。汗之使之外解。脈沉實者。邪氣居裏。下之使從裏解。亦因其勢而利導之耳。

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

大病新差。而腰以下腫滿者。此必病中飲水過多。熱邪雖解。水氣不行。浸漬於下。而肌肉腫滿也。是當以急逐水邪為法。牡蠣澤瀉散。鹹降之力居多。飲服方

寸七。不用湯藥者。急藥緩用。且不使助水氣也。若驟用補脾之法。恐脾氣轉滯。而水氣轉盛。寧不泛濫為患。

牡蠣澤瀉散方

牡蠣熬

澤瀉

括蕓根

葶藶熬

商陸根

蜀漆洗去

海藻洗去鹹

右七味。異搗下篩為散。更入白中杵之。白飲和服。方寸七。小便利。止後服。

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理中丸。

大病差後。反胃陰虛者。津液不生。則口乾欲飲。胃陽弱者。津液不攝。則口不渴而

喜唾。至久之而尚不了了。則必以補益其虛。以溫益其陽矣。曰胃上有寒者。非

必有客氣也。虛則自生寒耳。理中丸。補虛溫中之良劑。不用湯者。不欲以水氣

資吐也。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後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

大邪雖解。元氣未復。餘邪未盡。氣不足。則因而生痰。熱不除。則因而上逆。是以

虛羸少食。而氣逆欲吐也。竹葉石膏湯。乃白虎湯之變法。以其少氣。故加參、麥。

之甘以益氣。以其氣逆有飲。故用半夏之辛。以下氣蠲飲。且去知母之鹹寒。加竹葉之甘涼。尤於胃虛有熱者。爲有當耳。

竹葉石膏湯方

竹葉二把

石膏一觔

人參三兩

粳米半升

半夏半升

甘草二兩

麥冬一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

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尙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脈已解者。病邪解而脈已和也。微煩。微熱也。解則不當復煩。而日暮微煩者。以病新差。不當與穀而強與之。胃虛穀實。不能勝之。則發煩熱也。損穀則愈者。謂不可以藥治之。但損其穀食。則胃自和耳。

傷寒貫珠集終

傷寒貫珠集 卷八 厥陰諸法

〔清〕

沈目南

編註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中國醫學大成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提要

清沈明宗撰。明宗字目南。爲清初石楷臨初先生之高弟。先生少攻舉子業。旋即潛心禪宗。得大圓鏡智。旁通醫典。嗣喪偶。不復娶。客遊燕都。遄回邗江。抱病求拯者踵相接。暇則與諸及門弟子考論醫宗。凡二十餘年。其研究功深可知矣。考其自序有云。張仲景闡明風傷衛寒傷營。爲傷寒論一書。而括燥濕於寒傷營。春夏溫熱。該於風傷衛。乃以寒熱陰陽生成之理。難容少間。詎識後人心光無慧。不能鑒察聖賢底蘊。惟見彰著於方冊者。卽唱論效方。從而和之。隱而未發者。則置之不論矣。余嘗以靈素金匱傷寒參讀。而稽之六氣。祇有傷寒傷濕傷暑。而溫熱燥病。永隱無傳。嗚呼。世之臨證者。以春夏溫熱病。皆作傷寒治之也。間有論及溫熱者。皆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一端。非關於六氣時令感冒之溫熱病。未嘗不掩卷而歎。三復興思。是皆未識長沙風傷衛而括溫熱之旨矣。故余謹遵少陰少陽之經旨。而撰方論二卷。卽仲景所謂大邪中表之證。其小邪中裏諸病。已經載於金匱。惟七情內傷。未經悉具。所以亦述二卷。統附於末。深冀後之讀者。以外感內

傷合參其理。卽得全體大用。故潛證爲醫學之綱。統其書名曰醫徵云云。新章覓得先生傷寒書凡三部。惟卷末皆無醫徵。惟其中一部附有醫徵目錄一頁。以下皆闕。可知醫徵一書確曾附刊於傷寒之後。後印之本。竟將其刪去。不知用意何在。

吳序

國朝以來。刻醫書者甚多。吾亦盡得而覩。其意在故其大半纂集前人。附會成編。足以眩目淺學。識南沈先生。是刻則不然也。先生少攻舉子業。旋棄及醫典。少失偶。不復娶。客遊燕都。同次邗江。因緣戶外日盈踵。暇則與諸及門考論醫宗。凡二十餘爲性命交。後吾還新安八年。而先生書梓成。問序爲阿難迦葉。從旁宣導者乎。夫醫之爲道。不明由入乎其中。不能出乎其外。居常談論。則路路旁通。方投劑。每多方枘圓鑿。售者初知藥味。奈彼福緣情投。設劑間亦取驗。病者在在歸功。伊亦自謂得燈之燄。不續久矣。百年之間。數千里之內。亦有聞吾切欲得聞者。又何從而得邁焉。噫。豈世俗之當

徵之梓不容已也。吾昔有志乎此。今爲閣筆矣。惟願世之學者。由斯悟入。得仲景之正眼。至不知有目南。並且不知有仲景。不以一病之不治而致疑。不以衆病之能治而快意。明乎天下之正理。卽天下之定法。天下之定法。卽千百世之定法。則庶乎其可矣。

古歛同學弟吳人駒靈稗氏拜譔

自序

夫醫之爲道。軒岐已前。無文可考。惟仰觀天之六氣。俯察地之五運。正則爲發生。邪則爲病生。故以五運六氣。爲民生疾病之本。問答臟腑經絡諸病。以成靈素之書。張仲景繼闡風傷衛寒傷營。爲傷寒論。而括燥濕於寒傷營。春夏溫熱。該於風傷衛。乃以寒熱陰陽生成之理。難容少間。詎識後人心光無慧。不能鑒察聖賢底蘊。惟見彰著於方冊者。卽唱論效方。從而和之。隱而未發者。則置之不論矣。余嘗以靈素金匱傷寒參讀。而稽之六氣。祇有傷寒傷濕傷暑。而溫熱燥病。永隱無傳。嗚呼。世之臨證者。以春夏溫熱病。皆作傷寒治之也。間有論及溫熱者。皆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一端。非關於六氣時令感冒之溫熱病。未嘗不掩卷而歎。三復興思。是皆未識長沙風傷衛。而括溫熱之旨矣。故余謹遵少陰少陽之經旨。而撰方論二卷。卽仲景所謂大邪中表之證。其小邪中裏諸病。已經載於金匱。惟七情內傷。未經悉具。所以亦述二卷。統附於末。深冀後之讀者。以外感內傷合參其理。卽得全體大用。故僭證爲醫學之綱。統其書名曰醫徵云爾。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自序

二

時

康熙癸酉中秋後五日橋李沈明宗秋湄氏重題於廣陵客舍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目錄

卷一

重編傷寒論大意……………一一二

太陽上篇證治大意……………三一一三二

卷二

太陽中篇證治大意……………一一三〇

卷三

太陽下篇證治大意……………一一一八

卷四

| | |
|----------|-------|
| 陽明上篇證治大意 | 一一一六 |
| 陽明中篇證治大意 | 一六一三三 |
| 陽明下篇證治大意 | 三三一三四 |

卷五

| | |
|----------|-------|
| 少陽全篇證治大意 | 一一一二 |
| 合病 | |
| 併病 | |
| 過經不解 | 一九一二二 |
| 壞病 | 二二一二三 |
| 痰病 | 二三一二四 |
| 附門人問答 | 二四一三〇 |

卷六

| | |
|----------|------|
| 太陰全篇證治大意 | 一一一七 |
| 少陰前篇證治大意 | 七一二〇 |

卷七

| | |
|----------|------|
| 少陰後篇證治大意 | 一一一二 |
|----------|------|

卷八

| | |
|----------|-------|
| 厥陰全篇證治大意 | 一一二二 |
| 關格 | 二二一二六 |
| 差後勞復 | 二六二三〇 |
| 陰陽易病 | 三〇一三二 |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清 樵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一

重編傷寒論大意

仲景之書。迺醫方之祖。今人置之不讀。反宗後世方書。訛談醫事。罔識傷寒之真。所以重編註釋。徵爲醫者之鑑也。夫寒迺六淫之一。氣旺於冬。人感之者。必入太陽。司令之經。卽發頭疼身熱。惡寒脊強腰痛。隨其經絡而顯本寒標熱。或直中陰經。皆名傷寒。經謂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是矣。然春病爲風溫。夏爲暑熱。秋爲涼燥。惟冬月嚴寒。謂之傷寒。而篇中猶有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之辨。因風爲百病之長。善行而數變。在四時則隨四時。在八方卽隨八方。所以仲景辨別營衛風寒。表裏陰陽。虛實標本。而立汗吐下和溫之法。精備之極。若以六經風傷

衛篇。推治三時感冒。表裏虛實之病。靡不神效。但文辭古奧。義理深微。讀者不能頓升堂奧。視爲銀山鐵壁。望涯而退。祇因晉時王叔和編次不明。先以瘧暍雜病諸篇。冠之於首。湮沒主病。更雜己見。而爲敘例。俾讀者如入晦途。莫知其所之。嗟乎。千有餘年。而讀仲景傷寒書者。盡失傷寒之旨矣。卽宋成無己順文註釋。欠表明白。惟明代方有執條辨。喻嘉言尙論篇。勘破叔和之謬。後學始有所賴。奈程郊倩效顰。復作後條辨。故罵叔和。究其條釋。亦無後學之益。然喻嘉言尙論。可謂超越衆人之見。但註中間有矯闕前人。自遺本文註釋。而篇中精義頗多。忽略處亦未鮮矣。如六經篇目。合併過經不解。勞復陰陽易病。另列篇名。誠爲妥當。然有正治之法。編入誤治條下。而風寒兩傷誤治諸條。或結胸痞鞭同見。或失用大青龍。獨用桂枝。或單用麻黃諸誤。竟不提明分析。此亦失於檢點。今余六經篇目。併合過經諸名。仍步嘉言之舊。惟以正治汗吐下。次之於前。誤治變端。次之於後。風寒兩傷誤治諸變。逐段拈出。然雖編次。而仲景以風寒陰陽表裏虛實。前後互舉繁多。余今不過提其篇中大綱而已。須以三陰三陽參照。始得仲景之意。公諸同志。聊佐高深之助。未識首肯否。

太陽上篇證治大意

太陽一經。仲景明其奧義。而一經之中。分出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諸證。故先列風傷衛於上篇。取其脈證正治之法。冠於篇首。誤汗吐下溫鍼。悉隸於後。然雖曰傷寒。誠迺風傷衛證。俾觀者趨登徑路。不致混讀。

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此互太陽風寒脈證之總綱也。經云。傷寒一日。巨陽受之。巨陽者。諸陽之所屬也。其脈連於風府。下行循背腰而至足。故頭項痛。腰脊強。仲景以太陽皮毛相合。補其脈浮而惡寒之未備。以後凡言太陽一經。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必具此脈證也。

按。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是屬太陽脈證。若浮緩汗出惡風。迺風傷衛氣而爲中風。浮緊而無汗惡寒。迺寒傷營血而爲傷寒。若浮緊無汗而見煩躁。迺風寒兩傷。寒多風少之證。或傷寒脈浮緩。卽風多寒少之證也。或見本證而無本脈。不可直施麻桂青龍等湯。當察氣血陰陽虛實之偏。或挾舊疾致病。當固元氣。

爲主。然太陽一經。非惟冬月。而四時皆有。但分風寒火熱燥濕之異。若在春月。頭項強痛。惡風。脈緩。或弦爲風。夏月脈浮而洪爲火。季夏脈沉而細爲濕。秋月脈浮細緊爲燥。若以篇中六經風傷衛證。推治春夏感風溫熱諸病。易如反掌。但邪入腠理。太陽爲先。而當令之經。應接顯病。不可不識。奈今庸流。不別風寒暑濕燥火。脈之浮沉緊緩。時之春夏秋冬。一見頭疼身熱。遂作太陽傷寒發汗。混同施治。誅伐無過。元氣頓削。病劇至死。故復表出。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也。

此別陰陽治病之機。則知愈病之期也。易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而風爲陽邪。衛氣屬陽。以陽從陽。風傷太陽衛分。故發熱惡寒。爲發於陽。陽以數七。迺七日經氣來復。而病當愈。寒爲陰邪。營氣屬陰。以陰從陰。寒邪初傷太陽營分。未鬱衛氣爲熱。故無熱惡寒。爲發於陰。少頃鬱住衛氣。必發身熱。陰以數六。則六日經氣來復。而病當愈。此互中篇。或已發熱。或未發熱之義。非陰寒直中無熱之謂也。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太陽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是該風傷衛陽數七而言。若寒傷營。則當陰數六而言矣。蓋太陽一經頭痛。綿纏至於七日而愈者。迺邪傷太陽。本經已盡。陰陽氣復。將欲自愈。或邪盛而不愈。勢必再傳他經。非陽明即少陽。或三陰受之。故當鍼足陽明以通胃氣。充溢臟腑。杜絕風寒。無有可傳之路。勢必外出。謂使經不傳則愈。然太陽羈留七日。則三陽三陰皆可類推。有謂六日傳至厥陰經盡。七日再傳太陽。當鍼足陽明。使邪歸陽明。不犯他界。豈有初病太陽而不鍼陽明。反讓邪傳至於六經俱盡。氣血盡傷。然後鍼足陽明者乎。前人註釋俱差。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此互風寒欲解也。邪正鬱於營衛。猶兵寇之圍困。天地之鬱蒸。然營衛經氣欲復。氣機一動。邪不能容。正邪相爭。必當先煩。送邪汗出而解。但邪機向外。脈必應浮。設不應浮。要知此煩即是傳裏之機。不可不識。非但三陽欲解。即三陰亦可類推。蓋自解證。有從衄解。有下血而解。有從下利而解。有從小便暗除解者。

此卽太陽戰汗之一端。或從脈辨。或以證參。仲景妙義。散於諸篇。務必合參則備。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此病愈必有時候也。凡病解時。必從經氣自旺而已。午未太陽陽旺。故病得解。此迺陰病而取陽和之義。○以上五條。風傷衛寒傷營總法。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

此太陽風傷衛脈證也。第一條言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此加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迺補太陽風傷衛表證全具。而爲中風。但後言中風二字。卽括發熱汗出惡風脈緩在內。餘皆倣此。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此風傷衛正治法也。風邪屬陽而傷衛氣。故陽脈浮。陰無邪助而脈弱矣。然風寒傷於太陽。脈必皆浮。但陽緩陰緊有別耳。若衛分受風。其性屬溫。陽強不固。腠理開發。陰氣擾亂。不能自守。則汗自出。內氣餒而嗇嗇惡寒。腠理疎而淅淅

惡風。此雖風寒互舉。義實重於惡風。然傷風惡風。未有不惡寒者。傷寒惡寒。未有不惡風者。後人傳謂傷風惡風。傷寒惡寒。苟簡辨證。豈免貽禍後人。而翕翕發熱。即氣蒸濕潤之熱。較傷寒乾熱不同。風邪上壅。則鼻鳴。犯肺則乾嘔。以桂枝湯解肌而為主治。但桂枝行陽化氣。芍藥收陰斂汗。薑棗得桂。則宣和營衛。得甘草補中而散邪。然藥味俱是一陰一陽。相合成方。調和營衛。俾微汗出而肌表自解。與麻黃湯開鬼門驅寒迫殊。

桂枝湯

桂枝去皮

芍藥微寒

生薑各三兩

大棗擘十二枚

甘草二兩炙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通身絳絳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猶在身。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

臭惡等物。

凡服桂枝湯。歠熱稀粥一升。以助藥力。溫覆取微似汗者。千有餘年。從來不講。今特明之。業醫者不可棄之而不用。蓋桂枝湯原爲風傷衛氣。邪在肌膚。僅取微微似汗而設。但桂枝氣味俱薄。服過片時。其力即盡。嘗有不及之弊。故病不除。所以仲景巧思營衛同源。出於中焦。非和胃氣。則藥力不行。非藥力。則風邪不去。故以桂枝湯專和營衛。助以熱稀粥。補胃氣而益氣血之源。使胃氣長而營衛充。營衛充。則藥力行。邪氣纔能得解。此神妙至精之法。非惟冬月。即春夏秋三時感冒。用敗毒香蘇羌防等湯。亦可倣此。則一劑全瘳矣。蓋三時感冒。皆是風邪爲病。正欲胃氣充盛。則風邪散而不傳於內。俗醫不明。一見頭疼發熱。不惟不用此法。反禁飲食。肆投蒼朴查麴消尅胃氣。何異開門延盜。豈能治傷寒者哉。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主之。衛分受邪。擾亂營氣。故發熱而自汗出。欲治汗出風傷衛證。惟有桂枝湯而無別法也。

病嘗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耳。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風邪入衛而不入營。爲營氣和。然不與衛氣和諧者。誠是衛氣受邪。不與營和耳。故以桂枝湯解去衛邪。營衛自和則愈。

病人臟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爲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此囑宿無他病。卽用發表解肌也。病人臟無宿疾。而有頭痛發熱自汗表證。迺因風邪傷衛。衛氣不和。當用桂枝湯。和營衛解肌則愈。若有舊疾他病。不可亂施麻桂二湯。須明虛實補瀉。則無誤矣。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

此服桂枝湯不解。刺後仍用桂枝爲定法也。服桂枝湯反煩不解。斯非桂枝湯不當用。迺服之不如法耳。然太陽中風爲表虛。必當桂枝和營衛解肌爲是。但氣味俱薄。務歆稀熱粥以助藥力。則周身𦨔𦨔微汗。其病立愈。此必微汗亦未曾得。肌竅未開。徒引風邪擾亂陰氣。邪無出路。內鬱生煩。故刺風池風府太陽

經穴。開洩風熱壅甚之煩。再與前湯。其邪立解。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此陽病解後陰和之也。用解肌而表邪雖解。衛氣擾亂。未得遽寧。故不了了。斯傷風迺陽病解後。須得六日陰氣來復。和其衛氣。則能了。此表解已過六日。故俟十二日。陰氣重複而愈。可知傷寒未和。當取七日陽氣來復。和其營氣。不待言矣。蓋前云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與此不符者。何也。前迺但言本經正氣復而病自愈。此言陽病陰和。陰病陽和而愈。兩者反覆參看。則變化無窮矣。

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傷風外證未解。脈雖浮弱無力。必欲桂枝湯解肌。此爲定法。○以上十三條。太陽風傷衛正治之法。

酒客病。不可與桂枝。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平素多飲。濕熱內壅。若以桂枝辛甘。投與酒客。甘能滯氣。壅其濕熱。得湯則嘔也。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前云臟無他病。可用桂枝解肌。此二條平素濕熱內壅。卒投桂枝辛甘。壅助其熱。故令人吐。而吐後風邪內結。濕熱相蒸。必成喉痺癰膿。故吐膿血。然辛甘既不可用。必當辛涼。解其內蓄濕熱。兼之解肌可也。○斯二條。即臟有他病。餘皆倣此。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

桂枝湯原因風傷衛解肌而用。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迺寒傷營證。與之則封閉腠理。邪無出路。遺患無窮。當須識此之戒。勿令誤也。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服煖水。汗出愈。

此太陽表裏兩解也。發熱六七日。經病未解而傳於腑。腑熱衝心則煩。兼犯於胃。津液消耗。則渴欲飲水。腑氣不宣。水入即吐。但經腑並見。爲有表裏證。故以桂枝解表。合四苓以瀉腑邪。則經腑兩解矣。蓋多服煖水。猶服桂枝湯歠稀熱粥之法。但歠粥以助胃中營衛之氣。而煖水迺助膀胱水腑之津。俾膀胱氣盛。

則瀉汗俱出。經腑同解。至妙之法。可不用乎。

五苓散

猪苓針八

澤瀉針六

茯苓針八

桂枝半兩

白朮針八

右五味爲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此以小便驗裏證虛實也。飲水多而小便利。病人心下悸者。屬陽虛不能制水而利也。心下不悸而小便利者。無裏證也。若飲水而小便少者。膀胱氣熱消水。裏熱可知矣。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此誤汗救逆。兼辨腑證也。當行解肌而反發汗。幸無他變。但傷胃中津液。餘邪入內。故煩躁不眠。欲得飲水。當須少少與之。滋接胃中津液。和而病自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即經邪併入於腑。膀胱氣熱。則肺氣亦熱。故表有微熱。而裏則消

渴。所以五苓潔淨府。兩解經腑之邪也。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此表邪而內挾痰也。平素氣虛。痰積於胸。外風內入。合膩胸中。痰氣壅滿。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若甚者。心下必結。俗云挾痰傷寒是也。凡病痰飲。陽氣必虛。故脈微弱。飲積膈間。謂本有寒。即痰也。此當小青龍主治。而反下之。邪氣內陷。必作結胸。或下利。若利未止。而以通因通用。重複下之。邪陷腸中。則作協熱利也。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熱熱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此表風而挾內飲也。太陽表證而見下利嘔逆。即當解表。不可攻下。但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乃邪氣內入。與素積痰飲搏結。而侵陽明少陽。故熱熱汗出。發作有時。然不惡風寒。即表解而內熱蒸騰。裏證已急。所以姑置太陽頭痛為表解裏未和。當以十棗湯下痰為急。此不用陷胸湯丸者。非因誤下耳。

十棗湯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大棗十枚

右三味等分。各別搗爲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羸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養。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此無躁急之脈。知邪不傳也。太陽表證未解。而脈無遲疾躁急。爲陰陽俱停。迺邪正之氣纏綿。不傳他經爲病矣。邪既不傳。機當外向。必先振慄汗出而解。設不振慄。乃邪正俱虛。交結纏綿。不能傳出於外。當責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須察其脈。則知邪之在陽在陰。而以汗下之法。故診陽脈微者。微邪尙在三陽。必先從汗而解。見陰脈微者。微邪在裏。當從下解。然太陽相持日久。必侵胃腑。謂欲下之。宜用調胃承氣。或小便利。屬膀胱腑病。當以五苓亦爲下也。

調胃承氣湯

大黃酒浸

甘草炙

芒硝半觔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少少溫服。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尙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此邪血搏結於腑也。經邪傳入於腑。爲熱結膀胱。邪熱衝心。故病如狂。入血。則血熱沸騰而下。血迺正氣有權。送邪隨血而去。故下者愈。或血不下。而見頭疼身熱惡寒表證。當先解外。俟表解已。但少腹急結。用桃仁加入承氣。破血攻瘀。猶恐經邪未盡。故加桂枝兼動其血耳。

桃仁承氣湯

桃仁五十箇
去皮尖

大黃四兩

桂枝

芒硝

甘草各二兩
炙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入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

鞭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此太陽證而無正脈之辨也。風入於腑。腑熱衝心。其人發狂。六七日。頭疼發熱。表證仍在。反見脈微而沉。是非表脈。當察其變。然脈微者。邪不在陽。沉為在裏。裏當結胸。而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迺熱在下焦結血。故少腹鞭滿。須驗其小便不利。則是熱邪壅結膀胱氣分。當以五苓導水滋乾。見小便自利。迺邪血壅結。當下其血。所謂太陽隨經瘀熱在裏。即膀胱之裏也。蓋前謂其外不解。尙未可攻。但如狂血下。瘀結未甚。而重於表。此發狂便利。少腹鞭滿。迺瘀結至甚。其表必輕。當重於血。故用抵當峻攻堅壘無疑。

抵當湯

水

蛭三十箇熬

蟲

三十箇熬去翅足

桃

仁二十箇去皮尖

大

黃酒三兩

右四味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下再服。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此血結與發黃相隣之辨也。身黃而脈沉結。必有瘀滯所致。當驗其少腹滿。小

便不利。迺膀胱氣結。發黃之徵也。若小腹鞭。而身黃如狂。小便自利。卽氣通而血結。故用抵當無疑。○以上十二條。解肌而病不解。正謂傳變傷寒。非誤治之證也。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腑邪壅逆。而服發散升提。內動其濕。故水藥不得入口。若更發汗。再動其濕。上湧下瀉。則吐下不止。前人謂桂枝之禁。麻黃豈獨不禁乎。此服發散風寒之藥。皆有此逆。是當五苓導濕散邪爲主。與前水逆同治。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

此誤汗而傷內陽之變也。傷風原爲表虛。當以解肌爲主。而反發汗。致傷上焦表裏之陽。汗出而邪不出。故仍發熱。陰氣上逆。虛陽無主。則發頭眩。腎水凌心。則心下悸。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迺汗傷膚廓胸中之陽。心神恍惚。似乎全無外廓。欲擗地中。避虛就實之義。然陽虛陰水橫逆。故以苓朮坐鎮中州。宣導玄武之水下行。芍藥酸收上逆之陰。薑附補陽而逐水歸源。則不驅邪而邪自去。

故名真武湯也。

真武湯

茯苓

芍藥

生薑

白朮各三兩

附子炮一枚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服七合。日三服。○若欬者。加五味半升。細辛乾薑各一兩。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五兩。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此誤汗而亡表陽津液救逆也。風傷衛。不當汗而汗傷衛氣。表陽不固。則遂漏不止。汗出亡陽。而風邪不去。故惡風。膀胱氣虛不化。故小便難。經謂陽氣者。柔則養筋。今陽虛失溫。筋脈不能輕蹻。液脫不舒於筋。故四肢微急。難以屈伸。仍用桂枝湯。和營衛而解表邪。加附子。固護元陽而救漏脫。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為吐之內煩也。

此吐傷津液之變也。太陽脈浮而見表證。非桂枝卽麻黃。發表解肌。乃爲定法。設誤吐而吐中是有發散之義。故表證退而不惡寒。但胸中無邪可吐。徒傷胸膈之陽。與胃中津液。微邪反陷於裏。內熱生煩。則不欲近衣。故爲吐之內煩。後人不識用吐的對之證。妄除吐法。假若無形之邪。去表入裏。擾亂胸膈之間。而無痰飲相挾。似結非結。此非汗下能除。若不用梔豉湧吐。更有何法能去其邪。如此則又不可妄除聖賢之法矣。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此爲小逆。

此吐後病變脈變也。吐散表邪。故不惡寒發熱而自汗出。但關部屬胃。見脈細數。要知其病不在胸中。乃吐傷胸胃津液。陽氣之故也。一二日病在太陽之表。而吐則傷胸膈之陽。故腹中饑。口不能食。三四日病在陽明上脘而吐。則傷胃中津液。而胃傷虛熱。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若傷脾中之陽。乾健失職。則朝食暮吐矣。然表裏之邪。雖從湧吐而解。但傷脾陽。胃津未復。故爲小逆。須當靜以

待時。陰陽和而自愈。○此下皆言誤下之變。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

外證未解。下之爲逆。卽括結胸痞滿協熱下利等變之囑。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雖誤下。脈證尙未變更。仍照脈證解表。迺爲定法。此與少陽十七條。互發其義。當合參看。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者。不結胸。此爲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協熱利。脈浮滑者。必下血。

此互太陽風寒誤下。邪氣相隨經絡臟腑虛處變證也。誤下脈促。而不結胸。因傷津液。陽邪熾盛。而脈偏促。邪機外向。故爲欲解。脈浮者。邪雖在表。機卽向裏。痰邪相搏。必結胸也。緊迺寒邪陷入於胸。逼火上逆。故咽痛。脈弦者。邪氣不陷。太陽胸膈。而傳少陽之裏。所以兩脇拘急。然下則津液虛。而邪正氣亂。故脈細。

數。但邪不陷胸。仍在經絡之表。所以頭痛未止。若脈沉緊。寒邪入裏而挾陰氣上逆。故欲嘔。沉滑者。沉爲在裏。滑脈爲陽。迺風邪陷於腸胃。逼迫水穀下奔。故協熱利。浮滑者。浮屬太陽。滑爲血實。邪入於腑。膀胱血熱。故下血也。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此誤下從本證加減兩解也。下則徒傷胸胃之氣。微邪陷入胸間。壅逆肺氣。則微喘。然邪在胸膈。爲表未解。仍用桂枝湯驅表。加厚朴。以下胸胃之逆。杏仁順肺氣而定喘逆。故爲佳也。

太陽病下之。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此誤下脈促。辨陽氣虛實也。下則擾亂陰陽之氣。則脈促。邪入胸膈。幾成結胸。但未結而滿也。故以桂枝湯單提胸膈之邪。使從表解。去芍藥者。惡其酸收。引邪內入故耳。若脈促胸滿而微惡寒。迺虛而偏促。陽氣欲脫。又非陽實之比。所以去芍藥方中加附子。固護真陽。可爲見微知著之權。然傷風下後之惡寒。與

未下之惡寒。迥然有別。而汗後之惡寒。與未汗之惡寒亦殊。

太陽病。下之。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此誤下邪入陽明之變也。下之邪陷胸胃。內無痰飲燥屎相結。故無結胸下利等變。但邪無定向。即其氣上衝。然風邪半入於裏。法當上下分消。邪始得除而病得愈。故用桂枝湯。和解太陽胸膈之邪。從上表出。加前所誤之藥。以驅胃中之邪。而從下出。謂方用前法。其氣不上衝者。此法漫無取義。故不可與。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此互風寒誤下。增變痞利。皆以此湯救逆也。表證未除而數下。徒傷其胃。風邪陷入腸胃。逼迫水穀下奔。則變協熱下利不止。寒邪內陷太陽胸膈。則成心下痞鞭。迺結者自結。腸胃中利者自利。外證未解。爲表裏不解也。然腸胃空虛。若不救逆。則痞利愈篤。但以風傷衛立法。故用理中湯。加入人參。輔助脾胃之氣。桂枝以散表風。若寒傷營致變。當加麻黃。乃不治痞而痞自開。不治利而利自止矣。

桂枝加人參湯

桂枝

甘草各四兩炙

白朮

人參

乾薑各三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入桂更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再夜一。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

此誤下而辨太陽與陽明也。不解肌而反下。邪氣陷入腸胃。氣虛下奔。遂利不止。見脈促。則邪機上逆帶表。當以救逆之中。兼解其表。即互桂枝人參湯之意也。但邪不陷太陽之裏。逕入胃腑。邪實氣壅。上逆則喘。熱蒸則汗出。故用葛根甘草黃連黃芩湯。清解陽明表裏之熱也。

葛根黃連黃芩湯

葛根半觔

甘草炙

黃芩各二兩

黃連三兩

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至六升。入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二服。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

以下之太蚤故也。

此互風寒下蚤而變結胸痞鞭也。病發於陽。卽風傷衛。表證未盡而下蚤。邪陷於裏。與痰搏結胸間。位高而痛。謂之結胸。屬陽而爲實證。病發於陰。卽寒傷營。表邪未盡而下蚤。寒邪內陷。與痰搏結心下。位低不痛而痞鞭。屬陰。是屬虛也。此示未發表。或已發表。表邪未罷。不可遽下之訓耳。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懣。陽氣內陷。心下因鞭。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此見結胸之辨也。浮爲太陽之風。動爲太陽之痛。數爲太陽之熱。與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卽風傷衛。表虛自汗本證。反惡寒。卽惡風之互辭。但太陽表證。則當解肌。而反下之。誅伐無過。胃中空虛。陽邪內陷。正氣壅滯。故動數之脈。反變爲遲。邪陷胸膈。則拒痛。膈間氣逆不通。則短氣躁煩。心中懊懣。陽氣內陷。與痰搏結。心下因鞭。故爲結胸。而胸旣已結。解肌發汗。漫無取義。惟當大陷胸湯丸。

開其結滿。或邪雖陷而不作結胸。但內外鬱遏。肌表不通。溼熱上蒸。則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膀胱表裏氣鬱。所以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大陷胸湯

大黃六兩

芒硝一升

甘遂一錢

右以水六升。先煮大黃取二升。去滓。入芒硝煮一二沸。內甘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此結胸最重證也。邪飲搏結。逼湊胸膈。胸背不得昂然舒暢。故如柔痙狀。但陷胸湯入口。溜下胸膈。不能開破。胸中堅壘。頸項何由得伸。故取陷胸丸。連滓煮服。加白蜜。留戀胸膈之間。而破上焦之結。因肺氣壅逆。故加葶藶杏仁。下其逆耳。

大陷胸丸

大黃半觔

葶藶

芒硝

杏

仁各半升熬黑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

七。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頓溫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爲效。禁如藥法。

結胸證具。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此結胸之變脈也。結胸而脈見浮大。迺表邪未清。而兼陽邪內熾。津液陰血盡傷。若以大陷胸攻其堅壘。而結胸必不能去。反傷胸胃津液。陽氣陰陽俱敗。外邪盡併於內。結而又結。卒難解開。所以下之則死。

結胸證具。煩躁者亦死。

此結胸死證也。結胸證具。乃指膈內拒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懣。心下因鞭。狀如柔痙。諸證而言。若見煩躁。迺因邪氣在表而誤下。誅伐無過。胃氣空虛。津精血液。變乾杯罄。孤陽獨露。而無所附。故死。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此結胸之輕證也。痰邪結於心下位低。而按之則痛。不按則不痛。陷內之邪原少。故爲小結胸。但脈浮滑。迺屬風熱有餘。故宜黃連。半夏。栝蒌實。清熱化痰。開結順氣。緩解熱邪則愈。

小陷胸湯

黃連一兩

半夏半升

栝蘆實大者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栝蘆。取三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湯主之。

此風寒兩傷誤下。而變結胸痞鞭兩證也。風陷胸中。卽成結胸。風化爲熱。故爲熱實。寒邪陷於心下。故脈沉緊而按之石硬。但心下痛。卽爲結胸。而石硬則爲痞矣。雖然邪有風寒之別。而治則獨用大陷胸。蕩滌結胸。使心下痞鞭亦不能存矣。尙論謂傷寒誤下。雖成痞。時亦有結胸之候。又謂緊脈有浮沉之別。浮緊主傷寒無汗。沉緊主傷寒結胸。杜撰非理。不可誤聽。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此兩傷營衛。寒多風少。汗下之變也。太陽風寒兩傷。卽當大青龍湯發表散邪。醫單發汗而傷其陽。故病不解。而遂發熱惡寒。迺風傷衛。誤汗傷陽之徵也。見病不解而復下之。則心下痞。迺寒傷營。邪陷之徵也。因汗傷表。誤下傷裏。故爲

表裏俱虛。陰陽並竭。因痞居心下。爲無陽陰獨。復加燒鍼。火邪助其風熱。則發胸煩。但面色青黃。膚瞤。是木氣旺而土氣衰。故爲難治。今色微黃。胃氣來復。故手足溫。迺胃陽不敗。爲易愈也。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此結胸而兼陽明也。發汗復下一誤。而再誤。上下表裏皆虛。邪陷入裏。風熱燥結。故不大便。津虛不得澆灌。則舌上燥而渴。然不大便。而日晡小有潮熱。不惟太陽邪結。且兼陽明內實。故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病已危篤。二經之藥。難以雜投。惟宜陷胸湯。從胸蕩滌。以及胃腸。破其堅壘。迺攻太陽則陽明亦去矣。然此結胸與陽明胃實互明。而讀者須識其意。但臟腑上下諸病。皆有兼證。推效此法。則爲良工。

太陽病。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若裏未和。然後下之。此先下後汗。虛而變冒也。不解肌而反下。雖然徒虛其裏。幸邪不陷。而無他變。

見頭疼發熱。表病未除。而復發其汗。逆施倒行。以致表裏俱虛。邪正兩衰。鬱遏於上。猶物蒙蔽。神識昏迷。謂之鬱冒。然冒家必於汗出。則鬱遏之邪得解。表裏兩和而愈。或涉陽明內實未除。爲裏未和。然後下之。此汗不過桂枝下不過大柴胡、五苓之類。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

未經汗下。小便不利者。邪盛也。若汗吐下後。小便不利者。過傷津液。須俟津回燥潤。故二條必須陰陽和而小便自利。慎勿妄用利藥。更傷津液。反致小便愈難。而大便艱澀也。○以上諸條。皆汗吐下顛倒逆施之證治也。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此囑非太陽本脈。當禁火灸也。脈微數者。非傷寒正脈。必因平素陰虛火盛。而感外邪爲病。誤以火灸助邪。則爲煩逆。見火邪雖微。內攻有力。必致焦骨傷筋。陰血難復。爲禍不淺。宜深戒之。然非惟戒灸。即汗下亦須顧慮津液耳。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清血。名爲火邪。

此風邪戒火熏取汗也。火熏取汗而不得汗。非惟病邪不解。火氣反入於內。風火相逼。其人必躁。若到經七日。陰氣不復而病不解。邪火轉入肝臟。必致清血。清同圉也。因火致逆。故爲火邪。當清火邪。勿治其血。

太陽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熏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而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此以火劫汗致變劇證也。風爲陽邪。火亦屬陽。以陽從陽。風火相搏。邪熱熾盛。則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熏灼。陰血盡消。氣鬱不疏。身必發黃。陽邪上盛。則衄。耗竭陰精。則小便難。上下內外津血皆傷。爲陰陽俱虛竭。故身體枯燥而無膏澤。邪痺肺胃。陽氣不通於外。鬱熱上衝。故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而喘。口乾咽爛。耗竭津液。故不大便而譫語。胃氣將欲敗亡。則噦。消灼陰水。神識昏昧。故手足躁擾。捻衣摸床。凶危蜂起。則當驗其小便利者。還有殘陰一線未絕之徵。

知其人可治。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口中水竭。煩躁。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實欲解也。故其汗從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又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

此誤火變病。胃和自解也。太陽病二日反躁。是因風邪盛極。反以火熨其背。逼其大汗。胃中津竭。心火亢甚。故煩躁而譫語。至於十餘日。忽然振慄下利。似乎邪從汗利兩解。但汗從腰已下不得。而小便又不得。要知此利。即是胃邪逼迫腸中水穀之利。邪仍在胃。上衝則嘔。下逼則失溲。而足下惡風。風邪擾胃。故大便難。然大便既難。則當小便數。而反不數及多者。迺邪從小便下。滲暗除。津液已回。腸間潤澤。大腸之邪。分從便出。則下氣通而上行。故大便已。頭卓然而痛。上氣即得下行。足心必熱。即胃氣調和水穀真氣下流故也。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註見金匱

火鍼誤治。昔人混次篇中。迺繼溫鍼汗吐下法。然鍼法久湮。觀者甚倦。但法中
辨別。誤傷陰陽表裏營衛最精。故六經溫鍼。概列於末。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清 樵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二

太陽中篇證治大意

蓋凡經絡。氣血兩分。風傷於衛。衛病而營不病。立桂枝湯。和營衛而解肌。嘗有無汗不及之弊。麤工不解。誤以麻黃發表。其禍立至。其變最巨。種種救逆之法。悉入上篇。此寒傷營證。營病而衛不病。然寒主陰凝。閉塞毛竅。非大開腠理。營分之邪。何由得出。故立麻黃湯。開腠發表。嘗有汗之多少。太過不及。病之解否。諸變。種種救逆。列於此篇。俾風寒不致混亂。業傷寒者。始得無失。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重。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此太陽寒傷營之本脈證也。營氣屬陰。寒亦屬陰。以陰從陰。所以寒邪傷營。壅

遏陽氣。標化為熱。謂已發熱。若邪始入。未鬱陽氣為熱。為未發熱。少頃陽鬱。即發熱矣。蓋邪傷太陽寒水之經。陰凝血滯。營衛不利。故已發熱未發熱之間。必有惡寒。體重。寒應胃關而為嘔逆。寒主剛堅。故脈陰陽俱緊。謂之傷寒。無此脈證。不可作傷寒治也。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此互上條證治也。寒主陰凝。感入太陽營分。凝滯經絡。營衛不利。故發身熱。頭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畏寒。無汗而為傷寒。然太陽之氣。與肺之母氣相合。邪從皮毛而入。鬱逆肺氣。以故作喘。寒主收斂。傷營則腠理閉密。故用麻黃甘熱之品。大開腠理。桂枝辛熱。入營驅寒。炙甘草以補中氣為助。杏仁以利肺氣之逆。即邪從汗出而解也。

麻黃湯

麻黃 三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杏仁 七十粒 去皮尖

甘草 一兩 炙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歠粥。餘如桂枝湯將息。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方見少陰篇

此太陽證而見少陰脈也。邪在太陽。則發熱頭痛。乘虛傳入腎間。故脈反沉。此迺陽證而見陰脈。表裏雙傳之虛證也。然雖身疼。太陽表證不差。則當舍證從脈。急救腎中真陽為急。故宜四逆湯回陽。則表裏自解矣。蓋此與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何異。但彼無頭痛。乃邪在少陰。標現為熱。病似太陽。故以麻黃、附子、細辛溫經散邪固陽。但與救陽迺為異耳。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

此憑脈辨證。知邪傳與不傳也。脈浮而緊。為太陽正脈。迺靜而不傳他經矣。若頗欲吐。或躁煩。而脈數急。則邪機向裏已著。勢必傳入他經為病。二三日陽明少陽脈證不見。仍在太陽。知不傳矣。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此下十條。太陽脈證。虛而又兼舊疾。皆宜建中。不可妄施汗下也。傷寒二三日之間。心中悸者。迺上中二焦陽虛陰逆之徵。更加之煩。津液亦為不足。而邪漸

內侵。故以小建中湯。建中氣而和營衛。使心脾健旺。陰不上干。則煩悸止而邪不內傳矣。嘔家。迺因溼熱素盛。建中之藥。甘能助滿。故不可用。

小建中湯

芍藥六兩

桂枝

甘草炙

生薑各三

大棗十二枚

膠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此尺脈遲者。戒發汗也。脈浮緊。身疼痛。寒傷太陽營分。必當發汗散邪。見尺中脈遲。則知元陽素薄。營血衰微。根蒂不固。敢以發汗而為嘗試。必當先建中氣。俟根本充盛。然後驅邪。始為良治。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愈。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此內虛誤治而戒汗也。陰氣素虛。則脈浮數。迺邪氣欲傳未傳之際。宜從汗散。

因誤下而傷氣血。故身重心悸。然尺中脈微。乃腎中陽氣亦微。故爲裏虛。不可再發其汗而傷陽。必俟表裏陰陽氣實。津液自和。則自汗出而愈。蓋傷寒之邪。來如風雨。若不藥而待津液元氣自和。則邪入於裏。頃成敗證矣。此仲景意欲先用建中和營衛而補正。不驅邪而邪自去。謂須表裏實。津液自和。非不服藥也。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咽喉乾燥者。真陰津液素虧。若發其汗。更劫胃中津液。致變百出也。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便血。

蓋熱在下焦爲淋。因肝腎膀胱氣熱。陰精素虧。若發其汗。重傷血液。氣滯熱壅。則便血也。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瘡。

瘡家一身營血盡傷。寒邪傷營。則身疼痛。若發其汗。重傷血液。膀胱筋脈無養。外風襲虛。大筋軟短。則變爲瘡。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經家。經絡清陽之氣素虛。陰血更爲不足。若發其汗。氣血盡傷。額上則陷。經脈枯燥。寒邪不解。故脈緊急。血不濡於諸經脈絡。則目直視而不能轉。胸眼不能合。則不得眠。後人傳謂傷寒見衄。不可發汗。謬之甚矣。下篇傷寒衄血不解。以麻黃湯發汗。則邪散衄止。此戒素有衄血之人耳。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亡血家。素成陽盛陰虧之體。然陰虛則陽基亦不固密。若發其汗。乃無陰可傷。反致真陽敗越。故作寒慄而振。危險之道。可不慎哉。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方缺

汗乃心液。平素陰虛盜汗之輩。心血必虛。重發其汗。而傷心液。神明不寧。則恍惚心亂。然心傷則小腸之血亦傷。陽火內鬱。故小便已陰疼也。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

此脈浮可發汗也。脈浮。迺指無汗脈緊。邪在太陽之表。故用麻黃湯發汗。浮數者。太陽將解未解。欲傳未傳之際。所以乘其轉動之機。擊其半渡而已。故亦以麻黃湯發汗。若風傷衛。表證脈浮。則宜桂枝湯。不待言矣。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

此寒解重感風邪也。傷寒發汗已解半日許。則知邪從汗去矣。然復煩而脈浮數。勢必重感風邪傷衛。故易其法。爲更發汗。所以不用麻黃而用桂枝也。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此互風寒入腑。脈變浮數也。發汗後。經邪已退。但有腑熱未清。故浮緊之脈而變爲浮數。雖未見小便不利。然煩渴則膀胱裏熱已具。但恐經中餘邪未盡。故用桂枝一味而解表邪。四苓以瀉腑熱也。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此腑證而辨多少也。傷寒汗出而渴。迺表邪已解。若無陽明少陽裏證而渴者。是屬膀胱氣熱腑證。故用五苓兩解。是無移易。或汗出而不渴。迺表多而腑證最微。但有經中餘邪未盡。故用一桂之表。一苓之裏。生薑甘草和其營衛足矣。

○以上四條。皆太陽正治也。

茯苓甘草湯

茯苓

桂枝各二兩

生薑三兩

甘草炙一兩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者。炙甘草湯主之。一名復脈湯。○脈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

此邪正兩虛。而辨脈之促結代也。汗吐下後。營衛津液皆傷。邪正兩衰。正氣不能接續。故脈結代。而心動悸。當養正氣。恢復營衛津液。則邪自退。而脈自復。故爲復脈湯。仲景恐人不識。促結代脈。自下註曰。按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卽一息四至。緩脈而有歇至。迺衛氣不充。故爲結。若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迺一息六至。數脈而有歇至。是陰血大虛。津液告竭。謂之促。故曰結陰。若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迺一息五至。平脈而有歇至。則臟真之氣虧極。不能相續。迺俟他臟之氣。代行經隧。而爲代。故曰代陰。然傷寒而見結促代脈。元氣大虛。謂得此脈者。爲難治。但當培補元氣。則脈自復。而邪自退。故以桂枝湯和營衛。去芍藥者。惡其酸收斂邪故也。炙甘草同麻仁。能補胃氣。以養脾血。而充濟五臟。人參、麥冬。以益元氣而生津液。以生地、阿膠。並補真陰。使

元陰有濟。則陽氣不散。蓋結促代脈。雖有陰陽寒熱之分。而復脈湯乃和營衛。而氣血津液並補。則臟腑各受其濟。陰陽自和。故能復也。

炙甘草湯

甘草炙四兩

生薑

桂枝各三兩

人參

阿膠各二兩

生地黄一觔

麥冬

麻子仁各半升

大棗十二枚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烱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

此汗傷表氣救逆也。發汗而傷衛氣。餘邪未盡。故身疼痛。而脈沉遲。所以桂枝湯倍芍藥、生薑。宣和營衛。人參養正補虛。則不驅邪而邪自散。此汗後暴虛表衛之氣。非真陽氣虛。所以不藉薑附回陽也。

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此傷上焦陽氣。望而知之也。汗傷心氣。胸廓空虛。故又手冒心。迺以實就虛故也。若以聲試。教其效而不效。因陽虛不能上升。即兩耳聾而無聞。以重發其汗如此。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此汗傷心氣。水欲上凌也。發汗致傷心陽。腎水將欲上凌。故心悸。而又手自冒。欲得按者。迺以實而拒虛也。故用桂枝行陽。以伐腎邪。甘草和中。而復心脾之氣。俾土氣鎮逆。腎邪則不上凌矣。

桂枝甘草湯

桂枝 四兩

甘草 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溫服。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方註見金匱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

此汗傷脾氣。微邪內侵也。吐下後腹脹。為正虛邪實。此汗傷脾胃之氣。微邪內陷。引動濁陰痰氣上逆。故腹脹滿。正汗後不傳陽明。隨虛傳於太陰。氣虛之證。

故用厚朴、生薑、半夏。滌飲下逆而消脹滿。人參、甘草補正和中。俾正氣實而邪自退。世謂甘草益脹。却不知能除虛脹耳。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厚朴

生薑各半

半夏半升

人參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此汗傷胃氣。變痞也。汗傷胃氣。微邪入裏。與痰搏結心下。故成痞鞭。脾胃氣傷。則濁陰上逆衝心。所以乾噫食臭。然水飲不得轉輸膀胱。橫流脇下。爲有水氣。胃氣虛而水穀不化。邪正搏擊。則雷鳴下利。此汗後而成下利痞鞭。迺太陽陽明元氣大虧。故用乾薑辛熱散寒。薑棗參半甘草和中養正。而降濁逆。芩連能解壅逆之熱。名曰瀉心者。迺瀉心下之痞也。

生薑瀉心湯

生薑四兩

甘草炙

人參

黃芩各三兩

乾薑

黃連各一兩

半夏半升

大棗十二枚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惡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此汗有傷陰傷陽分治也。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此傷表。陽氣虛。故為虛也。以芍藥、甘草和營衛而收陰氣之逆。熟附補陽散邪而退惡寒。若不惡寒而惡熱。則是汗傷胃中津液。邪氣已入陽明之腑。實熱內蒸。所以惡熱而為實證。當與調胃承氣。專瀉胃中內熱之實也。○以上八條。發汗致傷陰陽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

芍藥

甘草各三兩

附子炮一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發汗後。飲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此風寒兩傷。獨用麻黃致變也。風寒兩傷。單用麻黃湯發汗。風寒搏聚不散。故風應則汗出。寒逆則喘。但已誤而不可再誤。所以不可更行桂枝湯。此邪未入陽明之經。已入陽明之腑。故太陽表少。陽明裏多。邪熱相蒸。故汗出喘而身無大熱矣。所以變大青龍。但取麻、杏、甘、石。和解太陽陽明之邪。蓋發汗後飲水過多。水氣上逆射肺則喘。若強以水灌其身。欲令汗出解表。水氣侵膚。肺氣不利。故亦喘也。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麻黃四兩

杏仁

五十箇

甘草

二兩

石膏

半觔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此風寒兩傷。太陽而兼少陽之治也。傷寒六七日。正當邪傳入裏。但發熱惡寒。肢節煩疼微嘔。風寒尙在太陽。而帶少陽之界。與合病相似。但太陽證多。少陽證少。所以不與合病同治。此因其人素有痰飲內蓄。相招外邪。結於心下偏旁。

之處。故爲支結。不因誤下而成。兼有表邪。故用桂枝。芍藥以解太陽之表。合柴胡湯。迺解少陽偏裏之邪。俾外邪散而支結自開。此謂支結。卽少陽脇下鞅滿之意也。

柴胡桂枝湯

桂枝

黃芩

人參

各半

甘草

炙一兩

半夏二合

芍藥一兩

大棗

六枚

生薑

一兩

柴胡四兩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傷寒蓄血。較中風蓄血。猶爲凝滯。故變上篇之抵當湯爲丸。煮而連滓服之。與結胸項強似柔痙。用大陷胸丸同意。蓋湯者。蕩也。陽邪入陰。一蕩滌而卽散。丸者。緩也。陰邪入陰。恐蕩滌不盡。故緩而攻之。所以求功於必勝也。其曰不可餘藥者。卽湯不變而爲丸。不可得矣。

抵當丸

水蛭四十箇

蠱蟲二十箇

桃仁二十箇
去尖皮

大黃三兩

右四味杵分爲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晬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此三陽俱見也。發熱汗出不解。風邪已入陽明。寒邪已傳太陽胸膈。故心下痞鞭。兼有少陽。則嘔吐而下利。但痞結之邪原少。故用大柴胡。僅和少陽陽明。則表裏上下無不解矣。

大柴胡湯

柴胡半觔

黃芩

芍藥各三兩

半夏半升

生薑五兩

枳實四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一方用大黃二兩。若不大黃。恐不爲大柴胡湯也。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此互風寒。下傷胃陽救逆也。下傷脾胃裏寒瀰盛。則變下利清穀不止。故用四逆湯急救脾腎之陽。俟清穀止而身疼未解。然後用桂枝湯和營衛而解肌表之邪。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此水結與結胸之辨也。熱結在裏。即邪入於裏。內無痰飲相併。故不結胸。復往來寒熱者。迺邪在半表半裏。偏於裏多。爲熱結在裏。當以大柴胡兩解表裏。是無疑矣。若是表邪陷內之結胸。應無大熱。此見往來寒熱。乃是木盛土衰。水飲不行而爲水結在胸脇。設真是結胸。隔其陽氣不能下達。則當頭汗出。宜用大陷胸開其結也。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此風寒兩傷而誤下也。僅以桂枝解表。而表不解。誤下而不結胸。邪尙在表。但半入陽明之裏。故汗出喘而無大熱。所以不可再用桂枝湯也。仍取青龍之麻杏。以解太陽之寒。甘石以清陽明風化之熱。與前二十六條反覆參看則明矣。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水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此以風寒互痞利言也。下傷胃氣。風邪陷胃。逼迫水穀下奔爲利。故水穀不化。腹中雷鳴。日數十行。若寒邪內陷。則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也。然不救逆。而復下之。則胃氣傷而重傷。客邪陷而又陷。挾併濁陰上干。其痞益甚。此非結熱。是胃中虛。客氣上逆所致。然痞爲虛中之實。利爲邪實正虛。所以不用黃連瀉心等法。而用甘草瀉心湯之乾薑。辛熱勝寒。以散痞結之本。半夏滌飲而散痞鞭之形。甘棗以和脾胃。芩連以清標化之熱耳。

甘草瀉心湯

甘草四兩

黃連一兩

乾薑

黃

芩

各三兩

半夏半升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

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此互結胸痞氣。當先解表而後攻痞也。下後邪氣雖不內陷。裏氣已虛。若不固中氣。復發其汗。寒邪陷內而成痞。若有惡寒。表邪未解。當先解表。然後攻痞。經謂從外至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也。此雖傷寒下後。又互風而言。故出桂枝湯和營衛而解表邪也。然大黃黃連瀉心湯攻痞。是無下利而爲裏實。故以苦寒瀉之。如前條下利雷鳴等變。是屬裏虛。故用甘草半夏等湯。溫補散結而痞雖是一。又當分別虛實治之。

大黃黃連瀉心湯

大黃二兩

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此辨氣痞與陽虛痞也。脈浮而緊。太陽表邪未解。則當發表。而反下之。邪氣內陷。內無痰飲相挾。惟與膈下胃氣凝聚。故按之自濡。而爲氣痞。所以關上脈浮。

不似痰飲結痞脈沉之比。故用大黃、芩、連。耑瀉心下虛軟之痞也。若氣痞而外復惡寒汗出。迺無形邪結於裏。護衛之陽亦虛。故煎附子汁和入三黃湯內。邪陷內實者攻之。外陽虛者補之。各任其事。共成傾痞之功耳。蓋上下痞證於中分別寒熱虛實。法法無遺。令讀者頓開茅塞。豈不快哉。

附子瀉心湯

大黃二兩

黃連

黃芩

各一兩

附子

一枚炮炙取汁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此當先解腑邪也。本下而邪陷。則心下痞。但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是因腑邪內盛。故用瀉心湯而痞不解。其義甚明。但慮腑邪上冲助痞。邪耗津液。所以用五苓散。先瀉腑邪。然後攻痞。或腑邪散而痞亦不存。有之。尙論謂五苓散亦爲消痞之良治。然既爲良治。何必又立黃連、半夏、甘草等湯之繁。此乃漏談欺世。甚非理也。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此傷中下二焦之氣也。湯藥者。即承氣蕩滌之劑。傷動胃氣。邪陷奔迫。而下利不止。與痰搏結。則心下痞鞭。此結者自結。利者自利。醫不救利。反以瀉心湯攻痞之標。故痞未除。又以他藥下之。誤而又誤。故利不止。蓋理中湯。但理中焦脾胃之氣。此連下焦腎與大腸之氣不固。水穀直趨腸間。所以其利益甚。當以石脂、餘糧酸澀固攝下焦之脫。倘服之而再不止。迺水穀順趨大腸熟路。當利小便。旁通支河。分滲水穀。則下利得止。

赤石脂禹餘糧湯

赤石脂碎一觔

禹餘糧碎一觔

右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三服。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

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此少陽風寒誤下。亦成結胸痞鞭也。傷寒五六日。而無身疼腰痛惡寒之太陽。自汗惡熱鼻乾之陽明。見嘔而發熱。然發熱屬少陽之表。嘔屬少陽之裏。爲柴胡湯證具。而不與柴胡湯。反以他藥下之。並無結胸下利之變。謂柴胡證仍在。雖然誤下而不爲逆。仍當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發熱汗出而解矣。若見心下滿而硬痛。迺表風內陷。則爲結胸。但滿而不痛者。表寒內陷而爲痞也。但結胸則當大陷胸湯。痞鞭則當半夏瀉心湯。而爲主治。謂柴胡湯不中與也。蓋少陽誤下。而以小柴胡湯去柴胡。生薑。君半夏。以和少陽之氣。故名半夏瀉心湯也。

半夏瀉心湯

半夏 半升

黃芩

乾薑

人參

甘草 各三兩

大棗 十二枚

黃連 一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

經謂誤下成痞。觀此發汗解後。亦可成痞。蓋發汗吐下。皆傷內氣。然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所以微邪從虛內陷。濁陰上逆衝心。則心下痞而噫氣不除。故以旋覆、半夏、滌飲降濁。獨治其痞。參、甘、薑、棗。以和脾胃之氣。而使機關健運。赭石補心而鎮噫逆也。

旋覆代赭石湯

旋覆花三兩

人參二兩

生薑五兩

半夏半升

代赭石一兩

大棗十二枚

甘草三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問曰。病有結胸。有臟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臟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臟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此結胸臟結之辨也。素有積飲。若遇感冒風寒。而下之蚤。內飲外邪相合。則成結胸痞氣。或素有寒積血瘀。而遇感冒。內積相引外邪。即成臟結。非似結胸下蚤而成也。雖仲景有論無方。但業傷寒者。不可不講。倘臨證認臟結為結胸痞

氣。則愈治愈難矣。蓋結胸與臟結。寸脈同而關脈異。結胸高而臟結低。以此有別也。然結胸。迺風邪凝結陽位。最高而痛。故寸脈浮。中焦氣鬱。故關脈沉。臟結迺屬陰邪。凝結陰位。極低。弗拒胸膈胃間之氣。所以飲食如故。腸胃虛寒。則時時下利。寸脈浮者。上焦陽位無病。寒邪在下。則關脈小細沉緊。但寒邪深重。搏結於陰。陰邪上溢於舌。則生白胎。滑而不燥。因陰凝氣血。非似陽邪結胸。峻攻易去。故曰難治。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臟結死。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此由宿疾而成臟結也。蓋臟結結於臍旁。痛則氣引少腹。入陰筋。迺外邪合舊積。結於陰位。卒難開解。所以曰死。此無三陽表證。故不往來寒熱。在下而不在上。其人反靜。陰氣上溢。則舌上胎滑。然陰邪必當溫散。不似陽邪結胸。而以陷胸峻攻。故不可攻也。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此風寒兩傳雙解之法也。下後微邪內陷。而無痰飲搏結。故無結胸下利。但風

陷胸膈。擾亂於上。則心煩。寒入腹中。在下則腹滿。兩邪逼湊胸腹。所以心煩腹滿。臥起不安。故取梔子。湧吐胸邪上出。厚朴枳實。以瀉腹滿也。

梔子厚朴湯

梔子 十四枚

厚朴 薑炙

枳實 各四兩 炒

右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三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

此下五條。皆邪入胸膈。當從上湧也。丸藥下傷胸膈胃氣。以致微邪內陷於胸。內無痰飲併結。所以不變結胸。但有微煩而已。表未罷而身熱不去。邪熱在胸。迺屬太陽部位。非汗下能除。故以梔子苦寒。湧吐胸膈。標化之熱。乾薑辛熱。而散本寒。則身熱微煩得解。後人不能覩透圓機。妄除吐法。良可歎也。

梔子乾薑湯

梔子 十四枚

乾薑 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服一服。得吐者止後服。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大下而身熱不去。邪尙在表。但陷胸中有半。故心中結痛。亦將結未結之意。所以未欲解也。蓋邪從上入。須從上出。故用梔豉湯。湧吐表與胸膈之邪。後人反以枳朴下降之品。順氣寬胸。孰知愈降氣而邪愈陷。以致病篤不救。悲夫。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

汗下之後。表未清而內陷於胸。逼湊心間。外顯煩熱。而內窒。窒者。俗謂之氣悶。較之結痛又輕。然邪在胸膈。必當梔豉湧吐爲善。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者。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不可與服之。

此該汗吐下後。用梔豉加減法也。汗吐下。而傷胸胃之氣。無形之邪內陷。擾亂於胸。而無痰飲搏結。故爲虛煩不得眠。反覆顛倒。心中懊懣者。卽臥起不安之互辭。然虛邪擾亂於胸。汗下漫無取義。胸居上焦。因其高而越之。故用梔豉湧吐其邪。則去病猶如破竹。若少氣者。乃胃氣不充。加生甘草。清熱補虛。嘔者。邪聚胸膈胃脘。加生薑宣散餘邪。止嘔下逆。若病人舊微溏者。是大腑易動。恐邪

不能上湧而反下瀉。血虛家。乃恐重虛。故亦戒之。

梔子豉湯

梔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此下後復汗。致傷氣血也。誤下傷胃。而表邪未盡。復汗傷陽。病雖去而表裏氣血皆虛。故振寒而脈微細。竊擬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救逆爲是。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此下後復汗傷陽也。誤下而傷胃氣。復汗又虛衛外之陽。邪未盡而正陽已虧。故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迺陽病而陰不病也。邪未入裏。所以不嘔不渴。此無太陽表證。故脈沉微。而陽虧已露一斑。身無大熱。略有微熱可知。虛陽擾越表間。故取生附乾薑補中有發。陽得補而有所歸。則邪自散而躁自安矣。

乾薑附子湯

乾薑一兩

附子一枚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

此吐下致傷胸胃之陽。陰邪上逆也。吐下不適其宜。以致中上二焦氣虛。邪陷於內。此無痰飲相結。邪無定向。而挾陰氣上逆。故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寒邪入裏。故脈沉緊。此非汗下能除。所以戒云。若發其汗。擾動經絡。則有陽虛振搖之變。當以茯苓、甘朮健脾安土。以導陰濕下行。桂枝行陽化氣。而去飲中之邪也。

苓桂朮甘湯

茯苓四兩

桂枝三兩

白朮

甘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

動惕者。久而成痿。

此吐下後復汗。氣虛邪實也。吐下傷陰。復汗傷陽。表裏皆虛。邪陷則發虛煩。虧損津液。氣血故脈甚微。至七八日。正虛邪實。邪飲相結。故心下痞。非惟太陽。且關少陽。故脇下痛。但結者自結。散者自散。迺因上焦宗氣不足。隨虛上逆。則氣上衝咽喉。而眩冒。汗傷表陽。故經脈動惕。久而不復。則成痿矣。○以上辨汗下兩傷之變。

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於寒濕中求之。

此表合內濕發黃也。傷寒發汗已。表邪未清。合入陽明濕土之氣。鬱蒸爲熱。下流膀胱。上行頭目。所以身目爲黃。求其所以然者。寒濕在裏不解故也。寒濕在肌。故不可下。當求其寒濕之法而治也。

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主之。

此互上條出方也。蓋治發黃。有從表從裏不一。此以麻黃湯去桂枝。加生薑、大棗和中開腠。使膀胱之邪從表而出。連軹生梓白皮苦寒。以去心胃之熱。赤小

豆甘平。除黃而滲濕也。

麻黃連軹赤小豆湯

麻黃

連

軹各二兩連根也

赤小豆一升

杏仁四十

大棗十二枚

生薑

二兩

甘草炙一兩

生梓白皮一升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則盡。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

此風熱發黃。用清解濕熱也。身黃而見發熱。風邪之機欲向表出。故用梔子、蘗皮、甘草。苦寒清解濕熱。則腠理自開。黃從表而散矣。

梔子蘗皮湯

梔子二十枚

甘草一兩

蘗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傷寒八九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此發黃邪偏於裏也。黃如橘色。三陽風濕鬱結所致。蓋濕邪外應肌肉。內合陽

明。膀胱氣不疎通。胃濁流於腎腑。故小便不利。脾腎互應。故腹微滿。所以茵陳、
梔子。能清表裏濕熱。但邪偏於裏。非疎導則瘀熱不得清徹。故用大黃爲助。非
下法也。

茵陳蒿湯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
利。尿如皂角汁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

此傷寒當禁溫鍼也。鍼用火溫。以此取汗。殊不知邪機外向。則汗出而解。若內
走入營。而得火熱。反熾淫心。逼迫神明飛越。故必驚也。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已下必重而痺。名爲火逆
也。

此陰虛脈浮。宜戒灸也。平素陰虛而受外邪。用火灸之。火氣助邪。機無外出之
勢。陰氣不通。故從腰已下必重而痺。名爲火逆也。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清 樵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三

太陽下篇證治大意

蓋傷寒一證。有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誠出一經統之。而風傷衛。寒傷營。上中二篇已列。今將風寒兩傷營衛。大青龍湯之證。列爲下篇。但篇中有風多寒少。寒多風少。或治風遺寒。治寒遺風者。誠非金剛法眼。烏能覷透神機。所以逐段清出。以便後學悟入。

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以真武湯救之。此風寒兩傷脈證也。脈浮緊。發熱無汗。身疼痛。不汗出者。寒傷營也。煩躁者。迺

兼風矣。蓋風爲陽邪。寒氣鬱遏不伸。故爲煩。而寒爲陰邪。風熱擾動。寒邪急烈。故爲躁。風寒相搏。氣鬱則爲煩躁。故用麻桂二湯除芍藥。加石膏而爲大青龍。風寒並驅。石膏辛甘氣寒。以散風化之熱。若脈微弱而汗出惡風。設非少陰亡陽自汗。卽風傷衛證。故不可服。服之則大汗淋漓。亡陽不固。則厥逆筋惕肉瞤。而爲逆也。尙論擬真武湯救逆。斯爲近理。

大青龍湯

麻黃六兩

桂枝

甘草

各二兩炙

杏仁

四十箇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石膏

如雞子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發之。

此亦兩傷風多也。脈見浮緩。迺傷寒而見風脈也。但寒邪感於肌表。必以無汗頭痛身疼爲的。此風寒兩傷。寒氣有權。羈滯風邪不行。故不疼但重。若風氣有

權。運動寒邪。則乍有輕時。如此現證。最難消息。仲景恐隱陰盛陽虛在內。重複叮嚀。無少陰證者。則當大青龍湯發之。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熱。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此寒多風少。風隱後發也。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至八九日不解。迺寒多風少。表證仍在。自當發汗。此服藥已。病僅微除。是不用大青龍。反致風寒羈滯而不全解。但汗則寒邪少減。風遂猖揚。擾亂表裏之間。其人煩熱目瞑。若劇者必衄。然衄則風從上出。乃爲邪解。要知煩熱目瞑之所以然者。因發汗而少減其寒。反轉風多寒少。陽氣深重之證。但衄則風邪自解。而又遺餘寒。所以復用麻黃湯獨治遺寒也。設不衄而煩熱目瞑。俱爲未解。當從大青龍。是在言外矣。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此風多寒少也。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迺寒傷營證。但風性上行。風邪多而帶領微寒從衄而去。謂自衄者愈。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此寒多風少也。上條自衄。與此脈證相同。此用麻黃湯何也。蓋上條迺風多寒少。風性輕揚。邪從衄去。則寒亦隨之而散。此寒多風少。而不發汗。風寒相持。風少則從衄去。而寒多凝滯經絡。不能上出。故以麻黃湯獨去其寒也。

再按以上三條。皆風寒兩傷。僅有寒傷營脈。而無風傷衛脈。以何辨其風寒兩傷之治。然風性輕揚。而上行則衄。寒性沉滯。下行而不衄。故六經中。但見衄血。則作風治。不言脈也。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吐更下也。面色反有熱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此風多寒少如瘧證也。風寒兩傷。羈留太陽八九日。風寒更盛。更虛。則惡寒發熱。故如瘧狀。然風多寒少。則熱多寒少。此無膀胱腑熱。陽明胃實。少陽寒熱往來。故不嘔不渴。清便欲自可。若是真瘧。則當一日一發。無一日二三度發之理也。脈微緩者。邪正兩衰。機不內入。勢必外出。故爲欲解。若脈微而惡寒。此陰陽俱虛。不可更行汗吐下法。重傷營衛。卽後桂枝二越婢一湯互意。若面反有熱。

色。邪氣上鬱。故未欲解。因前不得小汗出。而身必癢。須得微汗解之。故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合和營衛。使邪外出耳。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六兩十

麻黃

芍藥

生薑

甘草各一兩炙

大棗四枚

杏仁四箇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溫服六合。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此風多寒少之治也。脈微弱。即陰陽俱虛。邪正兩衰。故為無陽。所以不可更汗。再傷陽氣津液。然非汗則邪不能除。故用桂枝二越婢一湯。和營衛而取微汗。散邪。與前脈微而惡寒互意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

桂枝

芍藥

甘

草各十銖

生

薑二錢

大棗四兩

麻黃針八

石

膏二銖

右七味。以水五升。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方當裁為越婢湯。桂枝湯。合飲一升。今合為一方。桂枝二越婢一。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

此治風遺寒也。服桂枝湯。汗雖大出。病尚未解。邪已半入陽明。故脈洪大。乘此陽明欲進未實之際。復與前湯。以解太陽陽明。則愈。若形如瘧。日再發者。迺太陽風寒兩傷。而獨用桂枝湯治風遺寒。寒氣牽連。並及風邪。亦未盡散。須得汗出則解。故用桂枝二麻黃一湯。兩解風多寒少之邪。若寒多風少。當以麻黃二桂枝一。迺為活法也。

桂枝二麻黃一湯

| | | | | | | | |
|----|-----|----|----|----|-----|----|----|
| 桂枝 | 七兩 | 芍藥 | 六兩 | 麻黃 | 十六銖 | 生薑 | 六兩 |
| 杏仁 | 十六箇 | 甘草 | 二兩 | 大棗 | 五枚 | | |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

此表證似裏而互風寒也。六七日不大便而有熱。似乎胃實熱蒸。承氣湯證。若小便清者。迺太陽邪合於肺。及大腸之氣不宣。故致不大便。知病不在裏而在表。當須發汗。又非承氣下矣。若頭痛。乃屬風熱上行。所以必衄。宜桂枝湯解表耳。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此治風遺寒也。服桂枝湯。或下後。而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迺獨治其風。所以表邪不散。故寒傷營之表證尙在。而心下滿微痛。邪入於裏。將有痞結之變矣。膀胱腑實。故小便不利。但因誤治而經氣已虛。故桂枝湯去已誤之桂。加白朮、茯苓和營衛以利腑邪。俾正氣和而經病自解。迺爲救逆也。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

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卽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

此治風遺寒。寒鬱胃氣致厥。次第救逆也。風寒在表而脈浮。但小便數心煩。邪兼入裏矣。微惡寒脚攣急。是表寒未解。卽當大青龍之治。獨以桂枝攻表。治風遺寒。故爲誤耳。但誤在桂枝湯之芍藥酸收。邪氣內鬱。胃氣不能調達四肢。所以得之便厥。但邪鬱於裏。氣反上逆。則咽中乾。煩躁吐逆。故用乾薑辛熱以散裏寒。甘草和中。且止煩躁渴熱。若厥愈足溫。是復陽矣。然作甘草湯。治傷陽明胃厥陰。故以芍藥甘草湯調和營衛。俾伸其脚。或邪爲犯胃而發譫語。則少與調胃承氣以和胃。若重發其汗。或復燒鍼。以致汗多亡陽。必須四逆而救逆也。問曰。證象陽明。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爲風。大則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尙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故

知病可愈。

此風多寒少。誤投陽明致厥也。金匱云。中風數十日不解。頭微疼惡寒。時時有熱。心下悶。乾嘔汗出者。迺太陽中風。胸表有邪。謂之陽旦證。但治表則宜辛溫。胸邪宜涼。故桂枝湯內加黃芩。清解表裏。謂之陽旦湯。此象陽明而實非陽明。迺風寒兩傷。邪居表裏之間。正欲大青龍辛溫發散。而反投陽旦。治風遺寒。寒鬱內氣。故病反劇。明明誤在黃芩之寒。邪正氣鬱不達。則厥逆咽中乾而譫語。表得之寒。則兩脛拘急。惟宜救逆。則病可愈。故斷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也。然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爲風。大則爲虛。因虛受風而發熱。謂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此象桂枝風證。但陽虛而受風多寒少。且兼誤治。所以仍用桂枝湯。加入附子散寒回陽。增桂令其汗出散邪。謂亡陽故也。然服桂附熱劑。厥逆咽乾未退。更加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不以爲慮。更以甘草乾薑湯辛溫和中散寒。使陽外達。夜半陽氣即還。厥逆已退。兩足已熱。但脛尚微有拘急。此由陰氣未和。故與芍藥甘草湯調營衛而和陰氣。以舒其脛。或邪入陽明。無所復傳之地。則用承氣湯微瀉。瀉其內實而止譫語煩躁。層次有法。所以知病可愈。

甘草乾薑湯

甘草炙四兩

乾薑炮二兩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芍藥甘草湯

白芍藥

甘草各四兩炙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

此風寒兩傷。汗下後。陽虛發躁也。風寒兩傷。則當用大青龍解表。而誤施汗下。擾亂真陽。陰邪上逆。轉增煩躁。陽有頃脫之機。風寒在所不計。惟取茯苓、人參、甘草、乾薑、附子。以逐陰邪下行。安和欲越之陽。俾邪熱自退。而煩躁得安。若以散劑。立斷其根矣。尙論謂不汗出之煩躁。與發汗後之煩躁。毫釐千里。下後之煩躁。與未下之煩躁。亦殊。

茯苓四逆湯

茯苓六兩

人參一兩

甘草炙二兩

乾薑炮一兩

附 子一服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此風寒兩傷太陽陽明也。胸中有熱。即風傷衛。傳入太陽之胸。胃中有邪氣。廼寒傷營。傳入於胃。而寒氣下行。復侵於脾。故腹中痛。風邪犯胃。氣逆上行。欲嘔吐也。故以桂枝湯去酸收之芍藥。調營衛而去風。乾薑散寒。以止腹痛。半夏滌飲下逆。木盛土虛。故用人參養胃。以充正氣。而送邪外出。黃連苦寒。以清內鬱。風化之熱。

黃連湯

黃連

甘草炙

乾薑

桂枝各三兩

人參二兩

半夏半升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夜二。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

此太陽厥陰合病也。傷寒腹滿譫語。似乎邪傳陽明內實。但寸口脈見浮緊。然

浮迺太陽之風。緊屬太陽之寒。風寒兩傷。表邪未解。但太陽表風。通於肝木而侵脾胃。故腹滿讖語。不可以陽明內實治之。當刺期門。迺瀉肝邪之實也。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

此風寒挾木乘肺也。蓋肝邪尅脾爲縱。乘肺爲橫。發熱嗇嗇惡寒。皮毛與太陽相合爲病。但表病不當大渴飲水腹滿。此因風氣通肝。肝木應接外邪。則發熱惡寒。內侵脾肺。則大渴飲水。然風水橫行。脾胃必弱。不能消水。故腹脹滿。或脾肺有權。轉輸通調。邪氣外洩。則自汗出。內達則小便利。所以其病欲解。但木反侮金。故刺期門。直瀉肝邪之實。蓋此風多寒少之證。因風氣通肝。木乘外邪傳脾侮肺。縱橫變病。可謂太陽相傳厥陰。手足太陰。或傳手足少陰。義可類明。前人妄謂傳足不傳手。要知不究仲景之書耳。○以上二條。風寒兩傷。互相傳乘之辨。諸臟倣此。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

此風寒在表。內合痰水爲病也。傷寒表邪不解。而合內水停聚胸膈胃脘。則乾嘔。在表則發熱。射肺則欬。下行膈燥則渴。注於大腸則利。陽氣與水搏擊則噎。膀胱氣化不行。故小便不利而少腹滿。上逆胸中犯肺則喘也。蓋人身積飲在胃。或表裏上下中間寒熱諸證。皆賴肺氣通調而爲總司。若見一二證。便作水逆。肺氣不利治之。故用小青龍之麻桂發散在表之風寒。乾薑溫肺。細辛逐飲下行。能驅內閉之邪。甘草以和中氣。半夏滌飲下行。芍藥以收陰氣。不使上逆。五味子以收肺氣之逆也。

小青龍湯

麻黃

芍藥

乾薑

甘草炙

桂枝

細辛各三兩

半夏

五味子各半升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取五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薤白如雞子大。熬令赤色。若渴者。去半夏。加栝樓根三兩。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

此裏解表未和也。膀胱子母受邪。氣逆於肺。則欬而微喘。外邪以挾內。欬射肺之一徵也。邪氣在表則發熱。飲貯於胸故不渴。然服湯已渴者。迺內水已去。外邪未解。故仍用小青龍湯兩解。猶恐餘飲未清。而羈住表邪故也。○以上二條。風寒在表。內應痰飲。餘臟倣此。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服桂枝湯後。脈證俱變之辨也。風多寒少。獨以桂枝湯治風。微寒持住風邪。故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然脈反洪大。迺邪氣未傳陽明之經。已入陽明之腑。入內風邪。猖獗之極。吸耗胃津。將有甕乾杯罄之虞。汗下兩法。在所不對。惟宜白虎加人參湯。用石膏甘寒。善解在裏風熱。同知母、人參、粳米。助胃生津而止煩渴。俾胃津不竭。則邪去而病得解矣。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此風邪傳胃化熱也。若見單浮。爲風邪在表。此傷寒而脈浮滑。迺裏熱達於陽

明表熱。謂裏有寒。是互風言也。以白虎湯。養胃清熱散邪耳。

白虎湯

知母六兩

石膏

碎一觔

甘草二兩

粳

米六兩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陽明表微裏盛之治也。既無大熱。表證已微。但口燥渴心煩。陽明熱熾甚矣。不必拘泥太陽背微惡寒之表證。逕用白虎加人參湯。急救胃中津液。不致告竭。則太陽陽明邪自解也。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有表。戒白虎也。脈浮發熱無汗。爲寒邪在表。白虎則不可與。因白虎湯但能解熱。而不能解表。務必惡寒頭疼身痛。表證盡除。陽明邪熾。惟有熱渴求救於水者。方可與之。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

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風入陽明裏盛也。吐下後。津液已傷。七八日不解。邪傳胃腑。爲熱結在裏。騰達於外。故表裏俱熱。時時惡風者。餘風在表。卽背微惡寒之互辭也。但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迺裏熱熾盛。而在表微風。不足計議。況表風不禁白虎。故加人參。解熱生津而止煩渴。此上五條。風寒入胃。胃熱內熾。但耗津液。而無痞滿燥實堅證。大便通利。所以不用承氣峻攻。僅宜白虎。解熱生津止渴。而退胃熱。讀者詳之。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

此風多寒少。火迫致變也。傷寒脈浮。風寒在表。當用大青龍兩解表裏。反以火迫劫汗亡陽。火邪逼迫。陽神飛越。以故驚狂起臥不安。少緩須臾。神丹莫挽。所以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以爲救逆之法。然陽神散越。正欲酸收。而反去芍藥者。何也。蓋芍藥入陰而不入陽。獨宜於龍骨牡蠣之瀋。以斂陽神飛越。乃陽病當求之於陽也。故去芍藥之陰。加入蜀漆爲之主統。賴之以攸寧。緣蜀

漆之性最急。前賢謂其飛補。更加龍骨、牡蠣。有形骨屬爲舟楫。載神而返其宅。是重以鎮怯。潛以固脫之妙用也。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桂枝

蜀漆

生薑

各三兩

牡蠣

各五兩

龍骨

大棗

甘草

各二兩

右爲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

此火逆復下致誤也。燒鍼已是火熱內攻。誤下則重引熱邪內陷。此見煩躁。迺表邪未盡。故以桂枝湯去其表。龍骨、牡蠣以收陽復陰。此無蜀漆者。不似陽神飛越之用也。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桂枝

甘草

牡蠣

各二兩

龍骨

各二兩

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日三服。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卷三 太陽下篇證治大意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清 樵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四

陽明上篇證治大意

太陽與陽明胃經各半。謂之合病。兩經連串。謂之併病。另立篇名於三陽經後。此太陽將盡未盡。而漸入陽明。當從太陽而不從陽明主治。故列上篇。問曰。何繇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此邪逕轉陽明腑。不轉經也。始治太陽。從汗吐利小便諸法太過。致傷津液。胃中乾燥。所以邪逕入腑。而成不更衣。內實大便難之證。故治太陽。先須顧慮津液。迺爲良工。

本太陽病。初得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入陽明也。

此太陽發汗不及。邪轉陽明也。太陽受邪。解肌發汗。未得如法。而汗出不徹。餘邪未盡。則轉入陽明。或經或腑。是未可定。所以必欲汗徹。使無餘邪。轉入陽明。爲善。

脈陽微。汗出少者。爲自和也。汗出多者。爲太過。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爲太過。太過爲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也。

此互風寒。皆不可過汗。胃燥。則邪轉入陽明也。脈陽微者。中風也。中風而汗出少者。胃中津液不傷。爲自和。若汗出多而爲太過。胃津已耗。乘虛邪入陽明矣。陽脈實者。傷寒脈也。必當微汗。而汗出過多。傷竭胃津。亦爲太過。所以邪氣亦轉於胃矣。然傷胃津。則爲陽絕於裏。邪乘熱結而胃燥。爲亡津液。大便鞭也。仲景欲人治太陽解肌發汗。顧慮陽明津液。使邪不傳爲善。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此辨三陽陽明也。是因證見在於太陽。而見脾約。爲太陽陽明。邪傳胃實爲正陽陽明。病在少陽。發汗利小便。誅伐無過。使胃中燥實。大便難。爲少陽陽明。乃邪在他經。而標在陽明爲病也。如三陰邪轉於胃。遂爲三陰陽明可矣。仲景示人。辨識病在三陽三陰。而誤治。則邪轉乘陽明爲病。正所謂太陽陽明。少陽陽明。皆有下證是也。夫以上四條問答。指示致得陽明病之所以然。當入太陽篇首。而爲治未病之訓。但文辭涉於陽明之問。所以不貫於太陽。切莫草草讀過。蓋治傷寒。司人之命。而關係全在治太陽之始。若不顧太陽之失。邪氣旋轉陽明。太少厥陰。增諸利害。故予辨服桂枝湯下。諄諄囑用啜熱稀粥。以助藥力者。迺是杜絕邪傳陽明三陰之關鍵耳。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此邪入陽明外證也。經云。傷寒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肌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迺謂陽明經之正病也。蓋陽明爲多氣多血之經。邪入於內。熱蒸騰達。故自汗出。而不惡寒。反惡熱。是風傷衛。傳入腑證。誠補素問之未備也。

問曰。病有一日得之。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

此邪在太陽而不羈留。即傳陽明也。一日得之。不發熱而惡寒者。迺太陽初受寒邪之表證。然有不發熱遂傳陽明。故惡寒罷而即顯自汗出。惡熱之證矣。此示臨證者不可拘定。太陽必有發熱。然後傳入陽明。少陽三陰諸經。便是神機活法。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爲陽明病也。

此互風寒傳入胃腑。不再傳他經之義。又承上章而言也。風寒感於太陽。必顯惡寒。傳入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之地。始終只在胃腑。再不傳過他經。邪傳陽明。則太陽惡寒自罷。而反惡熱。惟從下奪一法也。此下皆太陽陽明兼病之治。務宜前後綰照。始得仲景之意。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此陽明桂枝湯證也。太陽風傷衛。脈必浮緩。欲傳陽明。則緩轉爲遲。證必目疼。

鼻乾。不得臥也。此汗出多。迺風邪入而已兼陽明經腑熱蒸之故。微惡寒。即惡風之互辭。此迺兼太陽未罷。仍當桂枝湯和營衛而解兩經之邪。故謂可發汗也。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此陽明麻黃湯證也。太陽寒傷營證。故脈見浮。必顯目疼。鼻乾不得臥。故爲陽明病。然無汗而喘。迺兼太陽未罷。故宜麻黃湯發汗也。○此二條治從太陽而不從陽明。即陽明可汗之證也。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惡寒發熱之嘔。屬太陽。寒熱往來之嘔。屬少陽。但惡熱不惡寒之嘔。屬陽明。然嘔多則氣已上逆。邪氣偏侵上脘。或帶少陽。故雖有陽明。是不可攻。攻則正傷邪陷。爲患不淺。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心下鞭滿。即結胸痞氣之互辭。邪聚膈間。尙連太陽部位。雖有陽明證現。當先治其太陽。故不可攻。攻則誅伐無過。胃氣下脫。利遂不止。故死。利止者。胃還未

致於傷。故愈。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食穀欲嘔。雖屬陽明。恐挾厥陰寒邪逆胃所致。先以吳茱萸湯溫肝下逆而探之。若得湯反劇。則非厥陰之嘔。乃少陽或太陽之邪傳入陽明腑病之嘔。爲屬上焦也。

吳茱萸湯

吳茱萸一升

人

參三兩

生

薑六兩

大

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此太陽陽明風寒互言也。口苦咽乾。迺陽明中風裏證。腹滿者。邪入裏也。但發熱惡寒微喘。脈浮而緊。太陽表邪未解。是當發汗解肌。若下則外邪內陷。腹滿愈甚。徒傷陰津。熱閉下焦。故小便難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

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此互太陽陽明風寒總治也。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雖見陽明風寒裏證之多。但內熱未實。又見脈浮而緊。太陽表邪尙還未解。而見有陽明。則不可發汗。太陽又不可攻。故明示之。若發其汗。卽傷胃中津液。邪熱熾盛。則躁。心憤憤而譫語。若加燒鍼。火邪內熾。陽盛陰消。則怵惕煩躁不眠。若下傷胃氣。客氣內陷動膈。則心中懊憹。而三法皆不可施。邪從何解。故立逆流挽舟之法。以解陽明已結未結之邪也。若心中懊憹。舌上胎者。迺邪連太陽胸膈。當以梔、豉從其高而越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邪已入胃。陽熱熾盛。以防津液耗竭。故用人參、白虎生津解熱而止渴。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迺陽明邪熱下流膀胱腑病。故以猪苓湯導熱滋乾而從下解。蓋立此三法。但解太陽陽明熱邪熾盛而未成燥實堅滿之證。惟救胃中津液危急之良圖。凡用梔、豉、白虎、猪苓湯法。倣此類推。則知胃邪上逆下流爲病也。

猪苓湯

猪苓

茯苓

阿膠

滑石

澤瀉各一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下阿膠烱消盡。溫服七合。日三服。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此明渴與汗。皆禁滲利也。汗多而渴。胃中熱蒸。津液外洩。內必枯燥。若以猪苓湯滲利小便。重傷津液。恐有甕乾杯罄之虞。故不可與。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寸緩關浮尺弱。發熱汗出惡寒。純是太陽風寒未罷脈症。不嘔者。謂無少陽半表半裏之證也。但心下痞。必爲醫誤。如不誤而成心下痞。則其機欲轉陽明。太陽必自罷。遂顯不惡寒而渴之陽明矣。若小便數。乃邪熱逼迫胃中津液。偏滲前陰。故大便鞭。不更衣而十日無所苦。是非陽明內實之比。若渴欲飲水。須少少與之。滋救胃中津液。然胃熱既偏膀胱。當以五苓散。通因通用。隨其所得。攻

邪下出。則陽明太陽二腑之邪並解。爲以法救之。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此陽明證。而見太陽脈也。脈浮而緊。太陽表寒未罷之脈。潮熱。發作有時。陽明裏證已具。但浮者。太陽風傷衛脈。故必盜汗出。卽自汗之互辭。迺非胃腑熱蒸自汗之比。然陽明裏證雖具。尙兼太陽未罷之脈。故不可攻下。爲訓耳。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餘證之證字當作脈字解

此互三陽表裏風寒。察脈以候邪機外向之治也。夫脈弦屬少陽。浮屬太陽。大屬陽明。而短氣腹都滿。陽明裏證已急。脇下及心痛。少陽亦困矣。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面目悉黃。迺陽明經腑兩邪壅鬱不通之極。若小便難。非惟膀胱腑邪熾盛。更兼胃中濕熱下流。消耗腎水。更爲急中之急。但熱邪充斥三陽表裏上下。而見潮熱。腑邪已實。又時時噦。迺邪實正虛。中州元氣將欲

敗亡。然耳前後腫。廼經中邪盛。壅閉氣血。勢將發頤。雖然刺之小差。但三陽內外之邪。正未易解。此病將過十日。凶危悉起。若欲下之。恐引太少表邪。盡陷於裏。其患愈增。若欲汗之。則重傷津液。陰氣頓亡。雖然邪入無所復傳之地。內津告竭。務必察其邪機向於何臟。敢擬死裏求生之法。須候之脈。然熱鬱於內。其脈必沉。若續見浮起。即是陽明邪機向於少陽。乘此向外之機。可與小柴胡湯。接引陽明之邪。俾從少陽而出。若但浮而無弦細瀋弱。餘脈相兼者。邪機是向太陽。故當麻黃湯。引邪使從太陽而出。設引邪外出而不出。更兼不尿。腹滿加噦者。廼中州壅逆。胃氣敗亡。故不治也。○以上六條。太陽陽明脈證之辨。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必咽痛。若不欬者。咽不痛。

此風熱上攻也。胃腑風熱上衝。故頭眩。不惡寒而能食。或犯於肺。則欬而咽痛。若不欬不痛不眩。邪不上衝矣。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此陽明津虛無汗也。證見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應當有汗。而反無汗。則邪機內向。胃熱津乾。不得透於肌表。皮膚乾燥而癢。其身故如蟲行皮中狀。平素津

衛兩虧。爲久虛故也。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此熱邪在胃。上行下滲之辨也。病當有汗而反無汗。此迺邪機內向。逼迫胃中津液。偏滲前陰。故小便利。但胃中津竭。欲求汗而達表。更不可得。或其人素稟陽盛陰虛。以挾風邪上衝。則嘔。衝肺則欬。鬱遏中宮。不能四達。而手足厥。上衝則苦頭痛。或邪機向下。故小便利。則不欬嘔。厥頭不痛矣。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此必衄。

此風熱上行也。口燥漱水。而不欲嚥。迺邪鬱於經。未入於胃也。陽明經脈。起於鼻頰。風性上行。逼迫經血。從鼻而出。故必衄。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此風熱經腑證也。脈浮發熱。經中風熱已盛。口乾鼻燥。能食。則腑邪亦熾。風性上行。故斷至衄。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

此陽明風熱上鬱也。陽明之脈起於鼻頰交。邪鬱於胃。風熱上蒸。故面合赤色。即滿面通紅也。邪既上逆。勢必汗解。而誤攻則正傷。邪陷於中。風濕鬱蒸。身熱發黃。在所不免。氣鬱不下。故小便不利也。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

此濕熱內鬱發黃也。無汗則表氣不通。邪鬱於中。氣不下達。故小便不利。上衝則心中懊憹。濕熱鬱蒸。邪無出路。必發黃也。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必發黃。

此火邪入胃也。火助風熱。周身津液枯涸。氣鬱內蒸。上衝於額。故微汗出。內鬱則小便不利。必發黃也。○以上八條。辨晰陽明經腑。隨其所得而攻也。

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此辨津越與發黃也。濕熱相蒸。騰達於外。故發熱汗出。而汗屬胃中津液。出則表裏氣通。是無鬱蒸。故不發黃。而為熱越。但胃燥。須當急下。以救津液。若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迺肌表之氣。鬱而不通。裏滯不行。故小便不利。胃熱津

枯。渴飲水漿。爲瘧熱在裏。勢必發黃。故用茵陳合大黃、梔子。清熱開鬱。微利內瘧之熱也。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懣。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此邪偏膈上也。下後有熱。手足溫。不結胸。雖下而證不變。陽明經邪仍在。此不爲逆。但見心中懊懣。饑不能食。頭汗出。則太陽陽明二經風邪。會鬱胸膈之間。故宜梔豉湯。從其高而越之。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此陽明表裏之辨也。煩熱汗出則解。迺太陽之邪已解。又如瘧狀。卽日晡所發潮熱。故屬陽明。當辨之於脈。若實者。迺陽明內實之應。故當大承氣下之。脈浮虛者。迺兼太陽未盡。故宜桂枝湯發汗。兼提陽明之邪。使從太陽而出。此互風而舉方也。

大承氣湯

大黃四兩

厚朴半觔

枳實五枚

芒硝三兩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全文見陽明中篇

此邪入於裏。治分緩急也。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太陽表邪尙未全解。雖有汗多發熱之陽明。其熱不潮。則知胃中未實。未可與承氣湯下奪。若表未解而腹脹大滿不通。則裏證又急。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稍殺裏急之勢。勿令大泄。引邪陷內耳。

小承氣湯

大黃四兩

厚朴二兩

枳實三枚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瘕。雖下之。腹滿如故。

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此脈遲。胃虛挾邪。欲成穀瘕也。陽明病而見脈遲。迺屬脾胃虛寒。不能運化。所以食難用飽。飽則食壅。邪氣上逆。故微煩頭眩。氣化不行。必小便難。食鬱濕蒸。身必發黃。欲作穀瘕矣。下之則愈傷胃氣。邪未除而陰氣上逆。則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見脈遲。即知胃氣虛寒故也。

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澀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鞭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此亦胃氣虛寒也。中氣虛寒。則不能食。邪正羈留。而不下達。故小便不利。然濕不下滲。反走四肢。則手足澀然汗出。雖然汗出。而中宮濕熱。仍是未消。流於腸間。欲作固瘕。固瘕者。即大便初鞭後溏也。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水穀不能消化。分別故耳。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

此噦。胃虛不食。不可攻熱也。陽明病未至大實大滿。即當能食。今不能食者。當

實脾胃氣虛不運。所以寒藥攻熱。愈傷胃陽。必作噦矣。究其所以然者。其人本來胃氣虛冷故也。今之俗醫。不察虛實寒熱。一概禁食。妄投攻下。而成敗證。司人之命。豈可不察能食不能食之理乎。

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若胃中虛。不能食者。飲水則噦。此胃虛表熱裏寒。較上尤甚也。脈浮而遲。胃虛挾寒也。縱有陽明外熱。不當緣治其表。急以四逆湯回陽。俟陽回復。見下利清穀止。然後治表。或未顯下利清穀。但見脈遲。當知腎中真陽衰微。不能蒸腐水穀。故爲胃中虛冷。若以冷水飲而試之。則噦是矣。○以上四條。皆胃陽不足。而挾腎陰爲病。毋作陽明正治。當宜建中四逆之類也。

陽明中篇辨證治大意

邪傳陽明。自有經腑之分。但傳於經。而未入於腑。並屬太陽未盡。當從表解。而不從下奪。已列上篇。或傳少陽。不從汗下。而從和解者。列於下篇。茲迺已離太陽。未接少陽。却入陽明所轄之地。而不傳經。已具痞滿燥實堅證。經謂中滿者。

瀉之於內。當用下奪。確無疑議者。列於此篇。但當下之證。而脈見遲疾滑濇虛弱。即是邪實正虛。又當隨其氣血虛實而治。不可直施攻下。所以篇中多少遲徊顧慮。可不深究者哉。

陽明之爲病。胃家實是也。

此言正陽明病也。有脾約。爲太陽陽明。發汗利小便。胃中燥煩實。爲少陽陽明。此邪入胃腑。證具痞滿燥實堅。潮熱自汗譫語。迺爲正陽陽明。惟有下奪而無他法。故謂陽明之爲病。胃家實是也。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此正陽明之正脈也。經謂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乃傳經次第之常。誠非拘於日數而治病也。故仲景另出手眼。謂三日陽明脈大。因陽明迺多氣多血之府。風寒傳入。邪盛於中。故脈顯大。而爲陽明邪實之正脈。但病陽明。務具此脈。方可下奪。或兼太陽之浮緊。少陽之弦細。或遲疾滑濇虛弱。迺屬氣血陰陽之虛。雖見大實大滿。亦當遲徊顧慮。或以小承氣試之。或蜜煎導法。或補瀉兼行。不得直施攻下。以致變患百出。必欲消息篇中之意。而治陽明腑證。則爲

把柄在我。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申酉戌陽明自旺。故欲解也。

陽明病初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然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漑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併。脈緊則愈。

此胃氣王而送邪還表。自解證也。胃中風熱熾盛。故初欲食。濕熱下流膀胱。氣化不行。故小便不利。濕反就於大腸。故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然如有熱狀。奄然發狂者。乃胃氣王而邪正相爭。正氣送邪還表。所以漑然汗出則愈。迺邪不能勝其穀氣。謂汗共併。脈緊則愈。脈緊是互寒邪而言也。

陽明病能食者。為中風。不能食者。為中寒。

此以能食不能食。分別風寒也。陽明病乃胃為總司。營衛交集於中。邪入於腑。必分風傷衛。寒傷營。治則不誤。蓋風為陽邪。而能消穀。所以能食為中風。寒為陰邪。陰凝氣滯。不能消穀。故不能食為中寒。若邪傳三陽三陰。亦可以此類推。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漑漑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此太陰罷而邪轉陽明也。發熱無汗。嘔不能食。卽太陽寒傷營證。若傳陽明多血多氣之腑。邪正鬱結相蒸。肌腠開豁。卽顯汗出漈漈然者。爲轉屬陽明也。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漈漈然微汗出也。

此言陽明必有汗出也。邪氣轉入陽明。熱蒸騰達。肌腠疎而漈漈然微汗自出。漈漈者。微微自汗不乾之貌也。然陽明多汗爲太過。無汗爲不及。此漈漈然微汗出者。迺邪入胃腑。邪正兩停。而無太過不及。却合陽明下奪之式。故爲正陽明也。○以上四條。須當前後參照。卽識正陽明病。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尙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鞭。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鞭。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爲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此重汗傷津。須俟自解也。陽明自汗。而胃津已洩。重發其汗。病雖已差。迺傷胃津。所以微煩而不了了。大便鞭也。然胃燥邪微。是不可攻。須待自解。則無變患。故當問其平日小便。三四行者。今仍三四行。則知裏氣已和。大便卽當不久自出。今見數少。迺微邪是從小便暗除。則津液自生。而還入胃腸。故知不久必大

便矣。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爲津液內竭。雖鞭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爲導。

自汗而再發其汗。重傷津液。胃中熱邪逼迫津液。偏滲前陰。則小便自利。以致津液內竭。故大便雖鞭。是不可攻。當俟津同。自欲大便而解。若燥實而不便者。則宜蜜煎潤燥。導而通之。或土瓜根。猪膽汁。皆可爲導。

蜜煎導方

蜜七合。一味內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飴狀。攪之勿令焦。煮欲可丸。併手捻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鞭。以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猪膽導方

大猪膽一枚。瀉汁。和醋少許。以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跌陽脈浮而濡。浮則胃氣強。濡則小便數。浮濡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爲約。麻仁丸主之。

此太陽邪犯陽明。而為脾約也。脾胃陰血素虛。而發太陽之汗。致傷胃中津液。太陽未解。而邪侵陽明。津枯血燥。則大便艱澀。所以跌陽脈浮而澀。是非陽明內實之比。然浮為胃邪氣強。澀為津血枯燥。胃強邪氣偏於小便下行。故小便數。所謂浮澀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為約。迺乾健之陽過盛。約束胃枯腸燥。大便堅乾。詎敢攻下。再傷津液。故用小承氣加杏、麻、芍藥為丸。養血潤腸。緩攻裏熱也。

麻仁丸

麻子仁二升

芍藥

枳實各半

大黃

厚朴各一

杏仁一升

右六味末之。煉蜜為丸。桐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漸加。以知為度。

脈浮而芤。浮為陽。芤為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此辨陽明津竭之脈也。浮為邪氣強。芤為陰血虛。陽邪盛而陰血虛。為浮芤相搏。胃氣生熱。故為其陽則絕。即亡津液之互辭也。若見此脈。當養津液。不可喜攻生事之囑耳。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鞭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此胃燥不可下也。太陽發汗解肌吐下。皆傷胃中津液。邪轉陽明。故微煩。而小便數。則大便鞭。胃津枯燥。故用小承氣湯和之愈。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吐後胃中空虛。邪氣徑入於腑。故腹脹滿。而無痞滿燥實堅證。故當調胃承氣。和之足矣。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此蒸熱迺屬正陽明也。太陽三日。發汗不解。邪傳胃中。熱蒸騰達於外。故蒸蒸發熱。而屬胃也。然無痞滿燥實堅證。即當調胃承氣微下。除其蒸熱也。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此陽明攻下之正法也。濕土之氣。緩慢遲滯。所以脈遲。見汗出不惡寒。迺太陽

表罷。而傳陽明。溼盛故身必重。又短氣腹滿而喘。潮熱。皆陽明內實之證。當攻裏矣。而手足濇然汗出。迺胃中熱蒸。津液已隨外洩。大便必鞭。證屬大下無疑。經謂攻裏不遠寒。故用大承氣湯。鹹寒潤下。而除胃中實熱。以救胃津。然汗雖多。或微熱惡寒之太陽未罷。況無潮熱。迺胃熱散漫不收而未實。則不可遽用承氣泄其胃也。或表證未解。而腹脹大滿不通。裏證又急。即當小承氣微和胃氣。稍殺裏急之勢。勿令大泄其胃。引邪內陷也。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可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此但初頭鞭。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鞭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此以潮熱大便。令驗內實也。潮熱與大便微鞭。皆內實之徵。與大承氣攻之。是無疑議。見潮熱而大便不鞭。內熱未實。則不可峻攻傷胃。然不大便六七日。胃實燥屎。疑似之間。所以少與小承氣。試之轉失氣者。則確有燥屎。可與大承氣峻攻。不轉失氣。胃熱未實。恐隱虛證在內。故雖不便六七日之久。是必初鞭後

溏。不可攻矣。攻則虛氣上逆。而變脹滿不能食也。若果內虛。非惟大承氣致變。即與水飲亦作噦矣。若其後發熱者。即潮熱之謂。纔見陽明內實之徵。皆因正虛邪衰而不作實。故大便鞭而且少。則當小承氣和之。若不轉失氣。仍非內實。慎不可攻也。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此燥屎閉結腹痛也。五六日不大便。內熱已結。加之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腸胃熱結。燥屎壅塞不通。是當攻下也。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鞭。後必溏。未定成鞭。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鞭。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

此正陽明雖脈弱。必用小承氣。無別法也。陽明當據脈大爲正。此病二三日。而脈反弱。知是陽明氣虛。不可攻矣。但無太陽柴胡諸證。見煩躁。心下鞭。則陽明內實已顯。故四五日雖能食。不可爲胃空能食。乃屬陽明可下無疑。因見脈弱。

而不敢峻攻。試以小承氣。少少微和胃氣。令其小安。次日再與一升。逐漸除之。若不大便六七日。而小便少者。因脈弱氣虛。水穀不能分別下滲。然雖不能食。亦未可據爲胃實不食。此必大便初鞭後溏。屎未成鞭。故不可攻。攻則其便必溏。須得小便自利。屎轉成硬。方以大承氣攻之。蓋此辨證。多少徘徊顧慮。今之方書。概言陽明當下。皆屬離經悖戾者矣。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不從吐下。而見陽明病。心煩者。迺胃熱上衝使然。故可與調胃承氣。微和胃也。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矢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矢氣者。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濇者。裏虛也。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此無正脈。不可峻攻也。譫語潮熱。是屬裏實。但脈見滑疾。非合陽明本脈。然胃家風熱熾盛。而津液必衰。非似脈大邪正兩實之比。卽當小承氣微和胃氣。若腹中轉矢氣。卽是結熱更與一升。則病除而津液自長。不轉矢氣。乃內熱未實。勿更與之。攻則津液胃氣皆傷。而滑疾之脈。變爲微濇。是屬正虛邪實。故爲裏

虛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夫實則譫語。虛則鄭聲。鄭聲者。重語也。

此譫語。鄭聲分虛實也。胃中實熱。上衝於心。神識不寧。故發譫語而爲實也。心胃陽微。邪實正虛。而挾陰氣衝心。故爲鄭聲而屬虛。鄭聲者。聲濁不清而重疊。故謂重語也。

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此以譫語辨死證也。胃邪上衝於心。則譫語。下流傷腎。陰水耗絕。則目直視。乃上中下三焦邪盛正敗。故主死也。譫語而喘滿。胃邪實而心肺受淫。肺金不能生水。而水絕則死。胃邪上衝則譫語。下流則下利。而中焦邪盛。上淫下脫。故亦死也。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鞭。鞭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譫語止。更莫復服。

此汗多胃燥。非同實治也。熱蒸津液外越。故汗多。然汗多。則胃已乾燥。大便必鞭。胃熱上衝。故發譫語。若非攻下。則邪不除。故用小承氣。微和胃氣。若一服譫

語止。則不可更服。傷其津液也。

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譫語。

此誤治。胃乾譫語也。脈沉喘滿。裏實脈證全具。應下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胃中乾燥。大便爲難。誤汗傷表。故爲表虛而裏實。胃熱上衝於心。久則譫語。卽調胃承氣。蜜導諸法。可以意識。

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此風邪入胃。不可下早也。胃中燥屎。風熱相蒸。則津液外越。故汗出。衝心則譫語。必當下。奪則愈。但風性上行外越。不能遽爲內實。須俟過經邪實。則可攻下。設下之早。擾動風熱上衝。神明不安。語言必亂。經表無邪。而自汗出。故爲表虛。邪結於胃。故爲裏實。當觀外無表而內果實。卽以大承氣下之則愈。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鞭耳。宜大承氣湯。

此能食不能食。皆爲實證也。譫語潮熱。陽明裏實。是無疑矣。然胃熱必當能食。今反不能食。此因燥屎熱結壅滿之故。所謂必有燥屎五六枚。但譫語潮熱。是屬胃熱。此邪未結。以故能食。然雖未結。而胃熱已熾。屎必成鞭。所以俱宜大承氣湯下之。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熱蒸津液外洩也。陽明裏實。以潮熱微汗爲正。茲見發熱汗多。迺裏熱熾盛之極。蒸騰胃中津液。盡越於外。務必亟奪其邪。而救津液。稍涉遲徊。則糞乾杯罄。故宜大承氣急下也。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爲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濕熱下流傷腎之急證也。六七日。邪熱入胃。下流於腎。則寒清之水。變爲渾熱。以致精枯不能上供。故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矣。但無頭疼惡寒之三陽。內無腹滿譫語潮熱喘逆諸證。爲無表裏證。惟大便難。身微熱。迺邪熾下流。津枯而爲實證。故用大承氣急下。以救腎家將絕之陰也。尙論謂絡中之邪且盛。在經

之邪更盛。非也。若是經熱上壅。何以能害神光照耀。俾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耶。因濕熱下流。而挾相火。消耗腎水。陰精枯竭。故用土鬱奪之。使腎水得以自寧。目中清慧有日。或元陽素虛之軀。寒濕下流。水濕同類。卽變陰寒下利厥逆。反此推治則善。

論曰。邪入胃腑爲本。淫於他臟爲標也。若邪鬱胃中。則爲發黃。腹滿燥屎。大便不通等證。熱達於表。則自汗潮熱。上溢於肺。則爲喘欬。淫溢於心。卽發譫語煩躁。反乘於肝。則爲熱入血室。或爲眩運。氣衝於膽。則爲口苦。流入於脾。則腹脹滿。下趨於腎。則爲消渴。或目睛不和。流於膀胱。則小便不利。溢於大腸。則堅乾不通。或瀉不止。要知胃邪上溢。則不下流。下流則不上溢。外達則不發黃。若上下內外充滿。則爲危候。然不惟陽明之邪。而乘他臟。凡屬臟腑之病。以此類推。標本洞然矣。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邪向於脾也。發汗不解。而腹滿痛。邪已入脾。氣結不宣。以致津精血液枯竭。四旁無濟。變證百出。故宜大承氣急下也。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熱邪壅結胃氣。所以腹滿不減。減不足言。乃陽明腹滿而兼於脾。表裏熱壅。久則津液涸絕。故當大承氣湯急下也。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此下後燥屎未盡。可再下也。大下之後。乃邪去正復之時。此煩不解而腹滿痛。本有宿食燥屎。下之未盡。餘熱未清。其邪重結。所以下後六七日不大便。故當大承氣湯下之。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鞭。後必澹。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此下後胃熱重結。氣逆於胸也。下後。餘邪不盡。燥屎重結。氣逆於胸。故心中懊憹而煩。若遶臍痛。腹滿潮熱喘冒。或現一證。則可再攻。若腹微滿。迺胃熱未實。必初硬後澹。不可攻也。若果屬燥屎大滿。是宜大承氣下之。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六七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

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

此邪轉陽明。熱極重證也。吐下後。病仍不解。胃津大傷。餘邪未盡。邪實正虛。延過一候。邪復猖獗。內熱復蒸。故不大便六七日。至於十餘日。日晡潮熱。但表解故不惡寒。熱邪冒心。神識昏迷。所以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不識人。欲發狂也。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而陽熱熾甚。陰津將絕之徵。欲求脈大爲正。不可得矣。故當察其脈弦則生。蓋弦屬少陽發生之氣。見之。迺生氣未離。還可疏通困土。所以得生。濇乃金熱。水絕木枯。土失疏通。四旁無溉。殘陰告竭。故主死也。蓋木勝尅土。世咸知之。但木能疎土。反爲生氣。人皆不識耳。若邪熱壅土之微者。但發熱譫語。卽當大承氣一服。俾病去而止後服。不可過劑。見劇者。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乃土氣告竭。津液無存。而不急下以救津液。何也。然津液旣枯。若以承氣攻之。頃刻竭絕。殘陰而死。仲景故不出方。聽人臨證消息。若脈弦者。迺生機尙存。或以扶元滋陰。而救津液。兼通大便。無不可耳。

○以上二十條。皆陽明內實。但下法有輕重緩急。當熟翫之。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溼然汗出者愈。並註陽熱入血室四條

陽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此血畜上焦也。喜忘。卽昏默也。陽明之邪。與血相結於胸胃之間。矇昧心神。故令喜忘。但屎雖鞭而便則反易。其色見黑。知邪不在氣而結在血也。然陽明氣血俱多。故用抵當湯下之。

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當湯。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

此辨氣血兩分受邪也。病人無表裏證。而發熱七八日。恐胃熱蒸達於外。故脈雖浮數。亦當下矣。若邪在陽明。氣分下之。則浮數之脈。必欲自解。若不解。合熱則當消穀善饑。而不消穀善饑。反致六七日不大便。知非氣結。迺瘀血搏結矣。故宜抵當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而反下利不止。此迺邪在氣分。而爲協

熱下利。然雖下利。後必邪陷血分。協熱而便膿血也。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此亡津液而辨生死也。初病太陽而發汗過多。傳至陽明。重發其汗。故亡其陽。即亡津液之互辭也。邪熱盛而衝心。則發譫語。脈短者。津液亡而正氣亦脫。陰陽不相附貫。以故主死。脈自和者。津液不竭。陰陽未離。所以不死。

陽明下篇證治大意

經云。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肌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也。仲景推廣其義。復申陽明胃實。可下之證。悉入中篇。或從太陽傳至陽明。少陽之經。或入於腑。或傳三陰。病機無定。活法在人。是不可拘。蓋此乃陽明經病未罷。而傳少陽。但宜小柴胡湯。不從陽明而從少陽之治。杜絕傳入三陰去路。故列下篇。使治陽明。則無誤矣。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利。胸脅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陽明機傳少陽也。潮熱。迺邪已傳入陽明。但大便溏。而小便自利。胃腑未實。

又見胸脅滿而不去。少陽亦受邪矣。汗吐下三法。在所當禁。惟宜小柴胡湯。升提陽明之邪。以從少陽而出。絕其傳入三陰之路。故不從陽明而從少陽也。陽明病。脅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濺然而汗出解也。

此少陽多而陽明少也。不大便者。陽明裏熱之徵。脅下鞭滿而嘔。舌上白胎。皆是少陽本證。然木火之邪。結於胸脅。氣不得舒。當以小柴胡和解少陽之邪。不使木邪乘土。胃氣自和。則宣五穀味。津液得下。俾二經之邪。是從濺然汗出而解。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註見少陽

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

此少陽病。誤施發汗利小便。致傷津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者。邪反轉入陽明。故爲少陽陽明也。蓋邪傳原無定限。非惟太陽少陽。傳入胃腑。卽三陰亦傳陽明。故治傷寒。須要顧慮陽明津液。否則傳變多端。所以諄諄告戒也。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清 樵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五

少陽全篇證治大意

寒傷太陽一經。原有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以桂枝湯解肌。麻黃湯發表。大青龍湯。兩解風寒。故列三篇。而陽明有太陽陽明。正陽陽明。少陽陽明。所以亦彙三篇。然少陽主膽。而無出入。氣多血少。病在半表半裏之間。汗吐下三法皆禁。惟宜小柴胡。和解表裏。別無他法可施。雖有風寒兩傷。表裏偏多偏少。亦不越小柴胡湯。增減出入。所以彙合一篇。俾讀者易會其意耳。

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也。此雖少陽總證。誠偏裏也。經云。傷寒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

耳。故胸脇痛而耳聾。仲景另出手眼。以補口苦咽乾目眩之裏證。乃括少陽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而言也。經云。膽者咽爲之使。邪傳於膽。熱鬱上溢於咽。故口苦咽乾。經謂厥陰與少陽爲表裏。諸風掉眩皆屬於肝。邪傳於膽。內應於肝。故目眩也。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驚而悸。

此少陽風傷衛證也。少陽經絡入耳。風邪上壅。兩耳無聞而目赤。此邪在經絡之表。若邪向裏。挾痰搏聚胸中。則滿而煩矣。然胸中煩滿。似乎可吐。但在少陽吐之。致傷胸胃之氣。使邪內併。逼迫神明。則驚而悸也。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

此少陽寒傷營證也。脈弦而細。頭痛發熱。迺少陽脈證。而偏於表也。上條中風而禁吐下。此傷寒而禁汗下也。蓋少陽不可發汗。汗傷胸膈陽氣。及胃中津液。邪氣陷入陽明。卽發譫語。故爲屬胃。或胃津不傷。邪亦不轉陽明。則胃和而愈。若胃津大耗。木火燔灼。安得不煩而悸耶。

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也。

此以能食不能食。辨邪之傳陰不傳陰也。若以次第言之。傷寒三日。邪傳少陽。爲陽經已盡。三陰當受邪也。蓋太陰爲陽明之裏。少陰爲胃之關。厥陰爲胃之賊。而邪入三陰。則胃氣不伸。當不能食而嘔。此能食不嘔。即知臟氣安和。三陰不受邪矣。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煩躁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

此三陰受邪之徵也。能食不嘔。臟氣安和。爲陰不受邪。而六七日無大熱。三陽表證已罷。未罷之間。陽邪入陰。故加煩躁。則知三陰受病。謂陽去入陰故也。

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

此辨脈之大小。即知病之進退也。三爲木之生數。三日少陽脈小。而不弦大。迺經氣復而邪解。爲病欲已。若弦大數疾。邪盛病進。是在言外矣。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寅卯辰。少陽旺時。經氣復而欲解也。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

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小柴胡湯主之。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括蕒實。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括蕒根。若腹中痛。去黃芩。加芍藥。若脇下痞鞭。去大棗。加牡蠣。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若不渴。外有微熱。去人參。加桂枝。溫覆取微似汗愈。若欬者。去人參。大棗。加五味子。乾薑。

此互風寒。皆用小柴胡湯。加減而治也。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總括少陽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也。蓋少陽主持營衛陰陽往來。區分之界。若邪向軀殼之外。經絡爲表。邪向軀殼之裏。入腑爲裏。故邪入陰則外寒。出陽則外熱。而往來寒熱者。迺爲少陽半表半裏之證也。邪氣在裏。則氣逆上衝。故胸脇苦滿。抑鬱胃氣不伸。卽默默不欲飲食。然膽邪無處不乘。故入心爲煩。入胃爲嘔。但入心而不入胃。則煩而不嘔。故用小柴胡湯。和解表裏。而爲總司。然胃家無病。當去人參。半夏。加括蕒實。專消胸膈之痰。以治其煩。若渴者。邪吸胃津。故去半夏之燥。加人參養胃。括蕒根清熱生津而止渴。腹中痛者。邪乘於脾。去黃芩苦寒滯氣。加芍藥酸寒。以瀉土中之木。若脇下痞鞭。乃痰邪搏結少陽本經。故去

甘能滯氣之大棗。加牡蠣鹹寒。以軟其堅壘。心下悸。小便不利者。邪鬱於中。水飲不輸。反挾腎水凌心。去黃芩之寒。加茯苓導水。以瀉腎邪。若不渴。外有微熱。乃邪偏於表。胃津未耗。所以不必補胃。故去人參。加桂枝。溫覆取微汗。而解表邪。若欬者。風寒反侮於肺。去人參。大棗。恐壅肺氣之逆。以乾薑易生薑。溫散肺寒。五味子收斂肺氣之逆耳。

小柴胡湯

柴胡半觔

黃芩

人參

甘草

生薑各三

大棗十二

半夏半觔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用小建中湯。不差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木挾陰邪乘脾也。陽脈濇。陰脈弦者。廼中氣不足。陰邪有餘。而陰邪挾木乘脾。故致腹中急痛。所以先用建中湯。建中氣而制腎陰。且緩木急之邪。俾邪去則腹痛止。而脈不弦濇矣。若中氣充而腹痛不差。廼陰邪散而少陽風寒未解。邪乘脾土。故與小柴胡湯。提邪外出也。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三陽皆病。惟治少陽也。太陽未罷而兼陽明。故見身熱惡風。然頭項強。脇下滿。則少陽已具。當從三陽合病施治。但手足溫而渴者。邪機逼湊少陽已多。若用辛甘發散。大耗津液。邪傳三陰。將何抵止。故用小柴胡湯和解少陽之邪。俾少陽邪出。則太陽陽明之邪。無不外出。而陰津不傷。一舉兩得也。若用小柴胡湯。當從加減。此不嘔而渴。去半夏。加栝蘆根爲是。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爲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

此太少二陽風寒。偏於表也。傷寒五六日。發汗而復下之。邪陷少陽。故胸脇滿微結。然小便不利。迺太陽腑病。渴而不嘔。往來寒熱。頭汗出。心煩。迺少陽而偏於表多。故爲未解。當以小柴胡。除半夏。人參以去少陽偏表之邪。加桂枝以祛太陽之風。乾薑溫散在裏之寒。栝蘆根清熱滋乾。牡蠣軟堅而消微結。卽後條先發汗之法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

柴胡半觔

桂枝

乾薑

黃芩

牡蠣各三兩

甘草二兩

括蕪根四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此風寒微結三陽。專治少陽為樞也。頭汗出。少陽也。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太陽也。口不欲食。大便鞭。少陽而兼陽明之裏。脈細者。邪正兩衰。乃微邪搏結於三陽經絡。故為陽微結。但惡寒手足冷為表。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鞭。脈沉緊為裏。所謂有表復有裏也。仲景自為註釋。以脈沉為寒邪在裏。汗出為風邪微結在表。故謂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應當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外也。又辨脈雖沉緊。不得疑為少陰臟病。此迺外寒入裏之徵。若果是少陰。則不

得有汗。今頭汗出。與少陰不符。知非少陰矣。但三陽風寒兩傷。見證不一。當從少陽而爲總樞。故與小柴胡湯。總提少陽。俾少陽樞機得轉。則三陽之邪。隨此樞機而解。設陽明裏實未和。精神不得了。了。必須得屎而解。然小柴胡但解其表。不能解陽明之裏。是當大柴胡之法也。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

少陽經病。服柴胡湯。卽當病解。而反渴者。迺少陽之邪。不傳三陰。而轉入陽明矣。卽當隨陽明現證而治。故謂以法治之。卽隨其所得而攻之。是也。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爲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爲逆。

此少陽有偏表偏裏之治也。少陽雖有汗下之禁。亦有當汗當下。迥然不同。蓋禁汗下者。是禁麻黃承氣之法。此云汗下者。乃偏於表多。則當微汗而解。偏於裏多。是當微利而解。然論中全是偏於表裏。差多差少之證。所以治病。不可拘定半表半裏之說也。若少陽而兼太陽。須從表解。或兼陽明裏實。須從微利而解。卽如少陽本經偏於表多。卽柴胡多而羣藥少。亦爲汗解。偏裏之多。卽柴胡

少而餘藥多。亦爲下解。如論中云不渴。外有微熱。去人參加桂枝。溫覆取微似汗。卽是表解。加大黃枳實。卽爲下解矣。謂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當先汗解表。而反先下。或當先下解。而反先汗。耗竭津液。此則爲逆。若先汗後下。先下後汗。不爲逆矣。此示表裏差多差少。治有先後進退。乃璇璣天輪。至圓至妙之理。爲治少陽喫緊之樞。非優入聖域者。烏能道隻字哉。

再按內經。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治。迺陽明燥氣爲上。太陰在下。爲標。標本不同。故取太陰涼。爲中氣。少陽從乎本治者。迺少陽之上。火氣治之。火爲陽。爲本。而少陽爲標。標本皆同。故以火治爲本。此乃以司天運氣而言也。後人方書。謬謂少陽從乎中治。不識以何爲中。而著書。嗟乎。背亂聖賢繩法。不經之談。而誤後賢。讀者當知。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註同條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爲結

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全註

見太陽中篇痞氣

此嘔而發熱。至汗出而解。卽少陽從汗之表法也。若變結胸痞氣。非柴胡湯可療。當從陷胸。半夏瀉心。卽少陽之下法矣。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

牡蠣湯主之。此條尙論編入太陽今移於此

此少陽誤下之變證也。傷寒八九日。邪氣尙在三陽表裏之間。但少陽居多。當從小柴胡和之而爲正法。反以承氣攻傷胸胃之氣。表邪盡陷於胸。痰邪搏結胸中。心君不寧則煩。傷動少陽之氣。而氣逆則胸滿。邪衝於心。心神飛越。故煩驚譫語。一身盡重。此非陽明內實譫語之比也。蓋心神不寧。而小腸之氣亦不下達。故小便不利。傷犯少陽之氣。故身體不可轉側。所以隨經取用小柴胡湯。去甘草者。不敢再瀉心氣。且緩衆藥之功。黃芩同桂枝。以去太少表裏之邪。半夏茯苓。滌飲而通水道。龍骨牡蠣。收攝神明返舍。鉛丹大黃。以逐內陷之邪。從下而出。人參養元氣。而育神明。薑棗調營衛。而救誤下之逆。此卽少陽犯吐下。

則驚而悸之見證也。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柴胡四兩

生薑

人參

龍骨

鉛丹

牡蠣煨

桂枝

茯苓各半

大黃

半夏各二

大棗六枚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內大黃。更煮一二沸。去滓。溫服一升。

合病

尙論謂兩經之證。各見一半。如日月之合朔。如王者之合圭璧。界限中分。不偏多偏少。而爲合病。但以表證而言也。蓋觀論中有兩經之邪。會合胸中腹裏。而不傳變。真爲合病。若無胸腹表裏相合之徵。卽是傳經未罷。不爲合病矣。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項背強。汗出惡風者。太陽風傷衛證。但几几。迺兼陽明矣。用桂枝湯解太陽之邪。加葛根以解陽明之表。蓋上下二條。雖然兩經各見一半。實非合病。但合病

始起。必具兩經表證。然後會合胸腹之間。故假此太陽而兼陽明。以桂枝加葛根。而彰合病之治。若太陽少陽。少陽陽明合病。倣此加減。迺為天然不易之法。所以冠之合病篇首。

桂枝加葛根湯麻黃疑誤

葛根四兩

芍藥

甘草各二兩

生薑

桂枝

麻黃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

此無汗。即寒傷營證也。故以桂枝湯調和營衛。加麻黃。以驅太陽之寒。加葛根。而解陽明之表。然桂枝湯。麻黃湯。分主太陽之表。葛根湯主陽明之表。小柴胡湯主少陽之表。皆天然不易之法。若三陽合併諸病。各隨兼證多少。加減出入。即是神妙圓機矣。

葛根湯有麻黃者

葛根四兩

麻黃

桂枝

芍藥

生薑各三兩

大棗十二枚

甘草二兩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須臾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此兩經之寒。偏合於胃也。太陽之表。必顯頭痛惡寒。陽明之表。必顯目疼。凡兩經外合之證。概可類推。此迺寒傷營之合病也。蓋寒者陰也。陰主下降。所以兩經之寒。會合於胃。逼迫水穀。必自下利。即此可見內合之情。而為合病。故用葛根湯。升發兩經之邪。從表而出。則不治利而利自止矣。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此兩經之風。相合於胃也。風為陽邪。其性輕揚。所以兩經之風。會合於胃。故不下利。而但嘔。迺挾痰飲氣逆所致也。仍以葛根湯。升散兩經之風。加半夏一味。滌飲而止嘔逆。此用葛根湯。應去麻黃為是。

葛根加半夏湯

葛根四兩

大棗十二枚

半夏半升

甘草炙

桂枝

芍藥各二兩

麻黃

生薑各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主之。

上二條下利嘔逆。迺邪氣偏合陽明胃間。此合太陽胸膈也。太陽之邪。內逆於胸。陽明之邪。上逆於膈。兩經邪氣會合胸中。壅逆肺氣。故喘而胸滿。然邪既合於太陽部分。即當麻黃湯發汗。升提二經之邪。以從太陽而出。迺為捷徑。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此太少之邪合胃。上逆下利也。太少合病。裏證當見胸滿脇痛。但木盛則土虛。邪逼胃中水穀。故自下利。此當舍太陽而從少陽之治。以救胃氣為主。況邪機內向。故以桂枝湯去走表之桂枝。而以甘棗專補脾胃。黃芩能清木火之熱。芍藥和脾而疏土中之木。若嘔者。乃風邪以挾胃中痰飲上逆。故加薑半。滌飲散邪。而止嘔逆也。

黃芩湯

黃芩三兩

甘草炙

芍藥各二

大棗十二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去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爲負也。脈滑而數者。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陽明少陽合病。當辨勝負順逆也。二經之氣。本是相制。少陽賊邪。會合陽明地界。逼迫水穀下奔。故必下利。或見陽明脈大。少陽脈弦。兩無勝負。是爲順也。或陽明氣衰而脈小。少陽氣盛而脈弦大。斯爲負矣。負者正氣不勝。故爲失也。然非但少陽氣盛。乘尅陽明爲負。卽陽明氣盛。反壅少陽之氣不宣。亦可爲負。試觀互相尅賊一語。義可見矣。所以脈滑而數者。迺外邪與宿食搏聚於胃。卽陽明濕熱氣盛。反壅少陽之氣不伸。當下陽明之實。而解少陽之圍。若無內結。則陽明氣弱。當用小柴胡和解少陽。加葛根而解陽明爲是。敢以大承氣輕試者乎。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合目則汗。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者。白虎湯主之。

上言三陽合病之脈。次言三陽合病之證也。脈浮爲太陽。大屬陽明。浮大在於關上。卽少陽也。但欲眠睡。合目則汗。乃三陽裏邪。合於陽明。故腹滿身重。譫語。而口不仁。少陽則難以轉側而面垢。太陽則遺尿矣。然三陽內外合邪。汗下皆無取義。若發其汗。則傷胃中津液。邪氣盡併陽明。而發譫語。下則徒虛胃陽。元氣上脫。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惟宜白虎一湯。解熱生津。不礙表裏。所謂自汗者。宜之不汗出。迺太陽表寒深重。不可用矣。

併病

併病者。始病兩經連串爲一。如貫索然。漸露兼併之義也。併則不論多寡。一經見三五證。或見二三證。卽爲併病。如陽明少陽證少。太陽證多。羈留時日。太陽必將併入陽明之腑。結而不散。故爲併病。若太陽證少。陽明少陽證多。不羈時日。頃卽傳過他經。乃傳經之常。不爲併病耳。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爲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

初病太陽發汗不徹。轉入陽明。接續自微汗出。而不惡寒。迺太陽之邪。併於陽明之腑矣。或見陽明證。而太陽尙未全解。爲太陽未罷。當治太陽。使邪不傳陽明。爲尙。若反下陽明。則變結胸痞氣。協熱下利。而爲逆也。故謂可小發汗以解太陽之邪也。設面色緣緣正赤。迺寒邪深重。陽氣怫鬱。在於太陽陽明經表之間。又非汗出不徹之比。適當汗不汗之故。另當解之熏之。此非小發其汗之治。所以叮嚀不可以汗出不徹。泥爲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也。然何以知汗出不徹之證。其人必顯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迺是汗出不徹。爲二陽併病。更發其汗即愈。然何以知汗出不徹。因脈濇故知也。蓋先時發汗。邪未散而津液已傷。氣滯不流。則緊脈轉變爲濇。故

知之也。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熱。熱汗出。大便鞭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太陽之邪。併入陽明之腑。始病兩經。終歸一腑結局。故爲併病。是無疑議矣。故太陽證罷。惟見潮熱。手足熱。熱汗出。大便鞭而譫語者。已顯陽明內實。故宜大承氣湯。下之則愈。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

此互太少風寒併病當刺也。頭項強痛。乃屬太陽。眩冒少陽也。太少經邪。雖然連串相貫。未爲併病之實。但如結胸。心下痞鞭。纔見二邪歸併一處。不解之徵。則爲併病矣。但治兩經。表裏難施。所以鍼法能解。而欲解太陽之邪。當刺肺俞。使肺氣下通。膀胱氣化得行。則太陽之邪得解。欲解少陽。必刺肝俞。以瀉厥陰之氣。使少陽之氣亦得下通。氣化運行。二經之邪不能留戀。若發其汗。致傷胃津。木邪乘土。則發譫語。而脈見弦。是陽明虛而少陽實也。若五六日譫語不止。

當刺期門。迺從肝膽實處而瀉之。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鞭。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太少併病。上言可刺。而不可汗。此戒不可下也。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鞭。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此下逆而成結胸痞鞭也。前併病未下。尙見結胸。心下痞鞭。此併病必併於胸胃之間。若反誤下之。則變結胸。心下痞鞭。下利不止。水漿不入。心煩等證。全是陽明邪實正虛。將敗之候。無法挽回。所以於未下之前。諄諄告戒也。

過經不解

過經不解者。是以陽數七。陰數六之義也。恐人拘疑六日傳經已盡。再傳太陽之說。故示病過。或一六。一七。或十二。或十四日。經氣旺而當復之期。然邪尙羈三陽。病猶未痊。故爲過經不解。但太陽爲多。少陽次之。陽明又次之。及至三陰。外無表證。而日數雖多。僅宜見證治證。不爲過經矣。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

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爲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過經十餘日。風邪尙在太陽未解。反二三下之。幸無結胸。下利諸變。而後四五日。邪從太陽。以漸傳於少陽。謂柴胡證仍在。故先以小柴胡解其外。但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迺少陽表少裏多。裏邪乘胃。故與大柴胡湯。兩解少陽陽明之邪。則愈。卽少陽篇先發汗而復下之互意也。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之。但欲嘔。胸中痛。微澹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

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者。乃屬太陽。而兼陽明。當審何經而爲定治。故有二辨。若已經極吐下者。是吐下致傷胃中津液。邪氣已陷陽明。而爲主治。故當調胃承氣。而下奪之。若不經吐下。未損津液。而溫溫欲吐。胸中痛。微澹。腹微滿。而煩者。邪氣仍在太陽。當治其太陽。故曰。不爾者。不可與之。見但欲嘔。胸中痛。微澹。此迺太陽而兼陽明。莫作柴胡證治。謂非柴胡證。然何以識吐之變。蓋因嘔。迺吐下傷胃所致。故知邪氣不在太

陽。陷在陽明矣。

傷寒十三日。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圓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

此互少陽而兼陽明。治分先後也。胸脇滿而嘔。邪在少陽之裏。潮熱。迺兼陽明內實之徵。然潮熱已而微利。則知陽明內熱未結。法當先治少陽之胸脇滿而嘔。謂本柴胡證。而誤下時不得利。過後反利者。知醫以圓藥緩下不速之故。非其治也。且以潮熱姑置。仍用小柴胡湯先解少陽。杜絕傳入三陰之路。後以柴胡湯加芒硝。分滌陽明之熱也。

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圓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

過經譫語。知是胃中實熱。當以調胃承氣下之。若小便利而大便當鞭。今反利者。必有所誤。故當辨脈。卽能定治。若邪氣自入腸胃。氣虛而致自下利者。脈必

沉緩遲弱。今脈調和。非邪之爲利。迺醫以圓藥緩攻。不動腸胃之邪而利。此非其治。故謂自下利者。脈必微厥。今反和者。則知醫誤矣。然雖下利。而胃中邪熱未除。故以調胃承氣下其胃熱也。

壞病

壞病者。迺誤施汗吐下溫鍼。而病仍不解。反變病劇。故爲壞病。變之大綱。卽結胸下利。汗多亡陽。眩冒振惕驚悸。譫妄嘔噦諸證。其脈或弦數細遲沉緊微瀋弱結促代不同。而變證不能盡述。故謂觀其脈證。知犯何逆。然後以法治之。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此以風傷衛。致變壞證而言也。太陽三日。但宜解肌。而誤施汗吐下溫鍼。病仍不解。又非原證。所變更劇。故爲壞病。然證已變遷。桂枝湯是不當與。當觀其所變何脈何證。以取一二。隨其脈證而治。故曰。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鞅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尙未吐下。脈沉緊

者。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譫語。柴胡證罷。此爲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此以寒傷營。而傳少陽。致變壞病也。太陽不解。而傳少陽。當與小柴胡和解。迺爲定法。反以吐下發汗溫鍼。以犯少陽之戒。而邪熱陷入陽明。故發譫語。是非少陽本證。所謂柴胡證罷。而爲壞病。要知譫語。迺傷陽明之氣而受病。卽當知犯陽明之逆。而治之矣。

痰病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上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諸亡血虛家。不可與寒。卽痰也。素有痰飲。內積稍涉風寒。引動其痰。卽惡寒發熱。自汗喘逆。如桂枝湯證。但無頭痛項強。知非大邪中表之傷寒矣。斯因肺氣虛而受邪。以挾胸間痰飲。內外合結。故寸脈微浮。而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爲胸上有寒也。當以瓜蒂散湧吐其邪。此以高而越之之治。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痰屬陰邪。陰寒濕重。上中二焦陽氣必虛。若發其汗。更傷其陽。以致胃冷。蚘則不安。必吐蚘也。

附門人問答

門人程燮庵問曰。五常政大論。謂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是一切動物。皆賴神機而生。一切植物。皆賴氣立而長。然在植物爲氣立。在人則爲氣血。已知之矣。但未識何爲神。何爲機耳。請師開示。以導愚蒙。曰。此理最微。吾祇舉其要者。以答爾輩。夫神者。卽吾身之靈。與參天地之化育。闡物理之陰陽。故謂之神。而附於營衛。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周流不息。循環無端。故爲神機。而神去。則營衛不流。其機則息。若營衛受病。不能生長。而極則化絕。子若知此。則能體察病之機矣。曰。何謂病機。請悉言之。曰。仲景書中悉具。但汝輩未曾看破此關。僅知六淫感入經絡。臟腑營衛。陰陽。則顯經絡臟腑。營衛陰陽之證。不知證雖顯。而機則不停。且有進退流伏不一。試觀浸

淫瘡。從四肢流來入口者。爲機之進。從口流向四肢。爲機之退矣。百合病。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如寒無寒。如熱無熱。乃機隨營衛流行。旋輪臟腑。而氣復則愈。故期六十四、二十日也。如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爲陽毒。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爲陰毒。機留不轉。氣血幾將閉絕。故五日可治。七日機息神去化絕。則不治矣。如太陽陽明之脾約。乃病在太陽。其機先向太陰。而正陽陽明。少陽陽明。機亦如是也。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病繫太陰。然不能發黃。而七八日大便鞭者。爲陽明病。少陰之一身手足盡熱。而爲太陽病。厥陰嘔而發熱。爲少陽病。此皆臟機向於腑。但從腑而不從臟治也。如太陽發熱。頭痛。脈反沉。身體疼痛。機向少陰。故當救其裏。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痛者。迺太陽誤下。而機陷太陰。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七八日。熱除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皆腑機向臟。不治其腑。應治其臟也。如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乃太陽之機。而向少陽。應治少陽也。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機乘他經臟腑。虛處流行。若他經不虛。何能傳乘。惟在本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或開或閉。爲病不一。若本經氣復。則邪往外出。故

太陽欲解。必當先煩。脈浮有汗。陽明欲解。則奄然發狂。漉然汗出。所以傷寒之脈浮而緩。至七八日。暴煩下利。利必自止。少陰之脈緊。至七八日下利。脈緊反去。熱結之膀胱。而血自下。此數者。乃爲自解也。若在本經。留滯不行。則如太陽之熱結膀胱。而少腹鞭滿者。結胸痞氣者。太陽中風。下利嘔逆。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妄語短氣者。太陽之發汗後。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太陽之發汗後。蒸蒸發熱者。陽明之脈遲。汗出不惡寒。潮熱。手足濇然者。皆機留伏不行。機幾乎息。故當隨其機之流伏施治。正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也。惟邪入胃腑。無所復傳之地。但治其本也。如此隨機察證。則治病易已。探囊矣。卽陰陽二毒。表滯而不流。故用升麻鱉甲湯。以升散百合之邪。流無定。清和營衛。而爲總持。溫瘧邪滯於表。須以白虎加桂枝。而去表。牡瘧在心。故以蜀漆散吐之。瘧母之機。留伏難拔。鱉甲煎丸。漸磨其積。但中風有經絡臟腑。隨機而發。故不出方。歷節諸痺。惟以通散。虛勞機之不定。則用小建中。培土而資生五臟。內有乾血者。其機伏匿。大黃蟅蟲丸。緩攻其伏。胸痺心痛。有肝脾肺腎之緩急。故隨機各處一方。痰飲遍流臟腑。上下內外。所以隨機設方而治。水氣之

繁。但隨風寒虛實而治。疸證有三。隨機虛實處方。雜證繁多。不能枚舉。卽如傷寒在表者。觀其機之開閉順逆留動。故立麻黃之開。桂枝之闔。機流於腑。故用五苓。伏結血分。定以抵當。結胸痞氣。飲留脇下。故用陷胸。瀉心。十棗。然攻陽明胃實。機已圍困。用三承氣以破之。如陽明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針。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乃太陽而兼陽明。不能同治。所以隨其機顯之處而施。故見心中懊憹者。其機上行。則用梔豉湧吐。口乾舌燥者。邪入胃腑。機停而消耗津液。以白虎人參而和之。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機流膀胱。以猪苓湯清導。如太陽邪未盡。而機轉胸膈。虛煩不眠。胸中窒而結痛者。陽明下之而不結胸。心中懊憹。頭汗出者。厥陰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概用梔豉。隨機上逆而吐也。陽明病發熱汗多。機停於胃而不出者。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乃病在胃。而機流於腎也。少陰病口燥咽乾。下利清水。色純青。乃少陰而挾厥陰入胃。少陰病腹脹不大便者。皆機向陽明。故用大承氣。而從陽明之標。不治少陰之本。蓋亦隨其所得而攻之也。所以太陰少陰。

厥陰、太陽、少陽轉入陽明。若實者。隨機而攻之。其機向於他臟他腑。而無出入之門戶。卽當隨機之和解。如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見其陽脈微者。使先汗出而解。陰脈微者。使下之而解。如少陰病。心中煩不得臥。機冲於心。用黃連阿膠湯。養水清心。下利咽痛。胸滿心煩。陰精燥熱。用猪膚湯之潤。二三日咽痛。機往上逆。用甘桔以開提。少陰四逆。其人或欬或悸。小便不利。腹中痛。泄利下重。乃腎邪以挾風木而逆於胃。故用四逆散。而隨其標散。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卽知邪入本經。撞心入胃。無所不至。邪機賊胃。用黃芩湯以和之。遏鬱胃氣不伸則厥。而氣陷則利。賊木臨土。所以四逆散。分解其邪。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本經氣血不足。以當歸、四逆而補。皆和之之法也。若虛者。但治其本。卽桂枝、人參、建中、四逆諸湯而溫補。如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故以四逆。自利不渴。屬太陰。而臟有寒。則用四逆溫之。少陰始得之。反發熱。脈沉。乃臟邪而流於腑。故以麻黃附子細辛湯。標本同治。少陰得之二三日。機無他向。僅在本經。則用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其汗。少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細。

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乾嘔。咽痛。利止。脈不出。虛寒之機。流而
不定。故以通脈四逆。但溫其本。則標自定。若隨機而攻。則正氣必脫。縱有神丹。
莫能挽之。但實者之機。有上下左右前後進退逆順。遲留伏匿。諸變不一。故仲
景立汗吐下和溫諸法。方計二百六十有二。合式其機。當用則用。然機雖轉。而
方則隨其臟腑而定也。有一方能療數病。或一經之病。而設數方。迺闡機之一
動。則成一方。若三五數動。則三五數方。使人見機而立方療病。故以麻黃湯加
石膏。名大青龍。桂枝加苓名陽旦。去薑桂。又爲黃芩湯。而以鉛丹。大黃。龍牡。加
入柴胡湯。且爲救逆。葱白加入薑附湯。名爲白通。然病變則方亦變也。後賢徒
讀其書。順文註釋。不能闡發微妙心髓。令業是道者。執法執方。全無變通。不識
進退流動。故治療不靈。後人刻舟求劍。每經每證。各立一方。所以治之多誤。故
予再引諸法。而比類。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厥陰。轉入陽明爲病。然雖無方。而
治則是應承氣可用。少陰一身手足盡熱。熱在膀胱之腑。則方應五苓。然經則
麻桂宜之。陽明臨於少陰。則應猪苓。少陰臨於厥陰。黃芩湯則當所用。若少陰
而挾厥陰臨胃。應之於四逆散也。是因邪感太陽。或入少陰。厥陰。太陰。陽明。少

陽。或太陰流於少陰。或少陰流於陽明。或陽明流於少陽。厥陰互相傳乘。原無定理。迺經如是。故熱病。謂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與厥陰脈爭見。又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熱病也。榮未交。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乃言邪氣傳乘之無定也。故難經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迺明不定之義。而傷寒亦如是矣。故業斯道。須以金匱傷寒。參悟圓融。得其進退流動之機。則治病如拾芥。方爲深入仲景之堂。門人曰。唯。故記之以爲讀仲景書法。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清 樵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六

太陰全篇證治大意

傳經之邪。若依次第而傳。則三陽經盡。三陰受之。或是太陰爲先。若從虛入。不依次第而傳者。不定傳於太陰矣。然三陰爲病。邪居於內。是無頭疼身熱。但有經臟之分。故腹滿而吐。自利腹痛。或渴不渴。爲三陰受邪。治則不離三陽。桂枝、麻黃加減。領邪外出。設見虛寒當溫之證。迺因陰濕之邪。下流腎間。而成陰盛陽微之證。故用四逆回陽。如熱實當下之證。即用桂枝加大黃、芍藥之類。而無峻攻。反傷胃氣。或邪轉陽明。卽從陽明證治。但有輕重緩急之分。仲景不另出方。聽人臨證消息也。夫六經中。惟太陰經文簡約。辨證九條。方止二道。因其太

陰經絡在內。傳變不繁。故說桂枝。而麻黃證亦互在其中。讀者細詳。則太陰一經畢矣。

再按太陰諸條。皆言桂枝湯風傷衛證。而無寒傷營主論主方。其意何也。蓋太陰濕性屬陰。而水濕同類。濕寒下流。助水。水陰愈甚。故自利不渴。爲臟有寒。此即太陰寒傷營證。當遵內經寒淫於內。甘熱勝之。故用四逆湯。溫脾燥濕散寒。而爲正治。若邪在經。當用麻黃湯發散。義可知矣。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鞭。

經云。傷寒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素問經臟並舉。此謂太陰之爲病。迺風寒互明也。但寒邪傳於太陰。濕土寒濕壅滯。經氣不通。故腹滿。風熱上行。則吐。脾氣不宣。則食不下。寒邪下行。故自利益甚。時腹自痛。然太陰本臟。迺屬陰濕。治宜溫散。若以誤下。徒傷胃陽之氣。上邪下陷。與痰搏結。而成胸下痞鞭。是同結胸痞氣矣。或邪還陽明。以致大便結鞭。必俟小便自利。則當下之。

門人劉象九。謂夏秋太陰時令。濕邪直入太陰。或從三陽。傳乘太陰。即顯腹滿

而吐。飲食不下。自利腹滿而脹。脈沉細緩。迺太陰風濕化而病熱。時流不識。遂作陽虛陰盛。妄投薑附。耗竭真陰而死。不勝屈指。臨證毋忽。此生甚明經義。故附之以警來學。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濇而長者。爲欲愈。

此太陰風傷衛。欲愈脈證也。風氣屬木。四肢屬脾。風入太陰。內鬱則腹滿。邪逼水穀下奔。則自利。走於四肢。故煩疼。卽風淫末疾之義也。陽脈微者。邪不在陽。陰脈濇者。邪正兩虛之兆。若微濇脈中而略帶長。迺正氣來復。故爲欲愈。但見陽微陰濇。迺邪盛正虛。生氣不宣。又是土敗欲絕之候矣。

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此風傷太陰之治也。風傷衛。傳於太陰經絡。風性輕揚。機或外向。故脈見浮。當用桂枝湯。和營衛而驅邪外出。其病卽愈。若寒傷營。傳於太陰經絡而脈浮者。當用麻黃湯。不待言矣。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穢腐當去故也。

此太陰自解證也。太陽中風。脈浮而緩。手足微冷。頭疼身熱。與此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而無頭疼身熱爲異。此屬風乘脾土。爲繫太陰。但太陰主濕。其性遲緩。風邪主溫。其性輕揚。傳於濕土。濕滯化熱。風濕互應。故脈浮而緩。若寒邪傳入。脈必緊細而沉也。然浮緩之脈。迺外風內濕。相合熏蒸。故發身黃。或小便自利。濕從小便滲去。不發黃矣。至七八日。土氣來復。脾旺有權。送邪外出。故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迺自解之徵。非虛寒之比。但風從上出。則煩。而利則濕從下去。風濕既從上下而出。乃脾胃氣強。謂脾家實。穢腐當去。故也。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爲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鞭者。爲陽明病也。

此互太陰風寒。邪機轉向陽明。爲陽明病也。前謂七八日。暴煩下利。迺脾氣有權。濕熱自去。而爲自解。此雖不發黃。乃被濕熱壅盛。不能自解。邪從太陰還轉陽明。故大便鞭。而爲陽明病。卽太陰攻下之證也。若邪機不轉陽明。敢輕下之乎。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此太陰寒傷營證也。太陰屬濕。其性陰寒。寒邪傳於太陰。濕寒過盛。陽氣衰微。則自利不渴。迺脾臟受寒。故謂臟有寒也。經謂寒淫於內。治以甘熱。故宜四逆湯。以附子溫起腎臟之陽。而生土燥濕。乾薑溫脾。而驅客寒。炙甘草溫中補脾。爲助。此迺治太陰寒傷營之正法。若自利煩渴。或便結硬。小便黃赤。又屬濕熱。爲病。治當轉環矣。

再按寒邪傳入太陰。必因脾腎陽虛。以挾寒水上逆於脾。故顯自利不渴諸證。當以四逆湯補陽燥濕爲主。若脾腎陰虛火盛。而風邪入內爲病。自當反此推治。則太陰一經無失矣。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亥水和陽。子丑生土。故欲解也。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

此太陽風傷衛。誤下而傳太陰也。太陽表邪未罷。而誤下傷脾。其邪不傳陽明。少陽。迺從虛處而直入太陰。故腹滿時痛。俗謂誤下傳也。然既誤下。陷入之邪。以何得解。而風性輕揚。邪從外入。故以桂枝湯和營衛。升舉風邪。從外而出。倍

芍藥。以收太陰之逆。不增一藥。而救誤下之證。非入聖賢神彀。烏能若是哉。
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誤下則邪陷太陰。陽邪熾盛。兼轉陽明。故不大便。而大實痛。然痛則邪已深入。不能盡使表出。所以桂枝湯升舉之中。又加大黃。上下分消。即通則不痛之義。設不因誤下而大實滿痛。效用此意甚驗也。

桂枝加大黃湯

桂枝三兩

大黃一兩

芍藥六兩

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

大枣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陰爲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此脾病。不可傷胃也。脈弱自利。乃胃氣虛弱。脾陽不健也。誤以大黃。先傷胃氣。必致下利不止。故爲易動。此囑桂枝大黃湯。不可輕用之意。然不惟脈弱當禁。縱見脈實。亦不可用。蓋太陰陽明。雖然臟腑表裏相通。必欲審其邪機轉動。向

裏向表之分。若向陽明。而成胃實。則攻之無慮。在太陰而攻。藥入胃。誅伐無過。胃氣全傷。變患無窮也。

少陰前篇證治大意

蓋少陰一經。須明陰陽兩途。治始有據。否則禍如反掌。且如陰虧者。風邪傳裏。以挾腎中相火而發。陽邪熾盛。治當養陰抑陽。不然。則邪未除而陰精先竭。遂成死候。若陽虧者。寒邪傳入。必挾腎中陰寒水性而發。陰寒搏擊。其陽外越。證顯裏寒外熱。手足逆冷。惡寒踈臥。下利清穀。陽機欲絕等證。急當救陽抑陰。而從治者。彙列下篇。茲彙風傷衛。陽邪熾盛。存陰正治之法。列於此篇。俾業醫者。一目了然矣。

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此少陰總脈證也。經云。傷寒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此迺邪傳少陰。風寒總證。故仲景補出脈之微細。證之欲寐也。若邪在三陽。脈必浮緊數大。入於少陰之臟。經絡在裏。故脈微細。然衛氣行陽則

寤。行陰則寐。氣入於陰。邪鬱於陰。所以不論陰陽兩途。必具但欲寐證。若偏於陽者。則顯口燥舌乾。偏於陰者。則顯吐利嘔逆。當分脈之浮數沉遲。即隨陰陽氣血寒熱虛實治之。庶無差誤。

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

此治少陰風熱。戒發汗也。證顯欲寐。而脈細沉數。乃風熱傳於少陰。故爲在裏。當以清解熱邪。存陰爲務。病旣在裏。與表甚遠。故戒發汗也。

少陰中風。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陽微者。陽分無邪。而病在陰。陰浮者。邪機向表。故爲欲愈也。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爲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此少陰正證正脈。自解證也。寒邪傳入少陰。陰陽兩不相虧。以故脈緊。所以七八日自下利。乃正氣有權。送邪自從下利暗除。故緊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而爲欲愈。是同太陰脾家實。穢腐當去之意也。然雖見煩躁下利。迺病解之徵。而非虛寒之比。謂必自愈。此當麻黃附子甘草湯固陽。微汗溫散。但寒出而

真陽不出。其邪立解。若脈見沉遲微弱。迺偏於虛寒。當從四逆、白通。救陽為主。或脈細沉數。偏於裏熱。當從黃連、阿膠、猪膚等法。清熱救陰也。蓋少陰正治。前人皆不辨明。俾讀者茫無頭緒。故予擬此而爲少陰治寒正法。其餘皆屬偏陰偏陽。業醫者以前後二篇合參。須分陰陽兩途。而脈緊爲正。則無失矣。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此互上條治法也。得之二三日。但欲寐。不見吐利。腹痛煩躁汗出。厥逆亡陽。虛寒之證。又無心煩咽痛口燥腹脹陰虛等證。爲無裏證也。而寒邪初傳少陰。正氣未虛。不偏陰陽。惟顯欲寐之證。故當以麻黃附子甘草湯發汗散邪。則愈。然治少陰寒水之經。迺真陽寄於腎中。故當炙甘草附子。溫經固陽。以麻黃通陽開腠。取其微微小汗。則寒邪散而真陽不出。其病立解。後人方書。但知偏陰偏陽。而用急溫急下。不明固陽溫散。迺失少陰主治。惜哉。

麻黃附子甘草湯

麻黃

甘草各二兩炙

附子一枚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日三服。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各經解於正氣旺時。少陰解於陽生之際。正謂陽進則陰退。陰陽和而邪自解矣。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此少陰風熱。機向膀胱也。身涼欲寐而爲本證。至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迺腎邪外向。移於膀胱。裏病通於表也。此同太陰邪轉大便鞭。爲陽明之義。然諸臟皆有移腑。諸腑皆侵於臟。不可不識。蓋膀胱爲多血少氣之腑。邪入血分。邪血相搏。妄行。故必便血。但世不明臟移腑病。謂六日傳經已盡。再傳太陽。遺誤千古。良可歎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此風熱灼耗腎陰而心煩也。身涼欲寐爲本證。得之二三日以上。而顯心煩不得臥。迺風熱入腎。耗竭陰水。心相無制。神志不寧。自焚欲死之徵。而與陰寒上逆之煩躁迥殊。必當滋陰清火。急救腎水。而制火爲主。故用黃連、黃芩。耑清上

焦心相之火。芍藥養陰。鷄子黃養陰濟水。又清陰分之熱。阿膠以滋肺肝腎陰。而祛內伏之風也。

黃連阿膠湯

黃連四兩

黃芩一兩

芍藥二兩

阿膠三兩

雞子黃二枚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烱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此互風寒兩傷。傳入少陰。轉還陽明。挾濕爲利也。腎爲胃關。風寒傳入少陰。則關門不利。反還脾胃。濕熱相蒸。不能分滲下達。故腹痛而小便不利。然小便旣已不利。腎邪上逆。無所滲洩。逼迫胃中水穀。趨向大腸。則下利不止。寒挾內濕。凝滯血分。則便膿血。故用桃花湯之乾薑辛熱。以散本寒。赤石脂味濇固脫。糯米甘涼。調中養陰和陽爲助也。

桃花湯

乾薑一兩

糯米一升

赤石脂用一觔一半篩末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愈。餘勿服。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桃花湯主之。少陰病。便膿血者。可刺。

此寒淫血分。便膿血。當刺也。前條風寒兩傷。侵擾氣血。下利而兼便膿血。故用桃花湯主之。此不下利。但便膿血。迺純寒凝於血分。化爲膿血。但桃花湯不能開其壅結。故當刺其經穴。疏通氣血。而瀉血分之寒。俾邪去。則膿血止矣。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

此腎陰虛而邪入於胃也。少陰風熱。循經而上咽喉則痛。腎陰虛而心火無制。氣逆不降。則胸滿心煩。逼迫胃中水穀下奔。則利。然正虛邪實。熱邪衝斥。三焦腎水將欲告竭。若以苦寒清熱。恐燥腎陰。故不用。而以猪肉去裏之肥白。取皮水煮。和蜜粉熬香服之。蓋猪迺北方玄獸。專入壬癸。滋潤腎經之燥。此取皮者。兼滋肺金水母之源。俾生腎水。以白蜜粉和養胃中之陰。而上中下得潤。則陰陽和而邪自退。利自止矣。蓋前條迺寒邪凝滯。下利便膿血。用桃花湯溫中散。

寒。養血固脫。此風熱上壅。逼迫下利咽痛。以猪膚湯甘寒潤燥。養陰退陽。然固脫止利雖同。而寒熱有異也。

猪膚湯

猪膚一觔味甘寒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分溫六服。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少陰風熱。循經上逆。咽中搏結。故爲咽痛。所以甘草一味煎湯。解毒清熱。和緩陰陽。而服之不差。迺熱結難開。更加桔梗。開提散結。此卽隨其所得而攻之也。初病未具他證。則效。若兼下利嘔逆。心煩不臥。腎水告竭。用之無益矣。

甘草湯

甘草二兩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一服。

桔梗湯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此邪循本經氣血兩分也。上條風熱搏結氣分。而致咽痛。用甘桔開提。此風熱與痰飲搏結氣分。故以半夏滌飲。甘草清熱。仍用桂枝以驅在上之風。設咽喉腫窄。散不能服。以故易湯。迺服法之權變也。若傷咽中營血。生瘡不能語言。而聲不出。仍用半夏滌飲。雞子殼清潤喉中熱燥。而滋陽中之陰。藉苦酒消腫斂瘡。兼退血分熱也。

半夏散及湯

半夏

桂枝

甘草

炙等分

以上三味。各別搗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分。內散一兩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

苦酒湯

半 夏 十 四

雞 子一枚去黃內上苦酒著雞子殼中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鐙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更作三劑服之。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此少陰邪氣挾木乘胃也。四逆證。迺有陰陽之別。此等喫緊關頭。最當詳析。證見寒過肘膝。嘔吐腹痛。下利清穀。脈沉遲細。是為虛寒四逆。若口燥舌胎。小便黃赤。脈沉而數。熱邪內鬱。是為陽證四逆。蓋腎為胃關。邪壅於腎。關門不利。所以胃氣不舒。又兼木為腎子。風氣通肝。腎肝邪壅於胃。則胃氣不行四肢。故為四逆。然肝腎之邪。衝肺則欬。衝心則悸。胃關不開。則小便不利。乘脾則腹痛。逼迫胃中水穀下奔。則泄利。胃腸氣滯於下。則下重。迺少厥二陰。熱邪為本。四逆諸證為標。故謂或欬或悸也。蓋少陰機標已向厥陰。故從機而治厥陰。則少陰亦解。用炙甘草溫中散邪。芍藥養陰而疏土中之木。柴胡以引厥少之邪。從外而出。枳實以疏胃中已陷之邪。俾得四通八達。則四逆自退。然雖少陰而見四逆。誠因厥陰之標逆胃所致。迺風氣通肝。故以母實瀉子之義也。此方原係治

厥陰熱厥主方。後人不識其旨。湮沒已久。今表出之。

四逆散

甘草炙

枳實

柴胡

芍藥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並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拆。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此少陰風熱還胃也。少陰風熱。轉入陽明。風濕相搏。逼迫水穀下奔。則利。胃氣上逆。則嘔。瀉傷津液。則渴。火無水制。淫肺則欬。而心煩不眠。故以猪苓、茯苓、澤滑石。宣導濕熱。俾從膀胱而出。阿膠滋陰。而驅伏風。且助導邪。滋乾之力。則不治。欬嘔而欬嘔自止。蓋前條心煩不眠。較此似同。而治異何也。然前心煩不得眠。而無下利。迺腎水將絕。故用黃連、阿膠湯。滋陰清火。急救腎陰為主。此迺少陰風熱轉入陽明。逼迫水穀下奔。故以猪苓湯驅導水邪。還從膀胱而去。當救胃

中津液爲主。迺本在少陰而標入陽明。腎臟邪機乘他腑之治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風熱耗竭腎陰。與胃津之急也。少陰風熱熾盛。腎水欲絕。而不上灌於咽。胃中津液亦竭。故二三日。就見口燥咽乾。卽陰氣先絕。陽氣後絕而死之徵。故當大承氣急下。蕩滌熱邪。使從腸胃而去。則不濟陰而水自生矣。此必便閉堅結者。宜之。否則又當養陰退熱爲主。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少陰邪挾木火乘胃也。經謂風氣通於肝。母邪通子。少陰風熱而挾木火乘胃。煽逼胃中水。飲津液。故自利清水。而色純青。並無渣滓相雜。邪氣橫格胃間。則心下痛。腎水不能上供。故口乾燥。但邪機已入陽明。當隨其所得而攻。故用通因通用。以大承氣急下。以導熱邪。俾從腸胃而去。迺救胃腎將絕之陰也。門人同姪問曰。吾師嘗謂三陰之邪。轉入陽明。必須大便堅乾。方可攻下。此但口燥咽乾。而見下利清水。反用急下。豈不徒傷其胃。真氣下脫而死乎。答曰。前云邪轉陽明。必俟大便堅鞭。而攻下者。迺未傷胃中津液之謂。此利清水。因肝

腎邪熱熾盛。乘逼胃中津液頃絕。勢已瀕危。不得不以通因通用急奪。而救胃腎將絕之陰。否則以何抵止。此乃珠盤無礙之法。予可不細心體究仲景之意乎。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少陰風熱。轉入陽明燥實也。腎爲胃關。關門熱閉。腎邪還轉陽明。而脾胃腎三臟壅塞無通。故腹脹不大便。但胃津腎水將已告絕。故宜大承氣急下。而救胃腎將絕之陰也。蓋少陰病。腹脹不大便。迺邪轉於胃。謂之少陰陽明。而陽明濕熱下流腎中。有目中不了了。睛不和者。謂之陽明少陰。但五臟六腑皆有互相傳乘生尅之義。倣此察病。則機變無窮矣。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是爲下厥上竭。爲難治。

少陰之邪。以挾木火。壅遏陽明之氣。不達四肢則厥。所以但厥無汗。其病在裏。當以四逆散。和陰散邪。則病自退。而厥自愈。若強發其汗。擾動陰火。并提真陰之血。乃從下極之樞。直奔清道。竄出耳目。或從口鼻。並傷清陽津液之氣。則變

下厥上竭。故爲難治。

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以火劫少陰致變也。少陰邪熱在裏。當以清熱養陰。若以火劫其汗。火邪內攻。津液耗竭。若攻衝於肺則欬。入胃則發譫語。奔迫大腸則下利。注於膀胱。陰水涸竭。故小便必難。因火強責少陰之汗故也。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卷六 少陰前篇證治大意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清 携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七

少陰後篇證治大意

夫真陽一氣。乃人身立命之根。寄於右腎。故腎有兩枚。然左腎通於陰血。右腎通於陽氣。易爲太極。卽先天陰陽之氣也。蓋人之陰陽有偏勝。故治病必當先分陰陽。後以中風傷寒別之。然風邪屬陽。傳於少陰。以陽從陽。勢必從乎火發。顯呈口燥咽乾。熱邪熾盛等證。當以清熱潤燥。救陰而爲先務者。已列前篇。茲述寒邪傷營。傳入腎中。以陰從陰。而從水發。則顯手足逆冷。腹疼下利。嘔逆惡寒。倦臥。汗出亡陽。虛寒等證。則當回陽爲主。悉歸此篇。然羸工不解。必於曾犯房勞。始敢用溫。及遇一切當溫之證。反不能用。詎知未病時先虧腎水者。不可

因是認爲當溫之證。其人必真陽素虧。而受外寒。從陰而發。或汗吐下。擾陽外出。不能內返。勢必藉溫藥以回其陽。方可得生。於斯參酌。而少陰之治。則冰炭判然矣。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此少陰虛寒。似乎熱證之辨也。若見欲寐。而欲吐不吐。心煩者。迺因陽虛。陰邪上逆。但陽氣不能主敵陰寒。故五六日自利。而利損津液。不能上供。則渴。所以虛而引水自救。是非陽熱津乾之渴也。陽虛而不消水。故小便色白。迺少陰陽虛病形悉具矣。然心煩而上雖似熱。實因下焦虛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當從溫散無疑。蓋世但知四肢厥逆。遂爲虛寒。詎知小便色白。迺爲的驗也。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

此陰盛亡陽之脈也。陰陽俱緊。迺寒傷營脈。寒入少陰。逼陽上越。不能固護於外。以故汗出而爲亡陽。是屬少陰。陰邪上逆。陽不歸根。則咽痛而吐。下焦陽虛。故復利也。急當回陽散寒。遲則陽脫不救。

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

少陰水也。趺陽土也。傷寒惟恐土虛不能制水。水得寒邪。泛濫無抵。則嘔吐下利。真陽外越。裏寒外熱。陽脫而死。若土氣有權。水邪不得泛濫。邪氣易解。故欲脈見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濇者。復不可下之。

此少陰陽虛而禁汗下也。邪傳少陰。原無發汗之理。篇中僅有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雖寒傷少陰。而得太陽表證。故用麻黃附子細辛湯。固陽發汗散邪。又少陰二三日。無裏證者。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其汗。迺是少陰寒傷營。正治之法也。此見脈微。爲陰盛亡陽。故不可發汗。則當救陽爲主。而尺脈弱濇。精亦不足。復不可下矣。

少陰病。惡寒而倦。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此陰盛陽氣未脫。定可治也。惡寒迺陽微陰盛。而陰主靜。故倦。陰邪上逆。陽不歸寧。故時自煩。而欲去衣被。雖然陽氣擾亂不寧。尙在欲脫未脫之際。還可收陽內返。故定可治。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倦臥。手足溫者。可治。

此下利止後。驗可治不可治也。下利自止。陰邪少減。邪不上干。脾土稍得甦矣。但陽氣衰微。而惡寒倦臥。當驗其手足溫者。迺真陽未離。急用白通。四逆之類。溫經散寒。則邪退而真陽復。故定可治。若手足不溫。而利雖止。胃腎之陽已絕。則不治矣。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註見太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

此少陰表證也。欲寐脈沉。寒傷少陰脈證。但少陰不當發熱。反發熱。是帶少陰之表。以不頭疼。與太陽有別。故用麻黃。細辛。專驅少陰之表。附子固護元陽。俾邪散而陽不外越。此少陰正治之法。讀者毋忽。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

細

辛

各二兩

附

子

炮一枚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此少陰陽虛而無裏證也。得之一二日。但欲寐。故作少陰證治。而口中和。則知陽氣不盛。其背惡寒。迺陽微陰盛。已露一斑。故當灸氣海關元。助陽退陰。繼服附子湯。溫補真陽之氣。茯苓以導陰濕下行。芍藥收陰。不使上僭。參朮固中。而鎮陰逆也。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此脈沉爲裏寒也。少陰脈見沉細數而有力。四逆湯則非所宜。若沉遲細弱不鼓。證顯手足厥冷。身疼欲寐。迺真陽虛而寒盛於裏。則宜四逆湯溫之。

少陰病。飲食入口即吐。心下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

此似熱辨虛也。少陰之邪上衝。則飲食入口即吐。心下溫溫欲吐。復不能吐。邪逆於中也。若始得時。手足寒而脈弦遲。是非熱邪。乃陰邪上逆所致。若熱邪與素積痰飲。搏結於胸。爲胸中實。不可下而當吐之。此乾嘔。迺陽虛膈有寒飲。以挾陰邪上逆。則吐亦不可。恐擾虛陽隨吐而脫。急當溫補。復陽驅陰。故宜四逆

湯也。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

此陽虛而挾濕也。身體骨節痛。手足寒。脈沉者。純是少陰陽虛挾濕之證。雖無下利嘔逆內虛諸證。然亦必當附子湯。溫經散寒。回陽為主。

附子湯

附子二枚

人參二兩

白朮四兩

芍藥

茯苓各三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渴。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方見太

此少陰邪轉陽明挾濕也。邪鬱少陰。關門不利。二三日不已。而水寒四布。橫流逆射。反侮於脾。則腹痛。逆胃而陽氣不升。則四肢沉重疼痛。關門不開。則小便不利。轉入腸中。故自下利。射肺則欬。溢胃則嘔。治宜溫中散寒。而瀉水濕下行。為第一義。所以白朮坐鎮中州。驅逐北方寒水下行。不使泛濫於脾。故名真武。

茯苓導滲寒濕。附子行陽燥濕補虛。合同生薑。宣寒逐濕。以芍藥收陰。俾寒散。則諸證除矣。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此少陰並挾厥陰而乘胃也。少陰邪盛。淫溢於肝。肝腎之邪。協逆胃中。逼迫水穀下奔。陽微不能固攝。故上吐下利。而手足厥冷。然肝爲將軍之官。是被腎陰逼迫。則陽神飛越。躁急不寧。此迺陽欲上脫。陰欲下脫。故煩躁欲死。但無自汗。正在欲脫未脫之際。還可追陽返宅。故用吳茱萸。專驅肝腎之寒而下逆氣。人參、薑、棗溫胃補中。俾正氣得補而寒自散。吐利煩躁即止矣。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此虛寒轉入陽明下利也。少陰虛寒下利。必顯脈微遲細。身涼欲寐。下利清穀。嘔逆厥冷諸證。此但下利。陰雖未逆。而下逼則甚。當慮胃腎陽陷下脫。故以附子溫起中下之陽。葱白同乾薑散寒而能通陽入陰。俾陰散陽和。則利自止矣。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此互上條之脈。與白通加減法也。脈微迺陽虛。腎寒逼迫胃中水穀。下奔則利。當與通陽入陰爲治。而服白通湯。非惟下利不止。反致厥逆無脈。乾嘔煩者。此迺陰盛格陽。不能入陰。故增病劇。猶如兵寇拒敵。不使先鋒。以何能取破竹之勢。故加人尿。猪膽汁陰藥而爲嚮導。同氣相投。接引羣陽之藥。直趨陰界。俾見陽光。陰即消散。胃關得固。則下利止而脈道漸行。故謂微續者生。若脈陡出。卽是陰寒逼迫虛陽外浮。頃脫之象。故主死也。

白通湯加猪膽汁湯方依後加入

葱 白 四莖

乾 薑 一兩

附 子 一枚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白通加猪膽汁湯。卽此入人尿五合。猪膽汁一合。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猪膽。羊膽亦可用。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細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此陰盛格陽外越也。脈見微細欲絕。手足逆冷。下利清穀。迺陰邪充斥上下。逼迫真陽上行外越。故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然寒邪入脾則腹痛。入胃則乾

嘔。上逆則咽痛。陰邪閉塞。陽微不通經隧。故利止而脈不出。但未現自汗陽脫諸證。故以通脈四逆湯。通陽返宅。俾陽氣通而脈出愈矣。

四逆湯

此湯加蔥九莖名通脈四逆湯

甘草炙三兩

乾

薑可三兩強人附

子大者一枚生用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即出者愈。○面色赤者。加蔥九莖。腹中痛者。去蔥。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此胃陽未敗而用灸也。欲寐而見吐利。迺少陰陰寒。冲斥上下。陽微危極。但胃陽未敗。所以手足不致逆冷。惟腎中真陽外越。故反發熱。陰閉經隧。故脈不至。猶為喫緊。故以艾灸少陰經穴。使經通而陽得返宅。脈復即愈也。

少陰病。下利。脈微瀋。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灸之。

此陰陽兩虛證也。微為陽微。瀋為陰弱。而下利脈見微瀋。迺陰陽不足。而受寒邪。邪逆於胃則嘔。陽虛不能外固。陰弱不能內守。所以汗出。然雖陽虛陰盛。而

無水濕相併。但有氣虛下墜。故數更衣而反少。陰弱則勤努責也。是人平素陰虛陽弱。陡傷寒邪所致。然陽弱本當用溫。而陰虛又不宜溫。一藥之中。既欲求陽。又欲護陰。漫難區別。故於項之上。百會穴中灸之。以溫其上。而升其陽。俾陽升而不致下陷。則陰邪亦得自散。而下利自止。故不用溫藥。而用灸法。有如此之迴護也。○以上諸條。皆少陰陽虛陰盛之治。

少陰病。脈微沉細。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

脈微沉細。但欲臥。少陰陽虛脈證。護衛之陽將欲離散。故汗出而不煩。陰寒上逆。則自欲吐。急當驅陰救陽。庶可圖生。延至五六日。自利。煩躁不得臥寐。乃陰邪復盛。陽從上脫。故死。

少陰病。惡寒身倦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

惡寒身倦而利。手足厥冷。若見煩躁。迺陽氣欲脫未脫之際。還可回其陽。希圖萬一。此不煩躁。是屬純陰之徵。縱欲回陽。其陽決不能回。故曰不治。

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

陰盛。上逆則吐。下迫則利。煩則陽欲上脫。躁則陰欲下脫。而見四逆。通脾腎之陽。俱已敗亡。故死。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倦。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四逆惡寒身倦。脈不至而不煩。陽神已去。證屬純陰。而躁則陰魄將離。故死。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下利既止。似乎可愈之兆。然利時陰基已壞。陽無所附。脫出腎間。獨聚巔頂之上。紛紜搖動。頃刻飄飄蕩散。故頭眩自冒者死。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邪傳少陰六七日。陽氣不復。陰寒愈盛。拒格微陽上逆。不得歸根。惟聚胸中喘逆。漸致息高。氣脫而死。蓋有六七日。陰絕不復。陽無所附。亦致息高。氣喘而死。正謂陰氣先絕。陽氣後絕而死之義。非獨陰寒之一證也。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卷七

少陰後篇證治大意

一二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

清 樵李 沈明宗目南編註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八

厥陰全篇證治大意

經云。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是以次序而言也。或三五六日。即傳厥陰。甚有三三候。尙未傳於厥陰。所以不可拘定日數而論也。仲景推廣其義。補出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迺爲木乘土病。若邪抑胃陽下降。不能升達四肢。則厥而下利。胃氣復而上升。木邪歸上則厥。後發熱而利自止。乃爲病退。熱後發厥。胃受木制。迺爲病進。木勝則厥多熱少。胃勝則厥少熱多。所謂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第每多兼證。若本經自病。則爲喉痺。乘胃氣逆則

嘔。水穀下奔則利。鬱甚則厥。胃陽升則身發熱。而利自止。胃陽發露。能食則爲除中。若乘挾少陰腎寒愈盛。則爲陽虛寒厥。所以溫之灸之。迺同腎中之陽也。但厥證每多屬陽。所以仲景輒用三陽治法。乃因邪從外入。欲引從外而出。卽譫語當下之證。祇用小承氣。和其胃氣。而他證皆不用下。因病在厥陰。而下則徒傷胃氣。反致厥逆不止而死。然篇中風寒互發。陰陽虛實不一。故列全篇。第厥陰一證。歷代諸賢。闡理欠明。當以鄙見。反覆詳玩。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

此厥陰經邪縱橫爲病也。經云。六日厥陰受之。煩滿而囊縮。但言表裏上下。本經之證。賴仲景推廣病情。而補乘侮之變也。夫風傳厥陰。木火熾盛。縱橫無忌。乘吸胃中津液。兼耗腎水。上渴下消。飲水多而小便少。謂之消渴。但肝氣通心。母邪淫子。故氣上撞心。心中疼熱。抑鬱胃氣不伸。則饑不欲食。而食則吐衄。然風木盛而胃氣必衰。誤下傷胃。邪入胃中。肆逼水穀下奔。則利不止。竊擬黃芩湯。原治厥陰本病主方。湮沒至今。故予表出。而後賢方書。但以承氣下法。豈非一盲引衆盲。相縲入火坑之謂歟。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

此明致厥之因也。陰陽者。非厥陰一經陰陽也。陰迺厥陰肝也。陽迺陽明胃也。二經相勝尅賊。合爲陰陽之謂也。卽經謂陰者。真臟也。陽者。胃脘之陽也。故凡邪氣傳入於肝。上逆凌胃。但有傷土之能。而無疏土之益。木勝土虛而不相和。木鬱胃陽不達四肢。則手足逆冷爲厥。謂之陰陽之氣不相順接。奈諸家罔識此義。而使後人治厥陰經病。百無一中。相延至今。故予擬四逆散主之。則理順暢矣。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此見厥禁下也。厥迺木乘鬱胃。陽明氣降不伸。則四逆爲厥。攻則徒虛其胃。胃氣隨卽下脫而死矣。虛家。乃胃腎陽虛。陰寒四布。法當救陽爲務。而攻則非。卽胃陽下脫。便是除中。立死。故俱嚴戒。

厥陰中風。脈微浮者。爲欲愈。不浮爲未愈。

此辨欲愈。未愈之脈也。厥陰經絡在裏。雖是中風。脈亦不浮。若見微浮。邪還於表而欲愈。脈不見浮。邪仍在裏。故爲未愈。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丑寅卯時。厥陰經氣自旺。故病欲解。

厥陰病。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

木挾火熾。乘吸胃中津液則渴。故欲飲水。但少與之。應接胃中津液和而病自愈。若縱飲無度。胃弱不消。停蓄心下。反變下利嘔逆也。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此土旺。則厥熱平半。而病自愈也。厥陰氣旺。抑遏胃陽鬱逆不伸。則厥五日。此以土數推之。胃氣必然復而上升。邪氣上升即熱。故熱亦五日。若肝氣盛六日。則當復厥。此不厥者。迺木土氣和。肝不復乘。胃不重受。邪氣外出。所以自愈。然木邪乘土。則厥五日。土旺而無不復之理。故謂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為

進也。

此偏熱多而便膿血也。傷寒始病發熱四日。邪傳厥陰。氣遏於胃而厥三日。胃陽升而復熱四日。三日較四日而熱多一日。爲厥少熱多。迺胃盛木退。而不再來乘土。故病當愈。但熱多則餘邪伏於厥陰本臟。爲熱不除。久陷藏血之地。故便膿血也。○蓋厥陰勝而厥四日。土弱不勝。熱反三日。木再乘土。復厥五日。迺胃陽氣衰。故爲病進。然厥陰邪盛爲多。胃陽氣衰爲少。是以木土互言。爲寒多熱少。即胃氣退而肝邪進。所謂陽氣退而爲進。非虛寒之謂也。

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爲愈。若厥而嘔。胸脅煩滿者。其後必便血。

此厥微熱微。自解之徵也。熱少厥微。指頭寒。邪正兩微之候。胃受木制。則默默不欲食。胃氣復而邪正相爭。故煩躁數日。而熱從小便暗除。故利而色白。迺胃氣和而則欲飲食。所以其病爲愈。若見厥而嘔。胸脅煩滿。仍是木邪凌胃。熱鬱本臟。深連血分。後必便血。蓋由藏血故也。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

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

此觀外證。即知邪之微甚也。一二日。或四五日。邪傳厥陰。凌胃故厥。胃氣復而邪歸胸膈則熱。所謂厥者。必發熱。然始入厥陰。謂前熱乘胃。為必厥。迺陰陽勝復而無虧欠。所謂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而木受邪微。則厥亦微。厥微則熱亦微矣。然陽邪抑鬱。胃氣則厥。當以苦寒降熱下行。謂厥應下之。非承氣攻下之謂也。若以溫熱發汗。致傷津液。則熱邪上升。而口傷爛赤。是互喉痺而言也。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為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此邪逼胃氣不行。為厥。利便膿血。上行為咽痛喉痺也。邪逼胃陽下陷。則厥。水穀隨氣下奔。故厥而兼利。胃氣復則上升發熱。而利自止。若再厥。必復利矣。然胃氣升。則先厥後發熱。而下利必自止。但汗出咽中痛。迺風熱有餘。上攻而為喉痺。此發熱則當利自止。因無汗。迺邪雖上升。而不外散。故利不止。然不止。則邪仍在下。蒸腐血分。而便膿血。不上攻而為喉痺矣。蓋觀此論。不惟傷寒傳變。

要知四時喉痺。下利便膿血。皆屬木邪所致。又互黃芩、白頭翁、梔豉、甘桔等湯諸義也。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用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

此厥而停水。宜先治也。土受木制。不能轉輸。而水停心下。上逆凌心。故厥而心下又悸。當以茯苓甘草湯補脾瀉水。然後治其厥。否則水漬入胃。必作利而增諸劇矣。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此承上條而言也。厥陰寒邪乘脾。則腹痛。胃虛水濕不分。水火相擊而腸鳴。下趨少腹。欲自利也。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此風寒兩傷脈證也。木邪制胃。故手足厥冷。然緊脈爲寒。而乍緊者。卽風寒互應之脈。則知寒邪而挾風也。風痰上結於胸。寒邪鬱結心下。故心下滿而煩。痰

凝胸膈。胃氣受制。故饑不能食。邪機上向。因其高而越之。故以瓜蒂散。湧吐其邪也。

瓜蒂散

瓜

蒂熬黃

赤小豆

各一分

右二味。各別搗篩爲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瓜蒂散。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此熱厥主脈主方也。木邪乘胃則厥。而脈滑爲陽。風化爲熱。爲裏有熱。斯非寒厥之比。故以白虎湯。清金平木。而涼風熱。迺救胃家之津液也。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冷。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

誤下邪陷厥陰也。六七日而大下後。寒邪陷入厥陰。胃虛氣滯。故寸脈沉而遲。邪鬱胃氣不升。則手足厥冷。然厥則下焦氣閉不行。故脈不至。斯非虛寒脈絕。

之比。即東垣謂下部無脈。木鬱是也。邪衝於上。則咽喉不利。痺着喉間。營血。故唾膿血。迺發喉痺之謂也。邪逼胃中。水穀下奔。則泄利不止。此迺風寒兩挾。上下俱病。故爲難治。所以湯中白朮、茯苓、導濕安中止利。薤白、天冬、黃芩、石膏、知母。養胃潤肺清金。而制風化之熱。當歸養血和肝。兼疏風邪外出。乾薑辛熱。以散入裏之寒。升麻迺提胃氣上行。又助麻桂各半湯。升散在裏風寒。令其汗出而愈。註家謂咽喉不利。唾膿血。迺成肺痿。蓋金匱謂肺痿。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是此。但咽喉不利。吐膿血。豈成肺痿之理耶。有不明風寒兩傷。而謂錯雜之邪。尤屬不經。或疑肺癰喉痺。庶乎近理。

麻黃升麻湯

麻黃 二兩

升麻

當歸 各一分

知母

黃芩

薤白 各十銖

石膏 碎綿裹

白朮

乾薑

茯苓

甘草 各六銖

右十一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出愈。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

此胃素虛寒。治逆之變也。本自寒下。謂人平素有胃寒下利之病。適值外寒傳裏。醫不知此。反以苦寒。復行吐下。寒氣拒格。吐下轉增。故飲食入口即吐。然風寒兩傷。所以乾薑溫胃而散裏寒。人參以救吐下之逆。黃芩黃連。迺清風化之熱也。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乾 薑

黃 連

黃 芩

人

參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為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此胃腎陽虛。誤治而變除中也。遲脈為寒。迺因元陽虛極。而厥陰寒逆。脾胃腎氣皆寒。急當溫中散寒。尙猶不及。而反與黃芩湯。復徹其熱。不惟無熱可除。而反劫元陽敗脫。胃中虛冷轉增。但胃冷不當能食。而反能食者。迺胃陽發露。反

顯有餘能食。卽燈盡復明之兆。胃陽必然除敗不存。故爲除中必死。夫黃芩湯。原治厥陰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主方。俗醫不明脈遲胃寒而誤投。故變除中。今竟一概不用。束手待斃。悲哉。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尙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至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並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至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此能食爲有胃氣。非除中之辨也。邪在三陽。而及傳厥陰。謂始發熱六日。及至臨上則厥。有九日而利者。因土虛。五日生數不能復。須俟成數。十日而復。故厥九日也。但厥利者。胃虛受尅。不當能食。今反能食。恐胃陽發露。而爲除中死證。故辨食以索餅。而不發熱。卽知胃陽尙能消穀。不爲胃陽發露。暴熱來出復去。除中之候。謂病必愈。後三日脈之必數。則是胃熱續在。故期旦日夜半愈。所謂厥愈也。所以然者。見始本發熱六日。而厥九日。復熱三日。共熱九日。厥熱相應。

陰陽平半。故期之愈。若後三日脈之而數。其厥雖愈。迺熱不罷。本經風熱有餘。勢必循經上衝於喉。而發喉痺。謂發癰膿也。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圍膿血。

此下皆互厥而下利也。寸脈浮數。似乎風邪還出陽分。但尺脈自濇。餘熱尙留下焦。蒸腐營血。必圍膿血。此與發熱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互明也。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此辨欲愈未愈之脈也。脈沉弦者。厥陰邪盛。逼迫胃陽之氣。有降無升。所以下重。但沉弦之中。當辨大爲邪盛而利未止。微弱數者。邪正兩虛。其證屬陽。欲自止矣。然下利。迺胃氣內陷。不當發熱。恐其陰陽上下兩脫之候。此見微弱數脈。而發熱。知是微邪還表。欲解之徵。故雖發熱而不死也。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圍膿血。以有熱故也。○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脈緊。爲未解。

此亦辨欲愈脈也。下利微熱而渴。其證屬陽。邪微將欲還表。所以脈弱。迺邪已衰微。正氣將復。則不藥而令自愈矣。○下利脈數而渴。亦屬陽證。然非不藥而

令自愈。此因脈數而渴。迺風熱有餘。則當清熱解散。不可治利。爲令自愈。設不差。熱邪下陷血分。必圉膿血。謂有熱故也。下利。脈數微熱。更見汗出。迺邪已出表。利欲自愈。若脈緊。則寒邪仍在。未解可知。○以上六條。乃指厥而下利。便膿血。或見實大浮數。微弱沉澹。弦緊洪長諸脈。當分虛實寒熱。卽知欲愈。真爲察病之微旨也。

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愈。

此厥陰風邪。乘胃而利也。弦爲厥陰風脈。木盛乘胃。逼迫水穀下奔。則利。而見發熱身汗。迺邪從表出。故愈。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此下四條。迺出熱厥下利。便膿血諸方也。熱厥之利。迺風邪傳於厥陰。以挾心相之火。逼迫胃中水穀津液下奔。則厥而下利。氣鬱大腸不能上升。故下重也。所以白頭翁清散熱邪。秦皮驅逐肝風而清客熱。黃連以退腸胃木挾之火。黃檗滋腎水而制龍雷。合而成方。清徹木火之源。則熱利止而後重自除矣。

白頭翁湯

白頭翁

黃連

黃蘗

秦

皮各三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

下利而兼欲飲水。迺木火熾盛。消燦胃中津液。故爲有熱。當用白頭翁湯。清解厥陰邪熱。以救胃中津液也。

下利譫語者。以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厥陰熱乘入胃。逼迫水穀下奔則利。燥屎搏結。邪逆冲心。故發譫語。然利而譫語。迺利者自利。結者自結也。第下利者。腸胃必虛。所以不敢峻攻。僅宜小承氣。微和腸胃之實。輕圓活潑。如此之妙。斯即厥陰邪轉陽明。可爲厥陰陽明。故當隨其陽明實處而攻。若無譫語。詎敢下乎。即此謂之厥陰下證。蓋非另有下證矣。業醫者。必當究明厥陰下證之旨。方能治厥陰證也。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

胃氣復而利止之後。木邪上冲心肺。所以更煩。按之心下濡者。迺無痰飲相挾。故爲虛煩。邪逆於胸。即當隨其所得而攻之。故用梔子豉湯。湧吐散邪也。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臟厥。非虵厥也。虵厥者。其人當自吐虵。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爲臟寒。虵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虵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虵。虵厥者。烏梅圓主之。

此辨臟厥與虵厥也。臟厥者。迺指腎臟虛寒受邪之厥。故謂脈微而厥。迺心腎陽虛。陰邪傳裏。真陽欲滅。故膚冷躁無暫安之時。而爲臟厥。當用四逆湯。及灸關元等法。厥不同者。陽絕而死矣。若虵厥者。迺厥陰寒邪。乘鬱於胃。胃氣虛微。邪氣擾動。虵蟲不安。則靜而復時煩。爲厥陰之臟受寒擾胃。虵上入膈。故當吐虵。但胃陽虛而無關腎陽。基址未壞。不爲死候。故用烏梅圓。酸苦辛溫。寒熱補瀉皆備而主之。所以又主久利。卽互便膿血之方也。

烏梅圓

烏梅三百

乾薑十兩

黃連一兩

桂枝

細辛

人參

黃檗

附子各六兩

蜀椒去子

當歸各四兩

右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搗成泥。

和藥。令相得。內白中。與蜜杵二千下。圓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圓。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爲亡血下之死。

此血虛之厥也。腹濡脈虛而不結胸。上下表裏是無實證。但脈虛。迺因平素胃氣不充。肝臟血虛受邪。復乘胃間而厥。矧血虛則腸胃津液素爲不足。而縱有邪轉陽明。大便結鞭。是不可下。下則肝胃氣血兩脫。故下之死。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

此肝血虛而受邪之治也。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迺厥陰陽明氣血皆不足也。但厥陰屬肝而藏血。邪入當以血爲主治。故用桂枝湯去生薑散氣。以和營衛。充濟肝虛。而驅風寒外出。加入當歸養血和肝。使血足風滅。細辛通草疏通心腎之氣。卽爲瀉肝乘胃之邪。而厥自退。若內有久寒。卽寒疝癥瘕之類。僅宜加生薑散寒。吳茱萸溫肝。安伏舊邪。不挾新邪上逆爲善。此當與上條互參究明耳。

當歸四逆湯

當歸

桂枝

芍藥各三兩

細辛

甘草炙

通草各二兩

大棗二十枚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當歸

芍藥

桂枝

甘草各三兩炙

通草

細辛各二兩

生薑半斤

大棗二十枚

吳茱萸二升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溫分五服。一方水酒各四升。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

此陽虛而厥也。肝腎陽氣衰微。外寒侵入。氣滯不行。故手足厥冷。第無吐利。所

以病在厥陰。上焦無病。故言我不結胸。而寒入厥陰。乙癸同源。所以冷邪侵結。

膀胱之血。在於關元之所。故小腹滿。而按之痛。竊擬急用灸法。使膀胱氣溫。而

陽回邪退。血自散矣。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

此陽脫發厥也。木邪入胃。衛陽不固。則大汗出。而熱不去。厥陰寒邪。反挾腎陰。上逆下迫。故內拘急。四肢疼。而下利厥逆。然熱厥逆不惡寒。而惡寒之厥。因腎中真陽氣虛欲脫。急當回陽。故宜四逆湯主之。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此亦肝腎陽虛也。厥陰受寒。乘挾腎陰。逼胃則厥冷下利。然大汗。則衛護之陽亦將欲脫。故當四逆湯。急回陽於無何有之鄉。希圖萬一也。

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促脈爲熱。而見手足厥逆。迺厥陰寒邪。乘溢腎間。助其陰寒。愈甚。拒格腎陽。上逆外越。而脈偏促。狂走將脫之徵。故宜火灸。通陽入陰。散寒。則欲脫之陽。庶得攸寧矣。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鬱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

此厥陰戴陽證也。少陰病。下利清穀。脈微而厥。是屬肝寒乘胃。此厥陰證。亦見脈沉而遲。下利清穀。迺肝受寒邪。乘溢腎間。腎寒有助。逼迫胃腎之陽。上越欲

脫。故面少赤而身熱。外挾表邪。則致鬱冒。然冒家須得汗出。則表邪得解。又當辨其人必有微厥。則爲戴陽。因腎間陽虛所致。則爲下虛故也。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此互上條出方也。裏寒外熱。迺腎陰盛極。逼迫胃腎之陽。頃欲上出下脫。所以
下利清穀。汗出而厥。故用附子。固護腎陽。葱薑散寒通脈。而使陽返其宅。庶有
得生。故爲通脈四逆湯。然上條無汗而有面赤。亦宜此方主治。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

下利清穀。迺真陽氣虛。縱有表證。不可發汗。汗則愈傷其陽。則陰邪上逆。而作
痞塞脹滿。倘陽從汗散。何法救耶。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肝受寒邪。溢腎。上乘於脾胃。故下利而腹脹滿。若表有邪。身體疼痛。置之弗論。
務宜四逆湯。先溫其裏。以救根蒂之陽。俟陽回利止。而身疼表證不解。則用桂
枝湯而退邪。迺互風而言也。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爲難治。

此風寒兩傷。邪入厥陰也。熱收於內則厥。邪散於外則熱。此發熱而厥。迺熱自爲熱。厥自爲厥。風寒血氣兩不相和矣。七日又加下利。此恐陽將上脫。陰將下脫。故爲難治。

門人李蕙問曰。少陰篇中。虛寒亡陽之證最多。然少陰迺屬真陰寒水。而真陽寄於腎中。寒邪傳於陽虛之體。以陰從陰。助陰愈盛。逼迫真陽上逆外越欲脫。故寒厥吐利無所不至。此厥陰風木。其氣屬溫。盛而化火。本無真陰在內。亦見虛寒之證。其義何也。求師開蕙茅塞。答曰。厥陰而見虛寒證者。迺因腎陽素虧。又值厥陰受寒。子溢於母。助母陰盛。逼迫胃腎之陽欲脫。故厥陰亦顯陽虛陰盛。種種危候。不可徑作厥陰亡陽之治。而遺少陰之本。所以用四逆湯者。迺救腎中真陽。非因厥陰虛寒而設。此迺至玄至妙之旨。應彙少陰篇中。但兼厥利嘔逆。厥陰之本證。故編於此。當與厥少二篇參看。而大義則彰。

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則愈。

此邪上衝爲喉痺而嘔也。嘔家有癰膿者。迺厥陰風邪上逆。結爲喉痺喉癰。潰化膿血。以致嘔吐。是非木邪凌胃。挾痰上逆之嘔。故謂不可治。嘔當以辛涼

開提膿血。俾膿盡則嘔自止矣。

乾嘔吐涎沫者。吳茱萸湯主之。

此厥陰寒乘肺胃也。邪乘肺胃。胃氣不伸。所以乾嘔而吐涎沫。是非陽虛腎寒上逆之嘔。故用人參大棗生薑養胃溫中散寒而止嘔逆。吳茱萸能降厥陰之氣。並散寒邪。今之時流。概以吳茱萸治嘔。不知治寒耶熱耶。

嘔而胸滿者。吳茱萸湯主之。

此厥陰寒乘肺胃致嘔也。肺胃胸膈氣虛。肝木受邪上逆乘肺則嘔。氣逆上而不下。則胸滿。故以人參專養肺胃。而充胸膈之氣。薑棗宣通營衛。茱萸苦熱。善降厥陰寒濁之邪也。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

此同上條。而頭痛則異也。乾嘔者。無物而嘔也。肝邪以挾少陰腎水。入肺爲嘔。故乾嘔而吐涎沫。此肝受風寒。相隨督脈上逆高巔。以故頭痛。但較前邪逆胸滿稍異。此亦用吳茱萸湯治之。迺木邪上乘則一。而制肝降濁是同。蓋仲景因厥陰風寒。以挾濁陰上逆。所以用之。今人不察肺胃之分。非涉木邪所致。一概妄

投。反增病劇。是何義歟。

吳茱萸湯

吳茱萸 一升

人

參 三兩

生

薑 六兩

大

棗 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當表裏二辨也。厥陰證後。嘔而發熱者。迺臟邪移膽。當用小柴胡。以提表裏之邪。俾從少陽而散。若未見厥利諸證。但見發熱而嘔。迺邪傳少陽本證。又非臟邪移腑之比。雖然如此辨證。亦不出小柴胡主治也。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此脾胃腎陽。陽虛之嘔也。厥陰寒邪入胃。則嘔。但脈弱。迺陽虛已露一斑。若邪熱嘔逆。則當小便不利。今反利而脈弱。迺是胃腎陽虛。陰寒上逆。以致嘔厥也。少陽表風未解。故身有微熱。但屬陽虛而用四逆。補母驅寒。則不治嘔而嘔自止。此迺風寒並見。陽虛裏寒。厥則胃陽欲脫。故曰難治。

關格

脈浮而大。浮爲虛。大爲實。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浮主營虛。大則氣實。營衰氣盛。故脈浮而大也。然營虛衛實之脈。在於尺。則陰虛火盛於下。虛陰不與陽和。故爲關。關則不得小便也。若在寸。則爲營虛不與衛和。卽氣盛於上。然氣有餘便是火。火炎上升。以致食不得入。故曰格則吐逆矣。

跌陽脈伏而濇。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濇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

前以寸尺辨衛盛營虛。此以跌陽而辨營衰衛弱。亦致關格也。然關格一症。全在胃氣有無。若夫營衛之氣運行。則不關不格。營衛虛而不行上下。陰陽揆隔。不得其常。而上不能食。下不能出。則成關格。所以診跌陽脈伏。乃衛氣衰伏不行。胸中大氣不轉。水穀入而不化。以致吐逆爲格。濇則營虛衛滯。營閉於下。衛不轉運。食不得入。所以爲關。此因營衛俱衰。所致關格。前云營衛兩邪皆盛。而致關格也。然素問但言其盛。仲景反覆推明。脈衰亦病關格。補靈素之不足。真爲萬世之師矣。

論曰。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以上。爲格陽。寸

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以上。爲關陰。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關格之脈。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又謂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榮也。故曰關。陽氣太盛。則陰氣不能榮也。故曰格。陰陽俱盛。不得相榮。故曰關格。夫陰陽者。天地生化之氣也。經云。地氣不足。天氣隨之。天氣不足。地氣從之。要知天地陰陽之氣。互相爲用也。故在人爲陰陽氣血。在天地間。卽六淫之氣也。故地氣上爲雲。天氣降爲雨。一升一降。無不周流。人氣亦然。陰陽和平。身體安和。關格何由而致。若天之氣盛。地之氣虛。而不能升。地之氣盛。天之氣虛。而不能降。人在氣交之中。則隨天地之氣而病矣。故人之七情。自傷其內。遂使陰陽氣血偏勝。津液皆耗。關格由此而始。故曰。陰氣太盛。則陽氣虛。而不能相榮於陰。卽天氣不降於地。陰中無陽以偶。卽爲死陰。陰氣不轉。孤立於下。陰主靜而潛。所以爲關也。若陽氣太盛。則陰氣虛。而不能相榮於陽。卽地氣不升於天。陽中無陰以配。孤陽獨盛於上。陽主動而浮。升騰於上。故爲格也。若陰陽俱盛。則陽自爲盛。陰自爲盛。陰陽揆隔。升降不循。陰陽不得相榮。故不得入。而不得出。謂之關格。經謂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此

言諸病陰陽偏極之脈。則見病之偏極矣。

再按關格起於靈素。但言其脈未明其症。而仲景傷寒論脈證並出。後賢無不尊從。但張景岳類經獨言其非也。予竊思之。仲景景岳各有所見。而仲景言症者。因關格之脈。推廣出之。欲使後人觸類旁通之意也。靈素示之於脈。雖然言其陰陽營衛偏盛偏虛。令人見病之偏劇。卽陰陽否泰。關格之病而彰著。所以當與合參。則得關格之脈與病矣。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

此下七條皆厥陰死證也。陽氣外越則發熱。陰氣下脫則下利。陰陽相離。故發熱而利。加之汗出不止。膚廓內外之陽盡散。豈可得生之理。但有厥陰伐胃之氣。胃無生長之陽。爲有陰無陽故也。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

脈微厥冷。迺內陽衰微。肝受寒邪。乘入腎間。陰寒得助而愈盛。上逼真陽。欲脫不寧。故作煩躁。當灸厥陰之穴。助陽驅陰。若厥不還。陽氣已盡。故死。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

陽氣外越則發熱。陽不攝陰。陰脫則下利而厥。躁則陰陽頃脫。而不得臥。故死。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此風寒兩傷也。風則發熱。寒則下利。寒邪深重。內陷於胃。不還於表。故厥不止。而下利至甚。迺元陽下脫。故死。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

下利厥冷無脈。寒盛閉塞經隧。陽將欲盡。而以火灸。希圖接續幾微之陽。以使脈復。若手足不溫。而脈不還。反加微喘。迺微陽已從上脫。故死。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

利止後。脈絕厥冷。已成純陰無陽之證。但無煩躁汗出。倘或根蒂之陽未盡。故俟晬時。即週時一陽來復。或幾微之陽自續。即脈還。手足轉溫。則生。若脈不還。手足不溫。陽絕則死。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

下利日十餘行。裏氣虛而下陷。脈當微細。反見脈實。迺邪盛正脫。故死。

差後勞復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棊子大五六枚。此邪隱太陽胸膈也。勞復。卽病愈之後。起居作勞。擾動三陽經絡。餘邪內伏而發。亦如傷寒初感。頭痛發熱。然非外來之邪。迺蓄積餘邪。隱伏經絡。因勞而發。故用清漿水空煮。後投梔子。取純熟不欲湧吐。卽欲微汗散邪。枳實以下胃中濁氣。如有宿食。當加大黃微利。上下兩解之法也。

枳實梔子豉湯

枳實三枚

梔子十四枚

豉一升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內枳實、梔子。煮取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分溫再服。覆令微似汗。

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此辨少陽陽明勞復也。上條餘邪隱伏太陽胸膈之間。故用梔子、豉發汗。此發熱者。邪伏少陽。又當脈別。若浮者。邪機外向。故以小柴胡湯微汗而解。脈沉者。迺少陽而兼陽明。餘邪在裏。故用下解。卽大柴胡之類也。蓋差後勞復。有三陽三陰隱伏而發。此二條。不過提太陽少陽脈證而發者。欲人比類而驗證也。

大病差後。從腰已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

此餘邪壅腎致水也。但真陽虛而不能攝水。脾腎虛寒風寒襲腎。而成水腫者。迺為陰水。當以補陽溫散。如金匱麻黃附子湯之類。此因大病差後。餘邪未清。腎虛氣滯。胃邪挾濕下流於腎。壅閉胃關。水氣泛濫。則腰以下腫。是為陽水。故以澤瀉散之。牡蠣鹹寒。收陰壯水之正。以澤瀉商陸峻逐浮水下。行海藻葶藶宣通氣血。二分之壅。栝樓根蜀漆以清濕壅氣分痰熱之標。是非真陽衰憊。所以用此峻逐耳。

牡蠣澤瀉散

牡蠣熬

澤瀉

蜀漆

洗去腥

商陸根熬

葶藶

栝樓根

海藻

洗去鹹各等分

右七味。異搗下篩為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後服。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當以圓藥溫之。宜理中圓。

此寒傷營。餘邪在胃也。差後喜唾。因汗下而傷胃中之陽。微寒留滯上脘。甚者。即為胃反。微者。津液凝成。則為喜唾。故不了了。所以參朮甘草益胃和中。乾薑

以溫胸膈胃脘之氣。驅散餘邪。斯因中州陽氣不理。故名理中耳。

理中圓

人參

甘草炙

白朮

乾薑各三兩

右四味。搗篩爲末。蜜和丸。如雞子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兩。渴欲飲水者。加朮一兩半。腹中痛者。加人參一兩半。寒者。加乾薑一兩半。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汗。勿發。揭衣被。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

此風傷衛。餘邪積胃也。風熱留積胸胃之間。故病雖解。而身體則虛羸少氣。胃熱上逆。則氣逆欲吐。故用竹葉石膏。能清膽胃之熱。半夏滌飲下逆。而和中氣。人參麥冬甘草粳米。養胃生津。而清肺金之氣。卽白虎湯之變方也。

竹葉石膏湯

竹葉二把

石膏

半夏各一

人參三兩

甘草二兩

粳米半升

麥冬一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尙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

此病後邪去。正氣未復也。病脈俱解。津液氣血。較之平人。不過衰弱而已。但病新差。脾胃氣弱。因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日暮陽衰不運。而強與穀食。脾不能消。氣鬱不舒。故令微煩。則當減損穀食。令其易消。不與氣阻。謂損穀則愈。

陰陽易病

傷寒陰陽易之爲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能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裊散主之。

傷寒解後。餘邪未清。隱伏精髓之中。內鬱爲熱。差後與不病之體交媾。男病傳不病之女。女病傳不病之男。爲陰陽易。如交易之義也。然交媾遺洩。熱邪必從

陰戶受之。邪氣阻抑。足之三陰氣血不行。故身重少氣。邪犯肝腎。則少腹裏急。而引陰中拘攣。若挾相火上攻陽分。則頭重不能舉。眼中生花。下流足之三陰經絡。則膝脛拘急。此因陰竅受邪。非似傷寒之邪。而從上受。故非汗吐下能除。又非薑桂附子辛熱所能驅病。然邪從陰竅而入於陰分。氣血爲病。故用燒裊散。原係陰濁之物。同氣相求。引邪使從陰竅而出爲順。所謂小便得利。陰頭微腫。卽邪從陰竅出矣。

燒裊散

右取婦人中裊。近陰處。剪燒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卽利。陰頭微腫。則愈。婦人病。取男子裊。襠燒灰。

傷寒六經辨證治法終